古文周易傳義約説十二卷

〔明〕方獻夫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二十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傳義約説十二卷》提要

古文周易傳義約説序

周易者何文王之易也故曰周易古文周易者何上下經十翼各自爲篇古文也何貴乎古文循古文則伏羲文王孔子之秩然矣孰爲伏羲之易八卦是也孰爲文王之易六十四卦與卦爻辭是也孰爲孔子之易彖象繫辭文言説卦序卦雜卦是也故循古文則三聖之易秩然矣傳者何程子傳也義者何朱子本義也約説者何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傳二子之説而約之故名約説於傳義有去取乎曰安得無去取也然則傳義有得失

乎噫易道之難言也未至於聖人者難乎其免矣本義之失如謂伏羲作六十四卦周公繫爻辭與夫象占卦變之說之類是也若夫傳一詞一義之失則有之其大者無有也然則傳足矣何取於本義曰自本義而通之傳則無遺矣豈惟本義雖諸家之說有可取者亦弗遺也然則約說多取邵子之說何也噫邵子其深於易矣乎夫象數者易之本也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數得則辭與意得矣邵子之說於象數精矣所謂約者其在是乎其在是乎

嘉靖庚子初夏後學南海方獻夫謹識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圖

伏羲始作八卦圖 併說

文王八卦應天圖 併說

文王八卦應地圖 併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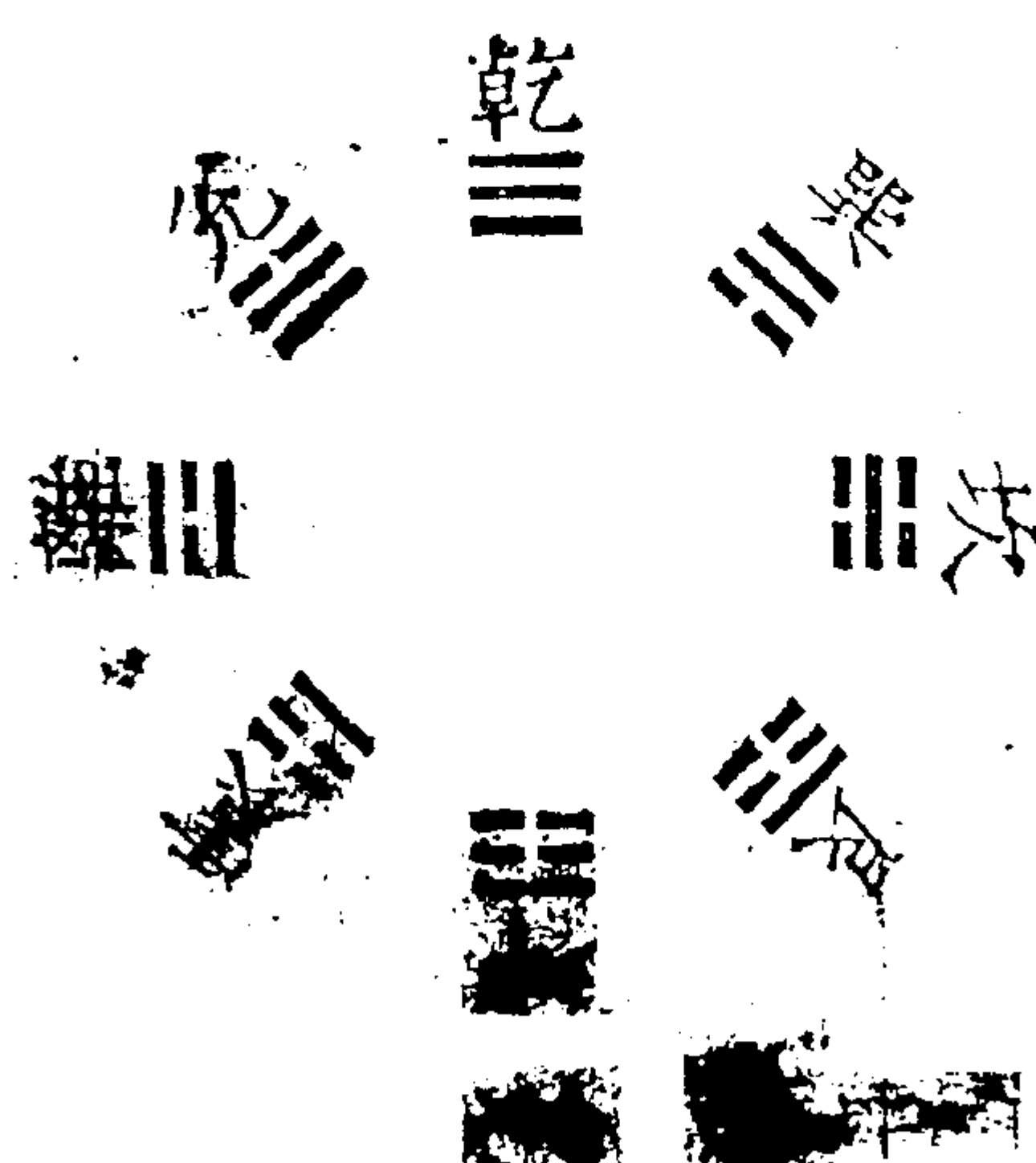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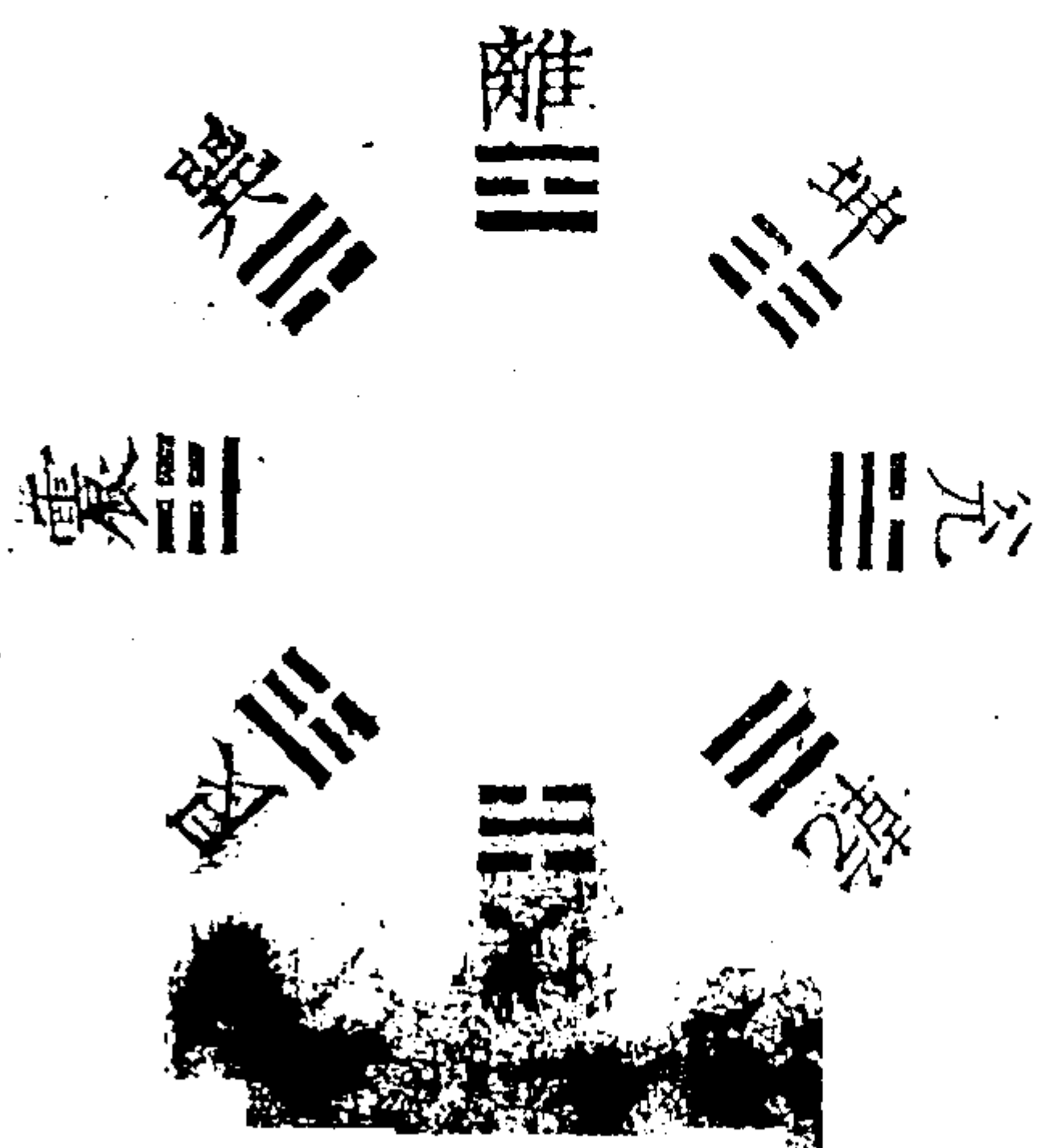
文王十三月卦氣圖 併說

文王八卦父母六子圖 併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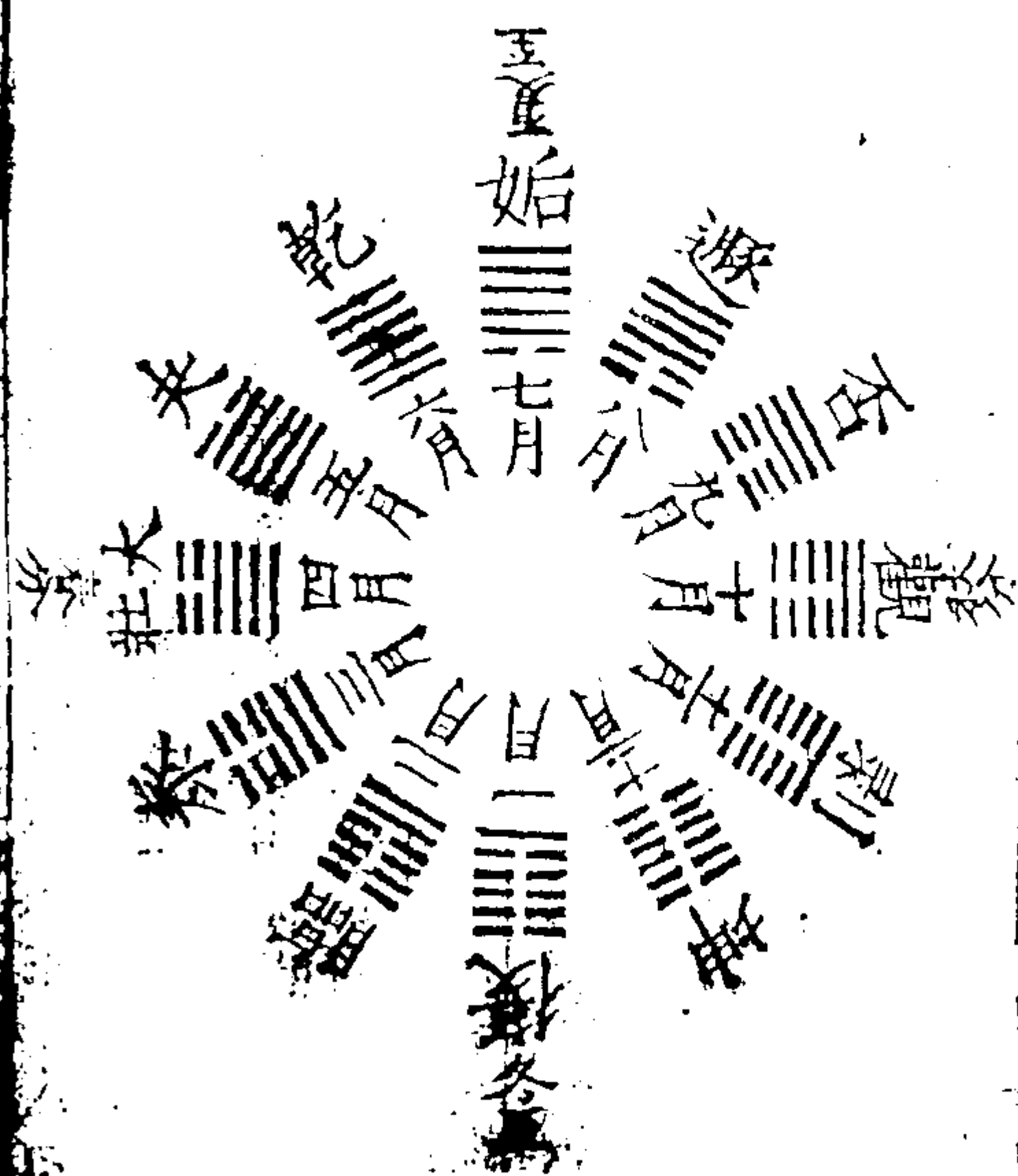
文王則河圖圖 併說

文王則洛書圖 併說

文王八卦應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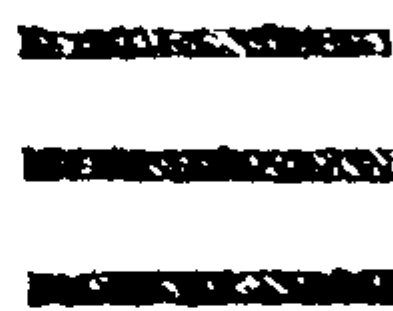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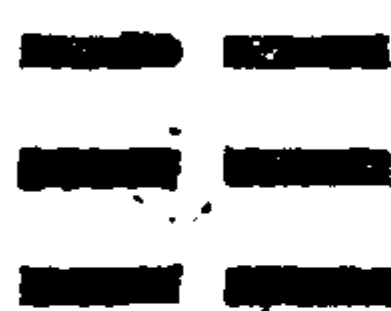
離　坤　兌　乾　坎　艮　震　巽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邵子曰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是也又按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所謂應天者即前圖也所謂應地者即此圖也則二圖皆文王所定也明矣

文王十二月卦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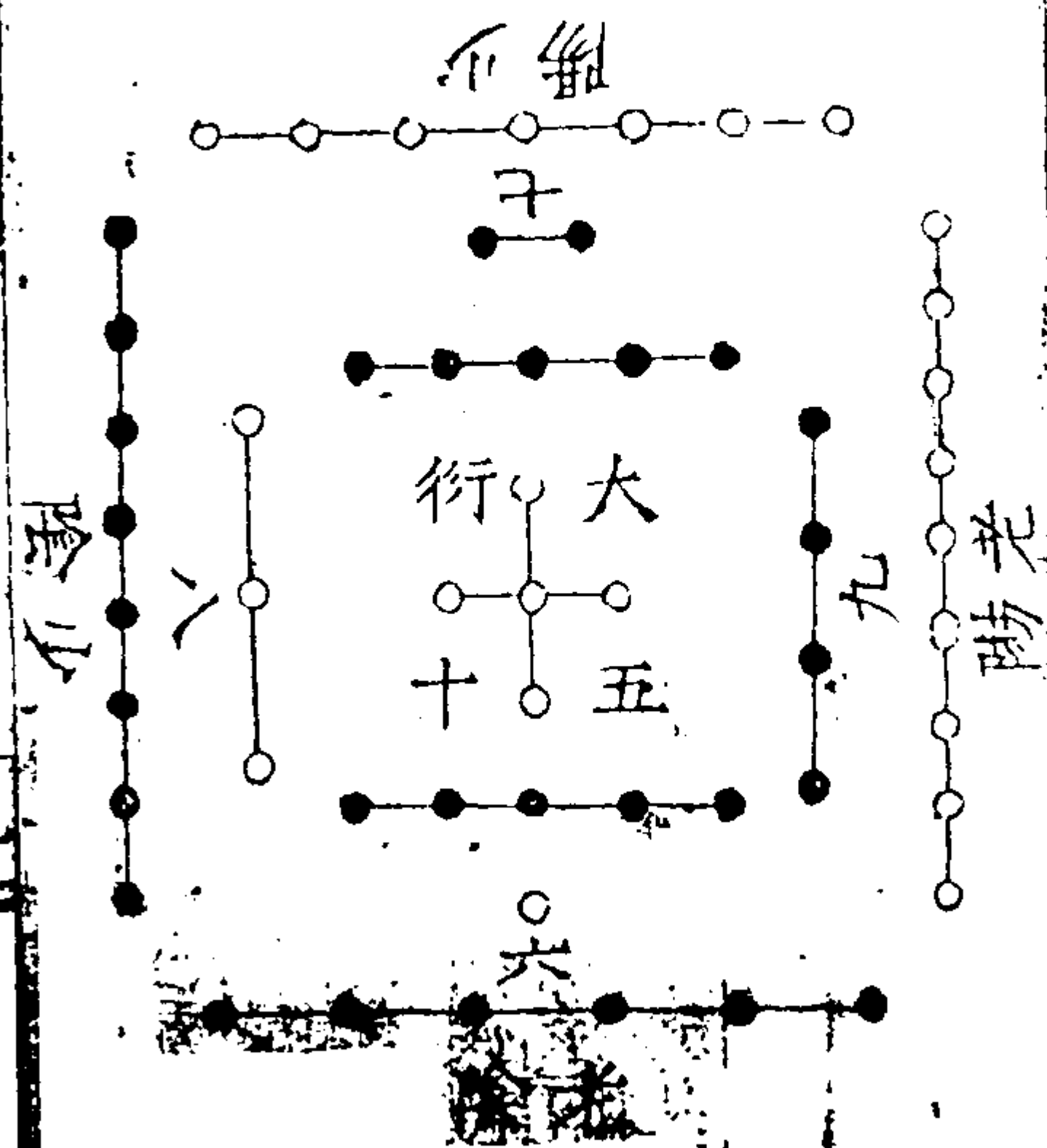
姤　五月　遯　六月　否　七月　觀　八月　剝　九月　坤　十月　復　十一月　臨　十二月　泰　正月　大壯　二月　夬　三月　乾　四月

按臨卦辭曰至于八月有凶蓋臨二陽月之卦也至于八月則爲遯而全體變矣故凶又按復卦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是冬至爲復也故圖以著之

文王八卦父母六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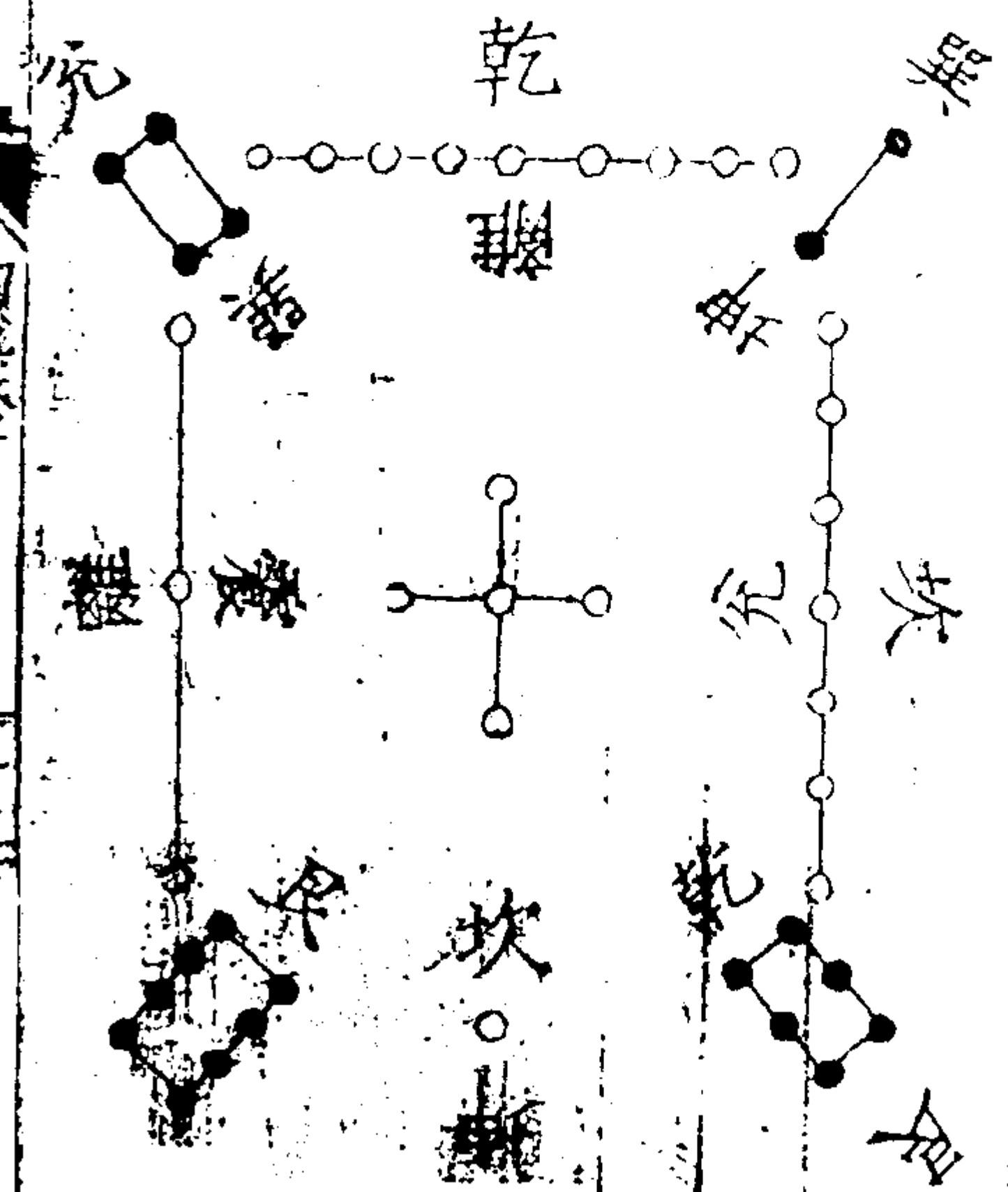
乾父　坤母

艮坎震　兌離巽

震長男 得乾初爻
坎中男 得乾中爻
艮少男 得乾上爻
巽長女 得坤初爻
離中女 得坤中爻
兌少女 得坤上爻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朱子曰初畫卦時是恁地只是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是也又繫辭傳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按此言是乾坤變爲六子明矣程子卦變之說蓋本於此

文王則河圖

少陽
七
大衍
八　九
十　五
六
少陰　老陽
老陰

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又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按大衍之用中宮四象之數用四方即所謂則河圖者也獻夫曰則河圖洛書皆文王作易事則河圖以起數則洛書以定位如此而已矣

文王則洛書圖

乾

洛書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illegible]
象按天地定位一圖以應天帝出乎震一圖以應地[illegible]所
則洛書者也獻夫曰河圖者數之原也洛書者象之宗也皆
相爲體用者也又曰伏羲畫卦而天應以河圖洛書所謂
天而天弗違也文王則河圖洛書以作易所謂後天而奉天
時也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目

吉苟或不然則凶可知此爻如周公踐位之事赤舄几几其所謂黃裳元吉者與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爲大吉予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朱子因此以見占法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從陽者也盛極則抗而[illegible]

[illegible]過中而極上故不能從而有[illegible]象陰盡則陽當來復於外故曰于[illegible]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此如羿莽之事然其凶可知

用六利永貞 用六言凡陰爻皆用六而不用之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蓋陰變爲陽變而得正者也故宜永守其道焉

☳☵ 震下坎上 ○ 震坎皆三畫卦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爲動其象爲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其德爲陷其象爲雲爲雨爲水此卦震下坎上剛

柔始交於下而上遇坎險艱難而不能進屯之義也故爲屯陰陽不交則爲否始交而未暢則爲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獻夫曰乾坤之後即繼以坎者天地之用莫大於水亦莫先於水焉屯之水起於雷天水也蒙之水出於山地水也故屯蒙之後即有需訟師比序卦之義深矣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義故其爲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天下屯難之時非有大德[illegible]

固之守何以濟之又卦才震剛動乎險[illegible]故能有是三德然以其猶在險中不能无所不利故未可遽有所往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故又宜衆建諸侯以共濟也如周之既有天下大封同姓蓋得此道又震體有建侯之象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以剛陽在下又居動體有濟難之才者也然方屯難之初而未能進故有盤桓之象盤桓難進之貌若遽進則犯難矣又初位得正故宜居守其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

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四相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又九五坎體有膏澤而不得施是屯其膏之象如是則德澤不下於民威權又不在已施爲有所不行矣斯時也行小正則猶或可濟故吉行大正事其將能乎故凶然亦非恬然不爲也不爲則常屯以至於亡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應援則不[illegible]

如不[illegible]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六陰柔蒙者也當蒙之初發蒙[illegible]也故爻言發蒙之道禮曰禁於未發之[illegible]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發蒙之初[illegible]用刑人之道刑人之道必用桎梏桎梏所以禁械人手足者若說去桎梏而不用則人无所禁而惡不懲教人之道亦然必有以禁制其昏蒙之欲使不得肆然後可使惡日消而漸進於善道否則惡无所制而善无由入然必於初者禁於未發易爲力也若於斯時而不禁則欲既發而難制矣

故吝刑人桎梏是取象非真用刑也故曰利用刑人用其道也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邵子曰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有言象不擬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指一物以明意有數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類是也○說吐活反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而應於五當時[illegible]群蒙所受既廣[illegible]當含容養育之[illegible]蒙之象又以陽[illegible]也養蒙之事也[illegible]事又爲子克家之象也主初[illegible]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又別取義陰柔處蒙猶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群蒙所歸得時之盛舍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而不有其身者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則其行邪僻不順甚矣何所利乎○取七具反

六四困蒙吝

六四重陰既无剛明之應又遠於九二之陽是愚蒙之人

而不能親賢以求明者爲困於蒙之象可羞之道也程子曰吝不足也謂可少也

六五、童蒙吉、五位與二正應二爲發蒙者故五爲童蒙之象以其柔中順體純一以聽於二而二又有剛明之德足以發之故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群陰皆[illegible]二上[illegible]處蒙之極亢而不平是終不率教[illegible]之而不從養之而不化則[illegible]之者不得已也非害[illegible]上害教者也如[illegible]禦寇耳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illegible]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爲寇也故擊蒙之道用之以禦寇則可用之以爲寇則不可戒辭也此爻與[illegible]爻取象義同蓋刑之不從則兵之矣

䷄ 乾下坎上 ○ 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爲之阻須待而後進也故爲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需待也孚信之在中者也需之道必有孚信之心光明亨通之德正固之守然後能安於需又卦九二陽剛中正而居乾體爲有孚又能光亨而貞故吉又以乾健臨於坎水有利涉大川之象健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故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需者以遇險[illegible]需而後進初[illegible]遠於險故爲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illegible]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illegible]常則躁動犯難不能需於遠而有咎矣以其陽剛而志動故戒之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坎爲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爲需于沙需道貴遠二居柔在中能需者也然不需于遠而需于沙已有欲速之心不如初之恒矣故少有可議然以其在中終能寬裕自處而不犯於難故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害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必喪敗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血者殺傷之地穴者坑陷之所四交坎體

入乎險矣故爲需于血之象然以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爲出自穴之象蓋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五以陽剛居中得正盡需之道者也酒食宴樂之具飲食宴樂需之道也安以固以守之以此而需何需不獲而謂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陰居險極无復有需爲極入于穴陷之深也既深入于險

以需之既極又下應九三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爲忽然有援之象故曰不速之客三人來不速謂不促之而自來出於意外者也能敬待之以求其援則終可出險故曰終吉聖人開物之意至矣亦事窮則變需極必得之理

䷅ 坎下乾上 ○ 爲卦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而外強所以訟也故爲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爭辯也與人爭辯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又卦九二成訟之主而剛得中爲中實有孚之象與人爭辯雖有孚亦必懲忿恐性而又恐懼得中而不過極乃可得吉若終極其訟則凶也窒者窒慾之窒惕者夕惕若之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大人又剛健中正居尊位大人之象見之則其中正決所訟也以剛乘險有不利川之象且訟非美事涉險以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初

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爲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勝矣又四正應而能義克不與之終訟故爲不永所事之象然既訟矣不爲人所議故小有言以上既義克其辯終明故終吉程子曰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爲辯明也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爲對敵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其得中又與五爲敵五剛健中正居尊位其可敵乎是爲訟而不克也能知其勢之不可退歸而逋逃以寡約自處則得无眚也必逋者避爲敵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illegible]若處强大是競也能无眚乎眚禍患也[illegible]下訟上不能无過以其不克故免禍[illegible]子曰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illegible]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illegible]以自下訟上爲義所取不同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三陰柔而應上非爲訟者也居下之上本有位者也爲能安其素分而不訟又能堅固自守故雖危而終吉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祿者稱德而受故謂所食者爲德食舊德安其素分也又非但不爭而已或有時從於王事亦不敢居其成功三蓋得爲臣之道者與二之訟上異矣程子曰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爲善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四陽剛而不中正本爲訟者也初柔正應而順從之非與訟者也人不與訟則義不可訟矣義不可訟而不訟爲不克訟之象即就也命天命也乾爲天反訟爲不訟曰復反就乾體[illegible]即命之象變其欲訟之心而不訟曰渝[illegible]正而處於正爲渝安貞之象皆吉道[illegible]四皆不克訟二之不克勢也四之[illegible]義不克也故二僅得无眚而四得[illegible]

九五訟元吉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之主也訟者遇之以[illegible]之道決所訟則大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或疑辭錫與也鞶帶命服之飾非訟所當得者也褫奪也爻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陰居不正訟而无理者也訟而无理未必能勝以其健訟之極或者能勝而得命服之錫然以訟得之又不當得而得者豈能安久故一朝而三見奪也凶可知矣

☵☷ 坎下坤上 ○ 爲卦一陽而爲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故爲師比以一陽

爲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故曰貞丈人長老之稱其動雖正帥之者必得老成之人乃可得吉而无咎

初六師出以律否讀不臧凶 初師之始也紀律也謂號令節制行師之始必有號令節制然後可齊乎衆否則雖師出以義亦凶臧善也古制師无法而不敗者鮮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卦惟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而又有剛中之德五居君位乃其正應而爲所寵任故有此象師之道以中爲貴人臣之義於事无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得專制之者貴隨時得中也二得專制之任在師而又得中道故能吉又无咎王者錫之寵命至于三也凡事至于三者極也既專其倚任復極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爲六五所任者有矣惟師爲衆主而事得專制故其義最大

六三師或輿尸凶 三居下之上亦當師之任者也以其才柔不中而與諸陰同德不能專制其事故或使衆人主之不得專任如九二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軍旅之事權不專一覆敗必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 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以其得正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也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

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如九二者長子也其道貴專若既以長子帥之而又以弟子衆主之則所擧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長丁丈反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illegible]封之爲諸侯也承家以爲卿大夫[illegible]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小人有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也小人平時易致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

☵☷ 坤下坎上 ○爲卦一陽而居尊位上下五陰比而從之故爲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親輔也人相親輔自爲吉道故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詳審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德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此言比之道不可苟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蓋人情相求則合相待則睽必不自寧處而來求比若遲而後至[illegible]則凶矣此言比之道不可後也○比比[illegible]反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illegible]吉

比以相親爲義初比二者也又比之始相比之道以誠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親之故必誠信比之乃无咎也有孚盈缶謂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缶質實之器言又能誠實充於內則至誠動物物无不信他人皆當感而來從不但所比者而已故曰終來有他吉比之道始終在乎一誠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與初比故曰自內比之道自近及遠由親及疏比之自內道之正也又二柔順中正故能貞吉之道也

六三、比之匪人、二比初者也四比五者也則三比无人矣匪猶无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四與五比故曰外比內比親親也外比賢賢也皆道之正也故吉四柔正亦有貞義五又爲君位君臣相比亦是正道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九五一陽居尊爲衆陰所比處正得中比道之善者也故言人君比天下之道王者大公之道顯明其比而无私天下然來比來者撫之去者弗追固不切切然家諭戶說求比於物如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開其一面使之可去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之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如是則雖私屬亦諭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故曰邑人不誡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皡皡而莫知爲之者也吉之道也獻夫曰比親之道貴乎誠比下之道貴乎公比之道於初五見之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比无首領之人如三之匪人也蓋上之上无人矣是无首之象凶道也

䷈乾下巽上 ○ 巽亦三畫卦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爲巽爲入其象爲風爲木比卦惟一陰得位上下五陽皆應之以小畜大者也故爲小畜文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亦小畜之義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止也陽爲陰畜君子爲小人所畜必有亨道然後可通又[illegible]健而外巽二五剛中而志行亨道也故[illegible]亨然以其時方見畜而施未行故爲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雲者陰陽之氣交則爲雲和則雨以陽畜陰順也故和[illegible]陰畜陽不順也故不和西郊陰方也陽[illegible]起於陰方故爲陰所畜也陽爲陰所畜故氣雖聚而不和雲雖密而不雨也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故云自我西郊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卦唯一陰得位五陽皆說而應之故爲所畜初本乾體志欲上進又與四正應者也然以當畜之時居位得正而能自反於義不妄進以說於陰復由其道者也何咎之有既不上進則不爲所畜矣故吉

九二牽復吉 二亦乾體而志進以其得中能與初牽連同反於義亦吉道也故曰亦不自失也三則愧其道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三以居下得中而又密比於四陰[illegible]相說而爲陰畜制者也不復能行其道[illegible]輿說輻之象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illegible]必不相順而相逆爲夫妻反目之[illegible]爲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illegible]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爲也○說輻之說吐活反[illegible]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illegible]也若内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以臣畜君本有傷害憂懼者也惟有孚誠以感之則可以免矣故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臣畜君之道也畜君者畜止[illegible]欲也以人君之威嚴而臣下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誠以感之也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果有好君之誠則无不格者矣六四一陰畜五陽在初二上則爲小人畜君在三則爲妻畜夫在五則爲臣畜君而爻義各有得失也○去上聲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臣有好君之誠君亦必有好臣之誠而後能受其畜也不但自受畜於四而又以上九同受畜於四故曰以其鄰九五中實居尊亦能至誠而又有財力者也故有此象攣如極誠之貌鄰指上九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illegible]子征凶 上居畜之終陽爲陰畜極而[illegible]者也從則和和則止矣既雨[illegible]既處止也言陽不復尚往也陰之[illegible]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illegible]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illegible]尚德載言猶未已也畜道成則尚積其陰德至於滿盈也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言婦人固守此道則厲也豈有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月幾望言陰之將敵也月望則與日敵矣陰盛則與陽敵矣斯時也君子有所征行則凶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凶乎深戒之也

○處上聲幾音機

䷉ 兌下乾上 ○兌亦三畫卦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爲說其象爲

澤此卦皆一陰而履於衆陽之間故曰履小畜以一陰在上而下止之故爲畜履以一陰在下而上踐之故爲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有所踐而行之義以一柔履衆剛固爲危道以卦德允說而應乎乾和說以躡剛强[illegible]雖危而不見傷故爲履虎尾而不咥人彖亨道也其道可行故曰亨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上言人所履之道陽在下居履之初[illegible]物遷履其素者也故曰素履率是而行何咎之有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二當柔履剛之時居下得中安分守常自行其安平之道坦坦然无所危懼者也故曰履道坦坦此非素有幽静安恬之德確乎有守而中不自亂者能之乎故曰幽人貞如是乃吉道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三以陰居陽在下之上欲以一柔而履於衆剛之間志欲行於天下而才本柔弱又以臣道而欲行人君之事其位不當不能大有所爲如眇目者之視其能明乎跛足者之行其能遠乎是以道而行危事鮮有不見傷者矣故曰履虎尾咥人凶然以其才弱而志剛德不足而力有餘當履之時衆陽所共推承以爲天下主故有武人爲于大君之象武人[illegible]力而不尚德者也邵子以此爻當五伯之[illegible]是矣此爻爲成卦之主故辭獨詳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四當柔履剛之[illegible]而居近君之位[illegible]行危道者也以其志柔故能畏懼而得終吉愬愬畏懼之貌

九五夬履貞厲 五當武人爲于大君之時而正當君位不能有所施行斯時也從容和裕正已以格之積誠以動之修德以來之可也若夬決其履果於有行則雖得正亦危矣如周王之於五伯是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處履之終故言人所履之道當於其成視之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大善而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

人之所履若終始周全无虧善之大者也
善大則其吉亦大矣人之吉凶係其所履
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大小也
大傳曰占事有祥是此祥字

☷☰乾下坤上○為卦坤上乾下天下交於地地上交於天天地之氣通則[illegible]
傳功成而萬物遂也故為泰在人則[illegible]
下交於臣臣上交於君君臣之志通則[illegible]
道行而百姓安也亦為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泰之為卦三陰皆在[illegible]三陽皆在[illegible]

泰之彖小謂陰小人也大謂陽君子也是
小人往居於外君子來居於內也君子在
內小人在外則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
矣是君子之吉而且亨也身吉而道亨

初九拔茅茹、句以其彙、句征吉、初以陽居下是賢而
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
泰則志在上進也又初與四應而志交君
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引又初與二陽
同類而志合者初進則連二三而起矣故
為拔茅茹而連其彙之象茹茅根也初在
下為茅茹之象其類也根之相牽連者賢
者以其類進同志協力以行其道是以吉
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
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
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
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
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
其黨勝而天下否
矣蓋各從其類也

九二包荒、句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
中行、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得中以下應之君臣同[illegible]相[illegible]
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及言治泰之
道當泰之時民物既蕃政事既廣則荒穢
不治者固多有之若一切取必而无包含
之量則非有忿疾之心必有暴擾之患故
在包荒也然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
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若一切寬緩
廢弛則不可也故又當用馮河之勇然後
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馮河謂其剛果
足以濟深越險也如時既泰則人情多狃
邇而忘遠凡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
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則在弗遺若
夫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

多矣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故在朋亡此皆非有馮河之勇者不能也能盡此道則得无過不及而合乎中行之義矣尚配合之義○馮音憑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三居泰之中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未有盛而不[illegible]又三當天地之際故聖人為之戒曰無[illegible]常平而不陂陷者謂无常泰也无有常[illegible]而不復來者謂否當復也當知天命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則可以无咎勿用憂其否泰之期于以享有福祉之應也謂可常保其泰也不失其期為孚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人為既臧則天命可回亦必然之理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當上下交泰之時六四居大臣之位柔順虛已下應於初又與六五柔中之君同志下賢者也故為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之象翩翩兩物連飛之狀陽實陰虛故凡陽爻言富陰言不富鄰指五夫人富而其類從者[illegible][illegible]也不富而從者其志同也四五當泰之時其志皆在下賢故不用財力而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故傳於四曰中心願而五曰中以行願也獻夫曰初之上進必以其彙四之下交必以其鄰此泰之道[illegible]也所謂上下交[illegible]志同者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六五當泰之時雖居尊位而以柔德下交於二以陰下陽降尊從卑故為帝乙歸妹之象帝乙商賢君制王姬下[illegible]之禮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蓋六五陰柔能降其尊而順從於九二陽剛之賢則以之受祉且得大善之道而吉謂成治泰之功也以祉倚于食有福之義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掘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復反於否如城土圮壞復反于隍也上泰極而否之時故為城復于隍之象泰之既終時之當否不可力爭惟宜自治如城

之既壞豈可用師罪衆止可戒命其邑人以自保守也故爲勿用師自邑告命之象然將否而方告命雖得其正亦可羞吝也言不可復救矣

☷☰ 坤下乾上 ○爲卦天上地下而不相交則天地之氣閉塞而萬物不生君上臣下而不相交則君臣之志隔絶而治不行所以爲否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下否塞之時君臣上下皆失其道則无君无臣而亦无民矣所謂天下无邦也故曰匪人謂无人也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爲卦三陽皆往外三陰皆在內爲大往小來之象君子往居於外小人來居於內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故利於小人之邪道而不利於君子之正道也○否備鄙反爻並同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初陰在下而與二三同類當否之時小人連彙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上下不交之時能志在於君而引類並進聖人則亦與之但進而行正道則可進而行邪道則不可正則爲善而吉且亨否則爲邪爲惡而凶矣安能亨乎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爲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

六三包羞 六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皆可恥之事也故曰包羞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天運循環无有否而不泰者是天命當然也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志在濟否者既有天命則其志可行而无咎矣非但九四爲然同類三陽皆當其運將必獲泰之福爲疇離祉之象疇類也離猶罹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五以

而不同乎衆是暱於親比之情而不知有大公之義者也其爲道私且狹矣故可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唯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超比然二與五正應已非其正徙以剛強居其間欲奪而同之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於[illegible]之中[illegible]不直故又畏[illegible]以[illegible]於三[illegible]之久[illegible]也[illegible]此[illegible]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九四剛而不中其志亦欲同二而仇五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既而知義不直而不克也吉道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志同於二而爲三四所隔五自以理直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後笑又二陽之強非理爭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獻夫曰三四之兵曰戎曰伏曰乘其義不正也五之兵曰大師曰克其義正也○號戶羔反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郭外曰郊上九居外而无應无與同者也人有同則或有睽悔故上雖无同亦无悔也雖同人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illegible]者衆陽所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

☰☲乾下離上○卦惟一陰居尊而上下五[illegible]皆應之天下之[illegible]皆爲[illegible]故曰大有同人一陰在下而无位以其德同乎人而已大有一陰在上而得位故足以有乎人也

大有元亨所有既大當有大善之德可亨之道然後足以當之又卦德剛健而文明大善也六五應乎天而時行亨道也故曰元亨程子曰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爲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又曰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

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爲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爲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唯升之彖誤隨他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爲元始之義爲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爲善爲大而已曰元之爲大可矣爲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

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以善爲先故曰元者善之長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交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

未有驕盈之失是未涉乎害者也大凡人之富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既无交害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可无咎處富有而不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終能无咎乎戒辭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二陽剛健體而又得中上

應於五爲所倚任其才其德能勝大有之任者也如壯大之車以之載物无不勝矣以是而行可以任重致遠故有攸往而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春秋傳作享謂貢

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尺土莫非[illegible]有一民莫非其臣在下者何敢專之三[illegible]

富盛之時居公侯之位當用其所有亨于天子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又

處近君之位有僭逼之嫌故處之之道能自抑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苟處太盛必致凶咎彭盛多貌詩云行人彭彭又云駟騵彭彭皆言盛多也○彭步郎反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六五以一陰居尊位而上下歸之虛

□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誠信以事於上上下孚信相交也故曰厥孚交如然君道貴剛五以其德柔若專尚和易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蓋大有之時歸者既衆非有孚信則无以結其心非有威嚴則无以畏其志此剛柔相濟之道也能盡其道故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爻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質本陽實是其所履者信也以剛從柔是其所思者順也五賢者也能屈己降志以下之又為尚賢之義有是衆善合道之至故居大有之極而无滿盈之災蓋天祐之也有極必變天之道也今乃獲福而无災是天之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在易此義為難故聖人於繫辭特著之

☷☶ 艮下坤上 ○卦唯一陽而五陰皆歸之能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象也故為謙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人而能謙无行不可是亨道也人有功有德而不能保有其終者不能謙故也君子能謙故有功而不伐其功愈光有德而不矜其德益盛或長保祿位或永有令名皆以其謙故也是謙者君子有終之道也程子曰他卦皆有悔凶咎唯謙卦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唯謙則便亨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當謙之時以陰柔之質又居一卦之下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illegible]之至也君子之行也是道也雖用涉險亦无患害故用涉大川吉

六二鳴謙貞吉 二陰柔中虛能謙之德又居九三之下是中心欲謙而得之者也故樂得其謙而至於鳴以謙鳴於人可乎凡人有得於中則必發於聲音笑貌蓋出於中心之誠有不得不然者非眩耀也二又得正故曰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三以一陽為衆陰所歸而居下體有功勞而能謙者也有勞而能謙則為萬民所服所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是君子之所以有終[illegible]故吉程子曰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illegible]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

者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爲善有令名君子豈爲令名而爲善哉亦言其令名者爲善之故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四以陰柔順體居上之下能謙者也固无不利然以其處九三功臣之上必撝布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乃爲宜也故曰撝謙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謂之撝謙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以陰居尊能謙四上二陰皆從之爲不富以其鄰之象以其謙虛之德感人故不用財富之力也又居坤體得其順道者也人君居尊而能謙其德光於鄰國鄰國之人歸心焉故可用行師又以其順道故利用侵伐无不利潛師入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二者皆行師之法无不利言无征不可也又坤爲衆有行師之象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以柔處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謙極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志欲謙而不得故不勝其切而至於鳴二得而鳴上不得而亦鳴何也人之志有所不得則必激於中而發於外蓋亦出於本心之誠有不得不然者所謂不平之鳴也人不可无事自鳴唯行師之道執詞伐敵則不得不鳴者以號令於人也故利用行師然亦自治而已故其所征者已之邑國則可也事有欲謙而不得者用師之道也蓋亦有不必謙者時義當然也獻夫曰上之人以用師爲難下之人以涉險爲難唯謙皆利謙道之善如此

䷏ 坤下震上 ○卦唯一陽而五陰皆應之動於上而順於下其志得行爲和樂之義故曰豫

豫利建侯行師 上下和樂之時又卦德爲順以動故其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建侯立君興師動衆皆事之大者非人心和悅又順理而動能使之服從乎故曰豫之時義大矣哉順動之義大矣又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合震坤成體故兼言之

初六鳴豫凶 當豫之時窮居在下其志不行又陰柔不能自守不得於

豫而鳴若也故曰志窮猶曰志未得也若[illegible]滿極爻居豫初何滿極之有不得於謙而鳴其志善也故不曰凶不得於豫而鳴其志卑也故曰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豫樂之道易以溺人溺則失其正矣故豫之諸爻皆不得者唯六二一爻處中正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者也其自守之節過于石之堅故曰介于石其於豫樂不俟終日而即去之故曰不終日如是則得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故繫辭極贊其知幾之美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盱上視也六三陰柔為无應上近於四四為卦主不能自有其樂而瞻望於四以為樂者也三本有位者不能自致其樂而望人以為樂悔之道也故其樂可暫而不可久遲遲則有悔矣遲即不終日之反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九四一陽為豫之主上下五陰皆應之是上下之人所由以為豫者也居大臣之位能致天下之豫其志

大行故曰大有得言大得其志也然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又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天下之朋自當盍聚而助之矣簪所以簪冠者士之首服也盍簪猶云聚首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无助也邵子曰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群疑乃亡能自[illegible]也周公以之

六五、貞疾、恒不死。六五陰柔昏[illegible]之君[illegible]九四之剛[illegible]自耽於[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皆歸於四徒[illegible]虛位不能有行如痼疾之人也故曰貞疾然猶頼九四能任天下之事致時於豫又能中心任之而不致於亡故曰恒不死程子曰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是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陰柔居豫之極沉冥於豫者也然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則无不善也故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可以无咎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

☱☳ 震下兌上 ○ 此卦以卦變觀之乾之上爻來居坤之下剛來下於柔也以卦德觀之震動而兌說也以上下下以貴下賤如是而動物之所說隨也故爲隨

隨元亨利貞无咎 爲人所隨者必有大德亨道而又宜於正固然後可以當衆之隨而无咎也春秋傳穆姜曰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深得大易之旨者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卦取衆隨初爲義爻取陰隨陽爲義官主守也初比於二爲二所隨是已有所主守者也有所偏主則非正故能變則得正而吉又能出門以交所隨者廣則有功也以其陽爻動體故有變義初又門象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隨與比義相似取其近者所以爲隨也故曰遠近相取而悔吝生二遠四而比初故有係小子失丈夫之象初陽在下而无位小子也四陽在上而當任丈夫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亦謂四小子亦謂初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不可非理妄說以遂其求故戒之曰利居貞自處以正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四以陽剛之才處大臣之位當隨之時而得人心之隨者也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雖正亦凶故曰其義凶也然則居此地柰何唯孚誠積於中施爲合於道而又處之以明哲則上安而下從之何咎之有程子曰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是以下信人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失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孚誠而行无過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九五孚于嘉吉 嘉指九四陽剛任事爲衆所隨有嘉美之功者也九五陽剛與之同德而又中正无偏是能中誠信任與之相孚而无所疑忌之心者也

詩曰嘉樂君子是有功德可嘉尚者也非九四其孰能當之大臣有功德之美而人君能信從之其吉可知此隨道之至善者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上隨

五者也以柔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隨之極固結而不可解有拘係之又從維之之象係義與二三同以此爻隨上无王之用又誠意之極可交神明故王者用此以祭享于山也居兌爲西方故宜享于西山享亦當作祭享之享此爻與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益六二王用享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亨讀作享

☶☴巽下艮上○此卦乾之初往居於上坤之上來居於初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又巽於下而止於上卑巽而上苟止不事其事而至於壞者也故爲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蠱壞

也在文爲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事壞則當治故曰蠱有事也治蠱必有大善可亨之道然後能濟故曰元亨蠱之時當勇往有所事勿畏艱險若巽懦而止則終於蠱而已故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事既壞則更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舊事既壞固當圖其新新事既治又當圖其久故必作新於先而又丁寧於後也聖人垂教之意至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幹如木之

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爲有子則能治蠱不至於大壞父得无咎也然亦危矣以其終治故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二陽剛在下而應於六五在上之

陰爲子幹母蠱之象夫子之於母當以順道入之若固守其剛直之道有所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故戒以不可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凡子處父母之事貴

於剛柔相濟盖子事父母之道以順爲本也三過剛不中故小有悔然以陽剛之才

克幹父事雖有小悔終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以陰居陰過於柔而不中者也故爲裕父之蠱之象寬裕以治蠱則蠱將日深故往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承之以剛中之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陽爻居蠱之極又處无位之地賢而在事之外者也蠱既極則不可爲在事外則非其責故有此象蓋特位當然也然非剛介絕俗之士高明達道之賢超然不累於世務者能之乎六爻皆取父母之象此爻復言王侯之事者以家事言則上爲父五爲母衆爻爲子以國事言則五爲君下四爻爲用事之臣上一爻爲不事之臣觀下五爻以幹父言則父之位存矣觀上一爻以王侯言則君之位存矣此易之道屢遷而不可爲典要者也

䷒ 兌下坤上 ○爲卦二陽浸長而進逼於陰故爲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者進逼之義二陽方長於下君子道盛之時固有大亨之道而必宜於以正又卦德和說而順則可亨九二剛中則能正故曰元亨利貞夫以大臨小以正逼邪以君子凌小人固有亨道然苟恃其方盛之勢而處之不以其正則自失其道矣何以臨人乎故戒之曰利貞又以陽雖方長然有長必有消至于八月則道消矣是有凶也八月謂陽生之[illegible]月[illegible]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正[illegible][illegible]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有盛必有衰理亦宜然故方君子道盛之時聖人爲之戒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无凶也所謂易爲君子謀者如此八月即周之八月

初九咸臨貞吉 卦取臨逼之義爻取臨相與之義雜卦云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是臨有與義也咸皆也普徧之義卦惟二陽徧臨四陰是四陰皆爲所與故初二有咸臨之象其道廣大公溥无所偏比道之正也故曰貞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又得中故吉而无不利既得其勢而又以道與人何不利之有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四陰臨二陽者也各隨其位而得失不同故曰情僞相感而利害生三陰柔不中正而近於二陽非其正應但見其勢盛而與之又居兌體是以甘說相與者也故曰甘臨人以邪媚與人失德之甚无所利也然兌性既說又[illegible]二[illegible]之上陽方長而上進也又非當其盛[illegible]之而益甘也既知危懼而憂之則何咎之有

六四至臨无咎 當臨之時四正應於初相與之至者也故曰至臨以正相與故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以柔中居尊正應於二剛中之臣以上與下降尊臨卑是人君樂善而忘其勢不自用而用人之象乃知之事也故曰知臨又曰大君之宜夫人君以一人之身治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雖不自任其知其知大矣乃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者也上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吉而无咎之道也

䷓ 坤下巽上 ○爲卦二陽至高在上而爲衆陰所瞻仰如樓觀然故爲觀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聖人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凡觀視於物則爲觀示於下則爲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群下所觀仰觀示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爲義也君子在上爲下所觀則當有至誠之德恭敬之容如宗廟之祭始盥而未薦之時然後可觀也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少散誠意或懈

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顒然恭敬之貌爲觀者極其恭敬則誠意在中而顒然可仰也此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道與○觀官喚反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四陰皆取觀見二陽爲義初柔最下去陽最遠而不能見如童子之觀昏昧未明不能遠見之象小人細民也所見淺近不能識君子之大道乃其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羞矣○以下觀並如字

六二闚觀利女貞二柔居内之中而觀乎外亦遠而所見不明爲闚觀之象闚門中視也雖少見而不能甚明女子之道也故利女貞丈夫如是則非所利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我生我之所行也謂動作施爲皆出於己者故曰我生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之際又去二陽漸近觀見二陽爲不難矣但當觀我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也能隨時進退故无咎吝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觀莫明於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故曰觀國之光觀見五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於一身乎當觀一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九五之光則宜賓于王朝効其智力上輔於君也故曰利用賓于王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九五居大觀之位爲衆陰所觀必觀己之所行皆君子之道然後可以无咎陽剛中正君子之道也我生謂凡政教號令出於己者非止一身之行也不曰吉而止曰无咎難辭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亦爲衆陰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爲天下所觀仰者也既爲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

也其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上无位故曰其生以別於五

☲☳ 震下離上 ○為卦上下二剛而中虛人頤口之象一剛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邪讒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合之則可亨矣故傳曰噬嗑而亨又卦體威動而明照有用刑之象故利用獄也程子曰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卦取用刑為義初上无位為受刑之人中四爻為用刑之人校足械也亦曰桎屨貫也因下罪桎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人有小罪而懲之則不進於惡矣故得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二三皆治初者也初惡小而易治如噬膚然然以其柔而治剛雖甚易而亦不免於有傷也為滅鼻之象猶以中正故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而易噬者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小物全乾為腊肉比膚為難噬初惡漸長三比二治為難也又柔而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反見傷害故為噬腊肉遇毒之象是可吝也然當噬嗑之時惡者於義為宜治而終服故吝小而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四五皆治上者也獄之大者則君相聽之也惡之大者治之難故為噬乾胏之象胏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然四陽德剛直以剛直之道而治之則无不得者故為得金矢之象周官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金取其剛矢取其直也然恐其過剛而失

於中正故戒以宜艱難守正則吉也卦獨此爻得吉者治獄之道貴剛也柔豈去間之道哉故二雖噬膚而循滅鼻者以其柔故也○乾音干後同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噬乾肉難於腊膚而易於胏者也五宜難於四而反易者聽獄臣先而君後故先難而後易也又以其中居剛以是治人人无不服故有得黃金之象黃中色金亦謂鈞金然亦危矣故又戒以正固則難危而无咎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負也校謂械頸者過極之剛又在卦上故爲此象惡極罪大凶之道也○何何可反

☲☶ 離下艮上 ○此卦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剛柔交相爲文飾也故爲賁噬嗑賁皆一剛在中而取義不同者噬嗑下動故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者文飾之義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然徒以文而不以實則亦小小可行而已又卦柔來文剛而離明於內故亨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也○賁彼僞反後並同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爻取陰陽相比而爲賁二與三賁五與上賁者也初四无所賁則取相應之義初應四而疑於三爲守義在下而不進之象故曰賁其趾舍車不進也徒行自安其爲下之分也亦不事文飾之義

六二賁其須 陽者陰之所須而立者也故女子謂其夫爲胥須與胥義同歸妹以須是也六二以柔文九三之剛依三而立者也爲賁其須之象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與二相比而相賁者也陽得陰賁而潤澤故爲賁如濡如之象濡如潤澤貌以陽易溺於陰故戒之以永貞則不爲所陵侮而吉二三爲成賁之主故於二爻言賁之義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與初正應相賁者也而隔於三初疑之而不至故不得所賁而皤如皤如白貌馬人所乘人

白則馬亦白矣故云白馬其從正應志如飛故云翰如言求賁之志切也然初之舍我而不至者疑之也非我之冦讎也實我之婚媾也終必疑釋而賁合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五與上相賁者也丘園謂在外而高者指上九之所居也順六二于丘順丘亦指上爻上九陽剛賢者也束帛求賢之禮六五以柔中居尊當賁之時往親于上九之賢爲賁于丘園之象又艮體篤實禮尚簡薄爲束帛[illegible]象戔戔薄小貌當賁之時禮薄如此[illegible]吝也然尊賢之道在誠而不在物六五能以人君之尊親于丘園之賢則誠意相感必得賢者之心共成天下文明之治故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上九陽剛之賢當賁之特而居无位之地又在艮體卦終篤實之極者也故尚德而不尚飾賁實而不貴華以質素爲賁也故曰白賁无咎之道也上與五賁而曰白者君臣皆尚誠故也

☷☶坤下艮上 ○ 爲卦五陰長盛而消陽一陽在上而將落也故爲剝

剝不利有攸往剝落也群陰消剝於一陽爲小人長盛而君子將盡之時故占亍不可有所往也言當順時而止則可以免禍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爲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初六剝始自下故爲剝牀之足蔑滅也陰自下進漸消滅於正道也故凶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凶益甚矣

六三剝之无咎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爲无咎者也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群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又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爲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剝之无咎猶比之匪人句

六四剝牀以膚凶膚身之表也陰禍將切身矣故不復言蔑貞而

直言凶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五君位群陰之主爲后妃之象魚陰物宮人指群陰言五能使群陰順序如貫魚然以進御於在上之陽受其寵愛則无不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也聖人於剝之將終復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陽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生意絕矣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取象既明又分別陰陽利害而言自上九而視衆陰則爲輿自衆陰而視上九則爲廬君子者小人之所來也小人者君子之所庇也使此爻陽居之則爲君子得所乘載之象陰居之則爲小人自剝其廬之象甚言衆陰之不可剝陽也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 震下坤上 ○爲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陽消極而復反故爲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剛既反則有亨道一陽既生則衆陽必至又卦德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故一陽之出入既得无疾而衆陽之來亦得无咎陽之消長往來其道反復自姤卦一陽始消至此七爻而來復乃天運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故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所往也鄭氏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復言陽長曰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故臨言陰長曰八月○反復之復芳福反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卦復取剛反之義爻復取反善之義初九居卦之初動之始爲人一念方萌有不善而未遠也即能自反而復於善故曰不遠復入有過失則有悔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故曰无祇悔祇抵也能復則吉不遠而復則惡未形而善復存大善而吉也故曰元吉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周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

矣此顏子之學也不遠復之義大矣哉

六二休復吉二雖陰爻而處中正切比於初而能下之以陰從陽復之休美者也故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變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四處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爲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四有從道之善而不言吉者與剝之六三義同

六五敦復无悔柔中居尊又處順體能敦篤於復者也未復則貴復既復則貴敦故曰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此无悔之道也視頻復者得失遠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以陰柔居復之終終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人禍由已作既迷不復非止於凶亦有災禍也用以行師又有師亡不復之象不止喪師且及其國君之甚也以猶及也十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張氏曰易之爻辭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无所不至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過之耳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震下 ☰乾上

○爲卦一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本无所期望而得焉者故爲无望又卦德動而聽命於天无望之義也卦體一陽自天而降不期而得之義也兼此二說而无望之義益備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猶无望也不曰望而曰妄者有所望則妄矣无所望乃无妄也其義一也君子所爲唯盡其所當然得失禍福一聽於天而不可有一毫期望之心有所期望則邪心也妄念也故无望爲无妄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是也无妄者大亨之道也然其所爲必宜
於以正則无望而得福其有不正則无望
而得災也故利貞其匪正有眚程子云動
以天爲无妄既動以天何不正之有既无
所期望則不可有所動作也有
所動作則妄矣故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爻居事初又動之始未有所期望之心者也故无妄如是而往其吉可知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二□正得无妄之道者也故言无妄之義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耕而後有穫耕所以期穫也菑而後有畬菑所以望畬也六二處得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爲於前无所冀於後也以是道而行則无往而不利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三處不得中正故有无妄之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適遭詰捕之擾其災出於意料之外者此卽无妄之災之象六三得位而有无妄之福時也六三失位而有无妄之禍亦時也故曰无妄災也言非由已致也

九四、可貞无咎。 四處不中正故戒之曰可貞則无咎不正則有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剛健中正本不當有疾者也无妄之時不期而有之事故爲无妄之疾无望而得疾則勿藥而自愈矣

上九、无妄句 **行有眚无攸利。** 居卦之終在事之極不可更有所望矣故行有災而无所利也

䷙ 乾下艮上 ○爲卦乾之三陽在下而艮止於上艮體二陰得位同力畜陽其畜也大故爲大畜小畜大畜皆乾小畜據巽之一陰言其勢小故曰小大畜據艮之二陰言其勢大故曰大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爲畜止又爲畜聚卦德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能充實而有光輝爲所畜之大也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利貞若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

方宜施其所畜以澤天下故不家食吉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所畜既大宜以濟天下之艱險故利涉大川懷其寶而迷其邦則非大畜之用矣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傳更以卦之才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初九、有厲利已、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以上進者也六四在上而畜止之四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止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畜止上與三皆陽則爲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又卦主二陰畜陽爲義故初二受畜而三否也○已夷止反

九二、輿說輹、二爲六五所畜者五據至尊之勢在不可犯二雖剛健之體而志進然其處得中能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輪輹謂不行也程子曰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說吐活反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當作日閑輿衛、利有攸往、三陽剛居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不可禦也然大畜之時二陰方在上而得勢三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戒備也故宜知難而愼不失其正日常閑習其輿衛則利有攸往矣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焉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爲力則易故大善而吉也天下之惡已發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故畜止於未發之前則不勞而无傷大善之吉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五畜二者也二陽已進不若初之易矣然二在中止惡於中者也是得其機會而可制故有豶豕之牙之象吉之道也豕剛躁之物

而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豶者治其中也六五君位人君止畜天下之邪惡欲力以制之雖峻法嚴刑不能勝也唯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源則不假刑法而惡自止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法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務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治其心而已豶豕之義大矣哉

上九、何天之衢、亨、上九畜極而通之時故有天衢之象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豁達无礙者也何者設爲問辭言上九之時何所似乎似天之衢也言其通達之甚也故亨

䷚ 震下艮上 ○爲卦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而中虛上止而下動人頤頷之象也故爲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頤口旁也口飲食以養人者故爲養義人之所養得正則吉故曰貞吉觀頤觀其所以養人者也自求口實觀其所以自養者也養人與自養之道皆當得正則吉也口實謂凡飲食言語皆是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爾謂初我者假上九之辭初九陽德足以自養而可以不求於外者也靈龜能咽息不食故以爲喻然以其居動體而在頤之時大皆求養於上九苟不能自守而動於欲舍已所有而朶頤於上則自失其貴者矣是凶道也朶垂也朶頤垂涎欲食之貌○舍音捨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待人之養是陰求養於陽者也卦唯初上二陽皆養人者中四陰皆求養於人者夫在上者當養人在下者當自養此常理也二中正在下當自養者也以其比初不能自養而反求養於初是爲顛頤拂經上九在外而高者爲丘象求初固爲顛頤矣若求養於上則又非其正應失道愈甚如登壠斷者然其凶可知故曰征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三亦在下者不

能自養而亦求養於初者也又陰柔不中正以居動極動於欲者也是拂於順道之甚矣如此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故曰貞凶十年勿用謂終不可用也故无攸利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四居大臣之位有養人之任者也以其才柔不能而上有剛陽之賢當任者不能養人而反求養於上九之賢是爲顛頤已既不能養人而能求賢賴其養以施於下使人不失其養亦吉道也然必求之之誠而後可以无咎虎視眈眈下賢之專也其欲逐逐求賢之切也有是求賢之誠則賢者亦盡其誠以相濟无咎之道也求自養者非道也故二三皆凶求養人者道也故四五皆吉聖人垂教之意至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五君位養人者也而反求養於上九是爲拂經是道也无事之時居常守正則吉若有事之際以之弘濟艱難則不可矣弘濟艱難則非由已之才不能也故不可涉大川程子曰聖人發此義所以深戒於爲君者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上九以陽剛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已賴已之養以養人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已以養也故曰由頤以一人而係天下之養可謂危矣然以其有是德而當是任故雖危而吉夫以天下之人由已以養則宜不避艱險而竭力以濟也故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

巽下兌上○爲卦四陽居中而過盛大者過也故爲大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大過者陽過也故曰大者過也在事爲大事過與過之大也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四陽過甚於中而上下柔弱不勝其重故爲棟橈此大過之象非常之變也必有非常之才行非常之事以濟之故利有攸往如朱均之不肖必有禪讓之事桀紂之不君湯武必有放伐之舉是也然當此大過之時行此大過之事非有亨道何以能行故曰亨又卦二五皆

剛而得中爲剛雖過而合乎中道事雖過而適乎時宜是當過而過過而不過又以巽說之德行之乃亨道也程子曰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初以柔而居最下又在巽體過於畏懼者也如錯物於地而猶藉之以白茅愼之至也愼雖過而无失何咎之有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稊根也根榮則復生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九二陽過之始過而未極者也故有此象无不利言猶利於有爲也

九三、棟橈、凶、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過而又過者也故棟橈而凶所謂太剛則折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四以剛居柔過而不過故爲棟隆而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又過於柔矣故戒以有它則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陽過已極則无復生意楊枯已極雖華生於上无益於枯也稊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楊根已枯雖華生於上安能久乎人之過極而不能生育者老婦也雖得壯夫无益也九五陽過之極故其象如此正與二反也无所作爲故无咎亦无譽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爻處過極之地知進而不知退而才弱不足以濟又在兌體故有此象蓋殺身成仁之事也初六愼之過者也上六勇之過者也然不失爲仁義之事也故皆无咎大過六爻初上以位言二五以時言三四以才言各隨其義而觀之則得失見矣

䷜ 坎下坎上 ○ 爲卦上下皆坎故爲習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六子皆重卦坎獨居先故加習字以別其後也習坎重險之義處險之道貴有孚信又卦二體皆陽實在中爲有孚

之象又爲中剛身雖陷而心則亨故曰維心亨蓋人之處險身可陷而心不可陷心不亨則失處險之道矣以是至誠亨道而行則能出險而有功也故曰行有尚邵子曰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无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初以陰柔居重險之下非能出乎險者唯益深陷耳窞坎中之陷處既在習坎又入于窞其凶可知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二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爲有險之象然以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之深陷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以三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故曰來之坎坎之往也謂進退皆險也險且枕謂居亦險也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處既不安則益陷入于深險耳故曰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曰勿用○枕針甚反

六四樽酒句簋貳句用缶句納約自牖无咎六四在險之時居近君之位柔而得正又與九五剛柔相際已離下體有欲出險之意故言大臣進結於君之道當險之時期於濟難不尚浮飾唯以至誠但用一尊之酒二簋之食復用瓦缶爲樂質之至也缶所鼓以爲樂者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通明也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况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如是則事雖艱阻亦得无咎也程子曰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自古人臣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如漢高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

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盈溢也溢則出矣不盈猶未出於險也然既至於平矣平則將盈而出也九五雖在坎中而時則將出矣又以其有剛中之德可以出也故其象如此无咎之道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以陰柔居險極終无可出之道故其象如此凶可知矣

☲☲ 離下離上 ○爲卦上下皆離故曰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二陽之間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麗爲所依之位明爲日君象重離爲兩明繼位之象故言人君繼體之道宜以至正又宜以至順故曰利貞亨謂得其正道則可亨也又曰畜牝牛吉謂畜至順之德則吉也則不正不順者其不亨而凶可知牛之性順而又牝爲順之至也故以爲象○畜許六反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履在下之象錯然雜亂貌居離之始才剛而妄動識淺而未明所履乖錯未得其當烏能无咎唯能敬慎則其咎可免矣

六二、黃離、元吉、二離得中文明中正美之盛也大善之吉也故曰黃離元吉黃中之色文之美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已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爲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鼓缶而歌樂其常

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是有將盡之悲乃爲凶也程子曰此處死生之道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四當繼明之初以陽剛躁體而不中正有侵迫五位之象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謙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突如其來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如此則不爲衆所容故有焚死之禍在重離爲焚象衆所棄絶故又曰棄如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此所謂不正不順者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五柔得中蓋得繼明之道者出涕沱然至於戚嗟傷前明之旣盡有惻隱之至誠而不急於得位樂於代亡是善繼者也所謂亡人无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是也與四異矣如是則得位而能安吉道也故象曰離王公也言麗得王公之位也若四之无所容則身且不保而況於得位乎聖人垂教之義至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繼體已定之時又有剛明之德故宜用出師以征不服則有嘉美之功也折首獲匪其醜猶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行師之道也故无咎此爻爲繼世者張皇六師之事故象曰以正邦也

周易傳義約說卷第一　終

古文周易傳義約説卷第二

下經 邵子曰乾坤坎離爲上篇之用兌艮巽震爲下篇之用也

☶☱艮下兌上 ○爲卦上六之柔自坤上交於剛而成兌九三之剛自乾下交於柔而成艮爲陰陽交感之義又艮少男而下交於女兌少女而上交於男爲男女交感之象故爲咸先儒謂上經首乾坤以二老對立下經首咸以二少合體得之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感也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説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以男下女義之正也如是取女則吉也○取七具反

初六咸其拇 感者人之動也故以人身取象拇足大指咸六爻皆相應故有相感之義初應四者也咸者應四之故拇者在下之象其感尚微未足以進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艮亦然此聖人主靜之道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足肚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故有此象凶道也聖人戒之云若能居以自守則吉二應五者也輕動則凶守道則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足之上身之下三當其處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其所執守者在於隨人也如是而往則可吝矣咸應上也隨隨二三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爲咸之主而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心之感物當以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四居不正又説體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虚中无我之謂也往來者感應自然之理若憧憧然容私於

其間則思之所及者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但其朋類從之而已以有係之私心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故曰无心之感爲咸

九五咸其脢无悔脢背肉與心相背而不能感物者也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既无所感則无所私係何悔之有五雖應二而剛中无私故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輔頰舌皆所用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陰柔說體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爲口舌故其象如此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脣吻曰頰舌也凶咎可知上以口舌感三以隨應不誠甚矣

☳☴ 巽下震上 ○爲卦乾之初上居於四而成震坤之四下居於初而成巽剛處上而柔居下常道也又男在女上亦人理之常故爲恒程子曰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爲深切論尊卑之序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爲感而震巽爲恒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恒常久也所恒者必亨道然後可久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爲有咎矣所恒者又必正道然後可行恒而不正則不可以有往矣恒而可行然後爲常久之道也可常而不可變可守而不可行豈常久之道哉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浚者深求之義[illegible]與四相應[illegible][illegible]之常時方初也而深以常理求之雖正亦凶而无所利矣程子曰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

九二悔亡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然以居二得中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不失於正則足以亡其悔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三以陽居陽位雖得正而在變革之地不能久於其所爲不恒其德之象其德不恒羞辱之道或承之羞

謂有時而至也雖正而不能恒是可吝也

九四田无禽 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爲此象亦知常而不知變者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二恒於剛中五恒於柔中皆能恒者中則无不正矣故曰恒其德貞然以柔順爲常者婦人之道非丈夫之宜故婦人吉夫子凶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君道乎在他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爲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爲恒也

上六振恒凶 上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以陰居上非其所安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爲振恒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振書之振躁動而不能常其凶甚矣

䷠ 艮下乾上 ○爲卦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也故爲遯

遯亨小利貞 遯者避而去之之義陰長陽消之時在君子則當遯而亨在小人則當守正而不可妄進以迫於陽也聖人教君子戒小人之道著矣小謂陰柔小人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他卦以下爲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爲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當遯之時二以柔得中獨能自守其中順之德安固而不事乎遯者也爲執係之以黃牛之革而人莫能解脫之象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說猶脫也○勝音升說吐活反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爲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豈可大事乎○畜許六反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與初爲正應是所好愛者也陽剛健體而能絶之以遯是道也惟君子能之小人則不能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知義暱於所好牽於所私故不能也○好呼報反否方有反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剛健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爲貞正而吉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累之爲善上以陽剛健體居卦外又下无係應是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无不利遯之六爻初遯而後者也二不遯而能守者也三不能遯者也四五上皆能遯者也

䷡ 乾下震上 ○ 爲卦四陽盛長大者壯也其德乾剛震動所以壯也故爲

大壯

大壯利貞 大謂陽也陽道壯盛之時則吉亨不假言但利在貞正而已大壯而不得其正强猛之爲耳非君子之道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在下而用壯爲壯于趾之象壯于趾則躁進妄動用是道而行其凶信矣孚信也謂得凶可必也

九二貞吉 二當大壯之時而處得中是能不過於壯而得其正者吉之道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爲戒乎曰易取所勝爲義二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重剛而不中又當乾體之極壯之極者也在小人則爲用壯在君子則爲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壯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用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危厲之象如此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四陽正當壯盛之時然居陰爲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

吉而悔亡又上承二陰爲藩開下乘三陽爲輹壯之象進无不利所貴者正而已决開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大壯羊象猶小過有飛鳥之象爲六柔失其壯矣故云喪羊五處非其位故云于易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易疆埸也漢食貨志埸作易○喪去聲易音亦旅卦同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壯終動極而退於上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无所利矣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之則可以得吉也亦以壯終有變之義

䷢坤下離上○爲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進而益明故爲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晉爲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爲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錫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故有此象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朝王王錫之車輅弓矢命之曰敬服王命以綏四國受策而出出入三覲是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當晉之時初居最下上應不中正而反爲所抑有欲進而摧之象進而未能則當自守其正則吉如是而上猶未見信亦當寛裕以處之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二柔順中正而在下上无正應又間於四故欲進而愁謂其進之難也能以中正之道自守則吉是道也以之順事于王母則當受大福也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六五之象也介大也

六三衆允悔亡三居非其位宜有悔者以其順極而明近有順上向明之志而二陰信從之與之俱進故得悔亡坤有衆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不中不正竊據高位既非所安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畏人則非可久之道固處其地則危也故云貞厲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五爲之主中而治盛之時也柔而居尊本當有悔以有明德故能亡之明盛之時唯宜果於前進不必恤其失得自然吉无不利也五爻柔疑於進故勉之失得勿恤明道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晉之極爲晉其角之象以其剛道止可用之征伐然可用之於小而不可用之於大故維用伐邑如此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非中和之道固守之則吝也

☷☲ 離下坤上 ○爲卦離在坤下明入地中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爲明夷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賢者寵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

明夷利艱貞夷傷也君子當明夷之時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不知其難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故曰利艱貞文王箕子處紂之事是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初九明體在下而見傷欲上而不能故有飛而垂翼之象初見傷之始猶可避而去之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去之亟也義有去而已若有所進以求免則君子非之矣故有攸往主人有言此爻之義與六二正相發二有位而已爲所傷不可不求救者也初无位而且遠去之可也易之道唯其時義而已非君子孰能識之此爻即伯夷太公避紂之事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六二以至明之

才中正之德而見傷者也夷于左股傷切身矣拯謂救也馬壯救之速也救之速則可免矣故吉不曰右股而曰左股者循可行也此爻即文王囚于羑里而臣虎等以寶馬脫之之事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九三）

離之上明之極也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爲下之上至暗在上而爲上之[illegible]極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其[illegible]王伐紂之事乎南進而在前之方也[illegible]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爲暗之主謂之大首疾貞猶云貞疾言不可病於固守其正知常而不知變是爲疾貞如湯武之事可謂知權達變者矣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坤爲）

腹左者隱僻之所四入于坤體之下故曰入于左腹傷人之明者上也四深入其腹而得其傷明之心故曰獲明夷之心四與上同體幸而得其容意知上之闇主不可輔乃舍而去之以就九三之明故有于出門庭之象此微子於紂爲同姓肺腑之親知其義之不可諫遂去歸周即其事也曰門庭者蓋家庭之難也所謂內難是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五爲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

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故以爲明夷之主五切近之爲切近傷明之主王子處宿君之義箕子之象也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則被禍必矣故佯狂爲奴以免於害是爲明夷[illegible]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是爲利貞免於難則利不失其正則貞或疑箕子爲文王後事遂謂爻辭爲周公所作非也箕子之事正與文王同時文王之稱箕子猶孔子之稱左丘明也安得爲文王後事乎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上六明夷之主）

以陰居坤之極不明而晦暗之極者也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即紂之事也

☲☴離下巽上○為卦上下二陽外實中虛有家門之象卦中四爻以二三言為夫婦正位乎下以四五言為父母正位乎上父子之分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男女內外之辨秩然不紊家人之象也故為家人

家人利女貞、家人之道內正為本文卦巽上離下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女之貞也故利女貞

初九閑有家悔亡、初有家之始也閑謂防閑也人之有家之始苟不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六二以陰柔居內卦之中巽順而得其正婦之道也遂專成也婦人无所專成唯居中主饋而已所謂惟酒食是議者也此婦道之正也故曰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九三以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夫之道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嗃嗃嚴急之意治內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并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節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齊其家乎但云吝而不言凶者吝則至於凶矣

六四富家大吉、六四以巽順之德而在尊體又得其正位其母道以陰性好嗇巽體善入能富其家者也吉孰大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九五陽剛居尊而得其正位主治乎外者也其父之道與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者感格也之義五剛而得中威而能愛盡治家之道者也故人无不化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王者之事也如此則可以勿憂恤而吉矣異乎三之悔吝也○假更白反萃渙卦同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家化而人信之故曰有孚然不可以人信而或弛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蓋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是以保家之道在於威如故於卦終言之

兌下離上 ○爲卦火上澤下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皆睽之義也故爲睽

睽小事吉 睽者乖離之義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故小事猶可獲吉耳當人心乖異之時豈可行大事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當睽之時上獨无應有悔也剛正自守故悔亡无應則失其所以行也爲喪馬之象能以剛正之道自守則終可行故勿逐自復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其睽可合而无咎也惡人指九四不正而有位者也當睽之時初九雖正不可以彼之不正而絕之也以正而見不正則可以化惡爲善而初四之睽合矣○喪息浪反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與五雖正應而當睽之時情意乖離四又問之於中必委曲相求然後得合也故爲遇主于巷之象巷者委曲之途也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得合然後无咎遇主于巷猶坎六四納約自牖之義處險難睽離之時其道則然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三與上九爲正應而以不正之陰當睽疑之時四又間於其中故其所見如此見見上也輿曳自不行也牛掣若四掣之於前也天髡首也劓割鼻也見上之若有傷也然初疑而睽終正必合故无初有終以柔遇剛正也此一見字與上見豕見字相應程子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四當睽時而无應孤

立无與者也又處不當位非其所安然初雖非正應實爲剛陽之賢必下與之遇合至誠相孚則雖危而无咎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以四爲惡人四以初爲善士各從其義也在賢者則貴於容衆而矜不能在惡人則責其下賢而信善在下者又欲其往見在上者則欲其下交聖人處睽之情見矣蓋相求則合相待則離君臣朋友之道莫不皆然故二之于巷五之噬膚皆期於得合而已不然則睽何時而濟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五與二爲正應而四間之本有睽離之悔者也以其終合故悔亡厥宗其黨也如同人于宗之宗謂九四也四與五同體而非正應乃其私黨耳必噬而去之如噬膚然然後正應者得合也往者自此以往也謂往與二合而无咎君臣會合則有慶矣何咎之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上有三之正應本不孤者以三間於九四之陽上又睽極過疑故不合而孤見見三也見豕負塗疑其汚也載鬼一車疑其亂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以无爲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故始疑而終必釋始妄而終必復於正先張之弧疑惡而欲射之也後脫之弧疑釋而弗射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陰陽合而和也三見上疑也上見三疑之甚也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然是極必解睽極自有復合之理故三有終而上遇雨吉也○說吐活反

䷦ 艮下坎上 ○爲卦艮下坎上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故爲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蹇難也足不能進之義西南坤方東北艮方以卦變而言上體本坤由五往而成坎往而得中故利西南下體亦坤三來成艮而窮於上故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德得位之人然後可以濟難故利見大人又必守正然後得吉凡處難者必在乎守正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爲也

初六往蹇來譽 蹇者行有不得之義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諸爻皆蹇往而善來來者對往之辭不往則爲來陰柔居蹇之初進則益蹇往蹇也止而不進則有見幾知時之美來譽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二與五正應五君位方在蹇中而二爲之臣故謂之王臣人臣之義當濟君之難二陰柔中正力雖不足能蹇蹇而進以求濟之蹇蹇足難行之貌志在濟君不復顧其身也故曰匪躬之故不言吉凶者孔明所謂鞠躬盡瘁成敗利鈍非所計矣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惟二五不言者二爲王者之大臣五獲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而誰當其任乎

九三往蹇來反 方蹇之時陰柔難於自立陽剛可以自安九三以陽剛當正位上近坎體故進則入於蹇中來則反得其所也

六四往蹇來連 四方入坎體故往則益入於蹇來則連於九三之陽可以相濟也

九五大蹇朋來 九五尊位而正在坎中人君之蹇蹇之大者也非得賢來助之則何以濟五應二而比上二上中正之賢而皆來濟之爲朋來之象非止一人故曰朋程子曰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才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爲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illegible]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illegible]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无所之故往蹇不往而來則得寬裕碩大也寬裕之義蹇極而得寬裕其蹇紓矣是以吉也又九五陽剛中

正居尊位爲大德之君故利見之則又能濟蹇也蹇極有變之義故其象如此程子曰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其蹇故爲利也

☳☵ 坎下震上 ○爲卦坎險在內震動在外是動而出乎險之外爲患難解散之象故曰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難之既解宜以順靜不可復爲苛擾西南坤方坤之道至順至靜者也又卦變九四上往而得坤體故利西南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爲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爲吉若尚有所往則宜早爲之乃吉也又卦變九二來而得中故有此象言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滋聖人於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也○解音蟹

初六无咎 卦以難散爲義爻以除難爲義以陽除陰以君子而解小人也卦惟二四陽爻四陰皆爲所解初陰柔在下而應四四本解初者也以初本无位不害於事而四又與剛柔相際故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陽剛而居下之中是君子而得侯伯之位者故當解之任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三五上皆陰柔不正小人而竊據高位者也狐鼠之譬皆以時之在位者言田中之狐是其所居之地足以爲害於人者也獲謂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獻夫曰田者外事三陰皆在二外二上進而三陰皆爲所解故曰田獲三狐初在下四下應而解初故曰解而拇拇者下物也或曰五君位而二可以解之乎曰五雖君位而六以陰柔居之是小人而竊尊位者也如羿莽然二之田猶明夷九三之狩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居三爲負且乘之象六陰柔

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貞吝謂固守之則吝也唯避而去之爲可免耳○乘石證反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九四以陽剛居大臣之位而下與初六之陰爲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必解而去之然後君子之黨至而誠相得也自初言則以剛際柔而无咎自四言則宜解初而求朋義各有當也○解佳買反下同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六五居君位與三上同類者也君子指九二當解之任者聖人爲五設教云使五能用九二陽剛之君子則必解去同類之小人而得吉小人情狀最爲不一狐以言其蠱惑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也聖人於諸陰已極其形容矣至此復明以小人斥之斥之以小人者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夫生天下之難者小人也解去小人所以解天下之難也君子至誠在於解難此小人所以心服而退聽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上六居上爲隼在高墉之象隼鷙害之物象爲害之小人墉墻内外之限也害若在内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在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内而未去也除惡不可不盡解難不可不至上解之極也故用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惡盡而患已矣何所不利公亦指九二○射食亦反

䷨ 兌下艮上○爲卦下體本乾三變而成兌上體本坤上變而成艮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爲損下益上之象程子曰損上而益於下則爲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爲損爲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損所當損出於至誠適於時義而下信之謂之有孚其道

可守故曰可貞其道可行故曰利有攸往此卦之辭繁而不殺自坤彖外未有如此反覆詳悉者蓋損本拂人情之事也損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有往唯損其所當損於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應可如此爾又損者減省之義當損時則凡事皆宜減省雖於享禮至薄无害故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爲盛四簋爲中二簋爲簡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享祀之禮豈可減省者乎然特當損則无害也享禮可損則无不可損者矣易之所貴者時焉而已故曰二簋應有時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損之義損剛益柔損實益虛損下益上也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初剛實而當損四柔虛而賴初之益者也故必輟已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乃爲下之義當然故无咎然損下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量其所出隨器而止酌之義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當損剛之時九二以剛居柔而得中不當損者也道以中爲至若再損之則失中矣故利在固守而勿往行則凶也然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故曰弗損益之若自損其德而妄進以應於上者非所以益上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爲上則上六下而爲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此爻爲損之主故言損之義程子曰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朱子曰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此致一之道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四以陰柔在損時而應初剛能損其陰柔之疾而以初之陽剛益己損其不善以從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速則有喜而无咎所謂不善者忿慾是也人之損欲唯患不速速則不至於深害爲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五當損下益上之時而以柔順虛中之德居尊位宜受天下之益者也雖不求益而益必至故或益之以大寶之多而不能違可謂大善之吉矣或者不期而得之辭十朋之龜元龜大貝也兩貝爲朋十朋之龜直二千一百六十言益之多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凡損之義有三損已從人也自損以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已從人從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已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爲義上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也不損於民乃所以益民也故曰弗損益之无咎之道也又必得其貞正道當不損而不損非違道以干譽者也則得吉而利有所往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內外也故曰得臣无家獻夫曰損不難於正而難於信故彖曰有孚而後可貞不損不難於孚而難於正故此曰貞而後得臣无家

䷩ 震下巽上○爲卦巽震二體皆由下變而成損上卦初畫之剛益下卦初畫之柔損上益下故爲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又卦之二五皆得中正其道可行故利有攸往益者民之事宜於不避艱險又卦下震上巽木之用故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當損上益下之時初爲受益之主初下民也而受上之益不可徒然无所報效故利用爲大作民食力者也然以報上者工作之事而已无厚事也故爲之大作則元吉而无咎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與損六五同十朋之龜公龜壯貝也十朋直五百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爲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

王者用之則當享于上帝而獲吉也程子曰如二之虛中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居下之上而長民奉君命以益民者也凶荒札瘥凶事也凶荒之年宜發倉廩以賑民乃非常之舉爲下爲民如此故可无咎非有凶荒之事安得損上而益之然亦必有其誠心行之得中又告于公上而得命焉然後可也圭所以致王命者周官珎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是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當損上益下之時則以益下爲中四之所行合於中道則告諸公而見從利爲遷國利民之事遷國大事非誠可以利民而合於時義不可也古者遷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是也故利用爲依遷國互體坤有國象四有依二三而益初之象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九五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爲人上者中心至誠在於益下則天下莫不受其益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人君至誠益於天下則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爲惠矣吉孰大焉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illegible]戒也上九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illegible]之者而或擊奪之矣立心勿恒戒之也恒謂求益不已也凶之道也獻夫曰損極則當不損不損則爲益益極則當不益不益則爲損此易之義也

䷪ 乾下兌上 ○爲卦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夬決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決之之道必正名其罪而

盡誠以呼號我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而聖人猶不忘戒備之辭所以教君子決小人之道至矣
○號戸羔反爻並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初趾象而夬時主於前進故云前趾九陽爻而健體故壯也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爲咎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懼兢惕呼號我衆至於暮夜猶不忘戎備如是則可无患矣○莫音暮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當衆陽決陰之時九三在衆陽之中獨於上六爲應三重剛而過乎中過于壯則有凶決而和則无咎頄顴也壯于頄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君子之志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獨行而與之和若見濡汚而可慍怒然終能決去亦无咎也何必壯于頄哉聖人示九三以決上之道也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又內懷不正之心不能夬者也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能安猶臀傷而居不安也欲行則次且進不果也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四在衆陽之中必牽挽以從群行然後能進而悔亡然既居柔不正必不能也雖聞人言而不信用言終不能從衆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唯剛正者能之在他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獻夫曰三能進而欲其和四不能進而欲其果於二爻見夬之道○次七私反且七余反

九五莧陸句夬夬中行句无咎 莧今所謂馬齒莧縣之難乾感陰多之物也上象五切近之陽比於陰則爲陰氣所浸淫如莧之陸地然以其陽剛得中若能果決其決去之不疑而合於中行則无咎矣當決之時以決

爲中也故曰中行夬五陽爻而三五皆稱夬夬者何也葢三應上五比上皆當決柔之任又嫌於私暱之累故特勉之也又皆以剛居剛亦有夬夬之義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巳盡无所號呼終必消滅而有凶也獻夫曰聖人於剝上九則曰碩果不食望之也於夬上六則曰无號終有凶絶之也扶陽抑陰之情見矣

☰☴ 巽下乾上 ○爲卦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爲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遇也遇巳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一貞而壯之甚也陰盛則害陽女壯則敵男故勿用取之也李氏曰女下於男有女不正之象咸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也若蒙之六三以陰而先求陽其行不順故亦曰勿用取女○

取七喻反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所以止車金爲之堅之至也繫于金柅止之固也一陰始生其勢方長固止而不進則得正而吉往而不止則必害於陽而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又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爲之備焉豕陰躁物陰微而在下羸豕之象陰雖微弱終必强盛猶羸豕終必蹢躅也孚信必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此以上爻取遇義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爲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群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可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賓卽指群陽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二與初旣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爲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旣不安則當去之而當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不能遽舍又上衆陽皆欲下

遇初而无牽引以行者故欲行而又次且也如是者危道也然既无所遇則亦无所失也故雖危而无大咎若得非正之遇則其咎反大矣

九四包无魚起凶四與初爲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高木而葉大瓜陰物而小美九五陽剛尊居君位至大而在上初陰至微而在下不得相遇猶杞樹之下有瓜杞體高葉大而瓜小包藏而不能見也瓜雖美而小下士小賢之象也九五蘊中正之德有求賢之志含晦章美內積至誠則必有他遇者不得於下必得於上不得於小必得於大不得於人必得於天故曰有隕自天猶云自天而降也自古人君至誠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窮於上而无所遇爲姤其角之象當遇之時而无所遇是可吝也然既无所遇則亦无所失也故无咎

☷坤下 ☱兌上 ○爲卦二陽得位四陰聚而歸之故爲萃又下順從於上而上說於下所以萃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萃聚也聚之道有四神聚人聚也物聚也事聚也神聚則當享廟故王者用是道感格宗廟之神而來享也蓋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聚祖考之精神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也人聚則當有主无主則亂故利見大人所以治之故亨然又必利於正則不爲苟合也物聚則當施用曲禮曰積而能散故宜用太牲凡祭祀燕饗皆然則獲福而吉也事聚則當往幹故利有攸往○萃亨之亨字衍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

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志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亂號呼以求其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為不正之聚而有咎矣 ○號戶羔反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引猶牽也謂與初牽引而進也萃之道宜聚於上而不宜聚於下聚於上則正聚於下則私二雖中正而陰柔與初同類欲與聚者也以其中未變而上與九五正應心誠從之故不與初私聚且能牽引而進以各從正應於上故吉而无咎既不惑於其類而且能牽引以進非有至誠在中能之乎是其孚也可用禴矣禴祭之簡薄者也非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蓋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下體三陰同類而相聚者也初為二所引二與初同進而三不得其所聚又无正應故欲萃而嗟如无所利也往而從於九四則无咎以非其正應故小吝旣非正應何為小吝以萃之道當聚於上故雖吝而小也

象曰上巽也言巽順於上也

九四大吉无咎 四居大臣之位當萃之時而得天下之萃者也位逼勢疑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五當萃之時而有人君之位當天下之萃者也故无咎其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時九四得民故有匪孚九五陽剛中正故有元永貞之德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窮於上而无所萃也三嗟而已猶得萃於四也上則至於涕流矣蓋處過高而不得萃於五也齎咨咨嗟也咨嗟而又涕流也然既无所萃則亦无所失也故无咎

巽下坤上○爲卦三陰升於上故爲升剛而在上者常也柔升於上時也故主柔而取升義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升進而上也人之升必有大善可通之道然後可又卦德巽而順剛中而應大善可通之道也用是道以見大人則无憂而但前進則吉矣

初六允升大吉允者信從也如晉六三衆允之允初柔巽體當升者時上承於二三二陽剛而能升者也初信於二陽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二剛中而應五當升時而進結於君以至誠事君者也是道也可以交於神明而无咎

九三升虛邑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三以陽剛當升時進臨於坤體如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王指占者而言王者之升爲登祭于山之象岐山在西南四升于坤位爲升于岐山之象義與隨同或以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王爲太王此爲文王亨爲亨王業之義遂疑爲文王後事而謂爻辭爲周公所作誤矣不知此何法與王用亨于帝吉公用亨于天子句法同王公泛指占者而言若謂太王文王則當如帝乙箕子高宗之類明指氏號安得泛曰王乎一言之疑遂貽百世之誤吁可怪哉○亨讀作享

六五貞吉升階五居尊位而下有剛中之應然質本陰柔故戒之以貞貞固任賢則得賢而易升猶有所階而升然賢所階也升人君之德業升也升階易也所以吉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何所利乎唯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强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

坎下兌上○爲卦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皆剛爲柔揜君

子爲小人所揜蔽窮
厄之象也故爲困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者窮厄而不能自振之義處困之道貴於亨貞又卦坎險兌說處險而說其道可亨也二五剛中又能固守其正者也此吉而无咎之道也亨故吉貞故无咎非大人君子樂天安義者其孰能之故曰大人吉无咎明小人不能也有言不信當困而書人誰信之君子宜自信耳不可尚口益取困窮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如此不覿无所見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酒食宴樂之具九二有剛中之德處困而能樂者也而反困於得其所樂之多如酒食人之所樂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爲所困矣又坎體有酒食之象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當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紱蔽膝也與韍通用亦作芾朱芾天子之服詩曰朱芾斯皇以行來爲義故以紱言之方來將求而未必之辭然當困之時有是中誠惟可用以亨祀神明耳若有所往而必求於上則凶也然於義終亦何咎之有但非其時爲凶耳○亨讀作享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陰柔而處困之中又乘剛故進則有困于石之象下則爲據于蒺藜之象宮指其所居上六爲妻无應故爲无妻凶之甚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四與初正應志在下求而方困於上不能行來故來徐徐四陽剛而有位本能行者是金車之象當困時困而不能行是困于金車也欲行不能可羞之道然以其剛終必能行故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截鼻曰劓傷于上也去足爲刖傷于下也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揜下則乘剛故有

此象赤紱臣下之服指九二詩曰赤紱在股二同德相應當困而不能來爲困于赤紱之象以其剛中故能紓徐以處之則終合而有說樂也以其中直至誠故利用祭祀當困之時中誠不能通於人惟可通於神明耳祭與祀亨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獻夫曰乃徐有說是王者處困之道如周桓王之忿鄭不朝而自行伐鄭鄭伯射王中肩請侯皆不朝是不能徐而有說者也○說音悅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之狀上六陰柔處困極爲困所纏束而又居最高危之地故爲困于葛藟與臲卼也如是而動則有悔也故曰動悔然物極則反事窮則變若能悔其前失而行去之則出于困矣故有悔征吉程子曰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體唯爲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鄭氏曰困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可不動上六是也故征吉

䷯ 巽下坎上 ○爲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出其水汲井之象也故爲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之爲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往者來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井以上出爲用汲井幾至而不及上猶爲无功也此用井之道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爲此象蓋井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必至舊廢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二雖陽剛而居下不正上无應與爲

井雖泉而谷人所不用唯於焉射鮒而巳谷沙石也初柔爲泥二剛爲谷鮒蝦蟇之會潦谷所生也又下比初六而井底開爲甕敝漏之象○射食亦反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渫不停汙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陽剛得正在下之上才之可用者也而猶居下未爲時用故其象如此我自行者而言故傳曰行惻也

六四井甃无咎四雖在近君之位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物以其德正亦可自守者也故但能修治其事不至於廢而已爲井甃之象甃砌累也謂修治也能自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其德至善而功及於物者也故爲此象冽甘潔也井泉以寒爲美食爲人食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井以上出爲功而坎口不揜故

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與鼎終乃爲成功是以吉也

☱☲離下兌上○爲卦澤上火下火燃則水乾水決則火滅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尅相滅息者也所以爲革也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變革大事也故必有大善而亨之德而又利於得其正道則所革乃當而悔亡也不然安能无悔乎聖人所以重變革如此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德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爻以時則初也以位則下也以德則剛也時未當革則

以不革爲中位不當革則以不革爲順而爻剛則不足於中順故戒之言當以中順自固而不可以有爲也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包束物者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又離體有牛象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又文明之主而有應於上其德具矣其位得矣然時之未至未可遽革也故必巳日然後革之則其行有嘉美之功而吉且无咎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居下之上當革之時然重剛而不中革而過剛凶道也故雖正亦危然時既當革矣必於其所革者詳告申令至於三就則人亦信從而可以革也就成也言至於三成謂詳審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陽剛而不正本有悔也然卦巳過中乃革之時也有不得不革者其志可信也故人皆信從之是以悔亡而改命吉改命猶言革命即湯武之事蓋革之道以信於人爲本人苟不信雖有德位難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既革而受命者也其德化一新炳然有文如虎變焉如是則不待占决而天下之人信之矣虎變如武王監於二代郁郁乎文之事堯舜如龍湯武如虎龍主德而无迹虎主威而有文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凡在位者則巳從革而變小人謂下民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順從矣龍虎人君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革道巳成不可復有所往變革之事非得巳者不可以過故革既終而又征則凶也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巳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戒以居貞則吉也

䷱ 巽下離上 ○ 卦體下植爲足中實爲腹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於上者鉉也鼎之象也故爲鼎

鼎元吉亨 鼎之名正也古文訓方方實正也鼎者法象之器也其用至大

可以享帝可以養賢其道无不通也故曰元亨吉字衍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初與二比而非其正初在鼎下趾之象也上向於二又非其正顛之象也趾顛則鼎覆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否惡也初舍陰而從陽是利出否之象妾雖非正而從二則貴又陰陽合而成生育之功是得妾以其子之象故雖顛而无咎也○否音鄙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下比於初陰陽相求者也我仇匹已者謂初也初陰柔而非正是有惡疾也二能剛實自守雖與初匹而不爲彼所染着不我能即也既不爲惡所變則將化惡爲善吉之道也鼎之用在鉉故上得於五而二失之不必取應義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五爲三耳而非正應其耳革矣革爲變革爲異也鼎之舉在耳鼎耳革則不舉我矣鼎既不舉則雖有美實在中而不爲人所食矣雉膏美味也九三以剛正之德在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而不得於五賢者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也然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也君臣合則美德爲時用矣是失其悔而終吉也此爻之義與井九三同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初爲四足才柔而又從於二其足折矣鼎之承在足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四亦居鼎腹故有實渥覆餗淋漓之貌凶之甚也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承之以天下之賢智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不得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必矣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五於象爲耳而有中德故云黄耳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上九之象五比於上而得其助爲得金鉉之象上陽剛故爲金鉉

五君位君道无爲所賴以行其治於天下者賢才也利貞利在貞固任賢而已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上本陽爻而居柔剛而能溫者也故又以玉鉉象之金取其剛玉取其剛而能溫備舉其德也鼎之用在鉉人之致用之道能剛柔中節則大吉而无所不利矣鼎之上爲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

震下震上 ○震之爲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起也故爲震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其象爲雷其屬爲長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也虩虩恐懼驚顧之貌當震來而恐懼不敢自寧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言笑和適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震之大者莫若雷百里言驚及遠也匕所以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言不失其所守也以長子言主祀者長子也人之致其誠敬者莫若祭祀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喪息浪反爻並同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初九成震之主者也故言處震之道與卦同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二乘初九之剛柔而不能中者也震初而剛其勢方盛來則犯之故厲億度也度其勢不可禦則必喪其所有往升于至高以避之貝所有之資也九陵謂高處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勿逐七日得過則復其常矣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時過事已則復其常不求而自獲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蘇蘇紓散休息之貌三遠於初剛故有此象震雖行而不當之故无災也

九四震遂泥上卦四爲震主雖剛而處柔陷於二陰互坎之間莫能自奮者也爲震遂泥之象遂者无反之意互坎體爲泥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五往則居動之極來則犯四之剛是往來皆危也慶其往來皆不可則唯自守其所有事而勿失焉可也有事如孟子必有事焉之義謂守中也五居得中故象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上以陰柔處震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消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消索則視瞻徊徨矍矍然也處震如是其征則凶言无剛用也上雖恐懼之過然震終不及其身止及其隣故无咎鄰五也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有言有怨詈之言也始與同動而終與之異故婚媾有言○索桑落反

䷳艮下艮上○艮之爲卦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故爲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止也身動物唯背爲止又不見身亦不見人處周子曰背所不見也人能止於所當止則唯義是從內不顧已外不顧人不獲其身无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无物也物我既忘則止矣不能忘物我无可止之道程子曰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是也故无咎獲得也庭除有人之處獻夫曰无心之感爲咸反身而立爲艮故咸言心法艮言身法鄭氏云象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夤限不言臍有背面而立之象郭氏云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於背則无欲矣故曰艮其背得[illegible]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艮以人身取象與咸同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物艮其趾則不妄動故无咎以其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戒以利永貞則不失止之道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二當腓之處居中得正能止者也爲艮其腓之象无應於上而承乎三三爲限則腓所隨也三下艮之主也乃過剛失中不得止之道又止於上不能降而下求二既從之則雖有中正

之德而不能拯救其惡是以其心不快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膂也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爲艮其限止于腓則不進而巳止于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人之固止一偶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

六四艮其身无咎 咸四取心象此不言心而言身者咸心法也艮身法也心之寂感身之動靜其道一也以陰居陰時止而止爲艮其身之象无咎之道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六五當輔之處而有中德爲能艮其輔者也人之所當愼而止者唯言行也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輔則言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无序則有悔言有序則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第也

上九敦艮吉 九以剛實在上而又成艮之主居止之極止之至堅篤者也敦篤厚也人之止難於久終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爲吉

䷴ 艮下巽上 ○爲卦二體皆陽進於陰上又其德止於下而巽於上爲不遽進之義故爲漸

漸女歸吉利貞 漸漸進也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最爲大也故以女歸爲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又卦艮以少男而下於巽之長女男先於女女待於男爲女歸有漸之象吉道也女行有漸其歸必禮又卦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道利而且貞也又曰咸取女之吉占漸嫁女之吉占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爲物至有時而群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爲漸也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又上无應援始進於下而未能上故爲鴻漸于干干之象干水涯也鴻雖水鳥而

性雲飛干非其所安也知下而不知上小子之道也又不得其所安故曰小子厲當進之時而不能進必爲人所非笑故有言然不失爲自守而於義爲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安裕者也磐石之大而安平者江濱所有鴻進於磐則漸得其所安矣衎衎和樂意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則不徒身安而且志得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占可知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陸人馬所由之道非鴻之所止也鴻進而止於是則離其群類而所與失其道矣九三過剛不中處非其位又在艮體而无應上比於六四非正之陰故其象如此是凶道也凡皆不利惟利禦寇謂情好相比可濟患難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剛陽之上陽剛而上進豈能安處陰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于木也木漸高矣而有不安之象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横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四性順而體巽或能順於陽而巽以處之爲得安寧之道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陵高阜也象君之位五居尊位下與二正應而爲三四所隔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不正終不能奪其正也故終莫之勝吉

上九鴻漸于陸當作逵其羽可用爲儀吉逵雲路也爾雅九達謂之逵謂虛空之中通達而无阻蔽之義上九陽剛有德進處乎至高之位出乎人表而不亂於俗者也如鴻之離塵而飛于雲空得其性矣其賢德之高致足以爲人表率如鴻之羽毛可用以爲儀吉道也儀羽旄旌纛之飾朱子曰位雖極高而不爲无用之象

䷵兌下震上　○爲卦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爲歸妹之象程子曰卦有

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歸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氣感應止而說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恒常也男上女下巽順男而動陰陽皆相應是男女居室夫唱婦隨之常道漸女歸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其正位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從男也而有說少之義以說而動動以說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而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與漸正相對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

歸妹征凶无攸利婦人謂嫁曰歸妹者少女之稱以少女而從長男其情又爲以說而動皆非正也其歸不以道則必有不終之敝故征凶无攸利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陽剛在女子爲賢貞之德娣之賢正者也娣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爲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爲善故其行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内助之功適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亦不能及遠之象幽人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可宜於此道而不宜於大人在位者之道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六三陰柔而不中正[illegible]爲主女之不正輕於從夫而不終者也故爲女既適人而反歸爲娣之象須義與賁[illegible]二賁其須義同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九四以陽君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六五以柔居尊位女之貴高者也下應九二爲王姬下嫁

之象而有中德尚德而不尚飾故爲其服
不盛之象女主曰君娣媵者也衣袂所以
爲容飾者也女德之盛无以加此
故又爲月幾望之象乃吉道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上六爻位皆虛男女假合而不以實者也故爲此象

☲☳ 離下震上 爲卦離明震動以明而動明足以照動足以亨則能致盛大也故爲豐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豐爲盛大其義自亨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聖人以爲徒憂无益但能守常執中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假庚白反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當豐已盛而主暗之時九四當大臣之位有剛陽之德而君暗不明不能用其道初應四者也是爲配主必與之遇合以咨謀致君之術以其皆陽无相得之義可遇而不可久然時義當然也故雖旬日會合而亦无咎又以其陽剛之才爲四之助則往必有功十日曰旬旬日爲久矣故曰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六二離體有明德而上應六五陰柔暗主爲之障蔽其明而至於昏故爲豐蔀而日中見斗之象蔀障蔽之物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如是則往而從之必得猜疑忌疾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程子曰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爲吉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沛作旆謂幢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沫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沫則暗之甚也三應上六柔暗之極故其象如此其无能爲可知右肱人之所用折其右肱則終无可用矣然非三之咎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四陽剛動體而上承於五故其象與二同然四在大臣之位不得不致其委曲納約之道如坎之四也則與二之不往異矣夷如匪夷所思之夷夷主謂常主指五也四本大臣之位君臣相與正也而亦曰遇者其時然也如是則得行其道故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五以陰柔之才爲豐之主而下應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能來致之則得其開導之益可以保豐而有慶有譽矣故吉然六五无虛己下賢之義聖人設此義以爲教耳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上以陰柔居豐極在无位之地處極高居極暗而人莫之與至於三歲之久而不見人言障蔽之深如此其凶甚矣程子曰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闚其戶闃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尚不見人盖不變也六居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

☶☲ 艮下離上 ○ 爲卦艮下離上以卦變觀之下體本坤也上體本乾也今三往居五而麗於外猶人去其所居而客於外乃旅之象也入而麗乎內所以爲家人出而麗乎外所以爲旅

旅、小亨、旅貞吉、旅羇旅也凡人處旅本无大通之理卦才六五以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剛艮止而麗於明故其道雖亨而小也唯其能守乎旅之正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六以陰柔初志卑處下盖旅之賤者瑣瑣猥細之狀處旅而鄙猥瑣細不知大道此其所以自取災悔也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是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句 貞、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旅之至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

也童僕旅所賴也就其所安保其所有而又得所賴以服役之人此二得旅道之貞者也故曰貞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三過剛不中故其象與二反處旅如此所守雖正亦危厲之道也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過剛豈處旅之道哉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四雖在上體以處于旅之中而未得位雖有剛斷之材而不得行其志資斧所用以斷者也剛得其資斧之象與巽上九喪其資斧義可互見不得行其志故我心不快資一作齊漢書王莽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士房揚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云齊利也讀如齊衰之齊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此爻不取君義而取以旅得君之義六五有柔順中正之德處商旅而有聞譽以逮於上者也雉文明之物離爲雉故取射雉之象爵命光顯文明之物也以商旅得之故不无亡矢之費然所喪者少而所得者大也譽令聞也命爵命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上下无所與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上失其所安下失其所乘故其象如此凶之道也巢鳥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爲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旣而失安莫與故號咷牛旅所賴以乘載者喪牛失其所乘也上處野外爲于易之象

☴巽下巽上 ○爲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故爲巽其象爲風亦取入義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巽入也二體皆以一陰而入於二陽能巽則亨陰爲主故小亨以陰從陽剛得中正故利有所往又利見大人也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

也允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初以陰柔居最下卑巽之過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畏而多疑爲進退不果之象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濟之則无過卑恐畏之失矣勉之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又在下之中有不安之義牀人所安二卑巽不安於其所處爲巽在牀下之象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得中爲有中誠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吉多也能多用通其誠意者以道達於人則吉而无咎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卑巽爲過矣朱子曰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

九三頻巽吝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爲屢失吝之道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居上之下上而能下也故得悔亡而爲蒐田有獲之象蒐田巽伏入禽以獲禽者也三品者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亦爲巽而有功之義朱子曰又爲卜田之吉占或曰互離爲網罟有田獵之象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巽取命令之象九三剛健中正居尊位出令之主也夫命出於上則下无不從能貞則吉其悔可亡且无所往而不利矣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庚也庚更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變更之道當如是則吉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事之變也十干戊已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蠱者從新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行權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上巽之極而處最高非其所安故象與九二同上卑巽之極失其所以斷喪其資斧也九有陽剛之德以巽之極而失之也人卑巽之過至於自失雖正亦凶矣

☱☱兌下兌上 ○ 爲卦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故爲說其象爲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

兌亨利貞 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爲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爲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

初九和兌吉 初陽剛得正居說體而无所係應是說之正而无所偏私者也說之正則和是以和爲說也故吉

九二孚兌吉悔亡 二以陽居陰不正則當有悔以其中實之德誠於接物信而不妄故吉而悔亡說道貴和又貴誠君子之德忠和而已矣故首於二爻言之

六三來兌凶 六三陰柔不中正之小人說不以道者也下乘初二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而上比於九四不正之陽招來九四以爲說者也四非同體而非道求說凶可知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陽剛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然以其質本陽剛若能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矣勉之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禍心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爲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盖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上六陰柔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爲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上六引兌 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下引五陽相與爲說而不能必

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引與萃六二引義同萃六二引吉引下而升也故吉兌上六引下爲說引之者將以剥之也五言有厲上不言凶可知矣

䷺ 坎下巽上 ○爲卦巽上坎下風行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爲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乎外而上同於五剛正之主其道可亨也當渙之時在宗廟則爲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有以感格其神而來聚也時之既渙則當不避艱險以濟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也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不可不急拯救也馬所用以行者馬壯則行速言用拯渙之急也渙拯於始爲力既易又拯之急所以吉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奔者來之速也机所憑以爲安者也二剛自外來有奔之象得中而安是奔其机也當渙之時來得其安故悔亡

六三渙其躬无悔 三在渙時獨有應與志在於外不有其私渙其躬之象也故无悔夫人之所以膠執蔽固終不能自脫於險者有我而已六三雖不中正而高出坎險之上於是釋然消散其有我之私而志在於外自然无悔矣朱子曰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四柔自二而往上同於五四巽順而正得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四離其坤體陰柔之群而上爲渙其群之象大善而吉之道也蘇洵曰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而各相朋黨不能混一唯六四能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然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二四皆成渙之主而四爲大故爻極稱之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巽體有號令之象謂之汗者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于四體也陽實爲居積象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人君當渙之時非散其號令與其居積无以收天下之心必如是乃可以免咎耳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以陽剛居渙之極故有出渙之象血去逖出與小畜六四義同言渙散其傷害憂懼之事也故无咎逖當作惕

☵☱ 兌下坎上 ○ 爲卦兌下坎上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爲有節之象故爲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有限而止也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道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故不可貞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如此

九二不出門庭凶 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如此初在二內故初象戶庭而二象門庭也張氏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初九无位之人雖愼密不出戶庭而亦无咎九二有位人臣則不出門庭爲凶蓋處顔子之世不可爲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顔子之節反是失節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陰柔而不中正處說之極非能節者說極則悲故曰不節若則嗟若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

六四安節亨 柔順得正上承九五安於節者也從者順而无所勉強之謂其道可亨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

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是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如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五得中故甘上過中故苦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居節之極故爲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兌下巽上○卦體二柔在內而中虛又二五皆剛得上下體之中而中實皆爲中孚之象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孚信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豚魚泣豚生大澤中每作知風之至是物之有信者故以取象忠信可以蹈水火况涉大川乎守信之道貴乎堅正故利於貞也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故有利涉之義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盖信二可也有他而從四則不得其所而不安矣燕安也有他如大過九四有它吝之義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九二剛中之實而初九亦以剛正與之同德相比孚誠相感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子謂初好爵謂中德爾亦謂初靡與縻同說慕係戀之意盖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係戀之也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悅好之孚實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爲能識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六三雖得上九之應爲匹敵然三陰柔不中正居說之極中心莫知所主故或鼓而前或罷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樂或之者疑之也人唯信不足故言行之間變動不常如此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四以柔巽之德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臣道之盛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不可以

敵君故以幾望爲至盛馬匹謂初與巳爲匹也四乃絶之而上以信五爲匹亡也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且有植黨逼君之嫌爲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與六四柔正之臣相信之心固結如拘攣然信賢之至无咎之道也任賢而貳則有咎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正亦凶

道也鷄曰翰音乃巽之象上天位爲登于天鷄非登天之物而登于天妄之極也信非所信而不知變則反爲妄矣吳氏曰豚魚知風鶴知夜半鷄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中孚彖爻取三物爲象

☳☶ 艮下震上 ○ 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内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故爲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小過之義蓋爲小者過又爲小事過又爲過之小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正也不失時宜之謂正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故可小事不可大事又卦體有飛鳥之象焉飛鳥既過所遺者音耳其音下而不上蓋上逆而下順也故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獻夫曰大壯取羊象者以全體爲兌兌爲羊也小過取飛鳥象者亦以全體爲坎如鳥横飛焉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爲義

初六飛鳥以凶、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如鳥之飛必上而不下是以凶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若往從之則過於四而遇五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若不上則不及於五而遇三五君也三臣也過其祖遇其妣上逆也不及其君遇其已下順也順則无咎

過之時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爲過也

九三弗過句防之從或戕之凶小過乃陰過之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是言陽弗能過也防之防陰也三一陽既不能過初二之二陰則當防之若不防而反從之則彼或得以戕我而凶矣二陰在下有上進之勢故當防其戕已也

九四无咎弗過句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遇之前遇乎陰也四一陽既不能過五上之二陰則當順以遇之二陰在上以下承上无戕我之慮无咎之道也然當陰盛之時往必有厲不可不戒以陽遇陰時義適然可暫而不可常故勿用永貞皆戒其過之義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五君位也當陰過之時陰已盛而不能有爲如密雲而不能雨也所以不能成雨者雲自西郊陰盛故也我者文王自我也五自居陰而上又爲陰掩爲在穴之象[illegible]

象四居大臣之位而與五遇合者取而出之以正位爲公弋取彼在穴之象如唐狄仁傑取日虞淵之事是也獻夫曰此辭與小畜卦辭同其皆爲文王所作明矣

上六弗遇句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此爻與四正相反四曰弗過遇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過乎陰也此曰弗遇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遇陽反過乎陽也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无復遇之期故四言遇而上言弗遇也既過之極必惟災眚如飛鳥之既極必有所罹也故凶災者天災眚者人爲既過之極豈惟人青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

䷾ 離下坎上○爲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而相濟故爲既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既濟事之既成也功成則止事定則窮故既濟雖亨而小也又六二柔中小者之亨道也事之已成宜正固以守之又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利貞方濟之時則吉既濟之終則亂事窮則變物極則反

此理之必然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輿以輪而行曳其輪則不前不亟行也獸必揭其尾而後濟濡其尾則不掉不捷濟也九在下之剛有輪象初一卦之後有尾象當濟之始將濟之時欲濟而謹之未敢輕也故其象如此无咎之道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二陰婦象茀所以蔽車者婦人出門必有茀自蔽而後行詩云翟茀以朝是也二應在五溺於二柔未即應已故有喪茀之象言不能行也亦將濟而未濟之義然時至則行矣故勿逐而七日得也七日義見震六二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三與四爻正既濟之時故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濟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濟也小人勿用與師上六義同在離體爲鬼方象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既濟之時以柔居[illegible]思患而預

者也繻當作襦短衣也鄉射禮君袒朱襦以射袽絮也以禦寒者雖短衣而亦加以袽謹身之至也終日戒不敢肆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言九五居尊富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

上六濡其首厲既濟之極而以陰柔處之知濟而不知變者也涉水而至於濡尾不害其爲濟也首亦濡則溺矣故厲

☲☵坎下離上○爲卦火在水上水火不交故爲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未濟事之未成也未濟則何亨之有以六五柔中亨道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也未濟也當濟而不能濟无所利矣

初六濡其尾吝以陰居下當未濟之時欲進而濡其尾吝之道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九二剛中當未濟之時能自守以正而不妄進吉之道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而征則凶也然當可濟之時矣又將出險故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任之之專未濟已過中矣正濟之時也又入離體故有震用戎武伐鬼方而成功受賞之象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故戒其貞則吉而悔亡也三年言用力之久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五有中順文明之德能知未濟之正理而守之者故吉而无所悔咎其德愈光又知命樂天中誠孚信之至故又言有孚吉處未濟之至善者也非君子其孰能之故曰君子之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復濟之理人之窮也故止爲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獲入于凶咎矣蓋飲酒可也若耽肆過節至濡其首亦非也有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柰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雜卦曰未濟男之窮也於此爻見其義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二終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三

上彖傳卦下之辭爲彖孔子從而釋之謂之彖傳彖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彖者斷也卦之辭卦之斷也上者本上下經之稱傳者凡釋經之文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以天道釋乾之元亨大哉乾元賛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亦如人之有元氣也人知萬物之生於地而不知天以乾元之氣爲之始亦如人之生於母而不知資始於父之元氣也始之於未生之前生之於有始之後故乾言資始而坤言資生也以四德言雖有元亨利貞之分而其所以无間斷者亦惟一元之氣運行統貫之也故曰乃統天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皆一元之氣運行无間又見卦之六位潛見飛躍各以時成乃乘此六陽之時位乎天位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此以天道釋乾之利貞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大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巳生之後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絪縕乃天地衆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萬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傷合則旄物矣張子曰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得位行道建極於上猶乾道之變化

也萬國各師其極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此聖人之利貞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此以地道釋坤之元也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於大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氣至而生地之道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含无所不容弘无所不有光无所不著大无所不被此所以德合无疆而品物咸遂其生也疆止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爲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柔順而健行是牝馬之貞也故曰柔順利貞乃坤之德而君子之所行也臣道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言陰道也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於乾之半也君子安於陰道之正則得吉而合乎坤德之无疆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慶也獻夫曰地之道所以常久而不已者以其和而不唱順而不逆君子之所以法地者亦曰至順而已矣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此釋屯卦義剛柔始交謂震難生謂坎

動乎險中大亨貞動震之爲也險坎之地也遇險而能動乃大亨而正固之道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政教未明之時宜衆建諸侯以共治而未可寧處也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此釋蒙卦義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

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張子曰蒙卦主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謂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也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剛即可亨之道中即時中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童稺之時純一未發故養正於蒙實聖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矣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此釋需卦義以坎險在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乾為天位正中謂九二如乾九二龍德而正中之義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故往則有功也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此釋訟卦義上以剛陵下下不險則未必訟下以險陷上上不剛則未必訟外健而內不險未必生訟內險而外不健未必能訟上剛而下險內險而外健是以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下體本坤變而為坎九二以陽剛來而得中為中實又為訟而不過之義也此言卦變程傳得之本義非是

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中正大人指九五言訟尚中正故利見大人淵者險陷之象以剛覆坎是入于淵也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釋師貞之義坤爲衆周官自五人爲伍積之至於二千五百人爲師衆之義也王者之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此釋丈人吉無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無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此釋比吉之義上爲下所順從吉道也凡物孤則危群則強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爲甚故比而吉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剛中謂九五陽剛當尊位[illegible]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上下謂五陰當比之時上下皆應豈可寧處而不來也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此釋小畜卦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剛中指二五剛居中爲剛而得中又爲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爲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爲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陰畜未極陽氣不和尚往而上故不能雨而陰施未行也

履柔履剛也此釋履卦義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理也所履如此其亨可知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此文以九五重明履道猶乾坤文言也以剛中正履帝位履道之至善者也何疚之有光明德盛而輝光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此釋泰卦辭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之泰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陽外陰陽進而陰退也內健外順君子之德也內君子而外小人皆小往大來之義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是吉亨之義焉氏曰泰否之彖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此釋否卦辭否泰反其類故否之辭皆與泰反天下无邦是无人也君子道消是不利君子之正道也剛柔以質言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此釋同人卦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應乎乾謂二以中正合乎天德也天人一理也合乎天則同乎人矣故為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以天德而行故大公无私而可以蹈險難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文以二體言內文明而外剛健二五以中正之德相應此君子之正道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天下之道中正而已矣所以合天德而通人

心者程子所謂大同之道是也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此釋大有卦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五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大中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爲大有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應乎天謂應乾亦指六五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釋謙亨之義艮以一陽而下交天道下濟也艮有光明之象故艮之彖曰其道光明坤在上卑而上行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天道以氣言地道以形言鬼神以理言人道以情言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謙者人之至德也故聖人詳言而極美之如此或問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朱子曰太極中本无物若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此釋豫卦義剛應謂四爲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動而上下從其志得行也又震動而坤順爲順理而動所以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天且弗違而況建侯行師可不順乎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又極言順動之道而贊其大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釋隨卦義]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隨之文從王肅本有大亨而正之道則天下之所從也不能大亨而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故贊其義之大]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釋蠱卦義]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治蠱得大善可亨之道則天下治也蠱終則復治天運然也]

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

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此釋臨卦辭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二剛得中而應於五有應助也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是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也程子曰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陽消而凶矣故云消不久也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此釋觀卦義大陽也二陽在上而爲衆陰所觀大觀在上也下坤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九五居中得正又以中正之德觀天下也有其位有其德是以爲觀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者[illegible]匪[illegible]顒然可仰則天下觀感而化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極言觀之道也陰陽不測默運於上而四時成歲无有差忒天之所以示人者也立卦設言莫知其然而鼓舞民用天下服從聖人之所以示人者也]

頤中有物曰噬嗑[此釋噬嗑卦義]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卦三剛三柔剛柔不過也震動離明明動相資也震雷離電威照並著也皆用獄之道又六五一柔自初而上爲得中又得尊位雖以陰居陽爲不當位亦利用獄也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此釋賁卦辭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亨也又以卦本言柔來文剛以剛爲質也故能亨剛上而文柔以柔爲質也故不能大行而小利有攸往程子曰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文變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爲象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由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illegible]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非自上體而下也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獻夫曰卦變之義有取一體變者有取二體變者有二體變而但取一爻爲義者一體變者訟无妄大畜晉睽鼎是也二體變者蠱賁咸恒蹇解損益渙是也二體變而但取一爻爲義者隨噬嗑旅是也凡十八卦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

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極言賁道天文也承上文言剛柔上下往來交錯者天之文也又卦離明而艮止文明以止人之文也如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三十八宿經星之次舍此天文也故觀之可以察四時之變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故觀之可以化成天下之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剝剝也。柔變剛也。此釋剝卦義剝落之也五陰剝一陽欲落之以至於盡也故曰柔變剛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

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小人盛長之時君子固不可有所往又卦體坤艮有順而止之之象也消息盈虛皆爲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運然也故剝曰天行復亦曰天行君子順時觀象體天而已矣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此釋復卦辭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爲復也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爲臨爲泰以至爲乾也剛反則亨剛長故利有攸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盖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張子曰復見天地之心咸恒遯壯見天地之情心隱於微情發乎顯朱子曰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

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此釋无妄卦辭以卦才言也内體本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來也爲卦之主爲主於内也剛主於内大德也下震而上乾是動而健亨道也九五剛中而應二之柔中正善也故大亨以正合天之道而得天之命也若匪正則天命不祐矣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卦下詳矣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此[illegible]大畜卦辭畜有三義以蘊畜言之畜德也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輝光内剛健而外篤實輝光則其德日新也此蘊畜之大而正者也上體本坤上爻變而爲艮剛上也爲六五人君所尊尚尚賢也此畜養之大而正者也上艮止而下乾健又爲止健是能止強健之人而不縱其惡也此畜止之大而正者也故曰大正皆釋大畜利貞之義

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養賢本尚賢而言應乎天應乾也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此釋頤卦辭所養如養賢則正養不賢則不正養老幼則正養游民則不正此養人之正不正也自養如養大體則正養小體則不正此自養之正不正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又極言養道而贊其大程子曰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與養時爲大故云時

大過大者過也此釋大過卦義

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説行利有攸往乃亨本謂初末謂上陰柔故弱故曰大過顛也剛過而中以二五言

剛雖過而合乎中道事雖過而適乎時宜是當過而過過而不過又以巽說之德行之乃亨道也故有是德則有所往乃亨不如是則有所往而不亨也或曰事既過矣可以謂之中乎曰過者過於正也正有不中者矣正也者常也中也者時也雖過於常而得時中聖人之所貴也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大過之時大矣哉程子曰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illegible]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然夫曰[illegible]之大[illegible]之時自是時節當如此朱子嘗云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是也

習坎重險也此釋坎卦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此釋有孚之義盈溢也水常流行而不至於溢歷險阻而不失其信所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也是內實而行有常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中實為有孚中剛為心亨以是至誠剛德而行則何險不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又極言險之用而贊其太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法天地之險設為城郭溝池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也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此釋離卦義麗附麗也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故離麗也日月麗乎天上離也百穀草木麗乎土下離也重明兩離相繼也為明君繼作而麗乎正位則天下之化可成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以二五言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三終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四

下彖傳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此釋咸卦辭剛柔以三上二爻言卦變也二氣陰陽也以二體言陽感而陰應陰感而陽應六畫皆相與也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利於正取女則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極言感通之道天地二氣相感以生萬物而萬物化生聖人以心之和感人心之和而天下和平感則必通此天地萬物之情也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此釋恒卦義恒者常久之義卦變剛爻上而柔爻下陽上陰下男上女下常道也震雷巽風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順而震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為恒也程子曰咸恒體用也體用无先後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終則有始動靜相生循環之理也徐氏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極言恒久之道日月得天四時變化本終則有始之義而言得天謂往來盈縮順乎天也程子曰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又曰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此釋遯卦辭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遁退則亨也又卦九五剛得正位而應乎二所以能知時而遁乃亨道也小者則利於貞以其浸而長以消陽也故戒之

遯之時義大矣哉陰陽寒暑之遯各有時方陰道浸長乃小人得勢之時君子要須隱忍遜避以待天定終以必勝不然不勝其忿盡力以抗之是不知天時必取凶敗如漢儒望之劉向之徒當元成之時李膺陳蕃之徒當桓靈之際不能遜避終以及禍是不知此義者也故遁之時義爲大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此釋大壯卦義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大者既壯而利於貞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正而大者道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矣

晉進也此釋晉卦義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日出地上明盛之時也坤麗於離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上體本乾變而爲離六五以柔進而得乎君位是君德亦順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順德之臣安國者也當明盛之時君臣同德故有此象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此釋明夷卦義文王爲紂所囚內文明而不失巳外柔順以免禍是用明夷之道也以二體言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此以六五一爻言內難謂箕子爲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五體本陽以六居之明雖晦而志則正也是箕子用艱貞之道也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此釋家人卦辭以二三言皆在下位男女之象也二以柔居柔三以剛居剛男女各得其正位也三在二外爲正位乎外也不曰夫婦而曰男女者存父母之位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此以五四言皆在上位父母之象也父母者家之統也尊嚴之主故稱嚴君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又以父子兄弟夫婦之象推之則五父三子五兄三弟五三夫四二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一家正而天下平矣經止言女正而孔子推明一家之人皆利於正也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釋睽卦義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睽非吉道以其卦才之善如此而小事猶可致吉也卦德內說而外明卦變六五以柔進居尊位又得中道而應乎九二之剛也有如是之善而不能致大吉者睽之時也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

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又推言始異終同之理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群分類聚則其事類也三才之道不違乎睽其用豈不大哉夫子恐人以言止小事故推時用之大者以明之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此釋蹇卦義而贊其德之美上坎而下艮見險而能止也程子曰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此卦變也上卦以本體言坤西南也五往而得中位故利下卦以成體言艮東北也三來而止於上止而不進其道窮矣故不利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大人當位皆指九五陽剛大德也五尊位也以剛居剛當位而正也蹇難之時非大德得位之人不能濟故利於見大人則有濟蹇之功也又以其大正之道非但能濟天下之蹇而可以正邦矣

蹇之時用大矣哉此本上文而贊其用之大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也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此釋解卦義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此以卦變言坤爲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剛來得中也以是中德而行則有功也上下皆坤變四取衆義二取中義者各據所重而言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又推言天地之解而贊其時之大也雷雨亦以二卦之象言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此釋損卦義以下奉上當然而然故曰其道上行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卦下詳矣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當其可之謂時當損而損時也不當損而損則非時矣當損之時然後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用當有時也若當萃之時則大牲矣非特二簋之用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皆有時也適時之宜與之偕行雖聖人亦不能遠乎時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此釋益卦義以上益下其道无私故曰大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君臣同德而往以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震巽皆木故曰木道乃行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渙中孚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此極言益道動巽二卦之德也人動而巽順於理則其德日進无已也乾下施坤上行是天施地生之象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其益廣大无際也凡益之道又廣言之當益而益皆有時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此釋夬卦義以五剛決一柔宜无難者又卦德健而能說是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柔乘五剛以一小人加於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所尚乃窮尚武則窮也剛長乃終一變則爲純乾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此釋姤卦義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以一陰遇五陽方生而得勢女之壯也不可與之長也與進則消陽矣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又推言姤遇之道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五二皆以剛中正相遇君臣相遇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此釋萃卦義下坤順而上兌說九五剛中而六二應之爲上下君臣相聚之象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王假有廟與王假有家之義同王者致孝享於宗廟故能感格宗廟之神而來享也聚以正即利貞之義物聚事聚而務多之時祭者宜盛居者宜往此皆順天道之自然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極言之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柔以時升此釋升卦義柔指坤之三陰柔本下物而升於上者時也故曰柔以時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卦有巽順之德又以二剛中之德應於五以是道而升是以大亨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當升進之時則用見大人而有福慶也南征前進也當升進之時則其志得行也時焉而已識時者方可與言易

困剛揜也此釋困卦義

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下坎

險而上兊説爲處險而能説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説樂也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唯君子能之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又卦二五皆以剛中之道處困而不失其正者也爲大人之象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此釋井卦義巽木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所以養人者其用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剛中以二五言其德可常故不遷也井以上乎水爲功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此釋革卦義水火相逮山澤通氣而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息戚息也睽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曰其志不相得不同行不過有相離之意故止於睽不相得則不免有相克之事故至於革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説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事之變革人心豈能遽信必革之已日而後信也内文明則盡乎事理外和説則順乎人情大亨而正之道也如是而革則得其至當故悔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又極言革道而贊其大陰陽二氣推遷改易而成四時天地之革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湯武之革也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時之當革雖天地聖人亦不能違乎時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釋鼎卦義子夏傳云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以木巽火鼎之用也烹飪之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烹以享上帝大烹以養聖賢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飱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此以卦才言下體巽爲巽順於理上體離爲目五爲鼎耳中虛而明爲耳目聰明之象又六五變乾爲離柔進而上得尊位又得中道而應乎九二之剛皆大善而亨之道也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此釋震卦辭震亨震自有亨道也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則法也由能恐懼而後笑言有法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邇也下脫不喪匕鬯一句出謂繼世而主祭也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乾爲人君之象震爲太子之象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釋艮卦義艮取身象止義行止動靜以身言動靜亦行止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動靜皆止也動靜皆止則誠精而明宇定而光故曰其道光明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易背爲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人之一身皆動惟背不動也又卦上下二體陰陽皆相敵應而不相與也是以艮其背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矣朱子云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是也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此釋漸卦辭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此下皆明利貞之義以卦體言當漸進之時而九五進得正位又剛而得中是可以正邦而有功也以卦德言內艮止而外巽順進而不暴則不窮也故其道利而且貞也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此釋歸妹卦義兌之少女歸於震之長男而震上兌下男女不交是乃天上地下之大義而不相交合則无生育之功也女歸始也不交則終矣故曰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又以卦德言女說以動而從男其道不正所以成歸妹之義也動而說則爲隨男先女也說以動則爲歸妹女先男也此吉凶之所以異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以卦體言諸爻自二至五位皆不以得其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是以征凶而无攸利也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此釋豐卦義明以動以明心應事物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明動相資所以能成盛大之業也豐有亨道故不假言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豐大之道唯王者致之所致既大其保之之道亦當大也豐有亨道亦有憂道焉勿用憂恤宜常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既言豐盛之極復言其難常以爲戒也盛極必衰進極必退此盈虛消息之理也雖天地如之人與鬼神安得而違

乎君子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也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此釋旅卦辭卦變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卦德艮止而麗乎離明也處旅之道如是是以小亨得旅之正而吉也不能致大亨而曰小亨者旅之時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非商賈之謂凡客於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崔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處旅之道爲難故其時義爲大也

重巽以申命 此釋巽卦義重巽上下皆巽也巽之德順而善入於象爲風風者天之號令故有命令之象君子於命令重復而丁寧之則柔順而入人也易故曰重巽以申命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以卦才言也剛指二五柔謂初四巽雖主於柔而二五之剛得中故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爲主論卦才則以二五之剛爲貴惟二五之剛能巽乎中正則剛不過而志得行矣初四之柔皆順乎二五之剛則柔得剛助而後可行也皆亨道也以卦主陰故不能致大亨而曰小亨也又利有所往而見大人陽剛中正大人也

兌說也 此釋兌卦義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以卦才釋亨利貞之義而極言之二五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三上柔順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善者

也亨道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也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无數故以之先民則民皆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說於義而不恤其死此說道之大故民莫不勸也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也張氏曰禹之隨山濬川非說而忘勞者乎湯之東征西怨非說而忘死者乎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此釋渙亨之義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王乃在中指九五言五君位王者也在上卦之中剛實在中也為中心誠實之象以至誠享廟故神來格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此釋節亨之義節自有亨道又卦之才三剛三柔剛柔不過而二五皆剛得中節而不過亨道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又以理言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節者艱難之事故有險義說以行之則不苦矣五以剛居剛得正位也如是以節節得中正其道通也則不窮矣當位與蹇卦當位貞吉義同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極言節道天地陰陽寒暑有節故能成四時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此釋中孚卦義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下說則民以信通於君上巽則君以信入於民所以為化也信及豚魚其化深矣然信必合乎正乃天理也唯天有自然之化木在澤上為乘木之象外

實中虛爲舟虛之象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此釋小過亨義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傳以卦才言吉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中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大事非陽剛之才不能濟三四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也失位謂四失正位以此見凡言得位者皆得正位也易道貴中正如此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卦下詳矣陸氏曰中孚卦柔在內而剛在外有鳥鷇實之象今變爲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

既濟亨小者亨也 此釋既濟亨義亦取二柔得中之義故曰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剛柔正以六爻言柔得中指六二終止即雜卦既濟定也之義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

未濟亨柔得中也 此釋未濟亨義柔得中指六五既濟主二未濟主五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出中據二而言未出險中也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之義狐尾大濡其尾則不能濟矣狐下坎象又以六爻言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協力以濟則

打可濟之理未濟者然濟矣此又夫子之意文王言外之旨也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四終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五

上象傳

象者卦有一卦之象爻有一爻之象孔子從而釋之謂之象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諸卦皆取象以爲法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終日乾乾是也游氏曰至誠无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无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胡氏曰六十四卦大象皆夫子所自取與卦爻之辭絕不相關六十四卦皆着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即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不可不察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夫子於乾坤初爻揭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陰陽之名一立而剛柔奇耦動靜健順大小尊卑進退往來之稱由是而著矣蓋六十四卦之通例

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九二君德已著至九五然後得其位耳故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反復重複踐行之意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猶作也大人造者聖人作也二主德言五主位言皆大人之象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陽長之極爲盈陰消之極爲虛乾上九陽之盈盈則必消故不可久也初上二爻言陽之消長天道也中四爻言聖人之隱顯君道也凡諸卦初上二爻多言時中四爻多言位各隨其所重者爲義亦通例也

用九天德句不可爲首也用九天德也陽極而變剛而能柔故曰天德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爲天下先也經言无首傳言不可爲首爲人之用九者言也非謂天德不可爲首也吕氏曰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也雖爲首而實未嘗爲首也老子竊窺无首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居其後乃所以致其先跡雖不爲首心實爲首也觀此可知易老公私之辨。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潜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倣此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故君子法之以厚德載物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漸習也陰始凝而爲霜漸盛則至於堅冰小人雖微漸長則必至於盛也故戒於初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静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

陰之生便知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直方者人之德地之道也欲知其直方當於動處觀之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人得地道自然光顯故曰地道光也乾六爻莫盛於五坤六爻莫盛於二中正故也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黃中之文也五在上體之中有中德也故爲黃裳乾象衣坤象裳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初上二爻言陰道之消長中四爻言臣道之顯晦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陰極變陽故曰大終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爲之時也

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陽爲貴陰爲賤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初比於二而非正應以時義而終許之故曰反常所謂反經合道也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故往則窮矣

求而往明也爻下詳矣

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水必行之物始出未

有所之故爲蒙君子觀象必果行以育其德充而遂之也育者養成之義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用刑所以正法也

子克家剛柔接也 指二五之應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實謂陽剛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爻柔言巽以志應言

六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用擊蒙之道以禦寇則上下順矣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无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爲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爲則非需也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意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災在外謂坎在外險難在外三自進而迫之故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需于血順以聽也 四居柔得正能不與時競順以聽之者也故終得出險而不至於凶

七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五以中正故得需道之至善者也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所處之位在於險極爲不當然以其時則當出矣故終吉而无大失也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

契券之類是也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爻下詳矣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掇自取也

食舊德從上吉也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為訟而從上九所為故吉也

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地中有水猶民中有兵也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天謂王也上承天子之寵任錫命至三使之得專閫外之事者欲其懷綏萬邦而已故曰其義最大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長子帥師是委任之得中也弟子輿尸是任使之不當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戒深矣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地上有水比於地不容有間衆建諸侯而親之使之親民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者也李氏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古人封建之法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内不自失也親親相比道之正也故云不自失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外比謂從五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邑人不誡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畜聚為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威儀文辭之美故君子法小畜以懿美其文德而已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亦者承上爻義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上謂五以臣畜君非上與之合志其能乎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與既處德積載也。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為履君子體之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獻夫曰辯上下即是制禮禮達而分定故民志定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程子曰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耳故曰獨行願也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張子曰中正不累无援于上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貞也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伯者之事區區功利之間豈能明且遠也亦以其志剛而能小有所爲耳志剛以其處陽也

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視履之終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地交則陰陽和暢品物主遂所以爲泰也人君體其象而爲之法制以裁成輔相之如氣化流行籠統相續則制以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邈經緯交錯則制以東西南北之限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勢之所宜則爲之法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歛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皆以左右生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程子曰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言左右民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鬬而已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君子治泰有包荒之量而又能用馬河之勇不忘遠不泄邇然後合于中道此非其知之光明正大者孰能之故曰以光大也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三居天地之際故言屈伸往來之常理也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陽實陰虛三陰在上故云皆失實中心願四五之志願同在下賢也故五亦曰中以行願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由其有中德以行下賢之願也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于君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張子曰天地閉則賢人隱君子於此時期於无咎无譽足矣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小人而能反於正則其進也志在事君而不爲私矣朱子曰能如是則變而爲君子矣

大人否亨不亂群也言不亂於小人之群

包羞位不當也有命无咎志行也鄭氏曰君子不可榮以祿蓋爲不在位者設也君四之志行以居近君之位而任濟否之責者也而欲儉德避難可乎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如士大夫之族爲士大夫農之族爲農工商之族爲工商此類族也裸生爲裸物羽生爲羽物毛生爲毛物鱗介之生爲鱗介之物此辨物也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出門同人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

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敵剛謂敵五陽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

者稱物之多寡[illegible]施與使得其平也獻夫曰君子於謙之象而得平物之道焉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張氏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知牧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以言謙令人往往反以驕矜爲養氣此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六二以謙德而居下之正位則得其所欲矣故發於聲音也无非中心之誠然者故曰中心得也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萬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也舜之稱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群起而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哉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言不爲過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朱氏曰征者上伐下也以正而行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侵之聖人慮後世觀此爻有干戈妄動者故發之曰征不服也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於鳴也二中心得而鳴上志未得而亦鳴者二樂而鳴者也上不平而鳴者也爲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然亦自治其私邑而已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爲豫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所以褒崇功德其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潘氏曰樂之爲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六三與六二相反者二中正而三不中正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楊氏曰神禹集治水之大勳伊尹任伐桀之大事周公決東征之大議此皆大有得之事故曰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剛指九四中謂在中以其中誠任四猶得苟存而未亡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爲是其強逼若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已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何貞疾之云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徐氏曰豫有三義曰和豫曰逸豫曰備豫大象所言和豫也六爻所言逸豫也豫備不虞卦爻无此義大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此備豫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澤中有雷雷藏澤中隨時休息之象故君子法之以嚮晦入宴息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丘氏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后不省[illegible]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illegible]也或曰周公坐以待旦亂乎終夜不寢嚮晦入宴息之義故曰嚮晦入宴息者君子隨時之義待旦不寢者聖人救時拯世之心也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係小子弗兼與也二係初[illegible]六四矣弗能兼與也

係丈夫志舍下也下謂初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其義凶者

有凶之理而未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豈[illegible][illegible]之功也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拘係之上窮也窮極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山下有風則物皆摧落蠱壞之象也君子觀蠱之象當民德既壞之時必振起作新以養育其德也獻夫曰果行育德養已之德也振民育德養民之德也已德蒙非果行无以養之民德壞非振作无以養之果行育德明明德之事振民育德新民之事果行取泉象振民取風象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子改父道始雖厲而終則吉事若不順而意則順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強以立事爲幹怠而委事爲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持寛裕之道以往安能治蠱耶故曰往未得也毛氏曰九三之亟失之過故悔六四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爲三之悔不可爲四之吝此治亂興亡之幾也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謂九二承之以剛中之德也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士之自高尚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隹是合道者也胡氏曰初六言意上九言志意隶而志剛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澤上有地地澤相臨也教思无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无疆地容澤之象也二者皆君子臨民之事也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當陽長逼陰之時天之命也而二咸與之相應與雖未爲順命而道則公

也故初曰志行正初二之志同也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至臨无咎位當也三不當位不正也四當位正也相與之消貴以正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六五不自用而用人不任一己之知而任天下之知所以行其中道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用其中於民行中之謂也此其所以為大知與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謂在內二陽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遊歷周覧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如奢則示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亦取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之象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闚觀女貞亦可醜也在丈夫則為醜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賓也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曰尚賓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

觀我生觀民也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為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為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无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賛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

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

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法之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明罰電象勅法雷象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冒罰而為之法之可畏猶有犯法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後用刑焉

屨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貞厲无咎得當也五處剛而得中所為得其當也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初戒趾戒其足之妄行也上滅耳罪其聽之不聰也易之取象如此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獄也若旅火在山上明无不照則宜用刑聖人之慎於刑獄者如此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初九以徒為義不以乘為義即孟子所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賁其須與上興也上謂九三陰不能以自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以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以自興也得上而後興故女子謂夫為須也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己而濡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可疑也終以初婚媾之正而得合故无尤也

六五之吉有喜也得賢以成賁之功是有喜也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賢者之志反華於質反僞於真故白賁爲得志也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山附於地惟其地厚則山可安否則剝矣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爲人上者觀此象故厚養下民以固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象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言未大盛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三獨應剛而不與上下之陰同志者也故曰失上下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剝牀以足以辨剝其所安而已四則剝及膚矣其爲災也不已切乎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以群陰順承於陽則反獲寵愛何尤之有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君子在上則衆陰皆載於下爲得輿之象小人自剝其廬則小人之窮耳何可用也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程子曰聖人无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朱子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脩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初陽復禮而爲仁者也二能下之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事美矣故曰休復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考成也五以中道自成也二四待初

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二四其學力之功五其天資之美歟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以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遂其生生之理此聖人至誠贊化之事也茂盛也此取无妄之義夫子之意也與卦爻取義不同

无妄之往得志也以无所期望之心而往則何行而不得也

不耕穫未富也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不計其利而爲之也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有循守也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故曰不可試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也朱子曰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輿說輹中无尤也二處得中故能知時識勢而不進也不進則无尤矣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慶也六四止惡於微而大吉者大臣之喜也六五止惡於要而吉者人君之慶天下之福也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上九之時畜極而施蘊極而發故曰道大行也蓋別取蘊畜之義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山下有雷上止下動頤頷之象頤口也亦取養義言語出於口者也不慎則妄出而招禍慎言語所以養口德也飲食入於口者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節飲食所以養口體也二者皆養口之道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初本陽德可貴以其動於欲而自失之亦不足貴也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初上皆非其類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三猶比初而三則遠於初者也无比應之義而求其養可謂大非其道矣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上謂上九雖顛頤而吉者謂從上九之賢以養人其德施光被於天下也吉孰大焉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上亦指上九謂能柔順委信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豫九四曰由豫皆賴由頤之謂也故彼亦曰大有得志大行也豈尋常之才德尋常之作爲者足以當之哉是道也周公以之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澤本下於木者今反在木上而滅沒於木大過之象也君子法之而爲大過之行焉出處大事也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大事過也君子中道只是中立不倚未嘗要獨立只是和而不流未嘗要遁世故獨立遁世爲過也是大事過與過之大也然有時而當然者是過而不過也如伯夷叔齊泰伯之事是也夷齊之餓于首陽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是獨立不懼也泰伯之逃于荊蠻民无得而稱舉世不見知

而不悔是適世无悶也然必如此而後心安而理得故謂之仁謂之至德是大過之行也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以柔在下上承四剛為白茅藉物之象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言陰陽老少相與之情過於常也

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親輔之故无助而橈也司馬氏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

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謂不下繫於初也故有它則吝矣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朱子曰如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雖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洊再也習重也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以之脩己以之教人皆體習坎之道也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求小得未出中也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乾之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以陰柔處不中正進退皆坎險而又險也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耳終豈能有功乎故戒勿用也

樽酒簋貳剛柔際也居重險之時以漸出上為貴六四離下體進而附五剛柔相際有欲出險之意真情相向期於濟難不待繁文縟禮以達誠意也

坎不盈中未大也有中德而未大尚未出險故也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初曰失道上亦曰失道皆以陰柔處重險之地是其失道也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明日也作起也明兩作爲重離之象重離即重明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兩明相繼之象以明德繼明德照臨于四方也六十四卦唯離稱大人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也二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次五之中中中而未大離二之中聖人特以得中道許之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爲凶也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離麗也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五爲王位而併言公者公侯亦有繼明之義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繼體之君自當出征有扈之戰啓所以承禹商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繼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畢公命康王无他意惟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而已蓋不如是不足以正邦也征之爲言正也

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五終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六

下彖傳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以虛則能受澤心以虛則能受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孔子他日又嘗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空空者虛之謂也聖人所貴於虛空者如此

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與四正應其志感於四而動者也故曰志在外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本柔靜者也能順而不動則不至有私感之害矣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下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陽剛不能自主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貞吉而悔亡者未有私感之害也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

咸其脢志末也 子夏云在脊曰脢諸爻象拇象股象心皆戒其感於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爻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无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初曰志在外三曰志在隨人五雖无私係不能感物其志如此亦末矣

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唯至誠爲能感人乃以柔悅騰於口說豈能感人乎蘇秦張儀之徒縱橫其說即騰口說也滕騰通用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相與乃其常也方理之所不可易者君子立於其所而不變則所謂有常之德也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或問劉黄程子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肆遯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以陽居陰用以爲常不能无悔以其久中故免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位不當與九二同而休咎異者中不中之辨也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婦人以順爲德者也從夫其常也夫子以義自制者也從婦非其常也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初居巽下以深入爲恒上居震極以振動爲恒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初如未信而諫未信而勞其民之類上如秦皇漢武之類也故曰大无功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下有山山自遠於天君子以嚴守身小人自遠於君子不惡而嚴即不怒而威也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而已非遠小人之道也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執用黄牛固志也堅固其志以守則无事於遯矣惟中順之君子能之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也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二不當遯而不遯是其志之固也五當遯而遁是其志之正也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何所疑滯之有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雷震於天上壯

之大者也非禮弗履君子壯之大者也非禮勿履者復之事也至大壯則動皆天理无待於勿故曰非禮弗履勿者禁止之辭弗者則自不爲矣

壯于趾其孚窮也 言必窮困

九二貞吉以中也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

藩決不羸尚往也 陽方壯盛其進未已也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自失其壯也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進退皆不能者由自處之不詳審也苟知其艱難而順守之終必獲吉雖有殃咎亦不長久也王氏曰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爲晉之象然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无增損也蔽與不蔽之閒耳亦猶人之德性得於天者其體本明特爲物欲所蔽不能无少昏昧而本然之明則未嘗息也君子觀明出地上之象悟性分之本明故以之自明其明德也昭明之也胡氏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二无應於五无得君之義以其有中正之

德可享祀于先妣而受福耳

衆允之志上行也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五當明盛之時往則有福慶也當爲而爲何用失得之恤乎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道非中和故未光大也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明入

地中外晦内明故君子以之莅衆不用明而用晦此其所以明也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唯義所在不食可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文王之事是已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以至明伐至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湯武之事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志苟不然乃悖亂之道也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惟箕子因奴利且正也此其所以爲明不可滅息也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照四國以位言失則失其道也失則所以爲紂順則所以爲文王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熾則風生火者風之母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夫身之所出惟言與行物猶不誠无物之物謂事實也恒常度也言有物則非虛言行有恒則非僞行言行信謹則其身脩身脩則家齊國治天下平矣此知風之自也

閑有家志未變也 防閑於始則人心未變无傷恩害義之事故悔亡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順巽者婦之道也嚴厲者夫之道也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二曰順以巽四曰順在位玩兩順字婦道盡矣二在下之婦也四之位其在上而主家之婦乎獻上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刑表帥父道也收藏謹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父母之道也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三五陽剛皆主治家者也二剛而不中失

之過嚴未免有悔厲之失五剛而得中威而能愛盡乎治家之道者故人无不化可以勿憂恤而吉也或曰治家之道尚嚴在彖以嚴正爲吉五以相愛爲義何也曰嚴以分言正家之義也愛以情言假家之義也假有感格之義故象以相愛言之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初上二爻統言治家之道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爲睽君子觀象於太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見惡人以辟咎也 朱子曰如孔子之於陽貨也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當事勢睽離之時君臣相求必欲拘堂陛之常分則賢者无由而進矣遇主于巷處睽之時則然故曰未失道也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剛指上九

交孚无咎志行也 當睽乖之時得遇陽剛之君子與之至誠相交協力相濟則其志可行不止无咎而已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君子脩德以俟時而已或問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與君子反身脩德亦一般朱子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乾涸處困之極事无可爲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脩德

往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事雖

不濟亦无可尤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謂下二陰也當蹇之時二陰喜於從陽故反就之而安也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來連三以三之陽當位實也四陰虛以連三之陽實合力以濟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五有中德而又陽剛有節義者也故朋來從之君有中德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程子曰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周顗王導之徒是也

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內指三貴指五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天地解散而成雷雨君子體之而行寬釋也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赦過如所謂眚災肆赦也宥罪如所謂流宥五刑也據周禮司刑職過者當宥罪者當刺今則過者直赦之罪者則宥之所以爲解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爻下詳矣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戎寇之大者自我取之將誰咎乎

解而拇未當位也　未當位者居不正而應小人也故必解拇而後朋孚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潤上行而水漸減損之象也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任脩己之道所當損者莫大於忿與欲也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尚上通

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九居二非正也以其得中是志存乎中者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

一人行三則疑也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

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雖衆益之實天祐之也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益之象而求益於已爲益之道无若遷善改過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莫大於是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或益之自外來也或者衆无定主之辭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固有謂固任其事也居下當稟承於上乃專任其事唯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汲黯擅發倉廩以救饑民是也何咎之有

告公從以益志也益志謂益民之志也志苟在於益民上必信而從之矣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爲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理者天下之至

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專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是有所偏已之辭也苟不偏已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矣何爲擊之乎既有所偏已則擊之者皆至矣人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已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則決澤決於上則注於下故君子體之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若居其德而不下施則不宜矣決決潰決也居積聚也如書化居之居

不勝而往咎也 人之行必度時審勢居初在下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胡氏曰京房欲去恭顯而卒困於恭顯劉蕡欲去宦官而卒困於宦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以陽剛之才當夬決之時能處得中道而不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敵號呼我衆不忘警備如此故可无憂矣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

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以陽居柔失其剛決豈復能聰聽也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爻辭言夬夬則合於中行爲无咎矣象纔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爲君后者法之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爲周偏庶物之

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爲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爲姤施發命令之象也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遇群陽有引之而進者故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以一陰而遇衆陽豈義所宜也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之凶遠民也民之去已猶已遠之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五含蘊中正之德至誠求賢志不違於天命者也故必得之矣含違也

姤其角上窮吝也程子曰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澤上於地爲萃聚之象除者脩而聚之之義又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脩聚戎器所以戒備於不虞也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二以中德故能不變於群陰而往從乎正應也與初之志亂異矣

往无咎上巽也上巽順於四也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非君位而得衆心非所爲盡善安得爲大吉而无咎乎

萃有位志未光也五得位矣而衆心有匪孚者是其志猶未光也比以一陽爲主萃以二陽爲主一則專二則分故比五之道顯而萃五之志未光也

齎咨涕洟未安上也據五之上過高而不得所萃豈能安乎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萬物之升其象皆如地中生木自毫末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則不逆於德積則爲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積微小以極高大不然逆德暴行不升

而困及之矣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與上二陽合志同升也

九二之孚有喜也二與五以誠相感君臣相得豈非喜乎

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人君有賢才之助而治道之升如升階之易其志可大得矣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困之象也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成吾之志而已致命猶言授命致命遂志所謂殺身以成仁也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困于酒食中有慶也二守其中德則有朱紱方來之慶也朱子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是也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當困之時而獨四與初正應故云有與也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上下皆困志何能得惟有中直之德則能處之徐而有說也又以其中誠可以祭祀而受福耳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困極而通之時能有悔艾之心思所以行而去之吉道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才承水而上之乃器

汲水而出井之象井所以養人者也君子觀其象教民以相養之道乃勞徠其民而勸勉之使相助力以相養也亦取井田之義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言爲時所棄

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以上出爲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與故谷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徐氏曰當謂人才生世自非果於暴棄甘爲下流之歸者皆可與爲善苟陽剛之禀資質之美者皆可以進德良由上无應與而爲之誘掖汲引者故上達之難下達之易也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惻也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惻之非爲井惻也爲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惻也苟君子見求於王明則天下受其福矣仲尼曰王明不與天下孰能宗予

井甃无咎脩井也 泥與甃皆陰也初六不正在下故不能自脩而爲泥六四正而在上故能自脩而爲甃

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六爻惟五曰泉盖九五爲井之主居中而得正井德之至善者也故爲寒泉之象

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道之大成也謂成功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火相息爲革革變也曆謂日月五星之躔次時謂春夏秋冬之代序此變革之至大者也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曆所以明時也

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爲也 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爲故當以中順自固也

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當革之時上應九五其才文明其體柔順其位中正備此三者處革之至善者也然猶巳日而後革者示不輕變也故以之征行則吉而无咎而有可嘉之功也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言已審

改命之吉信志也謂上下信其志也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張子曰虎變文章大故炳豹變文章小故蔚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故爲鼎鼎重器也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命天命也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正者端莊安重之謂也丘氏曰革變也聖人於革九四言改命而受革以鼎鼎象又以凝命言之蓋凝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所以示變革之後當端重以守之其旨微矣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爲悖也從貴謂從二亦爲取新之意若從四正應何悖之有

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五上相得則二不可往矣故愼所之也初雖有疾而爲我匹且不爲所變故終无尤也在初喜其從貴在二戒其遠疾義各有取也二之言疾即初之言否也

鼎耳革失其義也謂與五非正應之義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言其才不勝任實柰之何哉鼎之用在五上故下四爻皆不得其用焉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五以中爲實德也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上九以剛居柔剛柔中節德之美者也自六五之柔言之則上爲金之剛自上九之德言之則上爲玉之粹各象其物宜而已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兩震相仍爲洊雷之象雷天威

也君子畏天之威不徒恐懼必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所以盡畏天之實也程子曰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厲乘剛也二柔乘初剛迫近雷威故危

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光也四居動體而陷於重陰其德豈能光也

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事而已其事在中以守中爲事者也能不失其中則危而不危矣故以无喪爲大孟子曰必有事焉是也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上恐懼自失以未得於中道也然能見鄰戒而知畏故雖凶而无咎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竝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位者所處之分也君子思不出其位罔敢越思而踰分此止之意也

艮其趾未失正也以柔居下非正也以其止而不行則未失正也行則失其正矣

不拯其隨未退聽也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止諸躬不妄動也張氏曰諸卦唯咸與艮以身取象此近取諸身者也艮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心之區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矣

艮其輔以中正也正字羨文叶韻可見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天下之事惟終守之爲難上之吉以其能敦厚於終也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山上有木本以

漸而長者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君子體漸之義而不驟進惟以居其賢德則可以善俗也好進欲速世俗之常也故賢者居其德而不遽進所以善化乎俗也居積也丘氏曰夬居德則忌而漸言居賢德何也蓋夬以潰決爲義漸以積累爲義故也獻夫曰升與晉義同主於進者也漸與需義同主於漸而不主於進者也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素飽如詩言素食得之以道則不爲徒飽而處之安矣

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利用禦寇順相保也三離其群類而往從於四之陰往不以義爲可醜也四不以正而從三之陽孕非其道故不育也是凶道也凡皆不利惟以其上下和順相保聚可用禦寇也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六四柔順而處巽體爲能順巽於九三之剛而得所安也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中正相應乃二五所願其合雖遲終得其所願也

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漸進愈高而不爲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胡氏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於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位之地亦足爲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雷震澤上水氣隨之而升女子從人之象也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不能永終之敝也不能永終是永終有敝也女子以不正從人至於失身敗德不能永其所終者多矣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丘氏曰娣之從嫡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无僭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

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象傳於初曰以恒於二曰未變常唯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歟

歸妹以須未當也未當者其處其德其所歸之道皆不當故不終也說以動所以成歸妹者六三是也故爻獨明其義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四剛賢而有守者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正與三相反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其位尊貴者也在中而有中德也有中德又以貴行故不尚飾也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雷電皆至明威並行豐大之象也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姦惡唯斷乃成明威並用者也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在初无位義當自守者也以時急濟而遇於四又同位无相得之義故不可久也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張氏曰臣之事君不可以君之明暗而異其心一於孚信終可以感發六五之志而行其道顧不吉歟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陰暗之極尚可濟大事乎

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已所居不中正而又遇暗主幽蔽不明然不得不委曲相遇以行其道蓋時義當然也故吉

六五之吉有慶也五雖暗主以其能用賢才則可以保豐而有福

慶也

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戸闃其无人自藏也在上之極處豐之過爲高大之甚徒自障蔽耳藏謂障蔽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旅瑣瑣志窮災也柔而居下志意鄙陋而窮迫自取災也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得童僕之賴而又不失於正處旅之至善者也故終无尤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親寡旅也以旅之時而與下宜其喪也二柔中而三過剛不中故其辭皆與二反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四雖在近君之地而猶處羇旅之中是未得位也與五之上逮正相反

終以譽命上逮也謂其聞譽遠於上而得爵命也五君位在上者也而爻曰上逮者何哉不以君位處五者人君无旅故也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陽剛不中而處上之極固有高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處旅之道以得中爲善卑則取辱高則召禍初與上是也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天下有風姤所以施命若風相隨而至則是申命不一之象古之出命者必反復申戒之然後其事可行於天下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巽爲進退爲不果而初又居最下疑之甚者也以其居剛故以志治勉之初爲巽之主故言其道

紛若之吉得中也二當巽而巽過而不過得中者也

頻巽之吝志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

之吉位正中也人君之出命唯得中正爲善失中不正則悔也

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上窮極於巽者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正乎復斷之曰凶也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悅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孚兌之吉信志也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則不妄說也正則和中則誠和與誠皆吉道也說之道中正而已矣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招人以求說所以凶也

九四之喜有慶也九四之喜者慶其能守正而遠邪也

孚于剥位正當也九五剛中而當位說而正者也雖信于上六之柔終能化惡爲善化邪爲正厲而无凶也

上六引兌未光也說既極矣不能自有其說而引人以爲說其道未光也招上爲來牽下爲引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風行水上渙散離披之象也先王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散也此誠敬仁孝之至幽无不格散无不聚則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矣

初六之吉順也始渙之時而速拯之順而易者也

渙奔其机得願也當渙之時而來得所安乃遂其所願也

渙其躬志在外也外指上九六三與上應朱子曰是舍已從人意

渙其群元吉光大也去柔群而承剛君是其光明而正大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五以正居尊位故能渙其居而不私也

渙其血遠害也謂散其患害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澤之容水有限節之象也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所以爲節也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初不當出而不出二當出而不出故初爲知通塞而二爲失時極也節之道時爲而已初知節者也二不知節者也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言无所歸咎也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也四承九五之中道以爲節者也五以其中道而爲節者也節以中爲貴得中則正矣故四安而五甘也居位中既居尊位又得中道也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節道之窮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君子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无憾也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當信之始其志未變故言求所信之道也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馬匹亡絶類上也四絶初之匹類而上從五也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位正而當故能誠信任其臣也若四正而五不正安能和孚如是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有孚之名无孚之實何能長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石氏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祭豚肩不掩豆人皆謂之不知禮獨曾子以爲國奢則示之以儉盖齊奢侈之甚晏子能矯時之弊是得小過之義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當下而上其凶必矣是无可柰何也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臣不可過其君也君臣之分大矣所謂不可大事也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

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臣陽而君陰位適過之非正也長猶永也終不可長即勿用永貞之義

密雲不雨已上也陰已上而過盛也

弗遇過之已亢也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爲既濟時當既濟惟思慮其患而豫爲之防使不至於患也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於既濟之後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盖不能思患而豫防也非特天下之事君子之養身亦然

曳其輪義无咎也當濟而謹之无咎之道也

七日得以中道也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至則行矣

三年克之憊也三年而後克之其力亦已困矣言難也

終日戒有所疑也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人之於事惟其有所疑於心然後能思所以處之此君子所以必思患而豫防之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得時則吉過時則否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水火不交不相爲用故爲未濟水火異物各居其所者也故君子觀象而以之辨物居方審辨物性之異使異處焉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未濟已爲人之極矣而猶欲濡尾以濟可謂不知極也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二知其不可濟而不進正也以其得中故能行正也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三四皆當可濟之時三不當其任而四當任者也故於四言濟天下之道能濟則志行也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暉者光之散也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矣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六終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七

繫辭上傳 繫辭本謂卦爻下所繫之辭此篇乃孔子爲之傳釋者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無所附屬而自分上下程子曰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又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獻夫曰繫辭一篇主於贊易只作贊易看便自明白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易以乾坤爲首乾坤者象天地而定者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六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奇耦二畫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事物善惡各從其類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變化者蓍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造化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言易卦之變化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十四朱子曰易中說卦爻多只說剛柔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言變化之在天成象者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言變化之在地成形者此三節是申明變化見諸天地之事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下推言乾坤易簡之理而體諸人者也知猶主也邵子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陽氣一動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易陰氣所成皆從乎陽

而不自
作故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
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
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人之
存心如乾之易則明白易知而有親其德
可常行事如坤之簡則要約易從而[illegible]
其業可廣蓋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故易簡
則天下之理得非但爲賢人之德業可以
成人之位乎天地之中矣張子所謂盡人
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是也○右以上
爲一
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聖人文王也卦
六十四卦也辭卦爻辭也吉凶所以占而
決人之疑者也朱子曰不是占筮如何明
吉凶觀象
見下文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柔二畫互相推代而陰或變陽陽或化
陰也前序遊言畫卦之變化此相推言卦
爻之變化朱子所謂交易變易之義是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
象也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
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
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吝矣蓋吉凶相
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
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
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柔變而趨於剛者
退極而進也剛化
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進者息也退者
消也剛晝陽也柔夜陰也六爻初二爲地
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
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
明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義占
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者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

玩者爻之辭也此言君子學易之[illegible]謂卦之序如泰否剝復之類君子知其序之有常故隨其身之所處而无不安也玩者觀之詳爻言一卦之時義甚詳故玩而樂之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辭變占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蔡氏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盡其理用易則唯盡乎一爻之時居既盡乎天之理動又合乎天之道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右以上爲一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卦辭言一卦之象爻辭言一爻之變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此卦爻辭之通例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介固守也震恐懼也能憂其悔吝而不至於悔吝者在乎有介然之守也能恐懼其過咎而得无咎者在乎有悔過之心也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憂悔吝而存乎介者多矣唯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在豫之時能介而自守者乎震无咎而存乎悔者多矣唯復之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在復之初能悔而改過者乎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小險大易各指人以所向之凶吉也○右以上爲一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聖人作易以準天地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彌綸其渾然者乎綸其粲然者乎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以下皆言易之能事易首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陽明也明者易見故可觀地理陰幽也幽者難知故當察故其理之所以然者也原究其所以始則知生要考其所以終則知死邵子曰精氣爲物鬼也游魂爲變神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違相似謂同也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无太過高虛而无用則過矣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知之深也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愛物仁之篤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陰陽之化運行不窮易則範圍之使不過也萬物之理細微委曲易无不盡所以曲成之而不遺也通徹兼乎晝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也所以神之至妙无有方所而易之變化无有形體是无在而无乎不在无爲而无所不爲也神者易之體也易者神之用也體一而用兩也程子曰神无方故易无體獻夫曰非是易懸空能知此須是要人體貼起乃如此然只是易也右以上爲六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道天地之道也一陰一陽不足謂之道一陽不足謂之道一陰一陽而後謂之道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程子曰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

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萬物自成其性須得又曰成之者各正性命者也丘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稟受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上說如書帝降之衷中庸天命之性所謂降所謂命即繼之之義也此三句正是夫子言性與天道處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天之爲道固无不全而人之成性未免有偏仁者得其陰之一偏謂道止於仁知者得其陽之一偏謂道止於知百姓至愚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全體之道鮮矣君子全體之道即一陰一陽之道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易全仁知也道濟天下易之仁也其功爲

爻之義也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惡猶厭也雜而不越故不可厭也於至變之中有至常者故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學易者尚象以言尚變以動必先用擬議之功而後成其變化之德也變化成則與易爲一矣周子曰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以前猶有擬議之功至於化則神之所爲而非擬議之所能及矣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此釋大過初六爻義物之置於地也亦可安矣而又藉之茅過於愼也天下之事過則有咎唯過於愼則无咎也茅雖至薄之物而用之藉薦則成敬愼之道是其用之重也人能愼守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釋謙九三爻義勞自行事言功自成功言厚言其德之厚也張氏曰風之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之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勞而儌物耀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謙者致恭之謂也人能致

不利也此簡本錯在第十二章之首朱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釋大有上九爻義有大者不可以盈上九有極而能下從六五信而順之是履信而思順也又五賢者也而志下之是下已而尚賢也是能不處其盈而順天合道者也故得天之祐而吉无不利也獻夫曰八爻皆明言動不可不謹之意言行即言動也君子之道莫大於言行君子之言行莫大於出處語默中孚以誠信相感通同人以道德相契合也藉用白茅行之至愼也不出户庭言之至愼也暴慢招盜與謙恭存位者正相反信順尚賢與貴高无輔者正相反聖人示人擬議以成其變化之意明且切矣然豈特八爻爲然學易者宜觸類而通其餘也○右以上爲一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簡本錯在第十一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易之用則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

爲四象之數所謂則河圖者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五位相得者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其位各以陰陽相得也相得則有合也張氏曰生於天者成於地生於地者成於天是有合也以天之一三五七九總之則爲二十五以地之二四六八十總之則爲三十又以天之二十五地之三十總之則爲五十有五此天地自然之數也蓍策卦爻變化之道也由此成之前知吉凶鬼神之事也由此行之具見下文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大衍之數五十者取河圖中宮天五地十之數衍五而各極於十以得之也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虛一以象太極也一者體也四十有九者用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

都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蓋數備於五而五十所宗者五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蓋數始於一而四十九數之所宗者一也獻夫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三地兩合爲五也五者數之祖也天地大衍之數莫不自五得之至其用揲之法象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亦成於五而已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八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加之爲六十四也象謂六十四卦象爻謂三百八十四爻蓋既有八卦而六十四卦之象已具既有六爻而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已具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剛柔相推爻之變也聖人因其變而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不出乎此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吉凶悔吝占也皆辭之所命者也然必因爻之動而後見蓋有象則有變有辭則有占易不出乎象辭變占四者故此篇反覆明之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一剛一柔各有定體自此而彼變以從時上篇曰剛柔者晝夜之象即此所謂立本曰變化者進退之象即此所謂趣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易而不難簡而不繁乾坤之所以示人者所謂貞觀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此謂乾坤所示易簡之理爻之剛柔卦之大小所以效而象之

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爻象動乎卦之内吉凶見乎卦之外變即動乎内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盖動則有吉凶不動則吉凶无自而生變則有功業不變則功業无自而成聖人憂世之情則於其吉凶之辭見之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寳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天地以生物爲德聖人以得位爲寳何以守位曰人從古文盖所謂非衆罔與守邦也聖人憂世之情在於易而其御世之志在於位位以行之人以守之財以聚之義以齊之則聖人之德與天地同也財以養民者也理財謂理民之財正辭謂正其争訟之辭如大學无情者不得盡其辭之辭禁民爲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也○右以上爲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象以氣言屬陽法以形言屬陰鳥獸之文謂天産之物飛陽而走陰也土地所宜謂地産之物木陽而草陰也程子曰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胸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心火也着此天地間熱氣乘之則便須發燥肝木也着此天地間風氣乘之則便須怒推之五臟亦然通神明之德可以占也類萬物之情可以象也故曰八卦定吉凶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獻夫曰按此章之言則伏羲只是始作八卦未有六十四卦也明矣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盖取諸離此下十三卦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民以食爲先自古未有耕種則鮮食乃其先也伏羲

氏非取諸離然後爲網罟特網罟以佃漁則鳥獸魚鱉之麗乎網罟似有取於離麗之象焉耳蓋之言疑辭也程子曰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由之而不能知之故因卦以示之耳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耜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爲之耒耜柄也揉木使曲而爲之神農氏始教民耕種以粒食利益天下莫大於此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日中者萬物相見之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遷其有无是噬而嗑之之義噬循市也嗑合也食貨者生民之本也故食先而貨次之

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程子曰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質窮則變之以文道窮則變之以法變則不窮通則能久此聖人體易之義故順天合道而天祐之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大有上九之辭而夫子再三舉之盖深致意乎

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以下皆黄帝堯舜通變神化之事垂衣裳即舜云觀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盖始於黄帝備於堯舜乾天在上衣象坤地在下裳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食貨既足不可无禮故垂衣裳次之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木在水上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程子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也是隨之義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備之意楊氏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又不可无禦之之術故取諸豫）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民粒食矣又杵臼以治之而使精小有所過而利人者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然後威以服之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无以使民畏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壯固之意）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杵臼棺槨所以使民養生送死无憾所以利於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而已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唯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爲治至後世風俗偷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是取明決之義也或以十三卦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非也陳氏曰上古雖未有易之書元自有易之理故所作事暗合易書即邵子所謂畫前之易是也蓋未作六十四卦之前而六十四卦之象已具矣）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承上文而言之像猶似也朱子所謂物之似是也）

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

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彖言一卦之材爻效天下之變彖爻因象而言吉凶生而悔吝著又因上章吉凶悔吝生乎動之言而申之也○右以上爲一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凡陽卦皆一陽其數奇凡陰卦皆二陽其數耦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君謂陽民謂陰君子之道大而公也小人之道小而私也陽爲主則君子之道陰爲主則小人之道○右以上爲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天下之理雖同歸一致而事物之感殊塗百慮其變不一何容思慮得此闕一思字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闗憧憧往來一句有往必有來有屈必有伸有感必有應此天地自然之理何容憧憧哉利謂日月寒暑生明成歲之功利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推之物理亦然蓋有屈必有信不屈則亦不能信也屈者感也信者應也未有感而不應者亦未有不感而應者也程子曰天地間只是一箇感與應而已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此又以學言之張子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也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盖精義入神感也本非爲致用而自有致用之應利用安身感也本非爲崇德而自有崇德之應精義崇德感也本非爲窮神知化而自有窮神知化之應此皆自然之理也學者亦惟致力於其所感者而已他何容心哉程子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此釋困六三爻義張氏曰有應於上將以求名今困于石此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也有依於下將以安身今據于蒺蔾此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也在困之時名辱身危有死之理此身不行道雖妻且不可見宜乎凶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此釋解上六爻義藏可用之器待可爲之時動无結礙出則有獲以其有成器也无成器而動者豈能有獲哉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荷校滅耳凶此釋噬嗑上九爻義懲惡在初改過在小惡小而不能懲則罪大而不可解猶滅趾不戒而至於滅耳也鳥得而不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此釋否九五爻義自處於危者乃自安其位之道也懔乎若將亡將亂者乃所以常保其存常有其治之道也九五否將休矣而不忘戒懼如此蓋於安存治之時而能不忘危亡亂之禍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此釋鼎九四爻義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徼倖萬一鮮不及禍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間有凶字張子曰幾者象見而未形者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上交貴於恭遜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於和易和則便近於瀆君子知幾則不至於過也周子曰幾者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也又曰幾善惡有善惡則吉凶兆

於此矣君子處豫而見幾則何待終日而作哉夫石者至靜而无欲至重而不動者也君子介然如石天下之可欲者何物能動之乎程子曰介如石理素定也理素定則寧用終日而後識之乎天下之理微則必彰柔則必剛君子識微則知彰矣識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賛之曰萬夫之望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釋復初九爻義殆庶近意幾者聖人之事顏子其近於幾者也顏子九形顯之過念慮之間動作之際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是復之最善者大吉之道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此釋損六三爻義絪縕交密之狀醇醲厚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一專一也朱子曰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是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此釋益上九爻義身順道則安悖道則危心无險陂則易有險陂則懼以義相與爲交定以利相與爲无交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上九之專求自益而不以道者是也上篇舉八爻明君子言行之法此篇舉十一爻明天下事物之理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右以上爲一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

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

以通神明之德陽畫爲乾陰畫爲坤門猶闔戶闢戶之義一闔一闢爲易之門其變无窮皆二物也剛柔有體謂成卦爻之體也自八卦而六十四卦皆由乾坤二畫交合而成也撰猶事也體天地之撰與類萬物之情同義天地之撰萬物之情只是陰陽二者而已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是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名謂卦名六十四卦所稱之名雖雜雜賾而不違越於陰陽之理此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爲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開字衍彰象事之已往察占事之方來微人事之至顯闡天道之至幽當名謂所稱之卦名无不當也辨物謂所象之物宜无不辨也正之以元亨利貞之言斷之以吉凶悔吝之辭故云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卦之稱名雖小而取類於陰陽也甚大象之旨示雖遠而其辭之條畫則文其言雖委曲而又皆中於理其事雖肆陳而其理未嘗不隱易之道不淺近不高遠皆因民之疑而決之以濟其所行明著其吉凶之應也肆陳也貳疑也報猶應也

○右以上爲一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程子曰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患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无之獻夫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吉凶與民同患是此憂患字中古謂文王特文王其有所憂患於世人之失德乎故其名卦教人脩德之意至備也於履等九卦見之若上古淳質之時則安用此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

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
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脩德之事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反善之端恒者守而不變懲忿窒慾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觀德井以定性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此如書之九德禮之用和然實皆至理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群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隱伏不露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行非禮不和禮非謙不成自知是惟精一德是惟一損害於人者莫大於忿慾利益於人者莫大於遷善改過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義精仁熟然後可以行權也柴氏曰道始於踐履而終以知權故孔子以可與權爲學之至○右以上爲一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遠猶離也張子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六虛六位也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剛柔上下變動不常易之道也典即常也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平聲句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其變而出於外也以度使

人知懼於外其變而入於內也亦以度使人知懼於內又昭然具見聖人憂患天下之意斂故學易者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也是易道雖變動不常而有至常者在也豈可須臾離乎出入外內本上下而言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方道也率其辭之所指而揆其方之所向則其道雖不可爲典要而其書則有典可循有常可蹈也然非得其人亦何以行之哉○右以上爲一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時謂六位之時物即下文遠近貴賤之等也故曰爻有等故曰物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此言初上二爻初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者卦之末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故初爻之辭必擬議而後得終爻之辭但率而成之所承原始要終而言卒當作率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謂卦中四爻承六爻相雜而言於下文見之不言吉凶而曰辨是與非則吉凶可知矣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此又總言六爻而復歸重於彖辭也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存亡者陰陽之消息吉凶者事情之得失要其存亡吉凶之所歸則六爻之義居然易見矣若知者能見事於未形雖不觀各爻之義但觀卦辭則所思已得十分之五六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此以下申言中爻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之義時位物也

柔中正德也得位有德則是而吉失位无德則非而凶也同功謂皆陰爻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三五同陽爻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故六居五五无功九居五五多功六居三多凶九居三則吉也○右以上爲一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兼謂天之道兼陰與陽也地之道兼柔與剛也人之道兼仁與義也三才之道皆以兩不兩則无用故兼而兩之也程子曰天地本一物也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三才之道各兩則有變動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不當位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當也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不當也當則吉不當則凶是吉凶所由生而占在其中矣○右以上爲一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殷之末世即紂之事也周之盛德即文王之事也文王因於羑里而作易故云然文王以危懼之心作易故其辭多危懼之意危懼者使之安平慢易者使之傾覆易之道雖廣大悉備而終始之以危懼大要使人免過而已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懼以

終始其要之謂也前以九卦見聖人憂患之意此以易辭始終見聖人危懼之意可以爲萬世訓矣○右爲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至健至順者聖人也知所謂天下之至誠也聖人之德行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知險知阻而不陷於險阻也此承上章危懼之意而言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能定吉凶研諸慮故能成亹亹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之變化人之云爲因其禎祥可以知吉聖人之易求其象則可以知器求其占則可以知來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天地設位能以象示人不能以言教人故聖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於是百姓日用行事既謀於人又謀於易皆得以與聖人之能也聖人成能即說心研慮一節事百姓與能即知器知來一節事人謀鬼謀猶洪範謀及卿士庶人謀及卜筮之謂也○右以上爲一章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此八卦所以告人以象也爻者變也彖者材也此卦爻之辭所以言卦爻之情也蓋卦具六爻則剛柔之位相間雜有當不當而吉凶見矣此言象辭吉凶之要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

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此言變占吉凶之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有得失則有愛惡遠近誠僞三者之情故有吉凶悔吝利害三者之應也遠謂應爻近謂比爻近甚於遠不相得謂相惡而以僞者也故凶害悔吝皆由之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又推於人之辭使人由易以知言也言心之聲由乎中而見乎外孟子詖淫邪遁一章意亦如此

○右以上爲一章凡十二章胡氏曰上下繫各十二章始皆言易簡終皆言易在德行不在言辭示人學易之要深切矣獻夫曰上篇多言功用之盛下篇多言憂懼之意皆賛易也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八終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九

文言傳

他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蔡氏曰文飾也言辭也文飾彖象之辭以盡彖象之意乾坤君衆卦之首故特詳之而餘卦可以類推也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以仁爲體則無一物不在所

之中故足以長人長君長也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故足以爲事之幹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唯君子之至健能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此上一章中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朱子曰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正中謂在下卦之中爲得正中之義庸言亦信庸行亦謹所以閑邪以存其誠也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皆盛德之至也傳而化猶大而化之語九二雖非君位君之德也故稱爲大人眞氏曰乾天德聖人之事也必以中爲貴以不中爲戒則天下之至善豈有過於中者乎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此言聖人之學也大學先致知而後誠意學者

事也此先誠意而後致知聖人事也內主忠信爲進德之基脩辭立誠爲居業之要多言者必少實故脩省言辭所以立己之誠意知至即大學所謂知本故可與幾即慎獨之事知終即大學所謂知止故可與存義即止至善之事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遂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有知之而不能行者只是知得淺至之有進而不已之意即進德之事終之有止而不遷之意即居業之事君子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或上或下之无常非爲邪枉或進或退之无恒非離羣類隨時而已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聲應氣求水濕火燥雲龍風虎此六者皆同類相感召聖人之於人亦類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仰之物猶人也覩即利見之意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親上親下人之親聖人亦然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已解在繫辭傳○此上一章申象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陽在下也以氣言此曰下也以人言

見龍在田時舍也舍止也隨時而止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進德脩業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未遽有爲姑試其可試如舜歷試諸難之試

飛龍在天、上治也、居上以治下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窮極而災至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乾元用九見君道也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此上一章再申前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陽氣在下方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出潛而見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時當然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天德即天位也蓋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爲不知變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用九之道剛而柔天之則也則者理之有限節而无過无不及者也○此上一章又申前意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此繼之者善時也始則必亨未有始而不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此成之者性時也收歛歸藏乃見性情之實程子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胡氏曰彖曰性命此則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即乾元也美亨也利天下利也不言所利貞也程子曰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此又言亨利貞皆乾元之爲也故贊其大丘氏曰乾以一元之氣運轉於[illegible]

虛之中始而終終而始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而亨利乃其間之功用耳析而四之則爲四時合而兩之則爲陰陽貫而一之則渾然一元之氣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又總贊乾德之大

剛以質言健以性言中者不偏正者不私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剛健中正乾之體也元亨利貞乾之用也周子言中正仁義本此中正體也仁義用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言乾之六爻曲盡乾之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言聖人時乘六龍以行天道則德澤流布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雲行雨施元亨也天下平利貞也○此上一章後申首章之意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德以在身者而言行以在事者而言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學聚問辨則所知无不盡窮理之事也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寬居仁行則所行无不至成性之事也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九二之所以成聖德者如此故再言君德以深明其爲大人也吳氏曰學聚之以知其理仁行之以行其事問辨之以審別所當行於學聚之後寬居之以存畜所已知於仁行之先寬之所居卽學之所聚者仁之所行卽問之所辨者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重剛謂陽爻陽位不中謂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

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九四

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大人者九五大人也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聖人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與天合道則人鬼神豈能違也○紀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獻夫曰先天而天弗違則我即天也後天而奉天時則天即我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極之甚爲亢上九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其理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也○此上一章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章之意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彖曰柔順利貞此曰柔靜剛方柔以質言靜以性言剛謂應乾不息方謂賦形有定是言牝馬之貞也

後得主而有常彖曰後順得常此曰後得主而有常有常謂生物有常是言利也

含萬物而化光彖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此曰含萬物而化光化光謂化育顯著是言亨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彖曰至哉坤元乃順承天此曰

承天而時行謂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見其順也是言元也○此上一章申彖傳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也順即馴致之義霜而至於氷小惡而至於大皆順長而馴致也此坤之初也而聖人極言之如此正欲人辨之於早也呂氏曰胷中有容着善處善自然積胷中无容着惡處惡自然不積要哉言乎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程子曰乾九三言聖人之學坤六二言賢人之學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又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合内外之道也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去集義却是都无事也又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獻夫曰以人品言則乾爲聖坤爲賢以學行言則乾主知坤主行乾主誠坤主敬聖誠而已矣賢者則由敬入誠又曰正者義之軆也義者正之用也循中者仁之軆也仁者中之用也

陰雖有美含之句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爲下之道不耀其美不居其功三雖有章美而含晦之代上以終王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四居重陰閉隔之時故爲此象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賢者隱遁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六五君子中德在内而達於理是釋黄字之義正其臣位而居下體是釋裳字之義美在其中復釋黄中暢於四支復釋居體發於事業則徳美之至盛也是釋元吉之義是道也周公以之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陽大陰小陰必從陽上六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疑謂均敵而不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離極不離陰類也血陰屬陰既盛極至與陽爭其傷可知雖陽亦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黄玄黄天地之色謂皆傷也項氏曰玄黄者上下无别所謂雜也曰疑於陽曰嫌於无陽[illegible]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之[illegible]以君楚公子圍之美矣君哉其[illegible]然終[illegible]野死則何利哉○此上一章申[illegible]傳之意獻夫曰二三五皆以位言臣道也初四上皆以時言一陰五月初是也四陰八月正天地閉之時也上則十月陰之極而純矣聖人爲其純陰而或嫌於无陽也故稱龍以明之古人謂十月爲陽月者蓋出於此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九終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十

說卦傳 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首章次章則[illegible][illegible]總說聖人作易大意以爲說卦傳之發端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聖人作易贊佑神明之用而蓍生程子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

參天兩地而倚數 此本河圖中五數而得之參三也兩二也三者天也二者地也一箇三一箇二合成五也五合十而衍之則爲五十而大衍之數所由起也五合一而成六五合二而成七五合三而成八五合四而成九而四象之數所由起也倚所依而起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觀陰陽交合之變而擬之象則卦立發剛柔動靜之理而繫之辭則爻生卦謂六十四卦爻謂三百八十四爻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和順者從容統會无所乖逆以卦言理謂隨時隨事得其條理以爻言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至於天道皆易之能事也程子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周子曰易者性命之原歟夫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仁之至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知之極也

○右以上爲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即言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命之事陰陽者天之用也柔剛者地之用也仁義者人之用也仁屬陰柔義屬陽剛楊子雲謂君

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是也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程子曰兼三才而兩之不兩則无用○右爲广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此即文王八卦應天圖乾南坤北天地定位也兌居東南艮居西北山澤通氣也震居東北巽居西南雷風相薄也離東坎西水火不相射也是八卦一順一逆相錯而成者也即邵子所謂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者也天也此皆是文王卦位凡入用皆由文王伏羲只有八卦次序而已

數往者順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此所謂八卦相錯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

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即應天之時之事君主也上先言天地之无爲後言六子之相爲用言天地之用六子也此先言六子之職後言乾坤之道言六子非乾坤无以主之藏之也○右以上爲一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即文王八卦應地圖即邵子所謂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爲偶以應地之方者也又曰生物者地也此與上二圖皆文王所定所謂洛書者也河圖只有五位五行之數而已洛書始有九宮八位此二圖之所則而定者也天之宰曰帝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

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盖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此即應地之方之事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於陽必戰故曰戰乎乾勞如勞来之勞物歸則勞之也程子曰南北之位所以定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来莫非自然也又曰陰陽消長之際无截然斷絶之理故相攙掩過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研窮這箇理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天之妙用曰神六子之用皆神之爲也雷風相隨故曰不相悖兌在西艮在東北亦是山澤通氣所謂兌艮爲偶也去乾坤者即退而不用之義也鄭氏曰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謂之神張子曰一則神兩則化妙萬物者一則神也。

右以上爲一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此言八卦之性情純乎陽剛故健純乎陰柔故順陽在陰下則動在陰中則陷在陰上則止陰伏陽下爲入附陽中爲麗見陽

上爲說○

右爲一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鷄、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遠取諸物如此健行爲馬順載爲牛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者龍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内與地風同其感者鷄也豕性汙濁而中剛躁雉性耿介而外文明狗言其能止物内很外說者羊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近取諸身如此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大而容物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内陷陽在内而聰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手剛在前口開于上○右以上爲一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程子曰乾坤變爲六子六子皆乾坤所生故乾坤爲父母而六子爲男女也索求也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皆陽卦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皆陰卦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朱子曰一索再索之說初間畫卦時也不恁地只是畫成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

右爲一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首九家此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程子曰說卦於乾雖言爲天又言爲金爲玉以至爲良馬爲駁馬爲木果之類豈盡言天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爲某物於身於物

則爲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之朱子曰廣八卦之象也積陽爲天爲圜天之體也居上而統下者君也爲王德粹也爲金堅剛也爲寒位西北也爲氷寒之凝也爲大赤盛陽之色也良馬德莫加焉駁馬鋸牙食虎力莫加焉老馬智最高瘠馬筋骨至峻爲木果以實承實也若艮爲果蓏則下有柔者存焉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荀九家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黄爲帛爲漿積陰爲地布謂泉也坤主財富故爲布虛而容物故爲釜靜翕而不施故爲吝嗇動闢而廣故爲均性至順故爲子母牛厚而載物故爲大輿坤畫偶故爲文偶畫多故爲衆有形可執故爲柄純陰故於色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荀九家有爲玉爲鵠爲鼓陽動於下故爲雷陰陽始交故兼有天地之色爲玄黃陽氣始施故爲旉一奇動於內而二偶開通前无壅塞爲大塗決者陽生於下而上進以決陰躁者陽之動也蒼深青色筤竹之筠也萑荻葦蘆竹皆下本實而上幹虛於馬爲善鳴者陽在內爲聲上畫偶口開出聲也馵足足骹白陽之色作足足超起陽之健皆言下畫之陽也的顙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也稼諸穀之類反生萌芽自下而上反句向上陽在下也其究爲健中上二畫變則爲乾也爲蕃鮮謂萬物蕃盛而鮮美陽長則盛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

究爲躁卦、荀九家有爲楊爲鸛巽入也物之入者莫如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繩糾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制木者巽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巽少陰故於色爲白木下入而上升故爲長爲高陰性多疑故爲進退爲不果陰伏於下氣鬱不散故爲臭髮陰也陽盛於上爲寡髮二陽在上爲廣顙白者爲陽黑者爲陰爲多白眼義理陽也利欲陰也震陽在內義理主於內也故一剛爲主於內之卦爲无妄巽陰在內利欲主於內也故爲近利曰市三倍者循詩言賈三倍謂市物而得利三倍近利之至甚者也其究爲躁卦三畫皆變則爲震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荀九家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內明外暗者水與月也坎內陽外陰故爲水爲月溝瀆所以行水故爲溝瀆陽匿陰中故爲隱伏爲盜大玄以水爲盜陰陽家以玄武爲盜皆以其屬北方之坎也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爲矯輮爲弓輪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弓與輪皆矯輮之所成也陽陷陰中故爲加憂心耳皆以虛爲體坎中實則爲病爲痛離火在人身爲氣坎水在人身爲血故爲血卦爲赤者得乾中畫之陽故與乾同色也三畫之卦上畫爲馬顙下畫爲馬足坎中畫陽故爲美脊爲亟心上柔故又爲下首下柔故又爲薄蹄爲曳行在險陷故於輿爲多眚坎惟心亨故爲通剛在中故於木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荀九家有爲牝牛內暗外明者火與日也離內陰外陽故爲火爲日陰麗於陽則明故爲電剛在外故爲

甲冑爲戈兵中虛故於人爲大腹火熯燥故爲乾卦外剛內柔故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中虛故爲木爲科上槁科空也木既中空上必枯槁矣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荀九家有爲鼻爲虎爲狐上而止者山也爲徑路徑者路之小也艮者震之反體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塗也爲小石剛在坤土之上象山頂高處之小石坎剛在坤土之中則象平地土中之大石也闕者門之出入處上畫連亘中下二畫雙峙而虛似門闕也果者木實蓏者草實乾純剛故爲木果艮一剛在上者木之實二柔在下者草之蓏也周官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故爲閽寺艮爲手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故爲指爲鼠爲黔喙之屬皆謂前剛也鳥善以喙止物者黔喙之屬也於木爲堅多節剛在外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陰停於外故爲澤巫口舌之官以口語說神者兌象口故爲巫爲口舌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爲毀折柔附於剛剛乃決柔故曰附決潤極故爲剛鹵陽在下爲剛陰在上爲鹵剛鹵之地不能生物鹵者水之死氣也坎水絕于下而澤見于上則是以爲內而已少女從姊爲娣故爲妾○右以上爲一章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十 終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十一

序卦傳 吳氏曰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蓋文王既立卦名之後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皆以施用於人事者起義而夫子爲之傳以發明其卦序之意或者乃疑其非夫子之作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必須布通精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胡氏曰乾坤天地也坎離水火也以體言也咸恒夫婦也既未濟水火之交不交也以用言也上經以天道爲主具人道於其中下經以人道爲主具天道於其內三才之間坎離最爲切用日月不運寒暑不成矣民非水火不生活矣心火炎燥而不降腎水涸竭而不升百病侵陵矣故上下經皆以坎離爲終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天地乾坤也此言乾坤所以爲上經之首也胡氏曰乾坤爲上經主自坎離外諸卦皆乾坤會遇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初小曰稺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朱氏曰有血氣者必有爭心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物之相畜聚必有禮以行之項氏曰履不訓禮人之所履未有外於禮者故以履爲禮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人有禮則安无禮則危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

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否而受之以同人所以通之也物通則大有矣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可大之業由事以生項氏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真訓大也是以六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張氏曰天下皆山也唯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唯東海可觀蓋物大然後可觀況於人乎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不執贄則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則不可以成男女之合賁所以次合也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朱氏曰此周末所以不勝其弊文之末流也物窮則反不可終盡剝陽窮於上而終反於下故次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无妄誠也反於天理則誠矣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所畜者在物故曰小所畜者在德故曰大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

頤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朱子曰動則過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張子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得出爲離○右爲上篇序卦之意有以相因爲序如屯蒙需訟是也有以相反爲序如泰否同人是也天地間不出相反相因而已）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咸者夫婦之道也不言咸者亦如上經不言乾坤蓋乾坤與咸初无所受故也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有夫婦之所由也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錯施設也項氏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爲宮室車旗之制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制爲人倫也有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間耳）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胡氏曰咸恒爲下經之主自既未濟外諸卦皆艮兌巽震之會遇）

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豈壯而已乎壯則進矣）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知進而不知已則傷之者至矣）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閭氏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

（夷之傷豈得不反於家人乎）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解者怠緩縱弛之意故必有所失）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益久則盈盈則必決其隄防故次夬）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爲升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久則穢濁不食治井之道革去其舊者而已）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宗廟之器主之者長子也震爲長子）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閻氏曰晉者進也晉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何也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之謂進者漸進也烏有不得所歸者乎）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夫子特借歸之一字以論其事非以明卦旨也）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項氏曰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說之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小過必行謂果於行也行之果則必過矣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高於人而過之然後可以濟天下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定也定則窮矣故受之未濟以示不窮之道馮氏曰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右爲下篇朱子曰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十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十二

雜卦傳

序卦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以反對而觀則上經十八卦下經十八卦也此篇仍其反對之偶而不仍其先後之序大過以下亦无復反對故曰雜龍氏曰按春秋傳釋繫辭所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以一字斷卦義往往古筮書多有之雜卦此類是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乾德主剛坤德主柔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雖物生盈見而未能有行蒙雖幼稚雜昧而終必昭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者盛之始益者衰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之災非其自取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謙者視己若甚輕豫則有滿盈之志而怠矣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食色人情所不免頤中有物故曰食賁尚質而不尚色故曰无色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陰外見巽陰內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時從道不膠於故蠱則飭故而已

剝爛也復反也 剝五陰潰於內復一陽反於內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言晝以見明夷之夜明夷言誅以見晉之賞互發也誅即湯武殺伐之義

井通而困相遇也 往來井井則其道通剛遇柔揜所以為困項氏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恒為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嘗雜也

咸速也恒久也感應之道至速恒常之道則久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其道皆相反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皆爲陽謀也既壯而不止則過當遯而不退則傷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大有則得衆同人則有親程子曰與物同故不孤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物盛則多故旅寓則少親

離上而坎下也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寡一陰小義不處行履之義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闗子明云履而不處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仲尼乎訟取上下相違之義故曰不親

大過顛也小過過而未顛過至於大則顛矣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事已濟則定矣

歸妹女之終也男女合則能成生育之功女既歸而不合无復生育之道矣故曰女之終也

未濟男之窮也人之一身在水火之相濟水火不交則生意絕矣故曰男之窮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胡氏曰雜卦自乾至困非但當上經三十卦實雜下經十二卦於其中自咸至夬非但當下經三十四卦亦雜上經十二卦於其中雜中不雜必有至理又嘗觀雜卦以

乾爲首不終之以他卦而必終之以夬者
蓋夬以五陽決一陰夬去一陰則復爲純
乾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
也張子曰易爲君子謀信矣夫

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卷第十二 終

予易說成之巳久未敢出以示人因承
蔡半洲先生問及山中舊得錄以請教先生不
見誹斥乃付之鋟梓且遺予書曰蒙以易說示
教謹奉披閱簡明醇切誠得作易要旨而圖象
尤極精到真可開來學而繼往哲惟朱子昔以
六十四卦爲伏羲所畫爻辭爲周公所繫不知
果何所據此易之大節也而朱子乃爾何哉乞
再明教予深服其討論之益謹錄平日所著易

雜說四首復于先生併列于後獻夫謹識

周易卦名爻辭皆文王作並無伏羲名卦周公繫
爻之理觀大傳自見若謂伏羲名六十四卦則大傳
不應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曰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且謂伏羲名卦文王繫辭則
履虎尾同人于野等辭何以解乎若謂爻辭周公所
繫則大傳不應獨贊文王而無一言及周公且有卦

辭而無爻辭文王之時何以占也若然則易是文王
未成之書而周公之功大於文王矣安得大傳獨贊
文王而不贊周公乎漢以前並無周公繫爻之說史
記只曰易更三聖顔師古解曰伏羲文王孔子也惟
馬融等始謂周公繫爻蓋因爻辭中箕子之明夷王
用亨于岐山之說疑之也不知箕子之事正當文王
之時王用亨于岐山猶王假有廟之類安得謂非文
王之辭也

伏羲時未有六十四卦只有八卦故謂之八索不謂
之易夏商時當有六十四卦然亦非乾坤屯蒙之名
夏曰連山商曰歸藏亦不謂之易文王始作乾坤屯
蒙六十四卦名而繫之辭始謂之易故曰周易三易
之名乃後人所稱耳

伏羲作六十四卦先儒本無定說王弼等以爲伏羲
重卦鄭玄等以爲神農重卦孫盛等以爲夏禹重卦
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
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是也文公不應
止據王弼之說而質言之耳

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漢儒
解前王爲大王後王爲文王亨皆爲享通之亨故疑
爻辭爲文王後事當是周公所作不知此二爻與大
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吉句法
皆同王皆泛言王者亨皆爲祭享之亨雲峰胡氏曰
隨上體兌兌正西羑里視岐山爲西方故曰西山升
上體坤坤位西南故只曰岐山是也漢儒解書多鹵
莽如解春秋王正月亦曰王文王也可乎文明夷六
五箕子之明夷謂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
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不知箕子晦其明之事正
與文王同時文王之稱箕子猶孔子之稱左丘明也
箕子之明夷豈待囚奴而後見乎若謂周公繫爻辭
則小過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辭何以解乎自
我說周公自我也得乎

書古文周易傳義約說後

聖人之學盡心焉耳矣天地之全莫或局之故能盡其大日月之全莫或揜之故能盡其明聖人之全莫或蔽之故能盡其心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能不鑿斯不蔽不蔽則虛虛則明明則高高則廣廣則大廣大高明在乎盡心焉耳矣是故高明配日月廣大配天地盡心之至配至德其惟易道之純粹精乎我

西樵先生盡心於三聖之蘊會古文要旨以虛受人博采程朱傳義諸說之醇乎易者而折衷以邵子一洗鹵莽支離之蔽大彰潔淨精微之全成約說一書凡十有二卷久藏巾笥嘉靖庚子夏

大督府半洲蔡公盡心體

國撰文奮武會兵吾廣質先生于素得乃出是書公嘉其簡明醇切誠得作易要旨而圖象尤極精到既而以六十四卦與爻辭訂疑復出四說如指諸掌公欣然携之交南不三月而交夷大歸全曠古奇功於談笑間天下大悅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是冬

公既戢戈櫜弓辛丑春遂晉胡琵守曰詩云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此其時也今兹易說宜壽諸梓用開來學爰命直方校刊而襄之嗣是易學之廣大高明克配天地日月皜皜乎不可尚已謂非盡心之至配至德乎詩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今日之謂也又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敬歌以俟

是歲中秋門人關直方大正頓首書

周易傳義約說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方獻夫撰獻夫初名獻科字叔賢南海人宏治乙丑進士案朱彝尊經義考引如需以獻夫為正德辛巳進士誤也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諡文襄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用朱子所定古經本以上下經十翼各自分篇兼取程傳本義而參以邵子之學頗以象數為主其說務在簡明然大抵依違舊說不能別有發明末附易雜說四則深辨爻辭非周公作蓋本元胡炳文之論亦未能確有所據也

續韋齋易義虛裁八卷

〔明〕涂宗濬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韋齋易義虛裁八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

心有易辭占象變都非虛設亦何
能不五十學也後世言易者梁丘
施讐京房而下固非一家其書則
為疏為解為箋為贊其用則占卜
圖緯禍福數者而已各守師說歷
傳不變視以卜筮小吾易而幸不
火者幾何久矣夫用易之難也

國家尊經顓役首重周易紫陽伊川
而外諸家之說一切禁絕易道復
興媲隆中古顧學士家視為進取
先資株守帖括幾類漢人師說而
精專其業成一家言反或遜力焉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信然哉鏡源
先生治易起家妙窺河洛探周孔

之微言窮性命之奧突自下帷至
列嶲無日不與易理相周旋凡若
千年而虛裁出大都祖禰程朱間
標密諦清明條達足起易家貞疾
余敬受卒業犁然有當乃愈知易
道之大與先生功業之所繇隆也
先生之言曰非洗心密藏不足窺
其體非知來藏往不足神其用夫
不虛則藏不密不虛則用不神山
以虛通木以虛涉邑以虛升吾心
至實之用悉從虛中理會此先生
名篇意乎先生知止証聖擬議變
化之盛德大業富有日新以故入領
華選出控上游蘭臺正笏則惓惓

於納牖棘木詳刑則炳炳於合章
師中樹長子之功正邦啓承家之
烈邇者有嘉折首十朋弗違金
之命匪旦伊夕先生之業且在
六爻之繇矣妙化裁而行典常非
先生其人乎居安念窺足聖學者
代云不乏徵諸實用炳燿天壤指
固難數屈也致功名之士厭儒效
爲希濶而謭謭者且冐理學之名
以覆短嗟嗟五才士何必賢於敦
詩說禮者執先生事功強半著於
疆場我
明儒效自文成而外罕得其儷文成
屨危而見奇先生處順而底績後

先輝映所稱神武不殺可想見其大都虛會而實體之先生之易寧可一編測乎不佞夙聆謦咳竊用服膺茲代匱蒐方嚴巖只尺幸覯先生之宣樂為序而傳之使學士家知先生銘鍾勒常悉從學易得力無從以進取先資小吾易也不佞且藉手淑多士矣

藩王雅聰經傳心契茲編重梓於邸視從人借書皆為治護者不啻過之其裨益易教豈淺尟哉

萬曆甲寅人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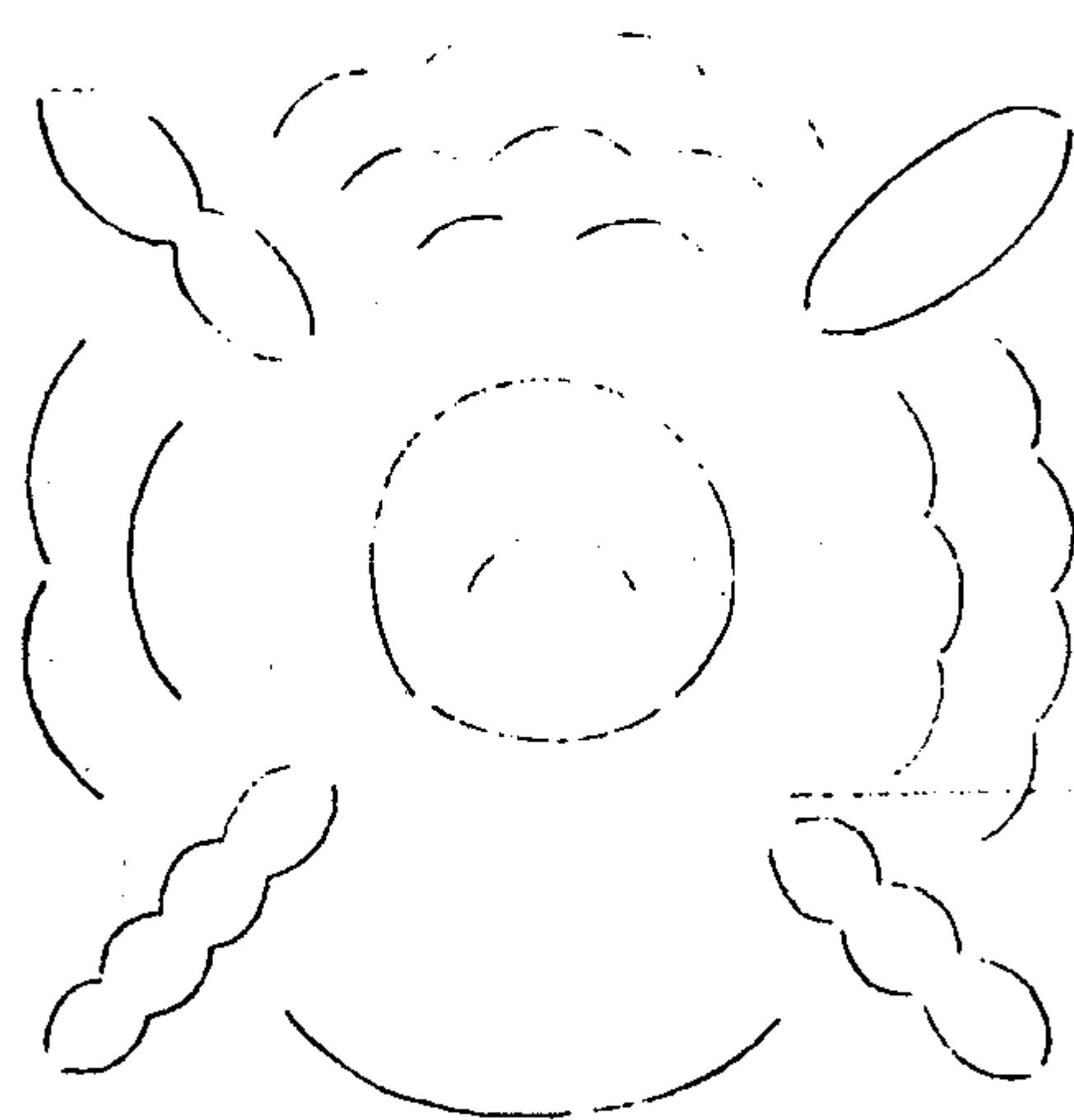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

勅提督學校山西按察司副使南居

益頓首謹序

河圖

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洛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史稱太昊之世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論語稱河不出圖春秋緯曰河以通天出天苞洛以流地出地符蓋河通于天龍馬負圖以出于河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周禮廋人馬八尺以上為龍洛中于地神龜負書以出于洛其位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龜人天龜曰靈屬也郤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土

也畫地分州之法其放于此乎圖出馬背旋毛
文故圓曰圖書出龜背拆甲文故長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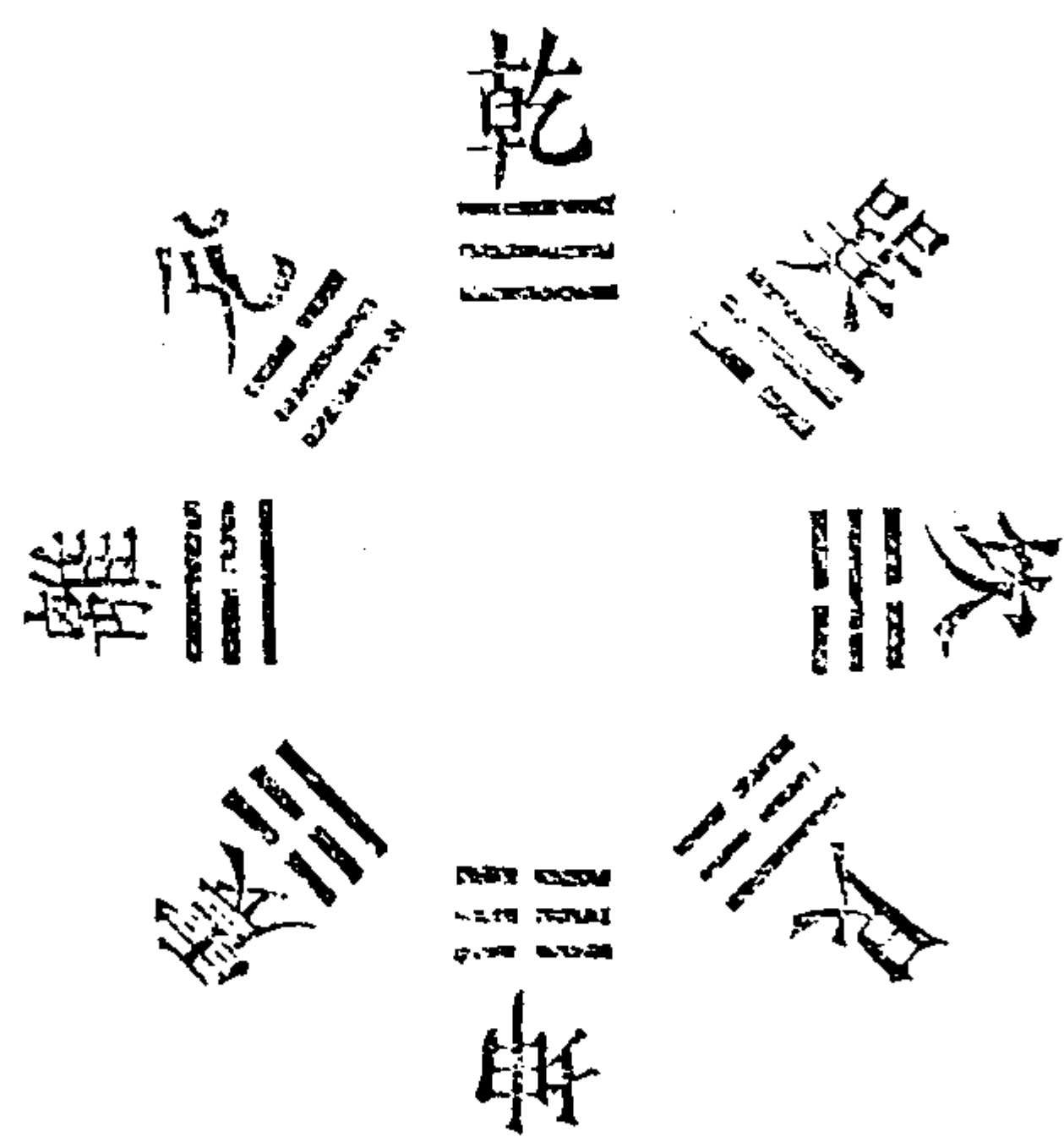
先天八卦橫圖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	
陽儀				陰儀			

易大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又曰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按吉凶大業實該六十四卦橫圖標之此易見耳

先天八卦圓圖

乾　巽　坎　艮　坤　震　離　兌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朱子曰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　晋江蔡氏曰震一陽也由震而離而兌則二陽至乾則三陽矣自冬至而春分以極于夏至也巽一陰也由巽而坎而艮則二陰至坤則三陰矣自夏至而秋分以極于冬至也此卦氣之運　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皆先陽後陰八卦相錯實與六十四卦橫圖標之此易見耳

先天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乾　兌

太陽

陽

易大傳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六十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離　震

少陰

儀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又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朱子曰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

四卦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巽　坎

少陽

陰

已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十四此先天大橫圖蓋道惟太一一生二故太極生兩儀又一每生二故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推之至六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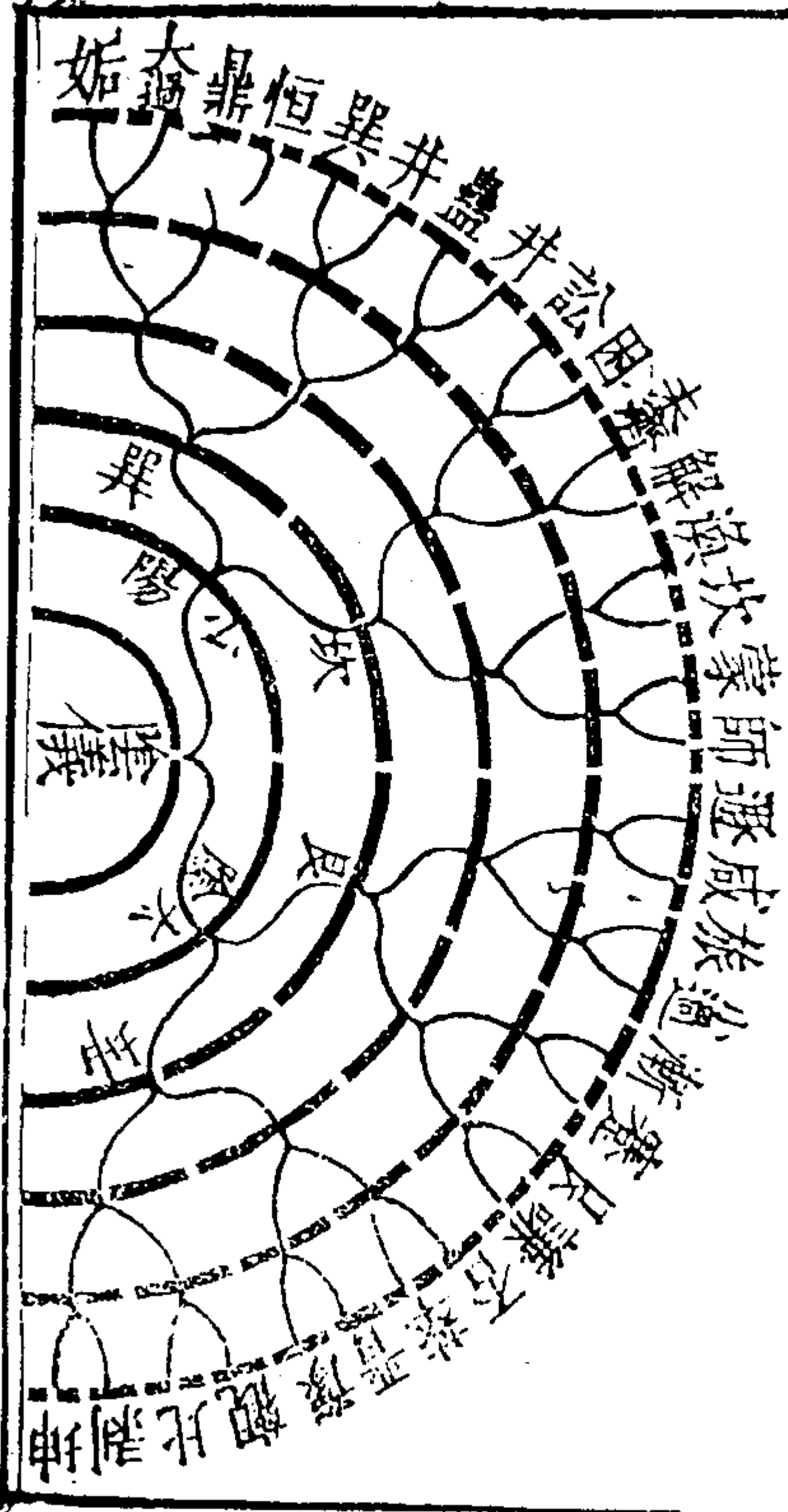
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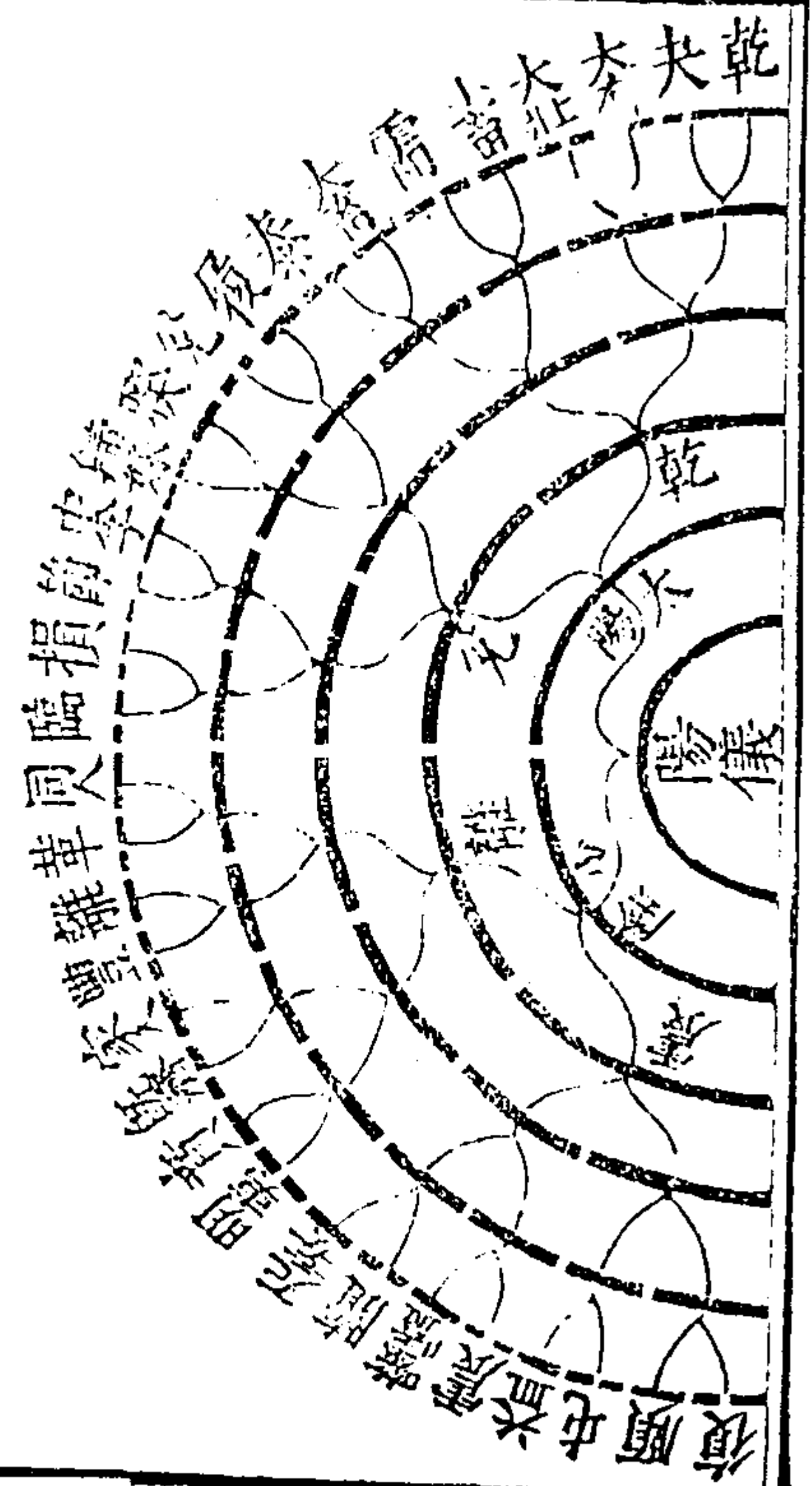
遯咸旅過漸蹇艮謙否萃晉豫觀比剝坤

艮 坤

太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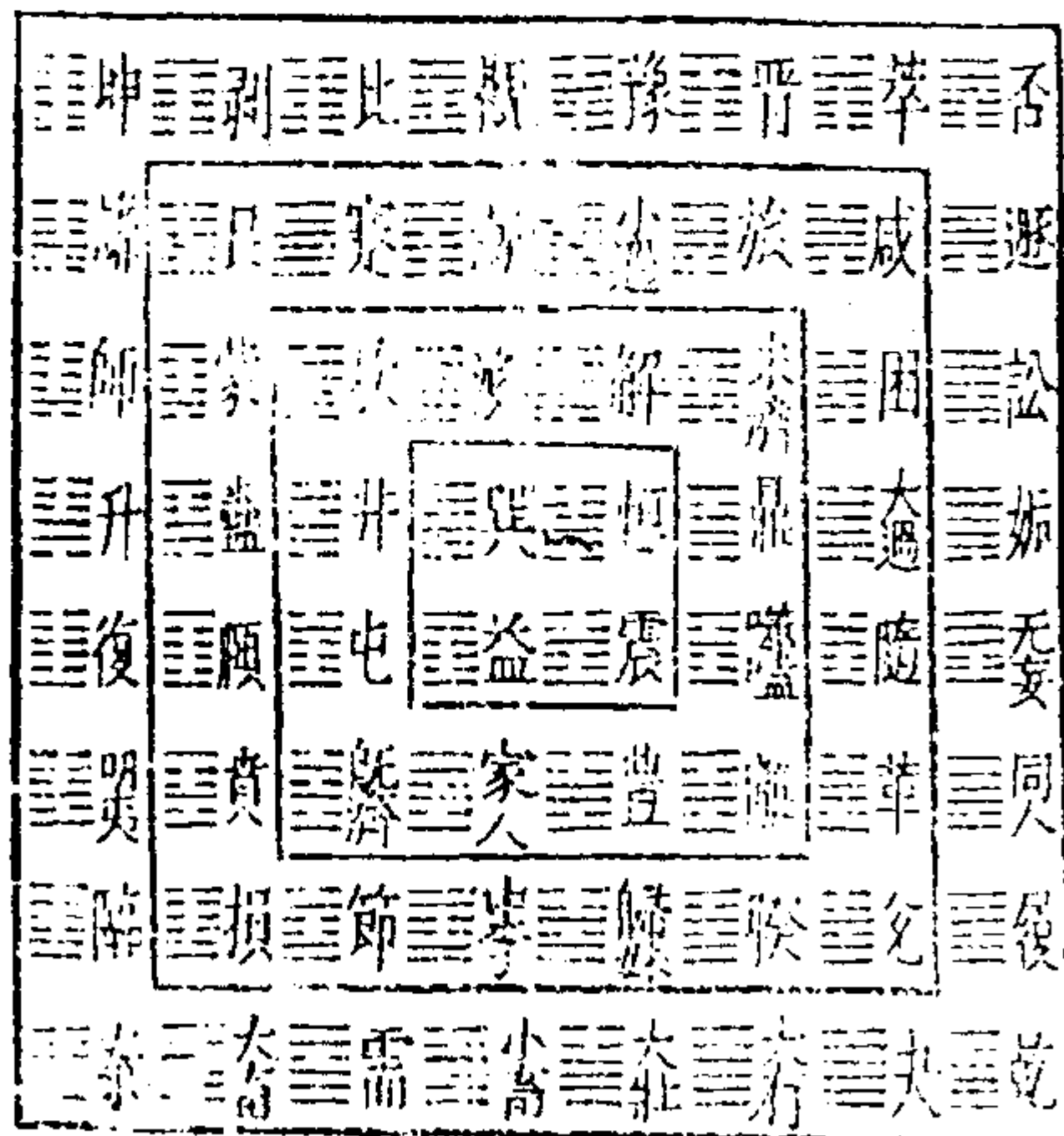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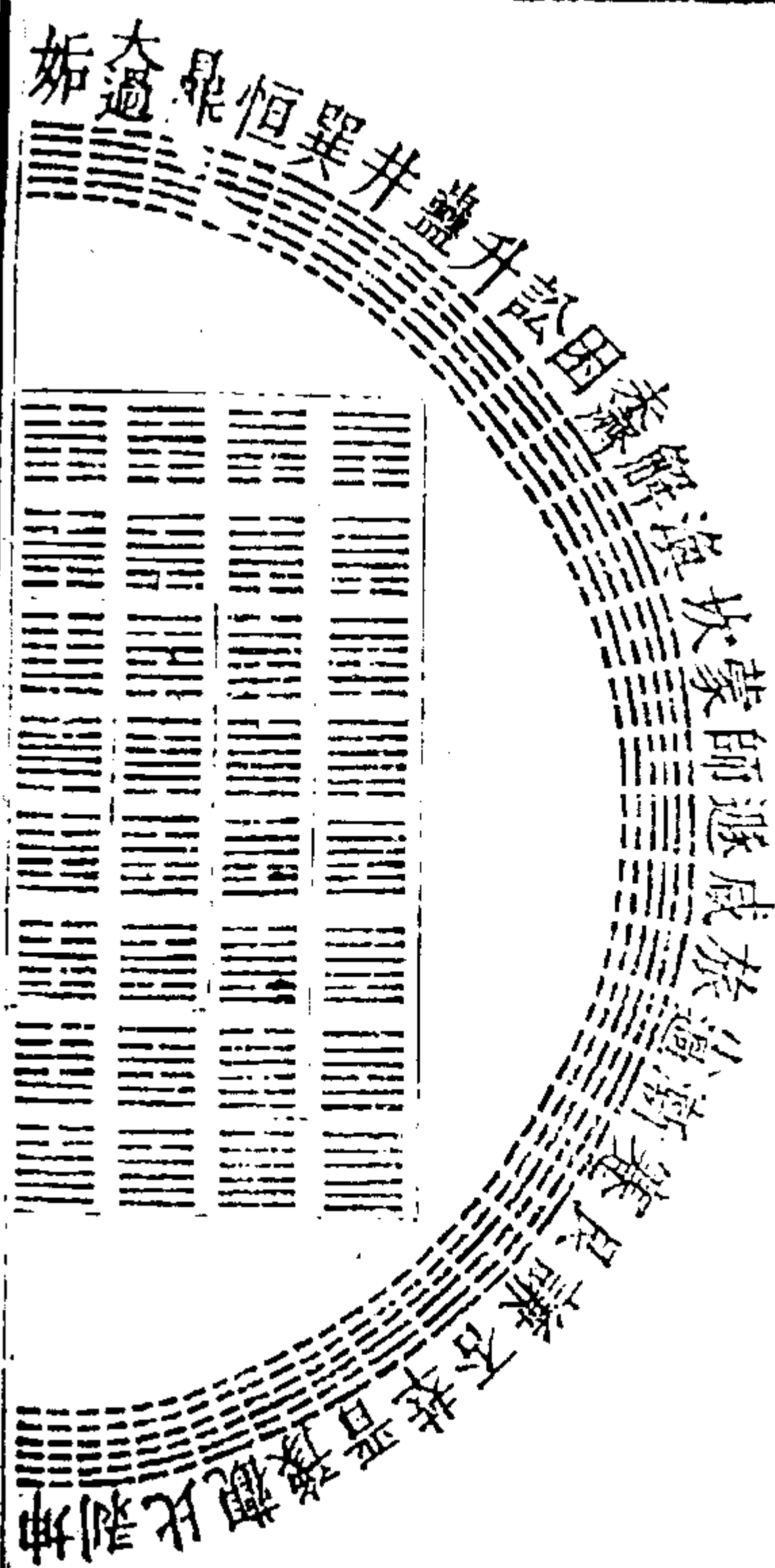
儀

卦而無窮邵子所謂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小則愈繁也繫辭下傳首章雖不專傳橫圖而用以玩圖精意躍然可見

邵子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此至理按圖可見又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又曰坎離者陰陽之根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而用數不過乎中

按此圖二儀從中渾然一極一本雙幹而大圓渾成天高地下日卯月庚山起澤止風雷流行

以至陽鬻于復陰孕于姤天地之大順造化之逆幾指掌爛然真天苞神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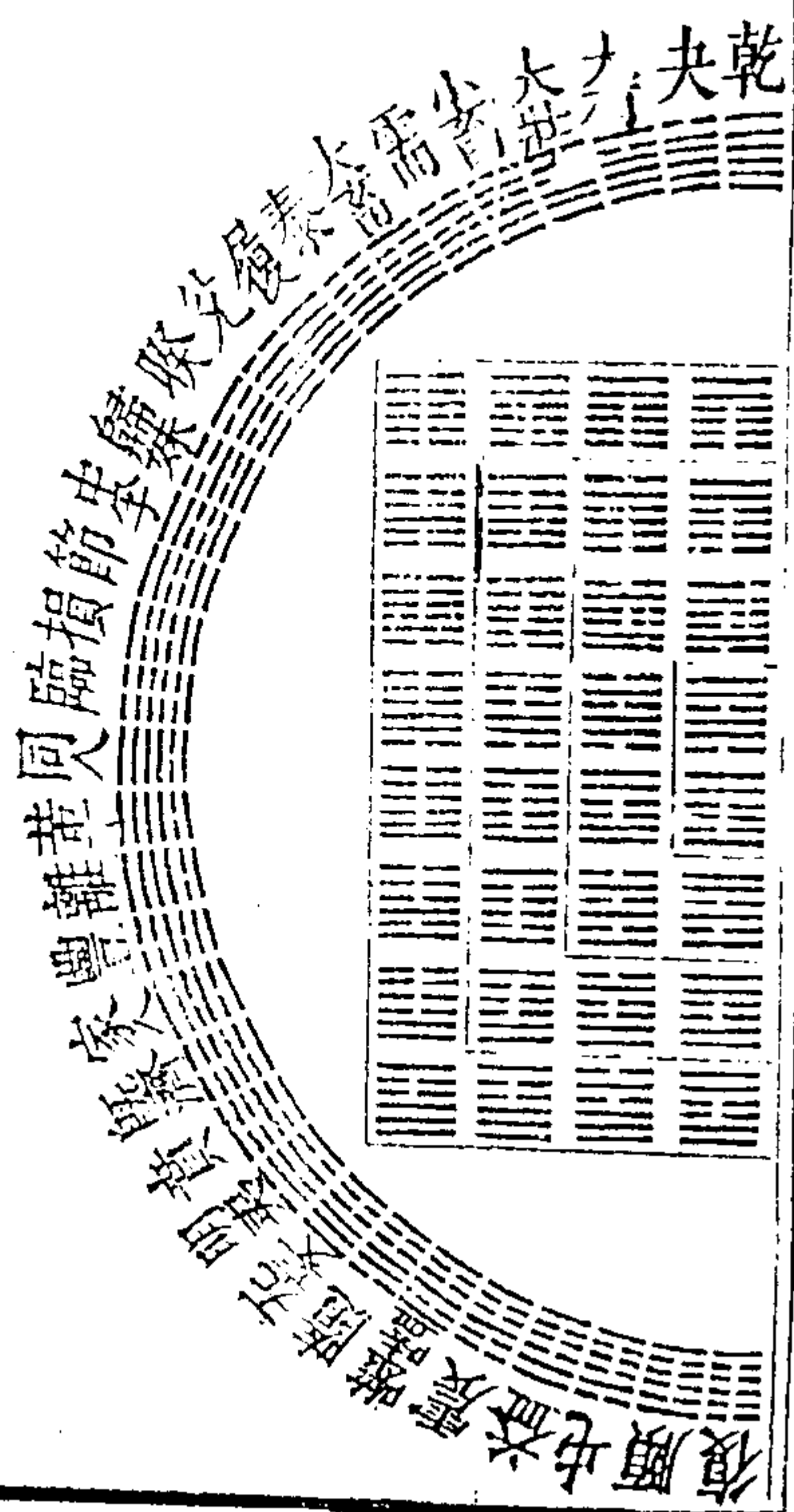
繫辭上傳首章雖不專傳圓圖而用以玩圖精意躍然

先天六十四卦方圖

坤	剝	比	觀	豫	晉	萃	否
謙	艮	蹇	漸	小過	旅	咸	遯
師	蒙	坎	渙	解	未濟	困	訟
升	蠱	井	巽	恒	鼎	大過	姤
復	頤	屯	益	震	噬嗑	隨	无妄
明夷	賁	既濟	家人	豐	離	革	同人
臨	損	節	中孚	歸妹	睽	兌	履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壯	大有	夬	乾

說卦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錯爲六十四

按此圖震巽恒益四卦從中孕育爲一小方坎離既未一氣潤晅十六卦爲次方兌艮咸損止說通氣三十六卦爲又次方乾坤否泰升降君藏六十四卦之大方成焉真地符神矩也

先天六十四卦圓外方中圖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說卦傳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按此經雖明先後天圓圖合一而擧以玩圖外方中圖精意瞭然

以上先天諸圖皆邵康節先生雍得之陳希夷先生摶以行於世邵子曰先天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事萬化生于心也又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

周易序卦圖

圖出廬陵蕭氏見豐城朱學士升所爲周易旁註中而亡其名今稍更之如左

上經以乾坤坎離爲主以震巽艮兌爲客主卦中乾坤爲君坎離爲臣乾統坤坎先離

上經之始其君卦乾爲主坤從乾其臣卦坎用事離不得用事陽中之陽

乾☰ 坤☷ 天地萬物父母

屯 蒙 三男

需 訟 乾坎合

師 比 坤坎合

畜 履 乾合長少二女

交泰前乾主坤輔有坎无離交泰後坤經乾緯有離无坎

上經之終坤爲主離用事客卦兌巽震艮佐之陽中之陰

泰 否 乾坤正體之交
同人 大有 乾合中女
謙 豫 坤合長少二男
隨 蠱 四偏卦男女合
臨 觀 坤統長少二女
噬嗑 賁 離合長少二男
剝 復 坤統長少二男
無妄 大畜 乾統長少二男
頤 大過 四偏卦男女合
坎 離 坎離天地大用

下經以兌巽震艮爲主以離坎坤乾爲客主卦中兌巽最貴而兌猶貴于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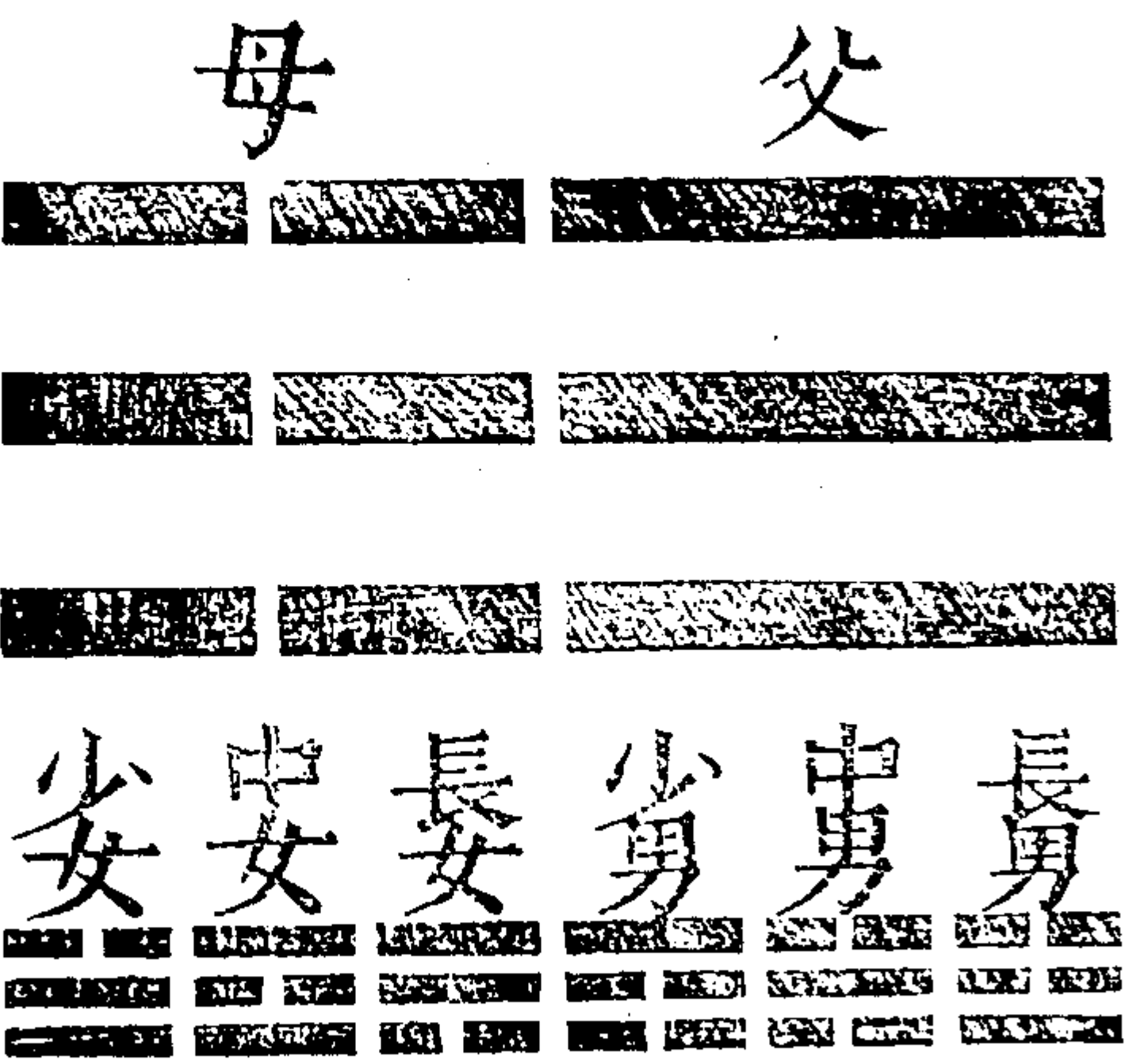
下經之初主卦二少二長交而得正得時客四正卦具錯爲勝復而坤離用事爲陰中之陽

咸 恒 兌艮震巽交
遯 大壯 乾統長少二男
晉 明夷 坤合中女
家人 睽 離合兌巽二女
蹇 解 坎合震艮二男
損 益 咸恒交
夬 姤 兌巽御乾
萃 升 兌巽御坤

下經之中主受客來得乾

坎則勝復亟得坤離用順而貴矣

下經之終主卦二少二長別定位專氣其交也駁客卦離坎囊括乾坤不復見經爲陰中之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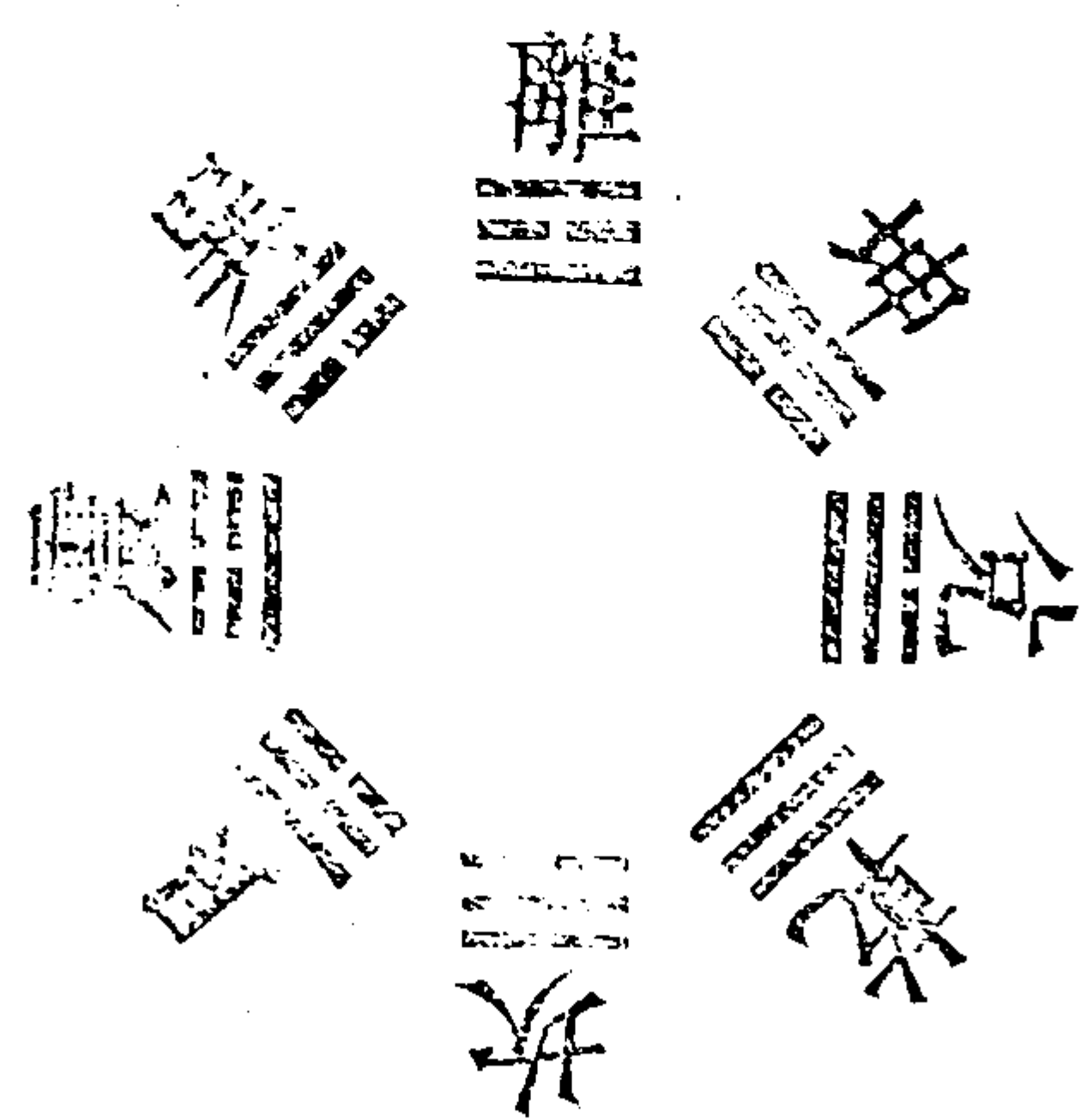
困 井 兌巽御坎
革 鼎 兌巽御離
震 艮 長少二男前
漸 歸妹 巽艮震兌交
豐 旅 震艮御離
巽 兌 長少二女後
渙 節 巽兌御坎
中孚 小過 巽兌震艮別
既濟 未濟 水火交

後天八卦方圖

父 母

長男 中男 少男 長女 中女 少女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後天八卦圓圖

離
坤
兌
乾
坎
艮
震
巽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三十六宮序卦圖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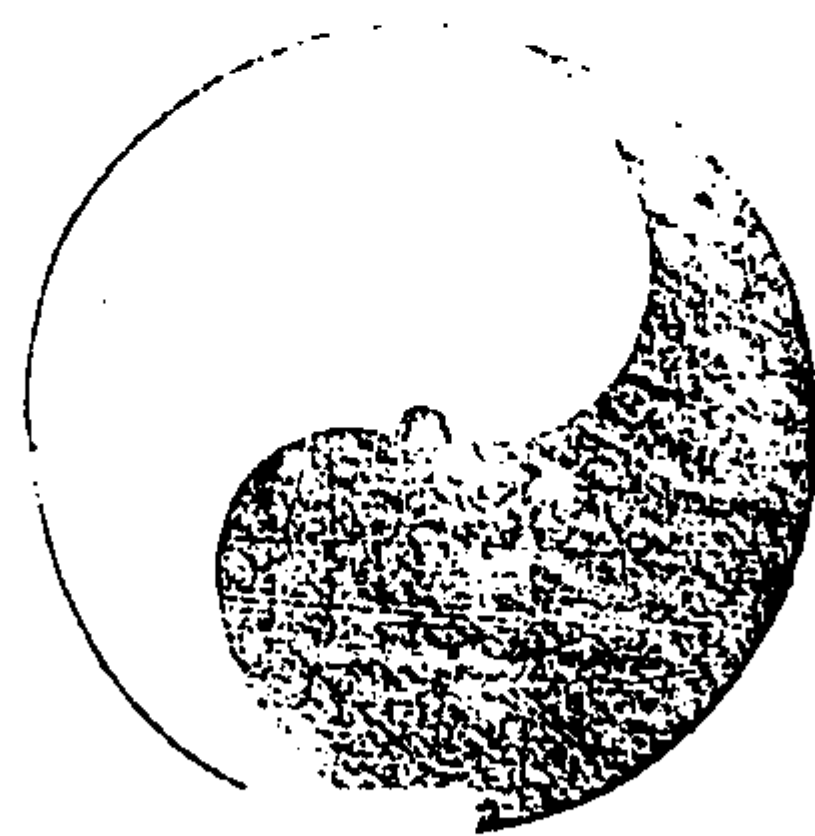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按易成于三三者三才之道重之故六而畫止于六三其六則一十有八卦六其六則三十六卦而卦止于三十有六故上經十有八卦下經十有八卦而易六十有四卦成焉子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爲乎

古太極圖

出蜀山人

續章齋易義虛裁卷之一

明豫章涂宗濬及甫甫著

盈天地間皆易伏羲聖人立象設卦重爲六十有四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蓋卦爻之象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觀此而察其盈虛消息之理以爲進退存亡之則故可以知吉凶卦象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洪纖高下若大若小無所不包文周聖人專指其切於人

事者係之卦爻之詞使人趨吉避凶故觀象玩詞觀變玩占以善其動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非徼福於天循天之理其應自如此也

易含二義一交易如陰交陽陽交陰是也

一變易如陰變陽陽變陰是也

易象是陰陽六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是也　辭是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之類是也　變是所値之象占是所値之辭

天地風雷水火山澤又是象中之象潛龍飛龍牝牛牝馬又是辭中之象聖人所謂觀象觀卦爻之畫也

六位初爻居卑下民之位也二爻居中賢人之位也三居下之上諸侯與州縣令長之位也四居上而近君太子大臣近臣之位也五居上得中人君之位也上爻最高太上皇元老耆舊賓師高道賢哲之位也三才之道亦在其中

蘇子瞻曰易之剛柔往來上下之說每卦可變爲六十四皆本諸乾坤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以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蠱曰剛上而柔下賁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咸曰柔上而剛下恒曰剛上而柔下損曰損下益上益曰損

上益下此六者適遇而取之也且聖人所取爲卦亦多端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變或取其剛柔之相易取其象天與水違行是也取其爻六三履虎尾是也取其變順中有物曰噬嗑是也取其剛柔之相易賁之類是也遇其取者則言不取則不言也

愚謂易是五經血脉五經是易之事實不知易不知血脉不知五經不知事實易乃是聖人賛化育之書天地之間有陽必有陰有治必有亂有君子必有小人兩者竝行于其間盈虛消息數必不能逃天地亦無如之何聖人作易明其必至之理教以隨時應變之道或先事而謀始或後事而慮終扶陽而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使天下常治而無亂君子之道常長而無消則是天地所不能者聖人獨能之斡旋造化盡在聖人手中不爲陰陽五行所轉聖人心中別有一箇乾坤肯洩於易豈不是賛化育之書孔子在春秋周室微矣却作春秋以維王迹孟子在戰國權謀勝矣却談仁義以正人心皆是用易以賛化育處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故曰易與天地準

邵堯夫曰夫易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楊子雲曰伏羲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

陳圖南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黙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不言之教也

一卦之反對亦自有說蓋陰陽自有往來盈則必虛虛則必盈消則必長長則必消自然之理若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與小過俱以

相對為連餘如正視為屯反對為蒙正視為
需反對為訟之類彖傳中往來上下內外全
以此論其剛柔大小以卦論不以爻論泰之
小往大來否之大往小來兩交互而言隨剛
來而下柔則以蠱之倒體而言賁之柔來文
剛分剛上而文柔則以噬嗑之倒體而言也
泰之復隍否之傾否則又以倒體取象也朱
子謂自某卦來者非也此則俞琰氏得之唐
凝菴云每卦皆有大意如乾六爻皆君坤六

爻皆臣屯則言亨屯蒙則言訓蒙訟則言無
訟之類卦卦皆然爻爻皆然又曰每卦必有
主爻夫六爻之有吉凶悔吝于何而得之凡
視其與主爻之向背耳以三畫卦論則乾坤
必取其中六子則取乾坤之所索者此其成
卦之主也合之為六畫之卦又於其中擇一
得位者為之主如屯之初九蒙之九二訟之
九五師之九二之類是也

上經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六畫之卦皆伏羲所畫不待文王而後重之
程朱之說是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上
二畫在天之上下二畫在地之下中二畫在
虛空之中無非一氣之充周陽之純而無陰
邪之雜健之至而無止息之期故名乾乾本
一氣而有通復曰元亨利貞其命於人本一
性而為仁禮義智天人本自一理本無間隔

然惟至誠無息之聖人足以當之孔子彖傳
以四德言之自是正理然文王繫辭本為開
物成務以六十四卦之彖辭例之此卦仍從
朱子以戒占者為是聖人純德元亨利貞自
不必言占得乾者若能如乾之德自可大亨
純天之德其精神無所不貫智慮無所不通
何有不大亨但純陽或過於剛未必得貞此
貞字理最精微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貞
字雖同而義之所指各隨卦爻之所值而處

之不同王輔嗣曰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
者也如坤則以牝馬爲貞屯則以不遽進爲
貞蒙則以養正爲貞之類在乾則以不過於
剛爲貞如六用各以其時天德不可爲首皆
是貞義細心體貼至此方與易義相應子曰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故學易必以身
體之
乾卦六爻俱無優劣惟所當之時位不同故
有潛見惕躍飛亢之異六爻皆以時言之

初九潛龍勿用
初在下有潛象九爲陽有龍象龍具純陽之
體有變化之用然在地之下未能及物聖德
而在側微時位不在未可有爲遵養時晦可
也聖人不能爲時能不失時而已矣故曰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以九居二正在下卦之中以德則剛中自初
而二在地之上出潛離隱以聖德而居可爲
之位澤及於物物所利見者也蓋大人以天

下爲一體以一夫不被其澤爲己辜二見而
在田霖雨之澤普施於天下可知宜爲人所
利見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陽爻三陽位以剛居剛重剛不中下卦之
上具瞻之位重剛有取危之道下上又尊危
之地所以盡一己之職而塞天下之責者可
畏然而已乎然其性體剛健故終日乾乾雖
至於夕猶惕若焉蓋位極人臣身任天下之

重有一事不得其理一人不滿其望則責望
隨之況專几之難測也成敗或變於斯須人
情之難知也向背或分於瞬息故自朝至夕
无一息而非任事之時朝乾夕惕无一時而
敢忘戒懼之念君子以此存心則職无不舉
慮无不周雖危而无咎矣陽爲日下卦之終
終日象上下皆乾乾乾象聖人兢兢業業過
了一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四在上卦之下有淵象離下卦而上有躍象下離於三上近於五巳上乎臣而未成其為君正上下未定之時也故疑之於心或躍矣而猶在淵躍而未遽躍也事機在將動未動之間似乎巳有可乘而尤黙觀其會未離深沉不測之所所以觀時者審矣如是而進又何咎哉或躍字在淵字最妙宜深味之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剛健中正乾卦之主以聖德居天位萬

物各得其所矣其為物所利見也宜哉此爻惟堯舜足以當之

上九亢龍有悔

五為君位在上之中不極于上蓋天不下交於地不可以生萬物君不下交於臣不可以懷萬民故君位居五而不居上也若上九最上一爻陽極于上不復能下矣夫帝有師王有佐學焉後臣豈无所下者極上而不下則上澤不下究下情不上通判隔之勢成孤危之患至矣人心已離而悔之何及乎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九為老陽七為少陽老變而少不變乾之六爻皆用九九則變而為少陰剛而能柔不過於剛吉之道也龍本純陽首最剛猛見有首則露其剛矣本是群龍而見无首理最深與群龍不是一龍而皆无首潛見惕躍飛亢隨時變化无迹可尋凡學只到大處未至於化雖發自義理終有圭角必大而化之則聖不

可知微妙玄通深不可測隨在皆天德之流行而初不見其運用之迹在上在下過化存神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學至此方是極則堯之无名舜之舍已孔之何有皆是此意何吉如之見字當作現字乃現示之意下文乃見天則亦然見字淺現字深蓋天則在中而見於外耳非知見之見也有天則可見即不能天則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彖者文王所繫以釋一卦之義孔子傳之以發文王之旨也繫辭傳云象者像也彖者材也皆文王之辭也一元之德塞乎天地之間自開闢之初以至閉藏之後闔而復闢闢而復闔只此一元爲之終始時行物生成象成形只此一元爲之根抵自一歲而言謂元亨利貞自古今而言謂元會運世總之皆一元也在乾謂乾元在坤謂坤元在人以凝聚而言曰元精以妙用而言曰元神以充周而言曰元氣以最初而言曰元始皆此元也大哉乾之元乎乾者純陽之氣此氣初動謂之元天下之物皆資之以始形雖未成而已有其氣矣有其氣卽神理附焉乾元旣有以始物由此而亨而利而貞凡天之德皆此一元以統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造化流行真宰一也非特動植之物由之以化生卽道德之與性命之宗皆統於此矣不亦大乎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乾之始物氣貫於中陰陽和而雲雨降則和氣流動於外矣品物生氣之在中者憤盈畢發如水之流形之著於外者有生生不已之機焉此可以知乾之亨矣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道惟聖人是以配之故以聖人之元亨言之乾道之終始卽易道之終始易之六位卽乾之四德本無二道故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不外一時卽見易爻之六位亦成於時時之一字乃乾道易道之樞紐也終始二字正指貞元括盡天下之理凡世運之升降人物之代謝盡在其中大明二字聖人知天與天爲一聖人之聰明卽天之聰明也終而復始中間多少變化大明終始一念所到洞燭乎千百世之遠時所必趨與夫極而必反者皆有以預照之故能因時達變以行天道不曰行而曰御者御如御車之御見操縱進退皆在聖人潛見飛躍以時而動卽是乘六龍卽

是御天聖人即天天即聖人開封耿氏曰統
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
體御如心之御五官每位當二月六位當十
二月以成四時也以上下之定位言之謂之
六位以陽氣之變化言之謂之六龍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資始流形乾道所以鼓萬物之出機也自是
長養者漸向於收斂發育者漸歸於凝聚變
化如此於是物所受於天之性天所付於物

之命得於有生之初者今則形質已成物各
付物不相混淆而各正焉太和之氣本爲生
生之端今則充實飽滿保合於內又足以爲
復生之本夫性命各正物之得其理也太和
保合物之全其命也非乾之利貞如何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在上高出於物耳目心思雖與人同聰
明睿智獨與人異默運其道以化天下亦如
乾道之變化也乘龍御天方是行天道至此

則恭已无爲凝神於穆清之表但見其首出
庶物而已則久道化成萬國各得其所而咸
寧生生長長樂樂利利老安少懷遂生復性
亦如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聖人
之利貞也此章諸儒說多不同然以聖人之
元亨利貞配天道之元亨利貞朱子之說爲
長宜從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此大象解一卦之象小象解一爻之象孔子

別取一義於六十四卦之象或稱先王或稱
后或稱君子皆是用易之事乾六畫皆奇是
天之行旋轉不已非至健不能君子以吾性
命於天本來不息惟不自强故私欲得以間
之不息者有時而息矣必也法天之行奮厲
其精神使吾至剛之體常伸於萬物之上則
物不足以屈之而純亦不已之體亦常運而
不息矣要緊看自强字此體若非時時提起
超然萬物之上纔有委靡放倒的意思妄念

便乘間而入豈能保得不息時時只要自强
卽所謂自勝者强方是合天之學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本義云陽爲九下爲潛正釋其所以爲潛龍
以其在下也小象文言釋潛義有數種陽在
下言其在下故潛龍德而隱節是有德而隱
確乎不拔无時不潛不以時當潛而後潛潛
龍勿用下也又是所處最下如抱關擊柝委
吏乘田之事潛於下位者陽氣潛藏又言陽

氣當潛藏之時君子順時而潛成德爲行又
說勿用之故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龍在於田位德之所施於物者普矣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進脩於道所以乾乾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能審而進其進可以无咎矣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天下之大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已
造而居天位矣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陽極於上盈滿極矣虧損繼之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陽剛天德也以爲物先則剛而過矣故用九
則變而爲陰不至於過剛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
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

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元卽仁亨卽禮利卽義貞卽智就四德說四
德皆善而元則爲善之長先有元然後有亨
利貞豈不是善之長人心之亨乃嘉美之會
物惟有禮以節文之則文章燦然各極其美
故亨爲嘉之會利者裁處天下之物各得其
宜則心安理順而無所乖忤故爲義之和貞
者正而固也能正而固則凡事皆可依之而
立乃爲事之幹也元爲善之長惟君子能以

仁爲體生意盎然充滿於一身卽萬物皆在一體之中凡人之欲各得其分願者君子先得其同然而預有以體之故足以長人亨爲嘉之會君子盡祖之性凡嘉美之事皆已會聚於一心則隨感而應各中其天然之則故足以合禮利爲義之和君子處置天下之物使之各得其宜則義之裁側若近於嚴而皆出於理之自然情之各足者故足以和義貞爲事之幹君子真知正理之所在而固守之

則事雖未來而貞明之內蘊所以裁決天下之事者其體已立於此矣故足以爲事之幹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四德也人人所固有也而未必能行特以私間之耳惟君子至健與天同體是以天理流行毫無壅閼始能行此四德者故不徒曰元亨利貞而曰乾元亨利貞以見四德非乾不能行也乾字含蓄多少妙義宜味之一箇乾卦彖辭孔子既看做天道又看做聖人又看做君子又看得元亨利貞本於乾義理儘无窮纔是學易只認得乾字天與聖人皆認得矣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有德而隱者亦多但非龍德不足爲重初九乾體純天之德優入聖域者也有聖德而不輕於用故隱焉德性堅定世不能易也收斂

退藏名不求成也內重外輕遯世而無悶也非譽渾忘不見是而无悶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或行或止無意必也其中有以自得非直功名外物無動於中卽一切垂世立教可喜可願之事皆无足以動其中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與天爲徒者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

人君德也

正中正當下卦之中剛而得中龍德之盛也中也者庸也不外日用言行之間絶無驚世駭俗之事聖人一生不出庸字庸者愚夫愚婦之所共由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也奇異之事常易了惟庸最无窮庸言之信一啓口不妄也庸行之謹一舉動不妄也中扃甚固外邪不能入焉而誠之在中者存存而不失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至

誠而物動也謹信閑存未嘗有意兢兢業業體自如此雖未居君位而德則君之德也此時中之聖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朝乾夕惕非虛用其心君子進德修業乾元之所付於人者不過一誠而已矣以此存諸心謂之德以此措諸事謂之業存諸心而无一念之不誠卽謂之至措諸事而无一毫之不誠卽謂之終非有二也誠存於心謂之德欲進於誠而日新不已者只存此忠信之心而已德雖人所固有然自有身以後心之外馳多矣一念向外卽是一念不誠一念不誠卽是虛假何名爲德惟內主忠信自一念之誠以至念念之皆誠則神逐其舍誠立明通

所以進德也誠措諸事謂之業欲體此誠使行皆實事只是脩詞立誠而已業雖身之所立不出乎所言之理儻一言不實卽一言无物一言无物則身不可行何名爲業惟修其言詞使實理常存未必皆已行之事而已立可行之理則語旣不妄誠自常立更无不可踐之言所以居守此業也夫此誠也德至於此卽其至到之處更無以加業至於此便是歸宿之處更无餘欠知其至而內主忠信以

至之如何便可與幾巳至於誠則德无不實
真精内主神明生焉可以見凡事之幾微矣
知其終而修詞立誠以終之如何便是存義
巳終於誠則體驗之極化裁裕焉事雖未來
而制事之義巳存於此矣是故三居九二之
上有此德業自然抑其心志何驕之有三居
四五之下有此德業自然盡其職分何憂之
有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處危地而无咎矣
此爻微與九二不同九二剛而得中性既和

平位非太過謹信閑存是自然事三過剛既
所宜矯居上又屬危地所以進修俱自工夫
言然純乾之聖人也先儒以乾卦九三進修
是乾道聖人事坤卦六二敬義是坤道賢人
事忠信進修有剛明勇決之意故屬乾敬義
有持守柔靜之意故屬坤孔子以克巳復禮
告顔子是乾道主敬行恕告仲弓是坤道意
根於此大學格物致知便是知至知終誠意
正心便是至之終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
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
欲及時也故无咎

四當下卦之上上卦之下巳離臣位將及於
君而猶未成其爲君此上進皆指君位改革
之際未可輕易上字進字從躍字來下字退
字從淵字來四欲上不上而未離乎下上下
无常非竊窺君位而爲邪也欲進不進而復
近於退進退无恒非厭薄臣僚而離群也君

子進德修業將以濟世安民此則欲其及時
而進以究乘龍御天之事業耳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
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
下則各從其類也

聲氣水火雲龍風虎皆比物之親乎聖人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又言聖人爲萬
物之本所以見親於物處聖人爲人類之首

出而實不離乎人類是以天下利見以從其類也覩字應見字此節專解利見意凡天下有是君不患无是臣若是真龍雲從之矣若是真虎風從之矣聖人非有求於天下天下非有私於聖人相感相應有出於聲氣形迹之外者矣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偶然哉類字要看得好堯舜之朝皐夔稷契諸臣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其中自有相孚而不可解

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後世豪傑相知亦不偶然彼此必有相類處若有不類處必不相從矣聖作物覩可以深思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位與民與輔皆聖人所資以有爲者陽極于上豈不是貴然无正中之位在五之上豈不過高然无利見之民五陽在下豈謂无賢然亢而自滿不得賢人之輔故不動則已動則必有其悔也聖人處時之極自有通變之權如堯舜難繼便當禪位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惟聖人足以知此

潛龍勿用下也

處位之下不可用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止也見非不足於飛蓋隨時而止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其進修之事

或躍在淵自試也

試其可進而後進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聖人在天位其治乃純王之治萬國咸寧上治也非小康之治耳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時窮而道與之俱窮故有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元統天而用九不顯惟德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陽氣潛藏於下未爲交泰之時故宜潛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聖人出居大臣之位自有名世之業天下巳
化而文明矣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自朝至夕時之行也而進德修業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而上乾道乃革前有疑之之意此則決
而進矣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以天位爲天德德稱其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巳極而不知變與之偕極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以无首爲天則乾元用九則潛見惕躍飛
亢隨時處中恰當天然之則无過不及天則
於是乃見矣則字即中庸中節的節字乃天
理之限節處一毫增減不得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前言元爲善長猶列四德此則歸重一元乾
之元氣既有以始物由此而發育長養即謂
之亨機自不容巳也
利貞者性情也
當始亨之時物雖有性然向於實而未克足
其性猶未成也當利之時則收斂堅實物之
生理各足於軀殼之中而無虧欠矣未成其
性物雖有情然巳生者尚未飽滿其情猶未
露也當貞之時則完固盈溢物之生意潛露
乎發生之機而無壅閼矣此可以知乾之性
情也始是初生亨是暢茂利是向實性是各
正貞是充滿復生情有可見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始亨一章以四德分而爲二此又合而爲一
始者元也美者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
利者貞也乾始能以萬物各足之利利天下

之物而又神功敍若不言所利亨利貞皆一
元也不亦大哉坤言利牝馬之貞則有不利
矣有不利不可謂大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然元亨利貞皆乾也大哉乾乎其體純陽故
曰剛其用不息故曰健乾之運行無過不及
故曰中乾之動静各當其則故曰正剛健又
至純中正又至粹而純粹極其純粹又至精
也此乾之所以至大也乾只是氣之統體其
體純陽自剛其用不息自健春夏秋冬各三
月是中春夏秋冬各異氣是正純粹精又總
上而贊之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六爻發揮已曲盡其
情六爻純陽模寫乾之六陽無遺蘊矣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聖人時乘六龍以行天道德澤覃敷雲行雨
施天下莫不遂生復性各得其所而平矣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
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初九以已成之德爲行之本日可見之行事
之實而以潛爲言者初九隱而未見未成其
行是以君子弗用也行而未成只是未行如
伊尹耕莘之時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乾六爻皆聖人而夫子每每言學聖人雖生
知安行其心不自滿假豈肯廢學蓋質雖聰
明天下事理无窮必須處處理會方得湊泊
本體故學以聚之學雖有得而疑似之間亦
有未可遽信者亦必証之於人而後本心洞
然故問以辨之道體无窮心量至大或欲速
而過嚴或少得而自足非所以居之也惟廣
大而不爲限量優游而待其自化乃寬以居
之心本无私理本不息或有欲以襍其真體
或少間以息其生機非所以行之也惟統天

默合於乾元用九常符於天則乃仁以行之由此四者以成大人之德九二所以為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重剛不中德性過剛有取危之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位分近逼有危疑之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則有以化其過剛之質而默契乎无首之義防危有道雖危而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將進於君位而未成其為君最危之地也大利大害所在天命於斯攸萃父子未免相疑豈可輕易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人惟自信太過則當幾事在前未免決斷太易心惟疑之自有熟思審處之意以此而進則計慮周詳故可以无咎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專指九五之大人天地之德只是大生廣生大人體元之德與天地同其廣大日月之明相推於晝夜大人通天下之志燭萬物之情與日月合明四時生長收藏有其序大人御天變化仁育義正與四時合序鬼神害盈

福謙有吉有凶大人遏惡揚善與鬼神合吉凶天下原無此事大人以意創為之是先天也推无不準而天弗違之矣天已有此理而大人奉行之如天敘有典五典五惇之天秩有禮五禮有庸之後天而奉天時矣夫大人天之所生鬼神天之功用天且弗違而況於人有不利見乎況於鬼神有不協從乎本義言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大人无私與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義自精當然須

要實見得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處是如
何方是實得不然未免儱侗隨人口動不得
此雖九五大人事孔子亦以自狀天地之德
我之德日月之明我之明四時之序我之序
鬼神之吉凶我之吉凶可見天地日月四時
鬼神皆吾身也只要求其合處吾與天地同
其悠久可矣然本無不合處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
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天地之間盈虛消息循環无端進必有退存
必有亡得必有喪自然之理也亢之爲言也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
喪所以動而有悔也其惟聖人乎知進必有
退存必有亡自能處之以道而不失其正其
唯聖人乎盖非聖人則牽於外物見幾必不
明決幾必不勇未免於意必之私聖人无意
必是以不至於亢也厚齋馮氏曰進退者身

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
六爻皆聖人惟所處之位不同是以處之之
道不同如此然亦不拘是聖人分上事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占得此六爻者皆可隨其分
而用之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陰之質偶其性順此卦六畫皆偶上下皆坤

陰之純順之至也故坤之名不易焉凡乾之
體實坤之體虛實故健虛故順順者順乎乾
也在造化則地道也在人則臣道也妻道也
在人心乾主知坤主意也純陰至順順乎乾
以有爲自有大亨之理然順乎健而行乃坤
之正道如牝馬性順而健行爲利牝馬之貞
焉牝馬之貞何如君子有攸往也若居先以
倡始則不免於迷也惟居後以從陽乃爲得
其理焉若倡義以首事則非所長也惟主利

以順事乃爲得所主焉後天坤居西南離兌皆其朋也乾居東北坎艮非其朋也故往西南則得朋而獲同心之助往東北則喪朋而有睽孤之象居後主利往西南皆坤之貞也安於此貞則不迷也得主也得朋也吉隨之矣伊川以坤往東北則以陰從陽乃能成化育之功此非西南東北皆是坤天氣一至何處不成化育之功何必東北此以人事言如坤之性情才力擇其所往但當往西南而不可往東北蓋後天卦位巽離坤兌皆西南乾坎艮震皆東北性不同則不相爲謀故欲其審於所從也此卦專以臣道言文王繫坤辭而曰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主利安貞吉反覆致戒皆謹守臣節之事文王之心於是乎見矣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乾元稱大而坤元稱至者坤在乾中天氣所至坤卽受而施之受乾之氣囿於其中故不曰大而曰至乾元始物之氣尚无形迹坤則以精合乾之氣而資物之生非坤之自爲也乃順承天施而已乾雖能始物若非坤體亨毋以施於物亦不能生此釋坤之元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乾德統天本无疆也坤厚載物其德亦合於乾之无疆中之所含者盡萬物之生理而醞釀之可謂弘矣生機之著於外者形形色色發越而不可禦何其大乎於是品物之流形

於乾者至是暢茂條達咸若其長養之性而亨矣此坤之亨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之利貞而取於牝馬者以牝馬地類性之順也行地无疆性之健也坤之德柔順利貞從乾而一无所作爲以順爲正恒久不已有似於牝馬故利牝馬之貞也君子所行何以

應牝馬之貞乎先迷失坤之道後順得坤之常西南得朋乃與同類而行東北雖喪朋然以陰從陽陰得陽倡乃終有慶凡此皆坤之貞也君子安其貞而得吉則地之合德於乾者固无疆君子亦有以應地之无疆矣西南得朋合同類而行也東北喪朋獨往以從陽也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是一節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至末是一節坤之元亨自造化生長萬物說坤之利貞自坤之理合當

順乾說文王本意原自坤之理上說孔子雖以元亨屬造化至利牝馬之貞處乃文王所以明天下之大分孔子順其意而發明之其旨深矣蘇子瞻曰龍變化而自用者也故乾象之馬馴服而用於人者也爲人用而又牝馬順之至也故坤象之順者順乾也順乾即貞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乾言行以其氣之運旋不已坤言勢以其形之高下相因上下皆坤其厚可知君子體之以爲地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故以深厚之德載物焉厚字載字宜味厚有深仁厚澤淪肌浹髓之意載是將萬物承載在身上如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之意

初六履霜堅氷至

陽主進故以七爲少陽九爲老陽陰主退故以八爲少陰六爲老陰六陰居初在造化一

陰始生於下其勢必至於二陰爲遯三陰爲否以至六陰爲坤而後已在人心一念之差其勢必至於敗國亡家而後已聖人見微而知著即始而見終故於初六之辭繫之以履霜則知堅氷之將至矣欲人戒之於微爲大於細毋致滋蔓之難圖也其旨深矣國家於小人之進戒之於初則群枉之途塞人心於情欲之萌絕之於早則非僻之念消非至明至健莫之能也初陰有霜象居六有履象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初六履霜不過陰之始凝順其道而至於盛則知堅氷之將至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居下卦之中以陰居陰爲得正六爻唯二爲坤道之純故自性體言之生理本直二則有直之德初念所發无所回互何其直也理本至方二則有方之德執德堅固不可移易何其方也直方之德盛大充周不可限量何其大也然此三德不待學習而无不利性之之德也此要實見得自家如何是直如何是方如何是大今見赤子入井自然怵惕惻隱見嘑蹴之食自然不屑見大賓自然起敬此是最初一念不由計較安排何等的直若因惻隱赤子便去救他見嘑蹴可恥便不受他見大賓可敬便敬他此則滿心而發何等的方常常如此事事如此何等的大此皆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自然有的何待學習只假著本來純是坤德只爲不肯依他生出許多別念來所以去之益遠今若要進此德更无別巧只是不失其初而已矣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自地說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人心未動則德藏於密不可得而窺六二有感而動由中達外心之直而行之方始可見矣不習无不利地道之純自然光顯不待習而後利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此爻在他卦則爲陰柔不中正在坤爲地道之純所以不同六陰三陽內含章美陽德足以自重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出而從王之事始雖以于爲臣之分不敢專成然君令而臣行之後必有終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含章可貞非不發也以時發也或從王事而无成有終者其知光大明臣之分不可專成於始則臣之義不可不代君之終也爻辭但言含章孔子小象指出一時字最重時當含則含時當發則發知光大亦知時之妙用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以六居四重陰不中居上之下地近於五勢亦相疑故慎而又慎深自韜晦如括囊而不

出也謹密如是既无取咎之道亦无過情之譽矣六五乃臣之極盛者六四與之相近既有相疑之勢不可輕露六四重陰自能慎密不發故其辭如此陰虛中有囊象重陰有括囊象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

六五黃裳元吉

本義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大善而吉之道也黃字從五字來中之色也裳字從六字來順之象也德至中順無偏倚無矯亢臣道之最純者故其辭占如此六五兩字是象黃裳元吉是辭值此爻爲占三百八十四爻例皆如此此爻伊周以女媧武后當之非是占者有此德則應此占不然反是易不可以占險占法如此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本義文在中而見於外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六爻皆陰陰盛之極至與陽抗陽必不能平而與之爭大陽之微固不能无傷陰雖盛亦豈能以獨勝兩敗俱傷其血玄黃矣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道盛滿之極故與陽爭也

用六利永貞

坤卦六爻皆用六六老陰也老陰必變爲少

陽夫陰性多躁未必能永貞變而爲陽則能永守其貞矣故曰利永貞如何老陰變爲少陽凡人柔靜到至處虛中觀理至精至確一動自然勇決不可遏抑卽是變爲少陽處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爲小既變爲陽是以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言元亨利貞一順說去坤文言從利牝馬之貞說起蔡虛齋常疑世間豈有逆行的造化是未知孔子之意孔子以爲坤利牝馬之貞自始至終皆是如此坤之道只是以順爲正不必拘春夏則元亨秋冬則利貞也坤體六爻純陰豈非至柔然天氣一到坤卽闢而行之無復雍閼之處其動也剛矣坤體翕然凝聚豈非至靜然賦與於物彼此各有定形不相假借其德又方矣坤不先乾以後得爲主而有常萬古不易也坤雖居後而含藏萬物之氣待時而發其化之光顯如何坤道其順乎自始至終順承天施而行天施之以生長萬物坤卽承天以生長天施之以收斂萬物坤卽承之以收斂乾之未施固不先時而行乾之既施亦不後時而不行坤非至順如何哉或疑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相似朱子曰靜无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方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其著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天下之事凡始於微而成於積故觀於家由小善而積之久則必有餘慶矣由小惡而積之久則必有餘殃矣至於弑君弑父之大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始由小不順于君父无所

懲而漸積以至于此由君父不能辯之于早
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一陰始生即當慎
之于微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
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
其所行也
六二巳是成德此又以學言之聖人借六二
以發聖學也直言其心之正也方言其行之
義也内何以直主敬而内自直外何以方守

義而外自方敬義非有二本君子主敬不論
動静心體自然凝聚歸一更無妄念之雜有
感而動自然見義分明由中達外毫無回互
屈撓便是義以方外義因應事而見却非因
事而有自心之主一謂敬自主一之心擇義
而動便謂之方敬義夾持内外交養其德盛
矣不孤矣德盛則行无不宜直方大不習无
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世間亦有一等學問
儘在心上用功只外面却不相應近日禪學

專求心上自在外面全不拘検害事不小外
既不方豈可謂内間有直陳白沙言藏而後
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亦是敬義
夾持之意不孤正是大處不孤故行无不宜
何所疑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
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六三以陰包陽雖有美含之則乾之事業才
力固足以勝之以從王事退然自守而弗敢

成也蓋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
代天以有終也則妻道无專制而代夫以有
終也可知三處臣道亦惟代君以有終而已
豈敢挾才自用而取陵迫之罪乎看六三有
美含之人臣中有過人之才者只恐持才獵
進以失臣道聖人以此戒之爻言含章傳下
一雖字則美不足多矣爻言无成傳加一弗
敢字則小心畏義矣又明其臣道當然所以
垂萬世彊臣之戒其旨深矣子曰下之事上

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臣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巳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

咎无譽盖言謹也

坤一卦雖自地道言然初四上又自世道説聖人看理甚活不似後儒拘泥初當下卦之下一陰始生便著履霜之戒四當上卦之下重陰閉塞便似否隔之時賢人乘氣化以隱見者也天地變化草木亦蕃矣賢人之出可知也天地閉塞而不交上下否隔之時賢人有不隱乎易曰括囊无咎无譽盖言四當天地閉塞之時正當謹密而不出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六五何以爲黄君子黄中通理中德之在内者一理渾然而无所不通條理燦然而各當其則有黄之義也六五何以爲裳雖正尊位而居下體有代終之美業存事上之小心有裳之義也夫黄中美德也美在其中自然由中達外暢於四支恭儉温柔盛德之形容可想也發於事業鞠躬盡瘁代終之底績可稽

也夫在中之美至於暢四支發事業盖惟積於中者盛是以發於外者弘充實而有光輝美之至也凡美在中不至睟面盎背不至過化存神還是養未甚盛不可謂美之至此理體備一身充塞天地原无欠缺渾全此體毫无餘欠自然盛大流行不可遏抑堯舜事業只當等閑要自信得及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

天玄而地黃

陽大陰小自其定分六畫皆陰幾與陽等必將自恃其盛而與陽戰陰與陽戰何爲稱龍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陰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陰既大盛將變爲陽何爲稱血蓋陰雖盛猶未離陰之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陰陽皆傷天地之雜也然以大分言之天玄而地黃上下之分終不可易也此二聖深見彊臣之禍不欲顯言之默寓警戒之意於書法之中曰龍曰疑於陽曰戰曰嫌於无陽曰血曰天地之雜天玄而地黃皆寓扶陽抑陰之意深折邪臣逆節之萌使夫爲臣者知无君不免于野之傷爲君者預知无陽之勢深切履霜之戒也坤卦六爻皆臣道二五皆臣道之善者三爻覺有恃才之意故以无成戒之四則全身遠害之事初則戒陰生之始上則戒陰盛之終所以存綱常維名分聖人之意深矣鄭室甫曰乾之彖見文王遭周之德坤之彖見文王事殷之心周宴曰乾之初九曰勿用護其微也坤之初六曰堅冰至危其盛也游定夫曰乾以純陽陽極而亢坤以純陰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二五皆坤爻之美者二不言美而五言美者爻以陽爲美三有陽故云含章五有陽故曰美在其中陽之可貴如此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鬱塞未通之義此卦以震遇坎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有屯難未泰之象故名屯震以一陽動乎二陰之下坎險在上雖未即通然能動乎險中故可以得大亨然在險則宜守正凡濟險只一貞字始可以倡大義而感人心倘一有不正則无以服人一不成而萬有餘敗矣必貞而後利也在險之下未可遽進故勿用有攸往震爲長子有代父作君之象

初九陽得正位有貞象成卦之主在卦之下
有以賢下人得民可君之象故利建爲侯則
有以係天下之人心而屯難可濟矣故利也
建侯亦須居貞或建已爲侯或建人爲侯或
[illegible]豕[illegible][illegible]皆是見羅李先生曰有混沌乃有
開闢有開闢必有屯難帝王之創造一天地
之開闢也非智不謀非勇不克非仁不懷非
義不服群策畢舉而後大功可集輩求元聖
與之裁力古之人有行之者矣此所以宜建
侯而不寧也此亦是一說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
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卦名爲屯者卦體震以一陽交於二陰而坎
險在上爲難生有屯難未解之義故名屯震
德爲動坎德爲險在險之中而有能動之德
大有爲之具在我必有不終於險者故可以
濟屯而亨震爲卦主而居初得正有貞義濟
屯豈是小事非得正何以號召豪傑而鼓動
天下故係以元亨而必利於貞坎爲雲震爲
雷雷一動則雲化爲雨雷雨之動滿盈有屯
之象天造當雜亂昧冥之時天下未定名分
未明非建侯何以係天下之望故宜建侯以
示天命之有歸又宜知當屯之時姦雄竊據
以盜名字者不可勝數必當時時警戒嚴爲
之防未可遽爲安寧而不知警也唐肅宗至
彭原乃與張良娣博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
聲此不知建侯不寧之義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上而未雨屯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爲雲
與雷各爲一物然必交合而後成雨有經綸
之象焉經綸治絲之事經者先引其緒爲一
而分之綸者後理其緒爲二而合之天下屯
難只因名分不明君子當此時施爲次第自
有條緒先後之間毫不可紊如漢楚相持三
老董公提出一箇爲義帝發喪來君臣大義
即時曉然於天地之間項羽弒君人人得而

誅之矣此等識見卽三傑有所未及君子之經綸豈尋常所可測量哉動乎險中的動字於經綸二字可知其實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本義磐桓難進之貌磐大石桓威武貌周書桓桓如虎如貔初九陽剛在下本有能進之才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堅守不進有磐桓之象方屯之初必守義之正然後可以服人心故利於居貞以正爲所而固守之爲居雖可以微倖而不爲也初九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是德雖聖知而能推心于至賤之下有匹夫匹婦若或勝予之意則恩无不周情无不體民心之所歸往有侯之象故利建以爲侯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雖磐桓而不輕進然其志在行正特欲審幾而動耳初九以陽剛居五爻之下是以至貴之德而下至賤之民宜其大得民心之歸所以利建爲侯也得民是濟屯之本經綸是濟屯之用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陰柔中正與五爲應而下乘初剛不遂其進有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之象然初非爲寇也欲求已爲婚媾與之共濟時艱耳二能以正自守不肯相從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終不足以奪其守正之心乃可以與

正應合如女子之十年乃字矣十者數之終且言久而得合之意不必泥也女子許嫁笄而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不得遂其進而有屯邅之難爲其下乘初九之剛也十年乃字蓋二五相應理之常也既字則復其常矣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正應陰柔既无濟屯之才不中正又无自守之德无應又无共濟之人[illegible]苟且以起功名之會如卽鹿者无[illegible]之附入於林中而已君子見幾[illegible]如舍之而勿逐可也若貪於所[illegible]不舍其取羞必矣

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三有從禽之心動於利也惟君子則以義制欲故能舍之若往而不舍必取吝而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近於九五有君臣之義陰柔才弱不足以濟有乘馬班如之象然大臣之道莫先於以人事君四與初應若能下求初九之剛與之共濟則得爲臣之道而可以濟天下之屯吉而无不利矣

象曰求而往明也

大臣求賢自輔明哲之道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于二陰之中則是國家多難强臣專命之時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則天命已有所屬九五坎體自屯其膏而不能施如鉅橋鹿臺之類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如七國之周三分之漢豈能復振夫人君威命靈爽獨攬於已本其正也膏既不施惟小事稍爲補苴猶可得吉君太爲振作欲收已去之權則反以取禍而凶矣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人君聚天下之財而專之于已其施未爲光大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陰居險極處屯之終下无應與進无所往憂懼而已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敗亡立至何可久也

羅彝正曰磐石也桓杙也皆難動之物

屯卦以初九一爻爲卦主以貴下賤大得民心其巴夫而有天下者乎時之方來者也五陽在上陷於險中屯膏不施又无剛明之佐時之巳去者也二明人臣之義而未必有濟於時之艱四有求賢之意而未必得初之應三无剛明之才而妄意濟屯之業上去初既遠五不足歸則亦无所之矣居屯之時各欲自審以爲吉凶德也時也應也缺一不可也

屯之初九漢高祖我

太祖足以當之易乃聖人賛化育之書觀全卦有此象繫以彖辭觀逐爻有此象繫以爻辭因是亦有卦爻无此象而聖人反其象以垂戒者如屯之六三君子幾不如舍豫之上六成有渝无咎姤之初六繫于金柅貞吉之類姤彖辭勿用取女之類凡到難處處聖人便說箇處法所以謂賛化育彖象所繫皆謂之辭如大有元亨大壯利貞睽小事吉鼎元亨兊利貞恒九二悔亡大壯九二貞吉之類是有占而无象也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觀六三觀我生進退賁六二賁其須咸初六咸其拇之類是有象而无占也朱子到此亦說不去故象指卦爻之畫辭指卦爻之辭象之動即謂變辭之所值即謂占不可易矣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艮象山坎象水山下有水蒙昧不測蒙之地也艮德止坎德險内險心之陷溺外止行之難通蒙之意也故卦名爲蒙蒙者天真未鑿知識未開人之始生蒙而未明之義卦體九二一爻剛而得中成卦之主有發蒙之具者六五陰柔得中以應之故蒙者遇此不終于蒙有亨之道也二何以發蒙使之得亨哉蒙者不求于我而我往教之反啓其輕忽之心故匪我有求於童蒙童蒙求教于我則師嚴

而道尊乃可發其蒙也然其求教于我必如初筮之誠乃可因其誠而告之若二三其心常懷不專之意則非以尊我而反瀆我矣瀆則不輕告之也既求我矣既能初筮矣而教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于以聖賢大學之正道學術邪正之間又不可以不早辨也童蒙謂五全是赤子之心謂童亦有蒙而多欲如三蒙而昏蔽如四未必皆童蒙也有童穉之蒙有小民之蒙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學于九二聖人之蒙高宗學于傅說武王訪于箕子所以聖益聖與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下有險卦有蒙之象也內險外止卦有蒙之意也故為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之所以得亨者九二以可亨之道而行時中之教故亨師必自性通透然後可以透他人之性當其可之謂時蒙者悟道有遲速造道有淺深一槩施之則扞格而不入矣夫子循循善誘正是恰當其可是謂時中故蒙可以亨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六五柔中求教之志正與九二相應自能先求于我不待二之求之也求字有屈己意應字有感通意二雖不求于五而其亨行時中之矩自有以感之非傲然自尊使學者望風而不敢進也初筮告蒙者至誠以相求二自以剛中之道告之學者可以全受教者亦可以全予矣再三瀆瀆則不告者何也蒙者有二三之念无求道之誠旣已瀆我矣我又不察而告之益將啓其二三之心而无以發其重道之意是亦瀆蒙而已矣故不告也蒙以養正聖人之道一於正而已矣自入門之始以至於成德豈復於正理之外有加毫末今養蒙而必以正道乃所以端其作聖之功由不慮而知之

良知養之以至于不思而得之聖智由不學而能之良能養之以至於不勉而中之聖域其功皆始於養蒙之日故利於貞也古者后妊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緼瑟而稱不習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是未生而胎教先立矣太子乃生接以太牢卜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是襁褓之教也能行立矣道之以禮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是童穉之教也孩提有知明仁孝禮義以導習之出而齒於大學教之以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幼者之禮行焉毋使異日有一人之肆也十八日孟侯孟侯者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問所不知毋使異日有深居之悔也太子立置太師太傅太保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及乎既冠成人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語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三代之所以長久以蒙養之道預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其流有必達之勢其源有清潔之體蒙之可發而未牿者也君子體之以果行育德焉行不果則物欲牽引終无廓清之時德不育則天真牿亡難望高明之域故善必

存惡必去所以果其行也濬其源潔其流所以育其德也體蒙之功至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六陰柔居初質雖蒙而未化於物者也當求所以自發其蒙焉發之之道維何九二剛中乃天民之先覺可以爲人之刑法者初當以二之剛中爲法以自說其私欲之桎梏焉凡人心累於物欲則心體之牽繫若有以拘縶之而无超然自得之意與桎梏之刑罪人

何異得先覺以啓發其本然之明消融其拘
滯之累自然廣大高明曠然自得與造物者
遊一身之桎梏不覺其灑然解說矣若自是
其愚往而不返亦終於蒙而已矣何吝如之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求正人而法之則蒙養爲聖功之本可以說
桎梏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發蒙之主剛而得中上應六五當發蒙
之任者天下之蒙皆賴我以發也使所包者
有一人之或遺則民之失性我之責也故大
其道以包之无一人不在教育之內則人之
聞教者各復其性故吉也蒙者未必皆才子
弟亦有陰性而柔愚之甚者不有以納之則
天下有棄人矣故不擇其類而納之雖愚不
肖亦在教化之中則人之不善者可化而善
故吉也夫天之立君使作之師教民固其責
也二有以任其責而代其勞則家相之職已

盡如子之克家足以成父之志也統治群陰
有包象四陰有婦象二應五有子象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子克家雖二之能盡臣道使爲五者情意不
接委任不專二何以展布其四體乎故二之
盡職全由於五之專任也接字妙情相接而
後通五非但能任二以職君臣燕見禮貌晋
接之間藹然歡忻交通眞有如父子之相得
者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以六居三陰柔不中不正陰性止是蒙居陽
則躁動无守蒙者如此勿用發之可也何也
三性柔懦妄動見利則失身以徇之不顧其
身雖以禮教之必不能守如女之見金夫不
有其躬所以不可取也聖人雖有教无類亦
有不屑之教大抵受教易守教難回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失之矣守之一字爲婦爲子爲臣爲朋友皆

不可无臨大節而不奪只是有守學而无守
何以能立故聰明非難守教爲難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行不知愼惟欲是狥故勿用取之也
六四困蒙吝
以六居四旣禀昏蒙之資遠於二陽又无師
友之助困於蒙而終於不明者也何吝如之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人之蒙不爲害能親師友以發之未嘗不可

以復明四欲從九二則隔于六三欲從上九
則隔于六五獨遠于陽所以困于蒙而吝也
六五童蒙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
人至誠任賢若高宗之於傅說置諸左右朝
夕納誨以輔台德啓心沃心絶无猜忌之私
如童蒙之專也其君之成聖又何疑吉之道
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五柔順以巽九二之賢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以剛居上治蒙過剛不以發而以擊也凡人
性聰明授於天增其所未有不可以强進習
染由於巳去其所本无猶可以人爲若取必
太過攻治太深强其才力之所不及則人將
苦難不入反以失其本然之良惟嚴其隄防
捍其外誘則人將警戒震動猶可開其物欲
之累爲寇則不利禦寇則利發蒙者可以知

所從事矣艮有止象坎有寇象上九過剛艮
爲手有擊象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禦寇以剛上非過求下亦易從上下順也孟
子言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此才字要認
得分明若論氣淸則才淸此才字則有及有
不及如唐虞之五臣各治一事孔門之十哲
各占一科一槩强而同之卽聖人亦有不能
惟性中之才則无有不及者如臣之不忠子

之不孝言之不忠信行之不篤敬豈可以爲
天則限之所謂禦寇者如此之類是也蒙六
爻以九二爲主上下四陰皆因二以起義五
應二則爲童蒙之吉初近二則爲發蒙之利
四遠二則爲困蒙之吝三乘二而應上有兩
從之象故有勿取之戒上九擊蒙則九二之
功也

汪本錡曰乾坤之後即繼以屯蒙屯者天地
初闢世界蒙昧聖人旋乾轉坤之道於此焉

在蒙者人心蒙昧知識未開聖人開天闢地
之功於是焉始故屯利建侯而蒙利禦寇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乾之性健能進者也上遇坎險未可
輕進乾能自守而不遽進以陷于險有待之
義故卦名爲需九五坎體中實有孚象居中
得正有貞象坎在前有大川象乾能不輕於
進有利涉象天下事有遇險而不可遽進者
若急於進反僨其事矣時未來不可强幾未
至不可乘也九五中實是實心能需凝然有
主于中毫无躁動之念焉如此則心定而明
守安而太本體何光亨也心既有孚而見之
行事固守其正无徼倖之舉焉如此則事當
於理而險陷不難出矣吉而利涉大川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
窮矣

坎險在前時所宜待也乾德剛健自能確守

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其義不困窮矣凡陰性
多躁妄陽剛心體堅實故不輕動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九五位乎天位而有正中之德是以其心能
孚而事得正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乾剛能需往而涉險必有功矣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本義雲上於天无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

自雨耳需之象也君子於事之當需者亦惟
飲食宴樂以俟其自至而已不容更所爲也
飲食宴樂只狀能需之象如學道者精義利
用已有功夫只優游厭飫以俟其自得治世
者正德厚生已有功夫只從容安舒以俟其
自化若更欲速有爲反多事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初九去險甚遠有郊象陽剛乾體有能恒象
初九在卦之初見險之未可進也即能需于
最遠而不輕進需于郊者也夫始而能需固
已善矣若久而變其所守猶不免于咎也利
用恒于其所而不進焉則无輕進之咎矣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
也

冒險輕進是爲犯難而行需于郊則不犯難
而行也遠處以俟時需之常也利用恒无咎
不失其常道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本義沙則近于險矣九二漸進近坎雖未至
於大患已小有言語之傷矣剛中能需故終
可以得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剛中其性寬裕不急於進衍在中也雖
小有言終可以遠害而得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本義泥將陷于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
險愈近而過剛不中自恃大過犯難而行寇
之至也乃我自致之耳三近于坎有泥象坎
爲盜有寇象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災在外甚近能敬慎故不敗三過剛不敬慎
故致寇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有見傷之象然柔而得
正下與初應猶可藉其力以出險雖需于血
而出自穴矣本義謂柔正需而不進故爲出

自穴之象不知四已在穴中欲進何之象曰順以聽也聽乎初九也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四與初應藉以出穴何疑

象曰需于穴順以聽

以六居四柔而得正順以聽乎初九故可以出穴也坎爲耳有聽象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天位君道已盡无所復爲但需于酒食而已夫治天下不可以多事爲也安靜无爲與民休息乃爲君之正道如此則險可平而難可息矣何吉如之坎爲水有酒食象此如漢之文帝

象曰需于酒食以中正也

五有中正之德君道已盡矣但當需于酒食而已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居險之極入于穴中者也然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則可藉其同心之助而出乎險矣敬之終吉也九三自是正應初二非正應故云不速之客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居五之上乃退閑之處不當治事之位有客而能敬亦不致於取尤矣未大失也

乾坤屯蒙之後受之以需者蓋天開地闢之後立之君以治之如屯之建侯立之師以教之如蒙之養正政教業已舉矣然洪荒之後豈能必天下之各安其生而復其性乎如堯之時承伏羲神農黃帝數聖人之後尚有水土未平稼穡未教人倫不明之事聖人亦難欲速只得需以待之王者必世而後仁古今皆如此也故繼蒙以需乾三陽進迫于坎遇險而能需者也坎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而能需則不至於犯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可以出險矣大凡天下難處之事

須寛心忍耐以需之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爲内險而外健又爲巳險而彼健險則无情健則好勝訟之因也卦體九二中實上无應與有孚窒象坎爲加憂有惕象九而居二剛來得中有中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訟象九五中正有大人象

以剛乘險有涉川象訟非得已惟有孚而見窒不免爭辨以明其是非然必内存憂惕不敢盡事事明則已不必求勝則辨以直巳非以陵人乃吉也若逞其忿心求勝不巳則傷化敗俗凶之道也訟情微曖惟見大人則中无偏著聽斷公平故利也若行險壽張以求必勝是涉大川虛不勝實必不利也此卦辭最齊整俱有憑據訟有兩端有理直受枉而訟者有孚窒是也有鴐空好勝而訟者終是也彖辭垂戒可謂曲盡周禮訟有五聽呂刑師聽五辭聖人最慎之然孔子以使民无訟爲本聽訟爲末其所重又可知巳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卦德乾剛則力足制人坎險則智足傾陷兩人一剛一險一人内險外健皆興訟之道聖人覩卦有此象故名卦爲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凡卦言往來皆自兩卦反對而言自内而外

曰往自外而内曰來需坎在外訟則來而在内矣需坎陽在五故曰正中訟坎陽在二故曰得中卦變在本義亦覺難通伏羲畫卦下卦之上再加一卦六十四卦一時俱了何有此爻從彼卦來之理況文王設卦觀象全是覩伏羲卦畫之象不見有往來之義惟文王序卦一止一反兩卦相比正卦剛在下倒卦又在上正卦柔在上倒卦又在下所以有往來之象蓋陰陽消息理自如此亦有不言往

來非成卦之主故也此易中一義不必盡拘
訟九來居二而得中此有孚窒惕中吉之辭
所爲繫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
訟有始有中有終孚窒訟之始也惕中訟之
中也皆可已之時也若終則求勝不已訟至
於成而不可解矣訟至於成則人已交惡上
下兩傷於義不可故凶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尚與上通即九五也九五中正之大人見之
則辨明故利也楊氏曰虞芮爭田之訟見文
王則其爭息鼠牙雀角之訟有召公則其理
明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有孚而窒與其辨可明若以虛辭罔上是爲
行險刑戮其所不免入于淵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左旋水東注其行相違訟之象也君子鑒

訟之由成皆因始之不慎作事謀始訟端絕
矣謀始義最廣程傳慎交結明契券之類亦
未盡平菴項氏曰天一生水本同一氣一動
而行相去天淵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
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
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于七筯之間
蘇史滅宗忿起于談笑之頃謀始之誨豈不
深切著明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陰柔居下柔弱之性不能終訟始雖小有言
其終則辨明而止得吉矣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不永所事以性言之訟不可長以理言之
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辨明則吉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以其居柔得
中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不克訟

退而逋其至小之邑以示卑約之意可以无眚矣克能也二本能訟者只因性體得中又五尊勢不可敵屈於勢故退處小邑以自免九二初欲與五為敵亦是有位者若據大邑是有競也若段叔之請京武仲之據防其蓄謀叵測逋於小邑則遜避矣故可免難而无眚二但屈于勢故止言无眚非吉也坎本坤卦九來居二坤為衆三百戶象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不克訟而歸逋竄者蓋自下訟上患之來也乃其自取二見於此故不克訟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坤再索而得坎坎本坤卦坤以從乾為德舊德也或從王事无成亦坤六三爻辭六三陰柔非能訟者但守其舊德而貞上與上九為應雖遇健訟之敵不免於厲然柔能勝剛終可以得吉矣然或出而從王之事以聽天下之訟亦非才力所堪无成功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坤之舊德以從乾為貞今以從上為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陽剛本欲訟者以其居柔故能不克訟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人有性剛不甘受屈於人本有欲訟之意既能反之本心見訟非正而无訟為正即能釋其忿心相安於无事則人已兩得吉之道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復與渝皆始欲訟而終无訟有改過遷善之意不失乎正理也

九五訟元吉

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非特以聽訟為能而以无訟為本大畏民志使偽者獻誠訟而遇此主可以得元吉矣故不曰聽訟而曰訟元吉有訟不待聽而自无之意若聽之雖善豈能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正非但聽不偏斷合理而已中者无偏倚
正者无邪曲大明在上群情悉歸於洞照大
公在上上道已臻于蕩平險者不忍逞其奸
健者不欲憑其氣此訟之所以元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本義上九以剛居訟之極終訟而或能勝之
然以訟受服豈能安久故有或錫之鞶帶終
朝三褫之象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以訟得之亦不足敬況終朝三褫之乎
此卦九五一爻爲聽訟者餘五爻俱訟者性
之强弱不同故所得吉凶亦異俱從陰陽性
質上看來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
如此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
者寓兵于井田之制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
于至靜之中又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有將
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有衆之象九二以
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有人
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名爲師貞正也九二
剛中有丈人象才德老成諳練之稱用師之
道貴於得正如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不得已
而用之仁義之師王者之志所謂正也將者
三軍之司命必用老成之人軍機曉暢舉動
持重則謀出萬全戰无不克思慮詳審无踈

虞之咎也荀卿所謂六術五權三至五无壙
庶幾近之吉是有必勝之道无咎是无致敗
之咎彖辭貞以人君出師言丈人是以人君
用將言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此正字自將言一陽在下之中五陰皆爲所
以王者之兵以仁義爲本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爲能以衆正百將一心三軍
同力聰明警戒和傳而一聚則成卒散則成

列是節制之師也大將旣正能以衆人皆正則无敵于天下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此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卦體九二剛中六五應之卦德坎險坤順雖行危道而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興師動衆不免勞民傷財以毒天下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吉而无咎矣卦辭自君說彖傳自將說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而不見其爲水卽兵寓于農而不見其爲兵師之象也君子以民卽是衆有善政以容之立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以寓伍兩卒旅軍師之制養之於无事皆吾民用之於有事卽爲衆其法寄而其意深矣容字畜字妙皆有不露之意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陰師此意朱子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因卦以發則其蘊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其法一中左右前後各一卽握奇之法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二王師初三四皆偏裨受律於九二者也初六在卦之初出師之始不可不謹初六陰柔非有統馭之才出師未有臨敵之事勝負未定故聖人預有以戒之律法也號令節制之事甘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周禮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恐其亂部分也此皆所謂律也初六師出在守二之律若不以律而否臧二將以律治之不免於凶也

象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也

否臧卽是失律不免於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剛中六五應之以丈人之德而任閫外之寄能以衆正故吉戰勝攻取故无咎也王者寵任之專三錫以命周禮一命受職二命受服三命受位推轂之後不中制不外監軍中之事將軍制之矣在師中吉无咎指九二剛中言王三錫命指六五應之言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承天寵推二在師中所以得吉之故懷萬邦推王三錫命之故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陰三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在下之上本無勝敵之才而貪功生事輕敵冐進師徒撓敗輿尸而歸其凶可知巳六陰才弱三陽志剛不中正性體輕躁師出而不以律者也程傳以輿尸爲衆主固亦有據但三在下卦之上巳任師旅之寄陰乃闇劣之人剛又黠強之性未可以律御者也三自取敗敗與衆何與故當以本義爲是或字有豫戒意聖人觀此爻象見此等人決不堪用故深戒之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无功僅止于不勝而巳輿尸則喪師辱國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四以陰居陰柔得其正自度其无決勝之才卽能全師以待命賢於六三遠矣无咎之道也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師之所舍曰次春秋師次於郎次於召陵左傳曰凡師三宿爲次或云大敵在前爲將者豈得退舍不知量敵而進兵家之常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緑敗於何有

象曰師左次未失常也

本義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貞凶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如田之有禽以害稼穡不得已仗義執言以獵取之荀子所謂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以毒天下故无咎也然又必專於委任若使長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將使輿尸而歸雖師出有名未爲不正亦不免於喪師辱國之凶矣六五陰性易於搖惑聖人又以此戒之晉荀林父爲將先縠違命而濟是以有邲之敗唐以魚朝恩爲觀軍容是以郭子儀有相州之敗長子帥師是五爻有此象弟子輿尸又反言以致丁寧之意見任將不專必至之禍以垂戒也五但言无咎而不言吉所以戒人君之黷武也長子即九二自衆人尊之曰丈人自君稱之曰長子弟子三四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以中行正言長子當任之故又使弟子參之是使之不當故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本義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大君當天下大定之時有賞功之命或開國而命爲諸侯或承家而命爲卿大夫承受也此大公之典也小人勿用行師之時進丈人退小子以律以次以執言皆長子之事則吉輿尸小人之事則凶當用師之時已辨之早矣至此時安得復用小人以貽驕恣之禍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功有大小正功故有開國承家之異也小人器小易盈必恃功驕恣故不可用也

師之六爻將兵將將奉辭伐罪律法信任對敵決戰振旅班賞无所不載乃一部兵法也

續韋齋易義虛裁卷之一終

續華齋易義虛裁卷之二

明豫章涂宗濬及甫甫著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親輔也九五陽剛中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有天下歸向一人之象故卦名爲比人君爲天下所親輔上下一心无思不服吉之道也原即原始之原非如周禮原蚕爲再之義我旣爲人所比必推原卜度以自審果有元之德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能使萬物各得其所焉有永之德自始至終持此元於悠久外誘不奪必世无改焉有貞之德行此元以正道廣大无私順逆不較焉三德具備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不稱之咎天下之未得安寧者亦將皆來歸之若或遅而後至則是勢窮而後服非誠心以歸化聖世之戮民也不免於凶矣舊說萬國朝禹防風以後至見戮天下歸漢田横以不來受誅又如隗囂公孫述之類皆是九五剛中正有元永貞象四陰順從有不寧方來象上六居後有後夫象或云上六陰也不得言夫程傳以剛强爲夫盖泥子南夫也是謂我非夫之說皆非也乃匹夫獨夫之夫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者親輔之義也卦體九五一陽五陰順而從之所以爲比也原筮元永貞以剛中也九五有剛中正之德此德自能生物謂之元此德自能不已謂之永此德自能得正謂之貞也不寧方來上有元永貞之德以求附民是上之應乎下也下有群陰順從於五是下之應乎上也後夫凶上六一陰獨不應五其道窮而後至非歸化之誠故凶也朱子解上下應謂五陰除去上六乃四陰上指九五如程傳說是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比之象也先王觀比之象以爲天下如此其衆豈能人人而親比之於是建萬國親諸侯有巡狩述職之禮有燕享勞問之情以親萬國之諸侯使諸侯宣上之德意以親萬國之民則民知尊君親上而比於一矣雲峰胡氏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使民自相合而无間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无間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比六爻專取比五之義故不論應爻此爻全重初字下之比上孚信爲本然宦成之後雜念容或參之初居坤順之初其比上也惟知有君不知有身一以忠誠親比於上則於臣道无忝无咎之道也然孚於初而或移於終非臣道也若能由初仕之誠積之以至于无一念之不誠无一事之不誠有孚盈缶焉則下以誠感上上以誠應雖非有意於得君而將來信任之專有出於常情之外者有他吉矣初與五本非正應故曰有他坤爲土有缶象坎水流坤有盈缶象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凡人初心最誠初仕最誠由初仕之誠積之至于宦成視初心无少攺焉宜其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在內卦是丘園之士也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脩之家不壞于天子之庭有道不變塞之意如此則得爲臣之正可以行其道而吉矣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達不離道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陰柔不中正不比九五而比上六是謂比之匪人凶咎可知不待言也匪人專指上六言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上比无首而凶三又比而從之凶咎乃其自取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六四柔而得正不比初六而外比九五國爾忘家公爾忘私比之正也大臣之道盡矣何吉如之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九五顯比之君誠賢君也四外比于賢以從上也得爲臣之分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九五以一人比天下而陽剛中正顯明其比極蕩平正直之道而无計較順逆之心天下皆化而至公有熙熙皡皡而不知爲之者如王者用三驅之網以待禽獸之去來雖至於失前禽而其邑人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之也真大道爲公之氣象也王道至此无以加矣何吉如之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驅而入者則獲之以前禽比去者不追以獲者比來者不拒大公无我之道也邑人比天下下化之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九五顯比而得吉者位正中也其德正中是以顯明其比道而吉也王者於民來則撫之去者不追所以有前禽之失也邑人不誠固下之中乃上之顯比有以使之大公之化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以一卦上下言之上爲首下爲足以一卦終始言之初爲前上爲後九五向明而治自初至四无不比而從之惟上六在五之後不能首先歸之所謂後夫也其凶必矣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初比於始故終有他吉上六始不知比何以有終凶之道也

王道大一統自顯比之道言則順逆不較固其心也自一統之勢言則梗化无上亦法之所不容也是以五言失前禽而上言无首凶也顯比非特是君道卽吾儒一生所學只是如此凡事君交友與人不過盡其在我光明正大蕩蕩平平不可有一毫取必之心若以君之用否友之信否橫在胸中未免憧憧往來一念之萌便失大公之體無之乃謂自得有之便能作障有何益也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陰也畜止之義也陽爲大陰爲小乾本在上之物此卦上巽下乾以巽陰畜乾陽以小畜大也六四一陰得位近君上下五陽皆爲所畜亦以小畜大也又以陰畜陽但能以巽入柔其剛健不能以力制之能係其志而不能固其志又爲所畜者小之象在人事則如君子欲上進小人得以攖繫之大事將成小事得以梗阻之又或如臣畜君下畜上皆是故爲小畜卦德乾健而巽順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乾陽雖爲陰柔所畜猶未能止其上進之志君子尚可以得亨也四以一陰之力止乾三陽陰倡而陽不和畜者自畜行者自行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此君子所以得亨也卦合數義如小人畜君子則亨在君子如臣畜止其君之欲則亨在臣下卦三爻皆

以君子爲小人所畜言六四一爻以人臣畜君言九五一爻以巽體中爻剛中志行言上九一爻以君子被畜而不可進言易不可爲典要如此天地閒自有如此事情所謂類萬物之情巽半坎有密雲象乾西北之卦有西郊象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以六居四得位近君上下五陽皆爲所畜以一陰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所畜者小故曰

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卦德乾健而能巽則不過於剛二五剛中而志行則同心而共濟乃君子之所以得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陰雖在上畜之未極陽尚往而不可止也自我西郊陰未能以畜陽也志行以二五兩陽言施未行以六四一陰言彖辭皆扶陽抑陰之意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有氣无質所畜者小之象君子以威儀文辭雖德之小然道无不在亦求以懿美之應小畜之象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三爻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初九以剛居正確然自守不肯輕進而六四應之不爲所畜其復也自道而復非苟進者何過咎之有又可以行其志而吉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復其本然之位而進必以正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九二剛而得中與初九剛而得正相牽引以復其本位自得以遂其進而吉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復自道固不自失二與同德相牽而進亦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以陽居陽不中不正自恃太過不能以理自防逼近於四四得以乘其隙而止之不得遂其進矣如輿之說輻而不可行也然以其性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争有夫妻反目之象蓋三先輕四之柔而不屑介意又復暱其巽順而无以自克宜爲所係畜矣輻車轑也輹車軸轉也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輪破則輻裂而說矣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爲夫者平日立身以道自有不怒之威以正其室則身教素行豈有反目之理惟恣其情欲之流而與之褻狎不能正身以服之宜其至於反目也見小人不能止君子乃君子之自取耳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四近於五本有傷害憂懼然四柔正巽體以巽順畜止其君之欲故君臣相信而和无傷无惕无捍格之咎矣此爻程傳是本義非不必取五上二陽同畜三陽說四畜剛有血象又多懼有惕象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人臣畜君之欲而至於乖忤者或亦人臣不能无私或好名或好勝未必與上合志故多忤耳若以君心爲心與上合志君亦必有以信之宜其惕出而无咎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而志行乾陽爲陰所畜惟剛中正與之同德孚誠與之相援居尊位力又足以號召群鄰則衆陽之兢進宜矣攣兩手相交固結不解意鄰臣鄰之鄰此爻本義非程傳是彖傳剛中而志行指二五見君子之所以亨何必與二爻同力畜乾哉易無典要宜如此說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有孚之德自足感召群陽不獨以其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居畜之極畜極而成始也密雲不雨衆陽尚未和也今則既雨而和矣始也衆陽尚往未處也今既處而不行矣盖以巽陰尊尚其德至於積滿而然然陽德終不可止陰必盡力以止之雖貞而不免於危此小人所宜戒也然陰盛之極如月之幾於望矣君子不能見幾而止有所往則不免於凶此君子所宜戒也此爻正露小畜本意上九巽體亦畜

乾者巽長女婦象婦貞厲以上戒小人月幾望以下戒君子天下固有小人用事之時君子不可輕進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君子欲征必爲小人所疑窒礙而難行也小畜一卦明明小人畜君子之象爻中扶陽抑陰者聖人贊化育也

六四一陰何以能畜五陽四近於五乃近君之臣性最巽順上入其君使之深信而不疑下巽於群陽使之入其術中而不覺初二自守中正不爲所惑三過剛性疎與之狎暱必爲所愚柔能勝剛所以爲四所畜是以君子立身涉世一以中正自守柔邪不能惑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文王繫辭多爲處憂患是故其辭危夫以聖人而不免於羑里之囚則天下後世之罹于憂患者多矣君非教以處之之道其不困於險阻者幾希故九卦以履爲始履躡前而進也下兌上乾以兌履乾以柔履剛履之象也故爲履卦德乾健兌說和悅以躡剛强之後乾性最剛行其後者若復以剛復之勢必不能相容兌以和說承之則溫良之度自足以消其剛狠之氣雖履虎尾而不見傷猶得以行其志而亨也全卦以兌履乾爲虎尾爻辭以四履五爲虎尾易不可爲典要不必拘泥學問處順境不難處危機而不爲所傷乃是真得力處凡處剛躁難處之人只要從容和緩不可激起他來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以兌柔履乾剛有履之義乾如難事之君或難處之人其性剛健而好勝其行果決而不回惟以和說應之款之以寧耐柔之以和婉則其氣自平而機可入是以履虎尾而不咥人亨也兌亦內剛外柔非苟說者應對感說

中有許多難處事情應之不得其宜便至激
出事來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夫子從九五一爻別出一議論以明得亨
之意帝位至尊若德不稱位便是疚舉動便
不光明九五以陽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剛
中正是乾德之至精至純者中无偏倚正无
邪曲是精一執中之德也以此履帝位何疚
之有履之光明顯著者也程傳疚病夬履是
也亦通德稱其位便是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大象取上天下澤以履爲禮別是一義亦履
之象程傳備矣自農工商賈以至於公卿大
夫皆有一定之分然自農工商賈以至於公
卿大夫皆有无窮之心不有品節限制則其
志之所趨日鶩日遠寧有定止之時故分辨
上下之分儀章度數各有等威受享制用各
有界限上下辨而民志自定僭亂无自作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二皆无應初九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是韋
布之士也未交于物不願乎外不變所守有
若將終焉之意率其素履者也如是而往隨
其所行无入而不自得何咎之有素即中庸
素位之素平日所履如是不爲外物所遷素
字從初字來或云素質朴也无文采之意亦
通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此願字即孔子從吾所好之好字士各有所
願獨行所願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之意願字
最有味當知所願何事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二剛而得中上无應與无欲進之心循理
樂天寬舒自得世莫我知幽獨自守其正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動无不善者也故爲履道
坦坦幽人貞吉之象此即乾之潛龍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中有所主不爲外物所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陰柔則才弱居陽則志剛不中正則妄動見理不明本眇也而自以爲能視守道不正本跛也而自以爲能履四五乾體未易犯也三以暗弱之才躁妄之性行乎見之所不及任乎力之所不能以此履乾必見傷害如履虎而咥人凶矣盖其剛躁自用得志肆暴如武人爲于大君若秦政項籍豈能久乎眇跛二字從六字來視履從三字來武人又從三字來愚而自用不知而作未有不取禍者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兩不足字從六字來位不當以六居三志剛從三字來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四近於五五剛決太過難事之君也九四以剛居柔不過於剛是能小心敬畏每事不敢自專則始雖履虎尾而可危既能愬愬而戒懼焉則終必見諒於君而可以得吉矣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愬愬非以媚君其志將以有爲既得終吉則其志可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以剛明之才居得爲之位而下又遇和說之臣一於將順而无所拂逆凡事必行无所疑礙履之夬決者也夫事變无窮人情難測惟在上者詳審慎重以盡天下之情則舉无不當而可免於危若夬決其履獨斷獨行而有輕視天下之心則踈於爲謀未免於意外之警雖得其正亦不免於危矣可不戒哉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剛明過人傷於所恃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九處履之終終身之所行於此可考矣自視平日所履以考其祥蓋必自暗室以至大庭自平旦以至旦晝无一念一事而或歉於其心周旋无虧如此是大善而吉之道也若凡事皆善而一事未善大體巳善而纖毫未善皆不可爲其旋元吉未可得也視履與夬履相反有自觀自察之意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天與人相因元吉在上則所以事天者至矣宜其大有福慶也一說王者履禮於上則萬方有慶於下亦通履有四義天澤之履自禮言也彖詞履虎尾六三爻履虎尾九四愬愬以履剛言也初九素履九二履道上九視履以行履言也九五夬履以履帝位言也合此四義然後履之義始盡或欲強以一義通之未免穿鑿失聖人之旨矣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天位乎上而其氣下降地位乎下而其氣上騰陰陽交通泰之象也如君尊於上而虛巳下交臣卑於下而盡忠上應上下交通泰之義也故爲泰小陰也往居於外有去而漸消之意大陽也來居於內有方長不巳之意在人事則小人退處於外而聽命於君子君子進居於內而制馭乎小人此陽明用事正道可行吉而亨矣十一月復卦十二月臨卦正月泰卦二月大壯三月夬卦四月乾卦五月姤卦六月遯卦七月否卦八月觀卦九月剝卦十月坤卦小往大來說見訟彖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地交而萬物自亨上下交而其志自同此釋泰義下爲內上爲外陰陽以氣言健順以

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陽以生育長養爲主外陰置之空虛不用之地內健剛健常伸爲主外順以謙卑巽順爲用內君子尊居要地以握事權外小人散居下寮以奉君子君子道長寖昌寖盛進進而不已小人道消移郊移遂衰謝而零落也君子小人世不能无只君子在內權有所歸小人在外奸无所售非能盡滅之也此其道最吉而行可亨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相交世運之泰也世運既泰則民之望治於后者殷矣后何以使之各得其所乎天地有道渾淪旁礴未有節制后則裁而成之氣化流行裁之爲春夏秋冬之節形勢廣邈裁之爲州邑井里之限民生蒙昧裁之爲尊卑內外之等天地本有此道后特整齊之耳天地有宜經緯交錯未有條理后則輔而相之春生秋斂因氣化之自然高黍下稻順地形之所適惇典庸禮明彝倫之各足天地本有此宜后特贊助之耳凡此皆所以左右民也民生天地之間天有時未必能因地有利未必能用裁成輔相民咸得而用之贊化育乃所以安民生復民性而左右輔翼之也泰在天地聖人有以開之矣朱子言裁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但道字不可作過字宜字不可作不及字看此全是聖人開泰之功如堯舜五臣之功方是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初九當泰之初與上二陽相連以進君子道長之時同心共進於朝其道大行以成天下之泰有拔茅連茹以其彙征行而无不吉矣茹茅根也拔茅必連根而起彙類也君子之類无不進矣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志在天下曰外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以剛居柔剛而得中上應六五之柔中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夫天下大矣有君子亦有小人或異類相爭或同黨相忌情至不一也若非一切函容少有計較之心則群猜至矣故必擴以包荒之量無論善惡好醜無所不容非但不動於聲色亦不介於心胸量固有包乎天地之外者矣太平之時釁孽易萌若非見之甚明斷之至決則優游不斷或至養亂者有矣故義有所當裁不惑盈庭之議機有所當決不狥築室之謀如馮河之勇矣泰寧之時人皆溺於目前之安四海之遠百世之後有所不及察矣故必身在几席而慮周千里之外事在目前而思存必世之後不遐遺焉凡人情溺於所向即謂之朋一有所向則私黨以類相尋而至矣故必蕩平其襟宇雖意之所昵而有所不狥解散其私繫雖情之易牽而有所必克其朋亡矣如此則大无不容剛无不任遠无或忘邇无或泄得尚乎六五之中行而可以盡保泰之道矣此周公相天下之道後世莫及焉陽本大有包象互兌體有河象二應五而上復隍有遐象陰陽各三爻有朋象尚如列侯尚公主之尚九二尚六五中行之主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言包荒則四事皆在其中光大心胸明而且濶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泰因三陽在內而泰九三乾體已盡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天地氣化若循環然无平不陂泰不常保也无往不復陰必復來也此必然之數即孚也若能以人事勝之艱難其思慮所以防微杜漸者无不周正固其施爲所以戒冰微土者无不至則爲謀已盡无復可咎勿恤其平陂往復之孚太平之福可以長享于食有福矣文中子曰命之

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无遠近高深
而不應也无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
天賈瓊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
矣意正類此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交際在九三六四之閒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坤體三爻小人之象四已過中泰已極矣三
陰翩然而下復其勢已合不待富而其類從
之其志已孚不待戒令而信也小人合交以
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四陰虛故言不富天
地間陰陽往來自有常期陽盡而陰來泰極
而否來必然之數君子當預戒之矣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本宜下在上為失實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居尊泰主以柔中而下九二之剛中虛
己下賢樂善忘勢有如帝乙歸妹降其尊以
從陽之象君臣道合裁成輔相可以開天下
之泰持盈守成可以保天下之泰以此受福
于天大善而吉之道也程傳帝乙制為王姬
下嫁之禮故云然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以中德而行下賢之願同德相孚非勉強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極而否卑不上抱尊不下交命令不行人
不為用如城復于隍不可用師以力爭但自
邑告命以自治其命不能及遠矣如此雖得
貞而亦可羞吝矣人君處泰之時溺於宴安
而不戒至於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播告之
辭不能及遠雖貞以自守卒貽千古之羞不
知此爻之義也取土于隍以成城城崩則土
復于隍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政命亂故復否小象歸咎人事
馮奇之曰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

祖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
之後否卽繼之以此知人生立之難而喪之
易國家興之難而敗之易天下治之難而亂
之易此又序卦之深意也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閉塞也乾上坤下二氣不交君上臣下情
意不通否之象也故爲否乾坤之閒君臣相
交則彝倫攸敘方成人道若上下否隔陰濁
用事人道滅矣斯時也君子守正本欲上通
上不下交求通无路不利也盖乾往居外坤
來居內陽退而陰進君子退而小人進陰邪
得志之時故不利於君子之貞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
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
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二氣不交萬物无亨通之理上下不交政治
无得行之理天下雖有邦而无邦矣天地內
陰而外陽嚴凝用事陽氣不通矣人心內柔
而外剛人欲爲主天理外飾矣人道內小人
而外君子陰邪用事君子退聽矣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不利君子之貞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
祿

本義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
不得以祿位榮之盖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德
見於外必爲小人所忌禍必至矣處亂世而
能貧達人之致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

坤體三陰本皆小人其勢上進必不可止聖
人以道轉移之而初之惡未形故辭曰拔茅
茹以其彚三陰同進矣但能得正无害君子
无虧人道則進爲吉道而志可亨矣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志在君則能以愛國爲心所以得貞而吉也

小人肆惡只爲志在身而不在君所以害君子而敗人之國家志在君必愛君子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而中正性之和平而柔順者故能包容承順乎君子小人之吉道也若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不可以彼包承之故而自失其守也既欲小人順君子又教君子避小人所以爲君子謀者至矣大人識量廣大非常人所能及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本義言不亂於小人之群

六三包羞

六三以陰居陽陰柔故有傷善之志居陽尚有悔心之萌蓋自知傷善之不可而內愧怍恥者也本義云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則是教小人傷善也失聖人之旨矣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位不當蓋以陰居陽是以明知傷善之不可而不能速改但包羞而已若以陽居陽則能充其羞惡之心而无爲其所不爲不但包羞而已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有二因一上下不交一小人得志坤體三陰皆小人今已盡矣九四乾體君子進用之時天有開泰之命矣然一陽方進去三未遠小人方在窺伺之時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能自立於无過之地盡人事以凝天命非特已志得行衆陽皆可連類而進疇類蒙其祉矣凡君子小人進退相乘之時所繫最重若一君子以疎莽敗事小人得指衆君子爲黨衆陽皆不得進矣九四即泰之九二无咎即包荒得中之義宜其得進而衆陽蒙其福與疇衆類也離麗也東漢小人柄用竇武何進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共起而圖之爲謀不臧諸賢悉蒙黨錮之禍則首事之咎不可辭矣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四有反否爲泰之志有命而能无咎則其志得行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以聖德居天位自能進用群陽轉否爲泰休時之否大人之吉道也然國家治亂機相倚伏又必兢業存心常如國之將亡則慮患已周其安也若繫于苞桑之固矣五方休否而即慮亡聖人之戒深哉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居尊位而有陽剛中正之德故能休否而吉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否既傾矣所以先否而後喜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此以氣化言下卦三陰皆小人聖人繫辭初則望其變爲君子二則教以順君子三則著其不能害君子上三爻則亟許其轉否爲泰所以爲贊化育也休否之道只是通下情進君子而已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與人同也卦象天在上火炎上卦體六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居下之中爲離之主而上應乎乾皆同之義也故爲同人人性本同有生以後形骸既分則人我見異或愛惡相攻或情僞相感難乎同矣此卦天象廣遠无所不包以乾而行易而知險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應乎乾故其同于人也廓然大公不以形骸起見有同人于野之象如此則同心者多无事不可爲故亨也以健而行无險不可濟故利涉大川也然同非狗物同于理非同于俗利君子貞也至大至正同人之義盡矣

彖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六二得正得中而應九五君臣同德有同之
義故曰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
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九五乾體剛健易而知險以健而行故利于
涉川也離德文明能明此正理乾德剛健能
體此正理六二中正已无不正應乎九五之
中正所應又正內外人已一于正此君子之
正道也夫天下之人志各不同而正理之所
在則未有不同者惟君子以正通之則天下
各適其當然之願咸服其大道之公形骸不
能隔私邪不能間矣此所以利君子之貞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君子以天下有
大同之理有各足之分族不類則非其類者
必至於爭物不辨則踰其等者必階之亂皆
非所以致同也故於族則類之貴賤親疎以
類相從不相混也於物則辨之隆殺多寡以
數而分不相越也異者各得其所則心安理
順而可以致同矣如一家之人尊卑內外相
混則嫌隙生矣使父爲父子爲子兄爲兄弟
爲弟內爲內外爲外這是類族而父子兄弟
內外所用之物各有分辨則各得其所而一
家可以大同矣國與天下亦然族就人上說
士與士爲族農工商賈與農工商賈爲族物
就物上說是士農工商所用者如車服宮室
器用之類各有差等審異乃所以致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初九同人之初離明无翳未有私主以剛在
下上无係應同人于門者也如此則其爲道
公而溥无偏私之咎矣仁者以萬物爲一體
最嫌偏私門以內是我也門以外卽天下也
一出門則天地萬物孰不吾同此顏子克己
歸仁之學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或有私主則咎之者至矣出門同人則
大公无我又誰咎之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同人之道以无繫爲公物雖不同以无我視
之无不可同二應于五其情繫于宗黨而不
及於衆矣夫人情凡有所繫則隱伏而不光
明吝之道也宗黨也此不主君臣言亦不以
同德言只從應上取以同人之義貴於廣大
故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物莫嫌於有黨同人于宗則狹而不廣吝之
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以剛居剛性最强暴物莫與同欲同于
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伏戎于莽以伺五之
隙升其高陵以覘二之動其爲計亦詭矣但
二非正應理既不直五剛在上勢又不敵是
以伏者終伏至于三歲之久不敢與而敵五
以爭二也此小人之屈于勢者也離爲甲冑
有戎象下卦之上有高陵象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本義言不能行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剛不中正亦欲隔三攻二以求同以其居
柔故能以義自反知二五正應終不可奪始
雖欲攻而弗克攻焉如此則過而能改復於
无過其吉宜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乘其墉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
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於義而反於法
則故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
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邪不勝正終必
得合其同人也有先號咷而後笑之象然三
伏戎四乘墉二柔弱乃爲衆强所間五名尊

義正豪傑景附必奮乾剛用大師以克之乃
可以相遇而大同於天下也五取君象亦可
天下固有小國願附而為強臣所間者卬明
君在上能保天下之无變夷寇賊乎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而先以號咷者非私昵也以二之中直
其心同也大師相遇言五以大師臨之則三
久不與四弗克攻得相遇於二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上九居卦之外无應于下物莫與同同人于
荒僻无人之處雖非大同之道亦可免于私
繫之悔矣郊在野之內國之外不能如野之
廣但僻靜而无與耳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君子貴于通天下之志若同人于郊則絕人
逃世志未得也
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此聖人學脉故同人于野利君子貞乃同人

之道惟初合此道二則同于宗三四以力求
同五以大師求同亦其所遇之不齊上與物
不同乃枯寂之士耳聖人不貴也學易者可
以審於所同矣

䷍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
大有所有之大也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
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為大有乾
健離明六五居尊應天以此治有其道大善
而其化大行大善而亨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六五柔居尊位允執厥中上下五陽同心應
之所有之大故曰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乾德剛健離德文明剛健則力无不勝文明
則明无不照六五應乎天而時行應天則純
乎天理時行則動合時宜是以能保有而致
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大有之象所有旣大則物性不齊或善或惡皆所必有夫天之命有善而无惡者也君子於惡者遏而絕之使之无所容善者揚而顯之使之蒙其利乃所以順天休美之命以保大有之業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凡人涉世若深所交月廣則害隨之矣初九當大有之初上无係應聞見未廣知誘未開未涉乎驕盈之害者也夫與世无交匪爲咎也乃所以自全耳然大有居初故能无交于害若富有之久豈能保初心之不變乎故必艱以處之戒未萌之欲絕淫朋之誘鑒驕盈之失守放逸之心自始至終一於兢畏而不生侈心庶可以无咎矣凡人心最難持富不期侈若所交旣廣則耳目之玩好日感于心邪僻之淫朋日惑其志不覺其害矣无交匪爲咎也宜如此說何咎之有朱子說曰氣不順大有之時或有咎其交之不廣而過於枯寂者不知此匪咎也正要處有之初者辨此一惑庶免開淫縱之端又丁寧之曰艱則无咎卽父母之爲子孫謀无踰於此矣朱子曰此爻本吉不至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无有以爲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處之然後无咎也人君當國家全盛之時子孫處家道興隆之日皆不可不守此戒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初九處有之初世染未深侈心未萌所以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二剛中在下六五以柔中應之國家之大事皆二之所任也以九居二德足以往直而參和不偏有大車以載之象如是而有所往或以治有或以保有可以盡已之分雖若之

責而无不勝之咎矣剛中象大車應五象以
載大臣任天下之重不剛則不勝過剛則取
敗剛而得中如周公之造周伊尹之佐商何
事不可爲然不曰吉而曰无咎者大臣當國
有一事不得其理一人不得其所便是職分
有歉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
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任之重有如
此必如此而後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剛中足勝其重積中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與享同獻享也古字通用九三居下之上
公侯之象諸侯土地人民皆天子所有非人
臣所得專也九三剛而得正守人臣之正道
故能蓄育其人民以爲王之屏翰豐殖其貨
財以待上之徵賦以其有爲天子之有若小
人處之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强益爲不順
故弗克也古者天子巡狩則諸侯避舍奉筦
籥攝衽抱機委籍下吏升自西階不敢爲主
周之盛也萬國星羅絲牽繩聯臂運指使九
畿咸入于職方及其衰也列爲五伯併爲七
雄天子寄空名于諸侯之上賜胙賜服求車
求金王人奔走好會于諸侯之國豈復有用
亨之盛哉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公用亨于天子恪守臣節忠順以奉上若小
人處之則萌跋扈之心是大有爲小人之害
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盛貌詩行人彭彭出車彭彭駟騵彭彭出
車彭彭皆取人馬强盛之意六五柔中之君
九四以剛近之有僭逼之嫌然以其處柔也
故能謙抑減損不處其盛則上安而下信之
可无滿損之咎矣凡寵貴橫恣傾覆之禍必
所不免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
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攺更社稷豈不以勢

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分殃必疾見几君子宜知所戒矣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晢明貌九四近君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蓋其明辨物理盛必有衰滿必招損明辨之至故能抑損而不至於滿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居尊柔中虛已以應九二之賢上盡誠以接下下竭誠以事上厥孚交如之象五爲離明之主群臣之情僞小民之休戚洞然畢照自然之威足以慑服群情而使之畏有威如之象如此則誠足以結天下之心威足以戢天下之志吉之道也五中虛有孚象離明有威象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一人之信足以發下之志故交如也五德文明惟行簡易不必用威以隄防之人皆服其德自然畏其威无庸以戒備爲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五爲交孚而上履焉履信也居上能下思順也志從于五尚賢也有此三德是以自天祐之獲天之應爲能保其所有福履綏之无往而不利也封六五一陰上下應之陽必從陰是居大有之極而能存誠處下滿而不溢故能享其福慶吉无不利矣楊誠齋曰八卦乾爲尊六十四卦泰爲盛然乾之上九悔于亢泰之上六吝而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群賢畢集无一敗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雖初九无交而難進縕袍華於珮玉飲氷甘于列鼎而況九二之大臣九三之諸侯九四之近臣上九功成身退之者舊乎嗚呼盛哉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處有之極而履信思順又以尚賢合天之德

是以自天祐之而吉也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有而不居之謂謙卦德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卦象山至高而地至卑乃藏高于其下謙之象也人有功德而自居忌之者至矣惟有而不居見其大而不見分量之可滿處其平而不見竪立之可矜能謙如此則我不自有物亦安焉亨之道也然此非淺衷弱植所易能也惟養深之君子能之其始也雖近於自卑然德厚而流必光禮恭而人自服始屈而後伸君子有終也

天地間萬有歸无萬籟歸寂至人達觀淵識堯舜事業等若浮雲何足介之胸中昔云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矣

朱子曰太極中本无物事業功勞于我何有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之所以得亨者天之道其氣下濟而交於地故能發育萬物而化工乃光明焉地之道雖處卑而其氣上行以交於天覩於天地之道猶不自亢而成化工此謙之所以亨也君子何以有終乎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

進泰極則否剝極則復天道之虧益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江海勢下百川歸之地道之變流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積善之門神介爾福鬼神之情狀也滿招損謙受益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人情之好惡也天地人鬼皆利於謙人能謙則其道愈尊而光自處雖卑而其德高而不可踰君子所以有終也

天道以氣言日月陰陽是也地道以形言山

川陵谷是也鬼神以功用言災祥禍福是也人道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四者非有心自然如此故曰道泰伯三以天下讓而終焉光行與周文王三分天下以事殷而終造八百年之周君子有終二聖足以徵焉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形起於地上山根發於地中地中有山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君子以多者有餘寡者不足取有餘補不足稱物之宜而平其施以善同人則賢不肖平矣以位下人則貴與賤平矣裒取也多寡相懸則不平裒而益之所以稱物而平其施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以柔居下謙而又謙君子之行也盛德之至人心所歸用以涉川亦无不濟況常事乎孔氏鼎銘曰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予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予口豈非謙謙君子乎故世載明德爲邦之光何大川之不可涉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養也初居體止于内乃養之義也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中正謙德積中而發外謙之有聲者也二以陰居陰爲得正謙非過於柔佞者也謙在得閒人无不服吉之道也

晉悼公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无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能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此所謂鳴謙貞吉者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中心得非勉爲於外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倚有功勞而能謙之君子也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功盖天下而人不忌位極人臣而主不疑有終而得吉者也

此爻惟周公足以當之造方輿之周扶幼弱之主而公遜碩膚赤舄几几盛德之至也三代以下漢諸葛孔明唐郭子儀庶幾近之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有功勞最易挾勞而能謙不有其功盛德之至萬民心服之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

以六居四柔而得正上而能下謙之得正而不過於謙則上可以得君下可以得衆无不利矣但居九三功臣之上又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四雖近君之臣三爲萬民所服位居其上宜示以謙抑之意庶其兩得之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謙而至於撝似爲太過然三有勞而四下之乃道之當然不爲過於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徽柔之德天下歸之不待以富厚之力而從之者衆矣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宜用侵伐以征之而群策畢舉群力畢赴固已利矣又非特侵伐爲然推之凡事皆无不利矣利用侵伐恐其謙柔之過也

此爻漢文帝足以當之徐偃王慈惠得民徐交淮揚之間陸地而朝者三十二國然仁柔太過楚莊王伐之兵敗走死劉虞天性節約務存寬政撫有盧龍幽薊之衆而師行无律亦爲公孫瓚所殺是得人心之歸得无少利用侵伐之威乎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文德非不足也而猶有不服者則非文德所能懷矣故用侵伐以征之如湯之征葛文王伐崇之類是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以陰柔處謙之極不能謙者也而居高位不得遂其欲謙之志故至於自鳴其謙焉然上過於柔人必有不服者故利用行師然陰柔才弱但足以征已之邑國而已不足以服遠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欲謙而居上其志未得故至於自鳴也雖可用行師但足以征其邑國而已

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蓋下卦艮體上卦坤體靜則得吉順則多利故也又下三爻以止故著其德上三爻以順故嚴其防如撝謙侵伐行師之類是也聖人之裒多益寡如此謙者内止而外順内不止而外順爲象恭色莊君子不貴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卦體九四一陽而上下五陰皆應之其志得行坤順震動爲順以動有豫之義故爲豫天下人心而已矣建侯以統衆行師以用衆皆非大得人心不可人心和豫以之建侯則萬國維屏人情樂於效順以之行師則三軍用命人心樂

於效死立君用師順動之大者既无不利況事之小者有不利乎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九四一剛上下應之而其志得行坤順震動順理而動皆致豫之由故名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人與天地所同然者不外此理順理而動故

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有不利乎不然分天下之半而建侯必釀吳楚之變達衆國之諫而行師必有淮淝之敗何利之有然順動之道非特人事為然天地以順動故日月循其度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當其罪而民心自服夫天地聖人不外順動之理天下之事理孰有過於天地聖人者其不外順動可知也豫之時義大矣哉

日月之行景短不過北陸景長不過南陸故分至啓閉不差其序以順陰陽之氣而動也刑罰不清是非不明民何由服刑罰清民心自服矣豫以下十一卦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大過解革言時各隨卦體而贊之初无異義未有時而无義有時而无用者也其歸於大哉者皆推廣之意夫子觀彖辭推到天地聖人王公盡發其蘊見卦中之義所包者廣要人自思得之學易者由伏羲而探其始由孔子而推其終庶幾知易之道

矣愚嘗思一卦自有數義一爻亦有數義聖人自其可為常法者係之辭不可為常法者姑置之非繫辭之外更无別義也所以學易者須要自聖人未繫辭以前深探其旨方可以得伏羲之意卽文周孔子之易未足以盡伏羲之易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藏地中出地而奮陽氣發洩鼓動萬物和之至也先王取和之義以為樂之本象雷之奮以為樂之聲以心思通造化以六律正五音作樂以象己之德樂成德尊其盛也薦之郊廟冬至祀天于圜丘而配以祖季秋祀帝于明堂而配以考奏之以樂而上帝歆焉祖考格焉太和之至也

朱子曰先王作樂无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于薦上帝配祖考也記曰樂行而德尊崇之謂也楊誠齋曰順以動者大理出而奮

者天聲師其理以建侯行師師其聲以作樂
崇德聖人何爲哉天而已矣
黃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谿之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音凡聽徵如負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鳥鳴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而樂所由起舜命后稷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簫韶九成祖考來格鳳凰來儀
周禮大樂正以六律六同掌天神地祇示人鬼之祀故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至日於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至日於方澤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四時於宗廟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皆格可得而禮矣
昔師曠奏白雪而玄鶴舞奏清角而雲從西北大風起天雨隨之
楚公子午之伐鄭也將侵晉涉于魚齒之下甚雨楚師多凍徒役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无功
鄭師文鼓琴於師襄當春而扣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扣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廻草木發榮當夏而扣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寒沍及冬而扣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撫琴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无以加之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琴而池魚出聽鄒子吹律而寒谷黍生
仲尼學琴于師襄而知文王之操季札觀樂于魯而知六代之樂莫盛于韶舞樂豈易知哉

初六鳴豫凶

陰柔小人上有九四强援得時主事爲所寵任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滿必招損凶之道也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爲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聖人存心憂勤惕厲未嘗有逸豫之心九四由豫蓋以憂勤而致天下之豫非自亨之也自享之則盡喪其豫而福反爲禍矣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滿極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一切富貴利欲無纖介入其胷中其介如石之堅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矣得貞而无不吉矣

設醴偶忘王戊之禮遇未衰而穆生之幾先決不然楚人將鉏我于市而申白遭城旦之舂東宮好儒元帝之優柔未著而兩疏之見已早不然則恭顯許史而蕭傅被仰藥之禍甚哉幾之不可不早辨也若吾夫子以女樂去國孟子不受齊祿孰非見幾之智乎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心无爲以守至正定靜之極智慮生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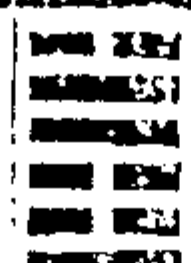
盱上視也陰不中正切近于四四爲卦主三爲幸臣上視于四而下溺於豫取悔之道也然三居陽位尚有悔心之萌既知其非即當速改以從善若悔之遲則溺而不反又將有悔矣聖人于三爻既示以取悔之端又勉以改過之勇其引人于善如此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陰不中正是以不能自克而盱豫有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一陽近君之臣爲卦之主以順而動上

下之豫由四以致之也大得行其所志矣然
以剛近君豈无逼上之嫌但當竭其至誠勿
生疑二則同志之朋類合而從之所以集思
廣益裨益于相道者不小矣
九四任大責重只有求賢自輔乃足勝任然
賢不自聚只一至誠爲國精白一心毫无疑
二則同心之朋自來歸之不患于共濟之无
人矣宰相之患莫大于衆賢之不歸廟堂有
戈矛則救過之不暇何暇于行其志哉故勿
疑爲本周公吐哺握髮以迎國士畢公君陳
協心以祈天永命後世若諸葛武侯開誠布
公集思廣益以輔幼主庶幾近之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天下之豫由已而致其志大行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豫最易以溺人惟剛乃能自克六五以柔居
尊沉溺于豫不能自拔者也下乘九四之剛
事權所在人皆歸之五耽于逸樂威權去已
不可復收内不能振其明作之氣下不能制
其專權之臣衆不附而處勢危有貞疾之象
然以其得中祖宗之德澤未亡於人心但不
致于危亡如恒不死耳此爻如周當七國之
時僅比於小國之君齊有諸田魯有三家晉
有六卿皆貞疾恒不死去死无幾矣貞疾猶
言痼疾不可愈者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下乘九四之剛故不能制而貞疾也六五得
中名位僅存而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昏冥于豫者也然天下无不
可改之過上居動體冥豫之事前雖已成若
能悟其昔非變其所爲則能改過遷善始於
有咎而終于无咎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豫在上逸樂已極即當速改何可長也
凡豫可以身致之不可以身耽之當豫而不

溺非剛而中正不能四以一陽致豫初以應四而鳴三以近四而盱五以乘四而疾上以豫極而冥皆涉乎四者也二中正與四无干獨能介于石而不終日焉善見幾者也故以貞吉歸之孟子云生于憂患死於安樂人主嗣祖宗之業子弟席父兄之勢享其富貴不知成業之所由來而逸樂是耽有不至于危亡者鮮矣丘行可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

建侯豫合震坤成體故兼言之

後漢王符曰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何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人常禍傷于寵也夫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僭逆耳不上順天心

下有人物而欲任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聖人深戒于冥豫欲人渝變其私心其旨深矣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五倫皆有相隨之義不止如伊川所云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也震剛來下兌柔剛先乎柔震動

而兌悅此動而彼悅有隨之義故為隨夫巳能為物所隨物皆來隨乎巳彼此相從協心同力何事不可濟故為元亨然隨不以正則為私情之合必利於道義之正則光明正大无苟合之咎矣貞字最難言有隨時處中之意如君雖以下交為隨有時以獨斷為貞臣雖以奉上為隨有時以畜君為貞學雖以從義為隨而義亦有毫釐千里之辨臨事雖以從長為隨有時亦有因童子之言而瞿然改

正者五倫中皆然此隨時之貞更不可不察
也剛來下柔自二體言不如朱子之說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
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震剛來下兌柔則震爲兌所隨陰必從陽也
震動而兌說行而人莫不說動爲說所隨也
故爲隨人已相隨固可以大亨矣而必曰貞
无咎者蓋貞之道无定在時之所在卽貞也
隨能得貞則可以无咎而天下隨之隨其貞
之時也夫隨以因時爲貞而時之變化不可
以典要裁所包固至廣也不亦大矣哉時字
點貞字見隨无定在所以爲大朱子未然
象曰雷藏澤中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以動爲體藏於澤中隨時休息君子以身
之精神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嚮晦之時隨時
以宴息焉息止也生也此時耳目无所覩聞
心思无所運用凝神于寂養氣於虛離騷所
謂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无爲
之先正得宴息之意宴安也人心日間思慮
營營至夜亦无止息故就枕之時渾身放下
萬慮俱寂神氣凝止如種火相似既不馳騖
其心思又不昏沉于夢寐乃可以言宴息之
妙非有養者難言
周宴曰爻取隨時而動象取隨時而息動息
不違乎時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主也初九剛來下柔爲震之主卦之所以
爲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
矣蓋心以无所向爲常也既巳不能无所隨
必所隨者皆得其正乃可以得吉而非比暱
之私又必出門以交心无偏向蕩然大公則
天下莫非吾與而可以有功矣大抵人心多
有意必合乎巳則喜之異乎巳則憎之好憎
出於一巳之私未必合乎是非之正或有宜
好而得惡宜惡而得好者其失人又多矣何
能有功惟出門以交好惡不以巳而廓然太

公得人甚衆豈不有功此與同人初爻同意
貞是隨之正出門交是隨之廣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旣有所從必得其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
凡爲善類皆在所與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初陽在下而近小子也五陽正應而遠丈夫
也二陰柔不能自守若志係於初之小子則
失九五之丈夫矣不可不知所擇也初陽在

下至爲六二所係亦有動人處但其識卑見
小不若九五在上識高見大卓然丈夫之槩
也今夫山林之士著書立言精神氣魄儘堪
動人但事非身體語多臆決聽其言則美置
於用則疎是亦小子而已矣
以剛隨人謂之隨以柔隨人謂之係剛有以
自立而柔不能自立也故初九九四九五不
言係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楊誠齋曰隨于暱則遠者不麾而自去從于
邪則正士不間而自疎勢不可兼也
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與衆謀議而不能
容仲舒之賢武帝悅嚴安徐樂之對而忽申
公力行之語皆係小子而失丈夫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
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事任而已
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爲邪

媚之嫌故必利於居貞自處以正不可因其
有求必得而遂爲私邪之干也三與四本非
正應只因近而相得四陽剛在上自是高明
之士三之係之乃是舍暗卽明舍卑就高四
近君當事三求无不得亦事之得正者不正
則不可求也
任樂投情于衛青之幕辛毘義聯于謝安之
府侯芭師事於楊雄之門非希悅以徼利也
庶乎係丈夫者耶

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晝贈以釣道曰夫投綸措餌迎而吸之者楊鱎也其爲魚味薄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博而味厚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陽晝所謂楊鱎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亦係丈夫失小子之義與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三能擇於所從志舍乎初九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陽剛之才處一人之下與五同德上得君而下得衆隨有獲矣然威命靈爽上之操也人心歸已則勢逼于君危疑之道也雖正而亦不免于凶矣當使恩威一出于上衆心皆附于君孚誠積于中惟知有君不知有已施爲合乎道威福在上已不敢與而以明哲處之則位高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禍何咎之有古之人惟伊尹周公孔明足以當之爲君安民安社稷而已不與焉非聖人大賢不能也其次如唐郭子儀孚誠明哲亦庶幾焉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義凶當得凶明功明哲之功

九五孚于嘉吉

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孚于善也任之重而不疑其專信之篤而不疑其逼如此則賢者致身以報上傾心以任事无復顧忌而不盡其用者吉之道也

舜受益戒而成干羽格苗之化禹拜昌言而廸知人安民之謨能自得師成湯所以從仲虺之誥從諫則聖高宗所以感傅說之命成訪群臣而緝熙聖學漢屈群策而帝業龍興皆孚嘉之道吉孰大焉

聖人於四爻示以有獲貞凶之戒於五爻示以孚嘉得吉之占君臣各盡其道矣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位正中同德相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如既已拘而係之又從而維之固而又固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王者用此亨于西山西山之神无不格矣亨作祭享之享於義爲是太王避狄去豳來岐從之者如歸而繈盈夜入曲沃民嘆且泣願爲之死張巡守睢陽兵民數萬同死封疆南唐張彥卿守楚州力戰身死所部千餘人无一人降者仁結義維其效如此在上所以感之者何如耳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人心固結之極而不可解也

建安丘氏曰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六爻以陰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亨而二隨初所以有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五君位當爲人所隨四臣位不當爲人所隨此四之所以貞凶五所以得吉隨之不可苟如此

蠱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極而有事也又惑亂也萬事從惑亂而起左傳云女惑男風落山又皿中有蟲必致敗壞卦體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兩不相交下旣卑巽上復苟止上下兩不事事此所以壞極而有事也故名蠱蠱者壞之極當爲治之始大亂之後必有命世之才起而振作之天下可復治而元亨矣然當大壞之後綱解紐絕固不易爲必毋畏險難凡紀綱制度悉舉而更張之如涉大川焉乃爲利也治蠱之道如何甲者日之始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已壞不可復仍則當自今日而維新之以更其積習之陋今事方始若不能致其深遠之慮則法之始卽弊之始也又當致其丁寧之意使詳於始不致潤略於終鑒其已然之害必可以永垂將然之利此所

以治蠱而元亨也總只一事自其鑒前之失
而振起之謂之辛自其慮後之失而預防之
謂之丁本義說長程傳云先甲謂先於此究
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
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意雖
是然三日字終不的確
周監於二代事制曲防樞機周密故足以立
八百年之基業漢高懲秦孤立封三庶孽分
天下半卒兆七國之變光武懲韓彭之難監
七國之難裁減同姓之封不任三公事歸臺
閣然吏事有深刻之嫌三公失論道之職晉
武懲魏疎忌宗室使諸王皆擁強兵據要害
起骨肉相殘五胡乘釁之難其於先甲後甲
之戒蓋有所未盡與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卦體艮剛居上而不下接巽柔居下卑而
不上通卦德下過於卑巽无輔拂之能上安
於苟止溺因循之習此所以積弊而致蠱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治蠱者大善而亨天下庶乎可治矣利涉大
川天下壞亂之極當勇往涉險以有事乃克
有濟若巽懦而苟止則終於蠱而已豈可以
得亨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此則原始要終
憂深慮遠固爲治蠱之道然亂之終乃治之
始天運自然所以宜涉川以濟之也朱子曰
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亨方能治蠱
愚謂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正是元亨之道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山木爲之摧落蠱之象也君子以
天下之蠱恒始於民風之不振宜法風之象
以鼓舞振作之嚴其號令使之相生相養以
奮其力勤其條教使之興孝興弟以遷於善
民風振而不至於蠱矣又以天下之蠱恒始
於己德之不育故法山之象以涵育凝定之
止乎外而感遇物誘之不搖止乎中而情欲

意識之俱泯巳德育而治蠱有其本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蠱者前人巳壞之緒也初居蠱初蠱未深而事易濟於此不幹則蠱將日深矣故乘前人廢墜之後飭治而振起之則能起敝興衰克光先烈是謂有子而考得无咎矣然旣至於蠱亦巳危矣故必憂勤惕厲盡取巳壞之緒而振起之勿墮於因循毋狃於近利常存先甲後甲之意則可以振式微之運而恢中興之治矣何吉如之
六爻以家喻國家國一理臣子一心初六陰柔才弱爻詞皆警戒之意考不必泥是死後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幹如木之幹枝葉所附以立正是身任其事而不敢避難之意父母有蠱而子幹之太剛則傷恩太柔則貽患其事甚難故初則厲二則不可貞三則小有悔然卒任其事爲功故初終吉三无咎五用譽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意卽繼志的志字意在承考所以能幹其事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是以陽剛之臣而輔柔弱之君子幹母蠱之象然二之才雖有餘而五之識實不足或執持太過而強其所不堪未免傷於義矣故當委曲從容巽以入之格其心而不拂其意正其事而不至傷其情不可堅貞固執而取戾也
伊川言周公之輔成王非甚柔弱也然但能使之爲成王而巳守成而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爲羲皇堯舜之事也甚是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二剛中幹母之蠱振飭之中寓委曲之意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以此幹父之蠱不免振厲太

過施爲无漸或致矯拂之嫌小有悔矣然三本巽體凡能悔其前遂之失而濟之以柔剛而得正是能本乎義理之正而矯前人之失於情雖稍拂其事則克从可以无大咎矣子道不盡使是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三以剛正幹父之蠱矯其久安之失强以難從之善始雖近於不堪然舊弊已革而治安可久國家賴之子道已盡終无咎也凡國家

憚於更張苟安目前將來不復可救不若更張太驟者始雖若拂而後利可久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者也夫前人之緒有大壞者宜革之有未盡壞者宜補之皆非奮發有爲不可也四以寬裕處之知其弊而不能革知其缺而不能補以此而往則蠱將日深終至於極弊不可救矣見其吝悔自凶趨吉吝自吉向凶溺於苟安吝之道也見者必然之詞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難成而易敗者事也已過而不及者時也治蠱而以寬裕待之以此而往則致敗之本既不易除轉移之機又復坐失蠱將日深而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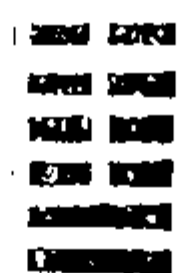
柔中居尊九二承之以德在五爲繼世之賢君在二爲剛明之良弼故能承其已創之業

而益光大之是謂善繼善述而致名譽之美者也程傳云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是已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二承順之以剛中之德故能振援而有爲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陽剛居上在事之外蓋自初至五或有父之蠱或有母之蠱皆事中之人其責有不可諉者上在一卦之上既不當事任而又无應援天下之治亂可以付之不聞故爲不事王侯

而高尚其事尊德樂道自潔其身而已矣堯
舜在上巢許高箕山之節天下宗周夷齊卧
首陽之雲炎劉肇運四皓姉商山之芝光武
龍興嚴光乖桐江之綠皆高尚其事者也此
世外之人另是一格上艮體一陽止于二陰
之上故有不事王侯之象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身居事外不事王侯其志超然不係於
世累可止則止非苟於進者志可則也聖人
說志可則非與其偏於隱也正爲上九无應
自合隱處今能不事王侯正合時止之義所
以可則
聖人憂勤惕厲國家之事照之甚真思之甚
密綱舉目張豈至於蠱承平久而警戒忘先
王之良法美意漸以廢墜爲上者狃於目前
而不能遠見爲下者苟爲順從而不能救正
是以漸至於蠱非一日之積矣天下國家莫
不皆然觀此卦致蠱之由幹蠱之才治蠱之
道畢見之矣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有二義以上臨下爲際近之義進而凌逼
于物爲逼近之義六爻初二以臨逼言三以
臨近言四五上以臨下言二陽浸長以逼于
陰陽在下而方長陰在上而將消故爲臨卦
德兌說而坤順九二剛中上應六五有德有
輔以此臨陰其道大亨而利于正正巳守道
以服其心非徒恃其朋類之多也然陽雖方
盛自此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
則陰長而陽遁當有凶也盖陰陽消息有必
然之數而方盛慮衰有貞勝之理先見于未
然而防患于將然君子知所以自爲計矣大
率聖人爲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
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
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
盖不能戒于盛也物力豐盛必有匱乏之漸

戸口蕃息必有虛耗之漸君子滿朝必有凋謝之漸紀綱振擧必有廢墜之漸盖人心易肆而盛滿難持非至誠无息不能持之於悠久矣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浸如水之浸兩剛自下而上不疾不驟其勢以漸而長故爲臨卦德兌說而坤順君子之勢雖盛然內說外順而无急遽之失卦體九二剛中而應六五上下合交而有同心之美皆大亨以正之道然此道也雖君子之道實天之道也天道至大至正君子合天之道以此臨陰何不亨利之有至于八月有凶二陽方生雖云盛長然至於八月爲遯則陰當復長陽之消將不久也君子宜知所戒矣一陽復二陽臨三陽泰四陽大壯五陽夬六陽乾一陰姤二陰遯以陰言爲八月復以陽言爲七日陰陽消長如循環然不可易也邵子所謂環中趣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臨於澤上臨下也有臨之象君子於民不徒曰教而其思无窮如兌澤之深漸漬而深入也不徒曰容而容保无疆如坤地之大包含而无遺也二者皆臨下之道也

初九咸臨貞吉

咸皆也卦惟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陽方長四陰皆在臨逼之中故爲咸臨初以陽居陽是爲得正乃正己以正物非有剛忿之失如此則本无不正人无可議何吉如之程傳以咸字訓感似非本旨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志在行正以正臨人所以得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得中而勢上進以此臨於四陰其道得吉而群陰屈服无不利矣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四陰之勢雖衰未肯順命而退二不得不進而臨逼之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三居下卦之上陰柔說體而不中正但以甘說臨人而爲邪媚之態如此則悅不以道君子豈爲所動无所利也若能憂而改之不以甘悅媚人而惟以正自處則尤可見諒於君子而无咎矣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以陰居陽處不當位性情不正故爲二陽所臨而以甘悅媚之既憂而改之則其咎不長矣
六四至臨无咎
四以陰居陰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誠于下賢相臣之道可以无咎矣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以陰居陰位得其當故能至臨无咎

張仲以孝友輔周宣而交文武之吉甫趙普以謀猷佐宋祖而推晚進之蒙正皆至臨无咎者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柔中順體下應九二不自用而用人以天下之耳爲耳則聰无不聞矣以天下之目爲目則明无不見矣以天下之慮爲慮則慮无不周矣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此舜之大知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中於民者乎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五有中德故能擇中用中而行之於天下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坤之極順之至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者也上六在事外而有尊臨之象此大臣歸老於家以敦厚自處表正風俗者也得吉而无咎矣
萬石君處家而子孫撫居中中奴僕亦訢訢唯謹子孫遵其教令以孝謹聞其敦臨者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居臨之終不與二陽相應而志在二陽默與之同厚之至也
坤與艮皆土也有敦厚之象皆於卦終見之以厚接物未有不安者故敦復无悔敦艮吉敦臨吉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朱子曰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六爻之觀皆平聲觀上以至德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昂首尊敬之貌祭祀者盥手以致其潔清而未致于薦則其誠敬在中而人皆顒然仰之大君至德淵微默運于上視聽言動一于莊敬而不苟則雖未見之政教號令之間而其篤恭不顯之化天下已顒然仰之而默喻于无言之表矣此卦正大舜恭已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化未可易言

蘇子瞻曰无器而民趨不言而物喻者觀之道也朱子曰祭祀无不薦者但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若說出便淡薄矣顒是昂首之貌說文云大頭昂首尊敬乃是他人故彖曰下觀而化本義云顒然可仰是就自身說顒字之義未明不若彖解更確此卦四陰在下二陽在上本是陰長陽消聖人別取一義蓋有不忍言者其意深矣此卦詞正大學脩身爲本之義孔子教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教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悟得透便是恭已而平徹上徹下道理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五居尊位爲大觀在上卦德內順是心與理一外巽是動容中禮九五中正是允執厥中无爲守正內外表裏一於恭敬以爲觀於天下此卦之所以爲觀也爲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其孚誠在中爲衆所仰則下之爲臣民者觀其至德精深自然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皆化於爲善也試觀天道之運无聲无臭神不可測而四時之行不爽其候此天之所以爲觀也聖人巽順中正默運下上不待見之政教號令之間自有潛孚默感之妙天下亦无言靡爭心悅誠服含哺鼓腹熙熙皥皥於大化之中矣此聖人之所以爲觀也

聖人神道設教非有政教聖人中正之道即天下同然之道无有現奇異常之行只是純然天德不大聲色似乎有教而實非有言有迹自然神感神應篤恭而天下平惟堯舜足以當之此非深造其域未可易言臨朝玄默端嚴若神又不是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遍觸萬物有周觀之象先王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教以化之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泆教以禮別奢如曹示之以儉儉如魏示之以禮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神道設教以本言觀民設教以用言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九五中正之觀藐乎未之知焉童稚之觀也在日用不知之小人自其常事不足爲咎若君子達觀遠覽當以宇宙爲度止於童觀可羞吝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小人見卑識淺道止於是

挈瓶之智謀身而不足坐井之見言天而不知蜉蝣之刺玩細娛而忘遠慮園桃之歌憂國小而无善政皆童觀者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道也丈夫則非所利矣初自下觀上者不明百姓之愚也二自內觀外者不盡仁智之見也

從門中視外曰闚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在丈夫則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三居下卦之上進則近于九五退則仍居其位可進可退得以自由者也九五大觀在上天下皆得以觀其道德之光三不觀九五而獨觀已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審時度分而不苟之君子也生如生之謂性之生謂身之動作也

孔斌字子順魏聘以為相子順曰君王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蔬食水飲吾猶為之若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改變寵之官以事賢才奪无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徐穉謂郭林宗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若子順徐穉其因已所行之塞而退者乎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審已以為進退見幾之哲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最近于五凡五之陽剛中正施于國以為政治之光華者四皆得而親見之聖君在上為之臣者利于朝覲未受祿者利于仕進以受王之賓禮焉則其道可行而无負於明君矣

古者諸侯貢士于天子大夫貢士于君皆以賓禮之諸侯入見于王王以賓禮之故曰我

有佳賔
象曰觀國之光尚賔也
用賔在四尚賔在五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大觀在上乃天下之表儀在下四陰莫不仰而觀之矣五將何所觀乎亦惟觀察我身之所生果皆極其中正而舉合于君子焉庶乎表正本端不愧于下之所觀也已
一人立極于上天下環向而取則焉善惡邪正如影響之隨形聲毫无差忒齊桓公好服紫一國之人皆貴紫鄒君好長纓百姓皆長纓靈公好婦人而丈夫服者國人盡服之上行下效捷于影響故天下國家之本在身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欲觀我生之是非于何而徵之但觀民俗之善否則在我所生之邪正皆可得而考証矣
不曰行而曰生者凡人之行出心而生事變不同心之生出而應之者亦不同行本于生故也或以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字解之非是巳與天地合德矣又何必觀之哉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陽剛居卦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爲下所觀故當觀其出於巳者德業行義果皆備道全美而足以爲君子庶幾足以爲天下之矜式而无咎矣苟一有未至未足以爲天下之觀仰也
子思之在衛子方之在魏裴晋公之在緑野司馬温公之在洛其身雖退其責彌重故君子无位而有憂小人有位而无憂觀我觀其皆自觀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君子一身既爲人所觀法自當常存戒懼未得安然放意而无所事也
觀本陰盛之卦聖人别取觀義二陽在上四陰在下所以觀瞻而伺察者亦巳衆矣三聖人所以垂戒益加密焉不取必于觀視之人

而惟責成于爲觀之主卦辭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專以德言觀之本也彖傳之省方觀民設教觀之用也九五以中正示人自是皇極之主而曰觀我生君子无咎危微之戒也上九以陽剛居卦上自是有道之士而曰觀其生君子无咎戒懼之學也五爲君而戒上爲師而戒皆以自觀爲言則爲君而儀刑萬邦爲師而觀法百世可易言哉可易言哉

續韋齋易義虛裁卷之二終

續韋齋易義虛裁卷之三

明豫章涂宗濬及甫甫著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于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爲噬嗑天下之事以合而成以間而敗或强梗或讒邪間隔于其間事即不可合矣去其間隔則和合而亨通

矣爲卦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六五柔中上行此則剛柔相濟明斷相資故物有間者利于用獄以治之獄者所以究微曖之情得其爲間之故使之曉然明白然後可以用法而致刑也

物以合而生事以合而成天下之害莫如間隔之爲大莫親于父子伯奇見逐于吉甫申生見殺于獻公閔子之體寒薜包之見憎莫義于君臣成湯幽于夏臺文王囚于羑里樂

羊之伐中山謗書盈篋馬援之征交趾薏苡興譏莫恩于夫婦申后譏褒姒王后宛死于昭儀莫切于兄弟而角弓之怨彰莫契于朋友而谷風之刺興甚矣間之爲害也聖人以爲天下之有間者非刑獄何以去之故云亨利用獄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噫夫利口闔竪斃牙姤婦簪舌必剪之而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也

彖曰頥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卦體頥中一陽爲梗噬而合之故曰噬嗑有間故不通噬而合之則亨通矣卦體三陰三陽剛柔中分卦德震動離明卦象雷電合而章六五一陰居中而上行以陰居陽雖不當位然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剛柔得中爲貴卦具有之故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電明雷威噬嗑之象先王法之以明其刑罰使輕重之各當勑其法令使憲典之必行乃所以去天下之間而合之也明有辨別精審之意勑有整飭謹嚴之意明罰如電之明勑法如雷之震

晋尚書劉頌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大臣釋滞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滞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自非此類皆以律令從事正明罰勑法之意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九陽居初雖能爲惡而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屨之以校而傷滅其趾止惡于初則不進于惡而可以无咎矣繫詞所謂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止惡于初而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六二中正聽斷明審其治獄如噬膚之易然下乘初剛所治乃剛强之人故須深痛其刑至於傷滅其鼻如此則法行人服而可以无咎矣
膚豕腹之下柔脆无骨之肉古禮別實于一鼎故曰噬膚噬而易合喻服人之易也中正[illegible][illegible]惡易在巳嚴刑以治剛强難在人義自不相妨一說鼻是人身通氣之所滅鼻者塞其交通之路似傷于巧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用刑于强梗之人不得不深嚴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質近柔暗而用刑過剛所處未爲至當反致人之怨懟悖犯而有傷于體有噬腊遇毒之象固不免于小吝矣然所治固有罪之人於義爲无咎也二三州縣用刑之官强梁頑戾之民或險健而抵抗如張敞論殺小吏絮舜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訟之劾奏免官不遇毒乎然敞之賢自不可廢非无咎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自處不當有間可乘故治人不服而遇毒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胏肉之帶骨者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訟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訟以財貨相告者獄以罪名相告者束矢百矢也鈞三十斤
九四近君之臣所治愈大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所治雖堅而人情輸服有噬乾胏得金矢之象然大臣治獄其事最艱而其情最難測故必艱難其心思所以推究其致罪之由者極詳審精密之慮正固其施爲所以參

酌于用法之中者極天理人情之至如此則
情法得中而人无不服吉矣
麹相案趙廣漢之獄蕭望之治韓延壽之獄
猶爲所持至莊青翟治張湯之獄卒以湯故
受誅公孫賀治朱安世反以安世搆而獄死
故曰艱貞无咎聖人之戒深矣得金矢訟獄
者輸金矢於上其人服矣不是九四得剛直
之道程傳未然
[illegible]貞吉未光也
中心戒懼有委曲顧慮之意故曰未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乾肉難于膚而易於腊胏者黃中色金亦謂
鈞金六五柔中居尊用刑于人人无不服故
有噬乾肉得黃金之象然用刑本係難事居
上尤多不察故必守之以貞刑求當罪不徇
于喜怒意見之偏持之以厲戒慎求情常存
過中失正之慮庶刑无枉濫而可以无咎矣
居上用刑而尤必貞厲者一恐隱情之難知

則哀矜而勿喜
漢宣綜覈之朝而趙蓋楊韓不得其死光武
中興之主而韓歆以直諫見刑況其他乎人
主之治獄其當慎正尤有大焉者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用刑最難于得當王文成云或因罪人應對
无狀而生一怒心或因言語圓轉而生一[illegible]
心或因惡其請託而加意治之或因自己
[illegible]或因[illegible]人[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或因先王成心而不愜於理諸如此類皆是
未當余治獄頗多諸處多不免此弊
上九何校滅耳凶
過極之陽在卦之上小人罪大惡極而不可
救解何校滅耳凶之道也
校乘曰積德餘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
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叔向曰天之假助
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人之
惡最怕積如火銷膏而不自知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滅耳盖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
之則无此凶矣
建安丘氏曰噬嗑去間之卦也故六爻皆言
用獄之事初上无位爲受刑之人初過小而
在下爲用獄之始故爲屨校滅趾上惡極而
怙終爲用獄之終故爲何校滅耳中四爻
位皆用獄之人然對才之剛柔不同故所
[illegible]二以柔居中正故象
言其易也六五以柔居剛爲剛柔得中故象
爲噬乾肉比膚則難矣六三柔中有剛故爲
噬腊肉腊則有骨矣比乾肉尤難也九四剛
中有柔故爲噬乾胏噬之最難者也然二滅
鼻三遇毒四艱貞五貞厲皆言治獄之道不
可不謹也至於占詞三爻止无咎四獨吉治
獄尤以剛明爲貴哉四離體故也朱子曰緣
是治人彼必爲敵不是易事故雖時位卦爲
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飾也五倫之交接萬事之經緯其中燦然
有章者皆謂之賁是不可已之文也火在山
下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之象故爲賁
爲卦離柔艮剛離來居下是以離文艮以柔
而文剛也艮往居上是以艮文離分剛上而
文柔也柔來文剛以文爲用文特附質而行
有本有文雖之天下无不準矣故亨剛上文
柔以質爲本文不可偏勝於質本重末輕故
小利有攸往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艮剛是
本離柔是文以艮爲主而離文之有本而復
有文故亨剛上文柔亦以剛爲主所重在本
本爲大文爲小文不過本之助故小利有攸
往聖人之不貴文可知本義卦變之說於六
爻无取剛以艮言柔以離言下三爻爻詞皆
主文上三爻爻詞皆主質義理明白可見剛
柔不以一爻言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卦體離柔居内以文艮之剛文以飾質故亨艮剛往外以文離之柔質以基文文不盡用故小利有攸往剛柔往來陰陽自然之運天之文也文明以止有文以賁其質禮以相接分以相守人之文也夫剛柔往來氣化之運或自聚而漓或自散而合於此觀之可以時運之變忠質文之相勝子丑寅之迭建莫非時之所趨聖人不得而强也有文以合其交有止以秩其分於此觀之天下之相陋者化而爲文明僭越者化而爲整齊久而一道同風化成於天下矣此賁道之大也

舊說本自泰卦坤以一陰來化乾之中爻而文初三二爻之剛是爲柔來文剛陰爲陽之助而離明於内故亨又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是爲剛上文柔爲陰之主而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人文如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于天下亦通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明被庶物賁之象也君子體賁之象但當明庶政審其條教秩其名分以成文明之治若致未成而敢於折獄則民有无知而犯法者是以刑先於政也故无果敢於折獄而殘民以逞焉

程傳說折獄用情實不敢以文飾折獄本義以明不及遠故以明庶政事之小者无敢折獄事之大者二說俱未然離明之德既堪明庶政則折獄何難全看一敢字敢者果敢決斷之意君子明庶政以導之於先全重化成之意化則有漸卽有罪尚望其改圖敢於折獄則傷於暴急卽與化成之意相反故无敢

折獄其意自深明庶政象離明无敢折獄象
艮止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下卦乾體皆有文明之象然各因其位以爲
賁者初九剛德明體在卦之下故雖窮居而
以道德爲賁卽舍車而徒而亦足以爲賁焉
窮不失義君子之所貴也初在下故象趾文
明故爲賁
孔子不受景公廩丘之賜曾子力辭魯君致
邑之命子思不受田子方狐白之饋陶靖節
不爲五斗粟折腰皆賁趾舍車之義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
二主離明必附於陽陰柔中正上无應與九
三陽剛得正亦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
須之象須附頤而動者也自三至五有頤之
象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二中正三剛正二承於三與之同德可相與
以興起也與如雖无文王猶興之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處離明之極居二陰之間有離之文以自
飾有二四之助以交脩文之盛者光彩潤澤
有賁如濡如之象然文勝則實衰故必永守
其貞則不至文過滅質而吉矣互卦九三陷
於二陰之中有坎象故曰濡如坎剛中心亨
故永貞吉
一說賁如濡如如周監二代郁郁其文楊誠
齋曰夫立君臣父子之分以爲禮樂法度之
文此百聖之功千載之積豈一手一足之力
哉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壞今賁飾濡潤
之極夫何爲哉永貞固以守之則萬民定天
下安矣故周禮存而魯安周籍去而周衰亦
通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守正務實人莫之陵矣陵侮也指二陰言
一說周能長守文武成康之制則五伯迭興
終不忘尊王攘夷之義漢能長守光武明章
之制則姦雄垂涎終不能窺漢四百年之[illegible]
故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亦通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上三爻艮體皆以質言四柔正艮體爲近君
之臣賁而能止以儉素先天下故自處皤如
而[illegible]焉[illegible]自矣乃其下求素心之賢
與之共濟其心如飛翰之疾也匪爲九三之
寇所隔則初與之合交固已遂其婚媾之求
矣言雖有人間之終必遂其合也

程傳本義皆以初四相賁乃爲九三所隔而
不得遂故皤如亦通但於艮體无干若五之
賁于丘園上之白賁无咎皆反本之意四之
皤如正與五上二爻同意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近於三所當之位可疑故三將求四而[illegible]
初將爲寇也匪寇婚媾始雖爲寇四能守正
以待初終必得合而无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尚實近於上九乖
情幽不下弓旌之招於丘園之間有賁于丘
園之象然五性儉素其束帛止於戔戔似亦
可吝然文不足而質有餘終可以反文爲質
朝有羔羊之節野有雉雊之貞終可以得吉
也
此爻如湯之聘于莘野高宗之肖象傳岩文
王之載尚渭濱皆是若止言儉素則丘園一
句已足不必更言束帛戔戔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五躬儉素以求賢挽天下文盛之敝而還之
太古之風將在是矣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无咎
天下質極必趨於文文極必反於質如周末

文勝之極必反爲漢天運人心自然如此所以察時變化成天下機正如此聖人不過因之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遂其潔白之心優游自得也此爻如吾鄉鄧文潔公似之

孔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illegible]占卦得賁夫子喟然而嘆子張趨而問曰賁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焉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聖人之尚質也如此愚觀於賁而知天下古今文質相勝之理焉洪荒藐矣羲皇之世其理涸其文簡堯舜之世文始開至成周而法大備文太盛矣又何加焉故曰入於僞而至於秦皆文勝之弊也自漢唐宋以至於今其質文相勝之理皆可得而考焉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賁必極於无色而後止聖人固早見之矣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剝削也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君子於斯之時但當晦迹退處以善藏不利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剝落之義也五陰盛長進則變而純陰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盛長之時故君子不可往也卦德有順時而止之象可止則止順而止之觀象也陰陽之在天地間或消或息或盈或虛乃天運之自然君子尚消息盈虛順天而行故當陰長之時順時而止不必強進而與陰爭也君子一身以天自處仕止

久速各因其時卽寒暑晝夜之往來无成心有早見非世俗所能測也柔變剛小人勢盛必盡君子之類而逐之盡反君子之所爲使滿朝盡變而爲小人天下之事有不忍言者故不可往也

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山本高而反附於地有剥落之象爲上者觀於此象則知地必厚而後足以載山下必厚而後足以載上則必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而不搖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初六剥床以足蔑貞凶

下者上之基五陰皆剥陽初陰剥自下起漸上而及於身床者身之所處以爲安剥床之足則不安其身矣正道不可一日无初蔑正道災亦必及其身凶之道也蔑无也滅也消亡正道雖以戒小人亦所以瘝君子也詩稱揚園之道始於畝丘小人欲害君子必自微者始而後及於大臣昔趙高欲專秦權因小臣正先非刺高殺之而後上蔽二世誅殺肆行王鳳擅漢惡京兆王章數其擅權蔽王之罪使尚書劾奏章下獄死而後專行无忌至於君命犯王威奪

象曰剥床以足以滅下也

滅下所以危其上必至之勢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貞凶

辨謂床身之下足之上床之幹也君子居上下之間未至受剥猶可以通上下之情剥至於辨上下不相通矣愈蔑於正凶益甚矣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與也

上下相與全在居中有人爲之調護如繆公有人乎子思之側則可以安子思泄柳申詳有人乎繆公之側則可以安其身剥床以辨上下不通君子未有所與矣此小人害君子之巧術也

六三剥之无咎

衆陰方剥陽三獨與上應去其黨而從正可
无害正之咎也三以陰居陽良心未泯故能
如此
後漢張陵雖爲梁冀弟不疑所舉梁冀帶劍
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勑羽林虎賁奪劍即劾
奏冀請廷尉論罪百僚肅然不疑謂曰昔舉
君適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
見擢序今申公憲所以報私恩不疑有慚
張陵志從於正不懷私昵可謂剥之无咎者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謂四陰獨從於陽不黨於群陰矣
六四剥床以膚凶
四近於五陰禍切於君子之身故不復言蔑
貞而直言凶也
象曰剥床以膚切近災也
此五侯擅命梁冀專政之時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爲群陰之長居中處尊力足以統率群陰

故聖人別取一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魚陰
物宮人陰之美以從陽者也五能統率群陰
順序以仰承上九之陽則庇已庇人國家之
福恒必賴之无不利也陰長至五極矣不可
以再長也一陽在上不可盡剥故取群陰順
承一陽爲義天道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不可
一日无君子聖人致其扶抑之意如此以后
以之也
古者宮闈之制妻妾有夕王后當一夕三夫
人當一夕九嬪當一夕二十七世婦當三夕
八十一御妻當九夕凡半月而更禮后夫人
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
服衣褻服然後進御於君鷄鳴樂師擊鼓以
告旦夫人鳴珮而去
以爻位言五爲王后四爲夫人佐后者也三
爲九嬪以王九御下卦之長也二爲世婦初
爲御妻王后有樛木之德小星之夫人无妬
忌之行使後宮嬪御皆得順序以承寵澤於

君如貫魚然則无不利矣後世如漢明帝馬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順帝梁后云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勸帝均雲雨之澤識魚貫之序庶幾貫魚以宮人寵之利焉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以陰順陽无剝陽之尤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諸陽消剝已盡獨上九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將有復生之理一君子尚存衆君子將有復進之機所繫亦甚重矣君子在上小人皆載於下是爲得輿若小人剝盡一陽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以自存是謂自剝其廬也可不戒哉

陽氣在天地間无暫息之理窮於上卽生於下十月純陰陽已復生故十一月爲復世豈可无君子哉飛廉惡來之黨方熾而四友十亂已產於周朝李斯趙高之惡方炎而蕭曹陵勃已生於漢世陽其可盡剝乎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一陽在上五陰載於下君子爲民所載也小人剝陽則禍反及其身終不可用也君子以大公无我爲心雖小人亦欲使之各得其所若小人必欲弁此一陽而剝盡之[illegible]破家亡小人豈能自免故曰終不可用也

大抵自一陰爲姤二陰爲遯三陰爲否四陰爲觀五陰爲剝皆陰長陽消之卦聖人隨時扶抑各盡其妙學易者宜自得之[illegible]曰天地間一氣而已屈信推[illegible]自少而壯而老其催悲[illegible]亦若是而已矣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一陽復生於五陰之下十一月之卦也陽既來復元氣漸萌正道用事故可以得亨卦德

動而以順行人事與天時交際其盛是以一陽之出入旣得无疾衆陽之來皆可无咎蓋陽之反而復其故道自姤卦一陰始生歷遯否觀剝坤至此爲七日乃陰消陽長之時當得來復也一陽旣復衆陽相引而皆復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也一陽來復至於三陽爲泰宇宙太和萬物咸若生物之功亨通可知在世道則一君子自下起而用事其勢甚微而其機之所係則甚重舉動一有不當則群陰得以爲辭反爲諸陽之害惟動而以順行則理正辭直一君子之出入旣无疾病衆君子之來人皆不得而指謫之故无咎也蓋衆君子平日聲應氣求小人之側目也久矣故一人之舉動不可以不愼也反復其道以下又以氣數言七日來復陰消陽長陽明用事之時衆陽皆復故利有所往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之所以得亨者陽剛窮於上而復反於下有生生不已之機故亨也卦德動而以順行陽明之勢雖盛而有理以行之不恃勢而恃理是以已之出入旣无疾而朋來又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陰之息者必消陽之往者必反乃天運之自然不可得而違也利有攸往一陽旣生則二陽爲臨三陽爲泰以漸而長勢不可遏是以利有攸往也夫天地之心惟此一陽以生物而已純坤之時凝固之極天地之心无自而見今一陽來復元氣潛萌於重泉之下則天地生物之心於此復露其端倪其心至此而可見矣天地生物之心雖无間斷而有動靜靜不可見而動可見也

邵子云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皆是春此明聖學動靜相生之理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

聚則不能發散故自姤一陰爲動中之静至六爻純坤則静之極矣當時一塵不染一念不起收斂至極忽然一轉念間渾身太和天地萬物通爲一體此天下歸仁之時也自復而臨而泰而壯而夬而乾至誠无息具聖人之體矣余三十餘年而後有悟於此可易言哉朱子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戸千門次第開識得无中含有處許君親見伏羲來此與余詩相發明无味无聲天地萬物之根皆

在此吾學以知止提宗豈苟然哉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生氣潛伏此天地之大本萬物之元命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安静以養微陽使之深潛固密而无所泄此輔相調燮之事也以實事言雖近淺以學言曰雷在地中即陽復身内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人静天完而復自純矣愚謂閉關二字甚妙關者出入之門也閉關則内不出外不入乃所以養微陽

月令是月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陰陽之所定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彖辭以世運言六爻皆以學言初陽爲復之主復之最先者也有失而後有復復之於初失之未遠即復於善不至見於事爲而有悔孔子稱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善反而天地之性存焉大善而吉之道也祇抵也至也此非至明至剛不能大舜危微精一之訓正是如此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心以宰身一念之間微有差失未嘗不知知其不善即速改以從善乃所以修其身也

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切近初九而能下之以友輔仁不勞餘力復之休美者也旣復於仁與仁同歸吉之道也此如閔冉之徒或云休復乃休息之休陳白沙所謂千休千處得卽寡欲之義亦通但於下仁之意不切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字全本下仁來學无師傅從自巳理會費多少力氣下仁與之切磋薰陶漸染不覺而入於善矣此三千七十所以用旋於孔子而不忍離也文中子亦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六三頻復厲无咎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性體陰躁持守不堅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而屢失則有欲動情勝之危惟其屢復又有遷善改過之美可以无咎矣此爻天人交戰互相勝負終必戰勝而肥如子夏之徒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復至於頻雖近於危然能補其過於義爲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四柔而得正雖處群陰之中與之同行而獨與初應能自拔於流俗之中而唯仁是從者也可謂豪傑之士矣吉利非所計也今人立志從師講學做聖人亦有人非咲四不顧而獨爲之可謂特立之士毋論其成就何如卽此巳加人一等矣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曰是道在其惟知道之當從故能從初以復於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柔順得中以居尊位敦厚於復守善之堅固者也守善旣固自省无愧何悔之有成王以不敢康寧之心而懋日就月將之學故能緝熙文武之烈康王有敬忌天威之命而聽父師弼亮之謨故能對揚光訓之遺非敦復而无悔者乎敦復乃成德之事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成也二之下仁四之從道皆取友之功五之敦復乃中以自成自悟自得不由於人者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
坤道先迷陰居坤上下遠於剛敵重難悟終迷而不復者也善心既迷動皆昏悖凶之道也而天災人眚乖戾所招必有之矣本體既迷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非特終師且及其國君凶矣至於十年數窮理極終不能行而不克征矣凶之至也十坤數也

上六以陰柔小人居亢滿大臣之位遂其奸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李林甫養成天下之亂十九年而唐大壞盧杞蔽德宗之明无不至而再至播遷天災人眚師敗君危何所不至哉凡人迷復其禍亦如此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迷復而以其國君凶者蓋善心來復君之道也上六終迷反乎君道故凶也

動靜天道之復也善惡人道之復也彖象言天道之復六爻言善惡之復復者剛之反也自五及初皆以從剛爲復惟初九一爻爲聖人餘皆不失爲賢惟上六則下愚不移者矣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誠也誠者天之道也一陽來復剛爲內主存心之不妄也動而健行行事之不妄也九五剛中而應六二下交之不妄也合此三義皆爲无妄純天之道也故爲无妄人能无妄誠无不動其大亨可知然必利於固守其正苟心雖无私而不合正理則違天之道災必隨之往必見窒而不利也

此卦義最精細復乃賢人之事无妄則聖人之事一卦六爻皆重在利貞二字蓋无妄誠也誠則與天合德自无不亨而又戒以利貞

者何也凡人心未感忽有一念之動妄也或既感而不能隨時順應妄也或應之而不能曲當於理妄也或已能順理而未免期必於禍福之間妄也皆匪正也世亦有无私心而不當於理者矣如佛氏何私謂之當理未也必如孔子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然後謂之利貞六爻皆明此義如初之无妄得正者也故往吉二之无望得正者也故往利三雖有災非自取也本體一動則妄矣吾之正自若也四雖无應然可以自守不可妄也五雖有疾然本非有妄不可藥也上窮而欲行反爲妄矣故有眚也悟得本體已復當下无妄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去其意必固我之私便是純天之道盡得此卦之意須是天道之

聖人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承復之後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主宰純是天德震動而乾健行事文合天則九五剛中而應六二之柔中正上下相與以正此所謂大亨以正乃天之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誠而正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既已不正无妄之往何之矣不正則逆天之命天命不祐何以行乎哉无妄之往即如泰卦包荒得尚於中行相似舉首尾句而包中間不可泥文而失意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凡物各有一陽之氣在中雷行則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茂對發生之時而養育萬物因其所性而不爲私焉所以贊化育也萬物二字指動植言至於人之生理亦雷所與乎曰人與萬物各有生理心含於寂被雷一震本心忽然一動種種生理森然見在如

趙閱道所謂驚起從前自家的如何不是物
與无妄對時育物包含廣大便是盡物之性
初九无妄往吉
以九居初剛而得正爲主於內无妄者也內
既无妄以此而往則誠无不動獲上治民悅
親信友无不吉也
小邾射不信魯之盟而信季路之一諾齊人
不信魯之鼎而重栁下惠之一言无妄之往
吉豈顧問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往无不吉其志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治田於始曰耕得穀於終曰穫一歲反草曰
菑三歲悉耨曰畬无妄誠也有一毫求得於
外之心便失无妄之體耕與菑有爲於前穫
與畬有獲於後皆求得於外者也六二柔順
中正因時順理而无計功謀利之心純乎天
者也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夫心无所期於

先則其體虛而觀理也審效无所冀於後則
其應妙而中機也神往則无不利矣則字近
戒詞凡人立心行事若有期必之意即是妄
即是不正能无期必則利往矣此无妄之福
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未有求富之心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爻皆无妄者六三處不得正故无妄而有

災其象如或繫之牛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
反遭詰捕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也
古之君子所遭之不幸无故而致災咎者有
之仲尼貌似陽虎而被圍於匡周公盡忠王
室而流言於國直不疑本非盜金而失主見
疑偶與亡金者同舍也劉寬本非盜牛而誤
認車牛偶與亡牛者相類也災非自取直任
之而已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所處時勢致然非自取也
九四可貞无咎
陽剛乾體下无應與誠之自得於我者可以固守而无慕乎外无咎之道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誠者天之道四巳有之故可以固守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乾剛中正以居尊位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
狄人侵邠古公去之未嘗加之兵也叔孫武叔毀仲尼仲尼安之未嘗與之較也若漢武繼文景之業以為不足而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是芒硝之耗元氣者也王安石繼富韓之相以為不足引用群邪講求新法是烏喙之啄國脉者也其可試乎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巳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居卦之終无妄之極不可以有行也行則與時俱極必有災眚而无所利矣
漢武漠北之師唐皇雲南之師此爻似之召公歸政之後不復為分陝之行孔子歸魯之後不復為周流之思聖賢與時消息不可極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窮而行匪正有眚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有二義有蘊蓄之畜有止畜之畜彖所言蘊畜之畜六爻言止畜之畜以艮畜乾天在山中所畜之大者在人為學術道德如以一心而包天地萬物之理以一身而備皇帝王霸之謨何如其畜之大也所畜既大利於得正所學必精一執中之傳天命人心之學若夫異端曲學神通變幻理[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

大事出天外所畜雖大而不正者非所宜也
所畜既大當出而食祿於朝以兼利萬物則
不獨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又出而弘濟艱
難以拯天下之溺艱大亦无不濟利涉大川
也彖辭只就大畜說理彖傳只是孔子推出非
文王本意聖人學問了一身即是了天下若
了不得天下便不是了一身所以說大畜便
說到不家食利涉大川體用合一之學也王
文成有云夫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
之言使之為國而不能靜民使之臨難而不
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英雄之所侮也王
安石自負聖人一用而敗壞宋家天下所謂
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何有哉學者高談仁義
要自審處毋以人之國僥倖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
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
應乎天也

乾德剛健艮德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
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玉蘊山輝蓋
藏潛媚篤實自然光輝上九一陽在上六五
尊而尚之又艮能止健皆非人正不能不家
食吉六五下應九二能養賢也利涉大川六
五應乾中爻應天而行所以利涉大川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

山體最虛天之氣无不貫是謂天在山中大
畜之象也君子之心最虛凡古人之言行在
於簡冊者无不兼收而並蓄之察言以求其
心考跡以觀其用以畜成其德蓋古人之言
行皆德之著見者君子默而識之神而明之
吾之德即古人之德矣所以大其畜也此要
玩畜德字多識前言往行其始也有開發之
益其既也有培養之益其終也有印證之益
所以周公日讀百篇仲尼无所不學七十子
身通六藝荀子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
皆所以為畜德之資非是誇多鬬靡故不知

畜德而專事博聞謂之寡要已知畜德而不識前言往行謂之孤陋蓋學以悟性爲宗却從事上磨練實盡歸虛此神聖秘密達者悟之

初九有厲利已

初九爲六四所止四雖柔而居上據得爲之勢非初之所能敵也初九陽剛志欲上進則不免於有厲惟見幾而止居以俟命乃爲利焉

孔融志大才高英偉豪傑之氣海內想聞常戲侮曹操及操執國命垂涎漢鼎融上書宜準古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惡其論建漸廣終梗大業遂害之夷其族此時融宜韜晦而以才見忌豈非有厲利已而不已者耶

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爲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爲義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聖人見天地間自有一等相止之事故於此發之所謂類萬物之情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能已故不犯災

九二輿說輹

輹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輳凡三十條者輹車上伏兔所以承輻者小畜之說輻爲陰所止所說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輹自止而不進所說者輕暫止而可旋起者也九二爲六五所畜勢不可進以其得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輿說輹之象可謂知時者矣漢上朱氏曰初二皆剛四五皆柔柔能畜剛知其不可遽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九二得中自安於止无復怨尤與小畜說輻不同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而通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馳逐之象然三過於剛似有銳進之意上雖得進亦不可以忘備故當艱難其心思正固其事爲日閑其輿以修具日閑其衛以嚴防如此而進利有攸往矣艱貞輿衛是四事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

管仲服檻車之囚志在立功小白免射鉤之難志在圖霸君臣同志相應无異良馬逐也相與殫謀積慮筦山海以富國作內政以寄兵服江黄以間敵直有日閑輿衛之思故召陵之盟合而荆楚之心懐非利有攸往乎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與三合志故利往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四艮體得正居大臣之位當大畜之任者也下與初應上畜止其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皆能止之於初爲力則易大善而吉之道也夫止惡於既發在上不免於逆拂在下不免於刑誅惟當其未發而止之如施横木於童牛未角之時則觸性不發易而无傷止惡於未萌在人无傷於禁制在我无動於聲色吉之大善者也

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剪桐戲封即時諫止此周公所以養成王之令德也牿牛在初止惡在微象著生於漆器醴丘兆於旨酒其始雖微其終將不可救可不戒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程傳天下之惡已成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下傷於刑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牡豕曰豭攻其特而去之曰豶二陽已進而

止之不若初之易矣六五柔中居尊得其機
會而制之如豕牙難制第豶去其勢則牙不
能爲害以柔畜剛吉之道也
夏后羿廢太康而立仲康方將執其禮樂征
伐之權以號令天下仲康即位之初即能命
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羲和黨於羿同惡
相濟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剪其羽翼故終
仲康之世羿不得逞三家專魯仲尼墮其三
都敗其甲兵絳州突將王元振作亂殺李國

貞朝廷以郭子儀鎮河東子儀至軍元振自
以爲功子儀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
田希鑒之亂李晟逾年不問僞出兵援涇州
與之並轡入營結歡道舊供張三日伏兵執
之一軍股栗无敢動摇弁之亂朝廷且議赦
之矣馬元贄爲游說以沮師李德裕曰寧舍
劉稹毋舍弁也卒以兵禽弁而殲其黨相機
制變聖哲皆然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止惡而執其機害除而俗華天下之福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畜極而通豁達无礙進无所阻道可大亨矣
本義言何其通達之甚或云何音荷負也魯
靈光殿賦云荷天衢以元亨天衢雲路也飛
鳥往來故謂之天衢伊尹爲阿衡見堯舜之
業太公爲尚父成伐紂之功何通達如之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道大行即所謂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利有攸

往
觀童牛之牿則知有厲利已矣觀豶豕之牙
則知輿說輹矣觀良馬逐則知何天之衢亨
矣盖以艮畜乾意各相類或者說易專以聖
學言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豈可專
指一事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養也爲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

上止下動爲順之象養之義故爲順上止下動雖養之象而養之道以止爲正故所養得正乃得吉也養正之道何如君子之養不外養人與自養而已養人自有正道常宜自觀之或推己以養人或因人以養人務不失其正而後所養得吉也自養本有正道常宜自求之或明義以養德或寡欲以養身務不失其正而後自養得吉也貞字根艮止來觀與自求正是養正之實俱自工夫言人生天地間自養養人皆分內事如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之祿民賴司牧之養庶人亦有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守其分之得爲爲正動於欲便是不正觀與自求皆觀察之意心常自觀自求正與不正毫不可昧乃是養正工夫學者自朝至暮時時自止自觀私心自然退聽天理自然常存孔子所謂操存孟子所謂養性養氣正是如此文王教人養道要訣在此儒先俱忽略過試看上三爻艮體皆以養人皆吉下三爻震體皆以自養皆凶養道以止爲正以動爲不正明矣艮上一爻乃成卦之主自求口實兼養德養身言自求正是不狥人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觀其所以養人之道觀其所以自養之道俱重觀字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又以養道極言之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天地以陰陽五行之氣長養成就萬物各遂其生矣聖人在上萬民皆賴以養聖人以天祿與賢者共之俾施澤於天下萬民各得其養矣天地覆載生成聖人裁成輔相皆不出養之一事頤之時不亦大矣哉諸卦或云時或云用或云義其致一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為號令山下有雷有閉藏休養之意順之
象也君子以言語從口出飲食從口入故慎
言語以養德節飲食以養身二者皆養德養
身之切務也真西山曰養道盡於天地聖人
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何哉蓋已得其養然
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
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
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
之奉適以買禍可不節乎日謹日節云者皆
養之之功也愚謂視聽言動皆不可不慎而
獨舉言語飲食男女皆不可不節而獨舉飲
食從順口說義理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養道宜正正宜靜初與四應四可以求初初不
可以求四故聖人垂戒曰初本陽剛足以自
養仁義可悅无羨於膏粱但動體應四志欲
上行若舍爾靈龜觀我朶頤羨於四而動於
欲則自失其正必矣凶之道也可不戒哉卦
陽外陰內靈龜象靈龜伏氣不食又紹天之
明无求於世初之剛象靈龜其病處全是動
體應四故聖人切戒之爾指初我指四設為
四語初之辭也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樂正
子從於子敖非其類是乎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陽剛之德本足貴者一動於欲則亦不足貴
矣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陽能養人陰則不能自養二陰柔待養於人
者也若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若求
養於上則求非其道往而徒以取凶无一可
者也君子自養在於自求學也祿在其中何
至於求人二之窮而无所求不知自求者也
足以戒矣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初上皆非其類皆不可求陽剛志意高遠陰
往求之必取辱矣

六三拂順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恣情縱慾拂於頤矣夫飲食男女亦人之正道三動而過節縱而滅禮雖正亦凶至於十年終迷於欲不可用也何適而可无攸利矣

程傳以拂順貞爲句不若本義說長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養必有道三大悖其道是以十年勿用也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枚乘七發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故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稽康曰措身失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或益之以畝澮而泄之以尾閭善養生者則不然淸虛靜泰少私寡欲无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甚矣養之不可不愼也人但知貧賤有饑渴之害豈知富貴陷溺之危更有大焉者乎拂順貞凶之訓是爲大戒矣自三以下皆養口體者也故凶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居大臣之位柔而得正下應初九是不能自養而賴賢者之養以養天下雖爲顛頤然天下皆得其養而臣職可以无曠吉之道也

夫用賢以養民其任亦重矣或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矣求益之心不繼則未少有得而止矣必如虎視眈眈下之而專其欲逐逐求之而繼則衆賢效用民皆得所相道可以无咎矣荀九家艮象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養賢以及民雖賢者之施[illegible]上之施澤於下之光明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陰柔居尊不能自養天下而賴上九之

養以養人其務君道是亦拂其常矣然養賢
及民君道之貞居貞則可以得吉然陰柔非
弘濟之才君當艱難險阻之際而求以濟之
則力量有所不及不可涉大川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從上爲貞故得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陽剛艮止於上有其德矣六五順而從
之頼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
然位高任重天下有一物失所皆已之辜故
當憂勤惕厲常懷危懼之心則職无不舉民
无不得其養而吉矣然陽剛在上負天下之
大才德者也雖當世運艱危之際亦可以投
之而不驚任之而克濟矣又利涉大川也此
爻惟周公足以當之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大臣佐君以養民萬民各得其所天下之大
福慶也

五月濟瀘深入不毛獎率三軍北定中原
孔明之所以報昭烈也內平桓温之難外却
符堅之師謝安之所以輔晋室也古之人當
大任濟大難者豈一日忘戒懼乎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過大者過也四陽居中上下二陰本末皆
弱陽下不能生上无所附大者已過其時非
如復之陽生臨之陽長大者過也故爲大過
大者既過時最難處在人則爲任之極重而
難勝事之最大而難舉者若以上下二陰當
之則不勝其重必至於敗有棟橈之象以二
五剛中內巽外說之德任之則剛而不過曲
盡事情利有攸往而得亨也天下无不可爲
之事但在大有爲之才耳
大者過時唐凝菴說最是卦中二五有枯楊
象皆過時之義陽既過時自有難處之事非
大過人之才不足以勝之棟橈自上下二陰

說利有攸往亨自剛中巽說說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四陽雖居於中一陰已生於下一陰復居於上大者已過其時故爲大過棟撓本末皆陰陽下无所託上无所附故撓也二體剛過而二五得中卦德內巽順而外以說行之剛中則不過於激內巽則細心入理深達事情外說行之則合於人情不至違拂是以利有攸往乃亨也然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其時不亦大矣哉

在聖人則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誅周公之誅管蔡後世如霍光之輔昭帝孔明之輔幼主皆大過之時有大過人之事此時字最重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可用用權之時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可不謂大乎程傳以大過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朱子云不必如此說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爲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爲小過之事大過如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這是常人做不得的事惟聖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小過得些子的事常人皆能之聖人因時處事只是平常的理在常人則以爲異耳愚謂易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天地間非常之事與常事極大之事與小事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不以象示人便是天垂象見吉凶便是天教人聖人不過本其象而發明之所以易道廣大悉備无一理之或遺學者只以虛心觀之不立意見自然知崇如天禮卑如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合得四聖人胸襟與乾坤對得局量若以一毫己意參之彼此便不相蒙愚常言聖人當作三截看聖人有最高處有最卑處有最平處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是最高處匹夫匹婦若或勝

予是最卑處子臣弟友庸言庸行是最平處
然只是一理只如大舜一生經過多少非常
之事真是人倫之至然却是平常之理於愚
夫愚婦與知與能處不曾加得分毫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以潤木居木之上至於滅没於木大過之
象也澤雖滅木而木不可仆君子體之而立
大過人之行自守其是舉世非之而不顧獨
立不懼也退藏於密終身不見知而不悔遯
世无悶也此大過人之行也
天下歸周伯夷叔齊不食其粟獨立不懼也
顔子在陋巷簞食水飲不改其樂遯世无悶
也看此二事是何等眼孔何等力量盖與造
化爲徒者也豈氣魄所可承當獨立不懼巽
木象遯世无悶兌說象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者也
其象爲已錯物於地而又用白茅以藉之慎
而又慎者也如此以往可无疎略僨事之咎
矣
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禮行於郊則莞簟之
安而藁秸之設禮行於廟則縮酌用茅而王
祭是供禮行於朝則分茅胙土而建侯樹屏
禮行於宮則青蒲布席而尊卑以分禮行於
享則藉茅薦璧而誠意以宣古之君子洞屬
自將執輕如不克入虛如有人皆藉茅之義
也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陰柔在下其性過慎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有柔以濟其剛在難之
士而遇撥亂之朋其情固於膠漆起家之父
而得克家之子其心通乎鬼神取象於物如
枯楊生稊榮於下而生於上矣取象於人如
老夫得其女妻可以成生育之功雖處過時
无不利矣大抵難處之時最忌過剛適足僨

事人情難合一激則愈離事勢難集一激則愈敗此九二得初之濟而无不利也楊近水之木巽爲長女有女妻象九二在上有老夫象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陰陽相得過於常情

九三棟撓凶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凡立過人之功必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乃克有濟九三以剛居剛剛愎自用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以當大事必不勝其重而至於撓敗有棟撓之象則凶於而國害於而身何凶如之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天下大事已不能知人亦必能知之儻虛心取善未有不可輔而立者三剛過之極人雖欲輔之而拒善不納不可以有輔所以凶也昔庾亮輔晉成帝剛愎自用惡蘇峻在歷陽下詔徵之既拒卞壺溫嶠之諫於其始及峻舉兵又不納陶回丹陽伏兵之計於其終卒使逆峻犯順臺城不守亮逃尋陽鍾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之謂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以陽居陰過而不過則能勝大臣之任如棟之隆起可以得吉矣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不免繫於柔以害其剛則可吝也二得中比初无害四居柔應柔反過乎柔故吝

楊誠齋曰退韋賢千秋而相丙魏退張說盧藏用而相姚宋退珣瑜韋執誼而相黃裳漢唐之興也勃焉此棟隆之效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不繫於初陰故不撓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居君位下无應助而上比過極之陰无益於已如枯楊生華无益於枯也如老婦得其士夫雖无過咎无益於生何譽之有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昔衛有士度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无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梁武在位日久國无賢臣有大事則遣中使訪陶弘景時號山中宰相雖小有益何救於亡楊誠齋曰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爲邵陵厲公欲抑司馬氏而倚曹爽如[illegible][illegible]之比上六豈能有所爲乎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以陰柔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爲无咎蓋殺身成仁之事也

此爻程傳以小人過常越理犯險蹈禍而已朱子以爲未然楊誠齋曰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没其頂任重而過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其凶大矣允爲澤上爻澤滅木故有過涉滅頂之象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不可咎以義言

朱涉曰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无全吉者除初六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老夫女妻畢竟是不相當九四雖吉而又有它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指客爻而言不爲全吉上六過涉滅頂事凶而義无咎可見剛不欲過而柔亦不可過於剛也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陽陷陰中爲坎上下皆坎故爲重險二五陽剛各居二陰之中有中實之象水外陰內陽有中通之象在人一陽居中二陰在外誠一之德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是先天无妄之體也有孚如此則心境廓然與太虛同體與上下同流何其亨也誠則必明寂而能感以此而往則見幾明辯動中機宜而有加尚之功矣

坎卦爲加憂聖人因敘九卦以明處之之道凡人安常處順心體不動未足爲異惟臨患

難遇事變生死利害臨乎前此心凝然不動
不至爲事變所撓方是有乎一毫動乎其中
則全體歉然而餒平生所學皆爲虛假矣故
止坎而中孚乃真孚也心既不動自然灑落
死生不足動乎中更何利害得喪之足言故
維心亨心亨則安而能慮明炳幾先往而有
尚可知矣古聖賢當大任必先動心忍性增
益其所不能近世王文成謫龍場三年處困
養靜然後有悟於格物之旨出而建功不[illegible]

矣玄家以坎爲中鄧文潔亦以坎爲中其言
曰非悟无念則不知今念之多危非見天心
則不知物則之有自源清而後流潔心寂而
後感神蓋指坎中爻爲心體故云與愚言遇
患難事變而不動其心微有不同然其說亦
遂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
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
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坎以上下言上險之下有下險以前後言
前險之後有後險是爲重險也水之流行趨
下而不盈於坎盈則出矣行險前後相繼逝
者如此不失其信有中實之義也維心亨乃
以二五剛中陽德當伸於萬物之上非利害
所能撓是以心亨也行有尚以中孚而往以
濟險則熟思審處動中機宜往有功也然險
雖難處亦有可用之道天險无形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丘陵高卑險阻不可越也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因无形之險而辨尊卑貴賤之
等正君臣父子內外之分明等威異物采以
杜陵僭之端因有形之險而制爲城郭溝池
封域之限乃所以守其國而使人不易窺也
夫天地有自然之險王公有形勢之險險之
時用不其大矣哉

孔子曰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
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仁義陵遲久矣能

爲民不踰乎綱紀名分本於天敘天秩之自然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越有所遵而不敢違人君明此以制億兆之命守此以遺萬世之安植遺廢朝委褻而天下不從化強暴行蠻夷而天下不危皆賴紀綱名分之存以維繫夫人之心此所謂天險不可升也當紀綱名分之存也雖東周之衰桓文之覇荊楚之強猶畏天威之咫尺懼王章之難犯惕典刑之猶在而勉守臣節漢獻之末曹瞞垂涎漢鼎

終其身而不敢動及紀綱名分之亡也匹夫一呼關城不守刑臣執命宇內土崩唐之晚也將帥叛朝廷士卒殺主帥若河決魚爛不可收拾五代之亂兵強馬壯者卽爲天子五六十載之間更七姓一十二君朝君暮仇蜩螗羹沸而不可推挽皆由於紀綱名分之亡而已矣其始也庸王敝臣舉動乖方由於機之一失漸成姑息苟偷之私其終也至於人心效尤隄潰藩決遂成滄海橫流之勢然則

國家所以扶植紀綱之大體整肅名分之大閑可一日而不加諸意乎不然雖有城郭溝池之險山川封域之固何益哉故天險之不可升與地險山川丘陵又相須爲守而不可間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再也兩水相仍而至習坎之象也君子法之以治己則行道於身而有得於心謂之德行若或作或輟而无常則理不勝欲無得之

必失之矣故必存之於心而體之於身卽造次顛沛勿失焉以之治人則本之於身而令之於民謂之教事若朝更夕改而不習則入民不深雖令之必不從矣故必勞來於前振德於後卽淪肌浹髓勿懈焉所以體坎水洊至之象也

六子皆重卦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複之義乾坤純體故直曰天行地勢云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

以陰柔處重險之下才既不振時更難爲其凶可知

昔華歆處衰亂之世守豫章則作檄迎降於孫策從曹操則將兵與弒乎伏后撓心交臂墮節黨姦陷益深矣凶道也窞險中之穴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聖人責初之失道見雖居重險之下必有出險之道初失道以致凶非險之能凶字宜味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坎之有險也然剛而得中剛則才足自抜中則動不失宜雖未能出險亦可以小有所濟所求小得也

漢昭烈雖未能混一區宇亦可據一方以續漢業田疇雖未能殺公孫瓚擊烏桓亦能入遂无山中以避世佐曹操以破烏桓亦所謂求小得者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乎險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

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下而來上而往皆處險地[illegible]枕其陷益深不可用力以出險[illegible]之間陰柔才弱不中正動失宜所以其陷益深

荀彧負其智能委身曹操爲之謀主贊成大業羽翼成矣及操受九錫始爲君子愛人以德之言致操不悅飲藥而死忠不足以存漢死不足以成仁來往進退皆溺於險何所用乎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終无出險之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樽酒一樽之酒也簋貳二簋之食也用缶質實之器也樽酒簋貳薄禮也用缶[illegible]誠意也納

約自牖因明通蔽也六四近君之大臣當人
主艱難險阻之時卽用薄禮但以誠意進結
於君且不敢直致必因其所明而通之如此
始雖艱阻終必君臣同心以濟險難无愧於
大臣之道矣
樽酒簋貳句饗禮有朋酒八簋簋二爲損卦
二簋可用享之意朱子以貳爲益非也人臣
合下便用誠意豈是先用薄禮益以誠意於
義未通納約自牖乃是用誠意進結於君必
因其所明而通之如張良羽翼太子漢高不
從特引四皓以回高祖易太子之心盖欲易
太子者其蔽也知敬四皓者其明也左師觸
龍以富貴長久說趙后立遣長安君爲質於
齊盖愛長安君不使爲質者其蔽也愛長君
欲其富貴長久者其明也因其所明而通之
則易爲力矣凡教人皆然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
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乎夫不
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
亦无功矣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樽酒簋貳質實之至盖當險之時四以誠上
通五以誠下交剛柔交際故薄禮亦可通也
九五坎不盈祗旣平无咎
九五尚在險中坎不盈也然以陽剛中正居
尊位才勢皆足以有爲而時亦將出矣故將
抵於旣平而天下之險可濟焉如此則君道
已盡而可以无咎矣坎不盈猶有險也祗旣
平則无險矣二五皆陷於險二在重險之中
五將出於重險之外所以二之有險不如五
之旣平
順宗不幸嬰疾當群小用事之日而能委政
冢嗣憲宗又以剛明繼宗子之統唐室中葉
而赫然中興唐明皇幸蜀肅宗恢復故土迎
明皇還長安亦祗旣平之象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有中德而未大

上六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以陰柔居險極故有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之中至於三歲亦不得免凶之道也上六陰柔性之險者故自陷於刑獄之中係以二股之徽三股之纆寘於叢棘之中即今棘寺盖以棘茨圍其垣使罪人不得踰而出也周禮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陰柔險極自失其道凶三歲也

此如賈似道罪大惡極謫高州團練行次南劍驛淡灘鄭虎臣拉殺於厠中之時也陰柔小人居險陥之極未有不禍及其身者也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illegible]一陰麗於二陽之間以生明蓋地生火天七成之故外陽而內陰卦名爲離凡物莫不皆有所麗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彼此交相附麗又如所居之位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物必有所附麗而後立所麗必以正道然後其行可通又火性燥烈明者多失於急暴故必養其順德如畜牝牛焉則明得其中而可以得吉矣牛順物牝牛尤順之至者人之順德必養而後成聰明太過者多見燥暴故須畜牝牛而吉牝牛坤象離中畫一陰坤之中畫也故象牝牛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附麗之義也火无常形麗物乃有形有麗之義也然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日月麗乎天以常明百穀草木麗乎土以[illegible]二五重明各麗乎正位乃化天下[illegible]文明之治皆麗之義也所謂[illegible]者[illegible]二五[illegible]以柔順麗乎

中正麗得其道所以能亨夫附麗本非吉道
惟其麗乎中正是以養其順德一順乎正而
得吉也卦體五麗乎中可以兼正二麗乎正
中人能附麗乎中正之道故亨是以畜牝牛
吉是以二字根麗乎中正來惟其麗中正是
以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明兩作明之所以相繼而不息也大人之明
而不繼何以照四方乎故必繼續其明使其
无物不照无時或息照於四方亦如明之兩
作斯已矣四方多少難察之情明於此或暗
於彼明於今或息於後皆不是繼明皆不能
照四方如齊宣王不忍一牛却忍於百姓唐
明皇勵精圖治却鮮克有終必如堯之克明
峻德湯之顧諟明命文之克明德方是耿氏
日重明者上下明也繼明者前後明也彖言
二五君臣故以重明言之象言明兩作皆君
也故以繼明言之程傳以世繼其明如以聖

繼聖未然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剛明居下性體輕躁志在上進不能詳審其
動履有錯然之象夫錯則思慮多而舉措妄
反以害其明矣必悟其履錯之失而敬慎以
處之則主宰常定躁妄潛消自无錯然之咎
矣錯紛錯之意與敬相反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能敬乃所以避咎也
鍾離意遠客河東往來屑屑殊少藏器待時
之意符融奮袞高談露才揚己亦无甘節恬
澹之心大抵聰明英俊者自視太高於進仕
不能待時於人倫不能相下輕躁之病必不
能免古今才士往往蹈此覆轍豈知遜志於
敬之无咎之訓乎
六二黃離元吉
黃中色六二柔麗乎中而得其正以文明中
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所麗如是大

善而吉之道也
董仲舒天人三策淵源道德武帝首舉於大
廷程明道以希聖純王之學從容論思神宗
聽納至於日午而忘餐庶幾乎黃離元吉者
黃中是純粹之德又與聰明才俊不同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聰明者多懼發越太過剛果者亦忌孤峻少
容惟得中道則純粹淵懿圭角渾化覿德者
心醉聞風者誠服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是人之始終時之革易
也有日昃之離之象九三性體過剛无常不
能安於常理憂樂无常不鼓缶而歌則大耋
之嗟則動於情欲失其本性凶何如之死生
常理達者了然忘情哀樂皆不能入鼓缶而
歌大耋之嗟皆動於情與非了達於死生之
際程朱說皆未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長也

日昃之離理不可久程傳云求人以繼其事
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爲凶却好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弃如
後明將繼之時九四剛躁而不中正上承六
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氣突如其來如
无復人臣之禮如此則多行逆德禍所必至
焚如死如弃如皆自取之也剛明在下皆非
善道初履錯四突如皆與敬之黃離相反故
聖人深致其戒

漢董卓擁兵入朝恣其强暴遂廢漢靈弁弑
何太后屠戮朝紳謀危社稷卒就誅夷市耀
臍燈三徹晝夜正合此爻之義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无所容言焚死弃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
於上下之陽附麗於剛强之間五明德在中
慮事深遠故有出涕而至於沱若戚而至於

嗟若憂深慮遠如此則防患必周可以消突
如之禍而保化成之治吉何如之楊誠齋曰
六五履至尊之位而迫於九四之强臣亦危
矣涕而嗟憂之至也然孰知沱若之涕足以
下焚如之威嗟若之聲足以震突如之勢哉
此成王閔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莽蜂集蓼之
悲之時也宜其卒乎三監而吉與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沱嗟而得吉者蓋憂懼如是則防患必

周可以離王公而吉也六五王位而云公者
似指繼體之時言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故爲王者用師出
征有嘉美之功但折其首惡而所獲者不及
其醜類則无株連殘暴之咎也明極則无不
照剛極則无不斷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因正邦而出征非黷武也

周宣中興六月之師薄伐玁狁至於大原不
窮追以黷武江漢之役平淮南北徐方既來
不佳兵以喜功庶幾此爻之義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天地萬物之父母六十
四卦之宗祖也有水火然後生萬物水火天
地之用神萬物之元命也故上經首乾坤以
開易之門終坎離以明易之用天一生水地
六成之故坎卦內陽而外陰內明而外暗水
蓋陽之濕氣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離卦

內陰而外陽內暗而外明火蓋陰之燥
然坎之中爻本於天卽離之外二陽爻其
爲水其藏爲腎而通於心之火離之中爻本
於地卽坎之外二陰其象爲火其藏爲心而
通於腎之水故勞其心則水必涸耗其水則
火必炎水火相交則形神合而成於有水火
不交則形神離而散於无萬物本乎天地生
死於水火其理妙矣
續卓齋易義虛裁卷之三終

續韋齋易義虛裁卷之四

明豫章涂宗濬及甫甫著

下經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天地萬物之本故上經首乾坤夫婦人倫之始故下經首咸恒又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天地分爲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爲一卦八純卦皆不應泰否天地相感咸損少男女相應恒益長男女相應咸以少男下少女尤相應之至者故首下篇

咸感也皆也不言感而曰咸貴其无心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有交相感應之義咸字從下字看出凡物必先下之乃所以感而无取必於人之意故謂咸又艮止則感之專兌悅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名咸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有相感之義而獨言少男少女猶相感之至也夫相感則彼此之情通有亨通之理然必相感以道義之正而非出於比昵之私乃爲利也如君臣不以道合夫婦不以禮合朋友不以義合終必至於睽離又或方感之時先有責報之心行感之事中有偏主之意皆不謂貞貞者公而溥虛而靜之謂也凡感皆當以正而夫婦猶萬化之原以正而娶女則可以奉神明之統理萬物之宜故吉也以少配少正也男先於女正也艮止兌說正也此利貞之所爲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咸主於感五倫皆有感義然宜靜而不宜動盡其道之在我而不取必於人故爲咸取其无心也上卦本乾以上一爻下交於坤化其上爻而爲艮下卦本坤以上一爻上交於乾化其上爻而爲兌山以虛受澤之感澤以潤

上交於山二氣感應以相與卦德艮止而兌說感專而應悅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之氣相交感而萬物化化生生形相禪而不已聖人以本然之心感天下同然之心而天下和平性相通而各正觀天地之所以感物聖人之所以感人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情者天地萬物之真機也天地之氣即萬物之氣聖人之心即天下之心本來无二故有感即通其化生其和平各得其情而已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惟虛故能受澤之感君子之心惟虛故能受天下之善虛者道之原也君子之學致虛以立本无成心无偏著无將迎如太虛洞然无一物於中乃所以受人之感此聖人最上一義如堯之蕩蕩舜之舍己文之未見孔子之何有无知至聖之道孔子於此發之可謂洩盡聖人心境此外更无聖諦學者豈可輕易讀過

初六咸其拇

咸雖感義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初六居最下而感人感之甚淺欲進不能有咸拇之象感於下而不足以動人故无吉凶之報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與四應其分雖卑志則已馳於四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足肚也行則先動二本中正之人但當腓之處故聖人設辭以戒之若曰二若咸其腓不感而動不求而應則失靜正之體故凶惟居其所以待天下之感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感而後應迫而後起則常應常定止其所而不遷矣故吉下卦艮體本能止者居感之時

二應五特患動不以時則失其止體故戒之
居者安厭止之謂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蓋二有順德順時而止故无妄動之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九三艮體以剛
居剛不得其中自恃其剛不能以理自檢束
者也上應說極之陰隨說而動有艮其腓執
其隨之象夫失其剛而不能自主將徇人而
失巳以是而往其凶可知此爻如楊中立應
蔡京之召徙爲失巳而巳本義以九三隨初
二以動蓋泥股隨足而動之象不知初二隨
人以動三亦隨人以動非隨初二也程傳爲
是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初二之不處以其陰躁固也三陽剛是以自
守而隨人以動亦不處也夫君子以理自主
特立獨行超然萬物之上若志在隨人則隨

俗習非所執下也下卦艮體上應兌說恐失
其止故三爻皆戒辭又與彖辭互相發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爲感之主而感
之道惟貞則吉而悔亡中虛无物之謂貞人
心與天地萬物本來一體无所不通但能廓
然大公湛然无物无思无爲以守至正隨感
而應无將迎无留滯如太虛无物而雷霆風
雨寒暑晝夜與時偕行而太虛之體自若則
无思而无不通无爲而无不爲本體常定而
大用顯行得吉而偏著之悔亡矣若不能貞
而憧憧計較於往來之間則思之所及者其
朋類從之思之所不及者則不從也所感能
幾何哉无心而感物如時行物生自然相應
无不周徧始爲貞程子曰天地之間只有一
箇感應二者而已更有甚事感應有二義有
我无思而物來感我我應之有我施於物而
物應之感復爲應應復爲感在天地則寒感

暑應暑感寒應陰感陽應陽感陰應之類在人事如父慈感得子孝子孝感得父慈君臣朋友夫婦莫不皆然繫辭所謂天下何思何慮推在日月寒暑尺蠖龍蛇聖學莫不皆然是盡天下之物理只有感應二字而已善學者推而盡之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得貞則虛而常應未有私感之害也憧憧往來則心體擾亂而不光意向偏倚而不大失其至正之體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九五適當其處不能感物而亦无私係故象爲咸其脢而无悔也諸爻動而无靜五爻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此爻程傳以君道大公无我說然以小象志末照之本義爲是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靜而无感以神明不測之體而溺於空虛不用之地於天地萬物了无干涉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以陰柔居說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爲口舌輔口旁而頰舌口之所以言者禦人以口舌因咎可知

象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虛誕之辭何足信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常久也震剛在上巽柔在下分之常也震雷巽風二物相與氣之常也巽順震動爲巽而動理之常也二體六爻陰陽相應情之常也有恒之義故爲恒人有恒心則義理融貫于心而无窒塞之咎矣然所謂恒者必其利於天理之正循其至當不易之理而非膠固偏倚之私則處常而守經處變而行權攸往无不利矣進齋徐氏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

往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而不可久矣

程傳曰感少女在少男之上以男下女乃夫婦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乃夫婦居室之常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

恒有久之義也卦體剛上柔下卦象雷風相與卦德巽而動卦爻剛柔皆應故爲恒恒固能亨可无咎而又必利貞者蓋天下惟道爲可久至正而不可易者道也至變而不可泥者亦道也久於其道故可以得亨而无咎矣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覆載有道以爲之主宰故能生長收藏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蓋能久于其道天下至當不易之理已執之而不變足以爲衆動之本矣是以由靜而動以裁天下之萬務愈出而愈无窮矣所以利有攸往也終即是止於至善始則齊治均平无不可也

日月陰陽之精得天之道故能代明不息而久照四時陰陽之氣順天之道變化默運生長不窮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所以變通盡利鼓舞盡神以宜天下之民者一皆本于道而悠久不息至于淪肌浹髓而天下之化成矣夫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化成天下恒也而日月之得天四時之變化聖人之久于道是其所恒也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皆以此道爲之樞紐亦可見矣凡不恒者形也所恒者非形也久于其道一句是一篇主意時說多以變化言道不知言道則太極所以主宰是者變化所由生也聖人久于其道則其性之功用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天下之至動也而有不可易之理恒之
象也君子體其象雖酬酢萬變妙應无方而
其所立必有卓然不可易之體在焉未始或
變也其體恒也至矣此即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是立不易方處而發皆中節則雷風
之象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與四爲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
位卑而情隔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
性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
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居巽體其性務
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泥於常而不知變者也
浚恒如此雖其所求亦理之正然强其以不
欲不免於取辱而凶所求必不可得而无攸
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致凶咎者皆浚恒者
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相應之始情未相孚而深有所求是以凶也

九二悔亡

以陽居陰行有過當本當有悔以其久中則
能虛心觀理日有涵養消鎔渾化以至於純
其悔亡矣程傳曰中可兼正正未必中如石
介剛正自是正人然使爲諫官則必責人以
所難行至於引裾折檻而无益于事是不中
也以陽居陰爲不正者理而或以欲間之然
本心既明自可遏欲存理得亡其悔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久於中則道心爲主而人心渾化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以陽居陽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
不能久於其位凡過剛之資自恃大過守多
不常三居巽極究爲躁卦故爲不恒其德如
此則羞之來也蓋有不意而至者矣承奉也
言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而不
恒吝之道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人皆得而辱之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以陽居陰久非其位不常恒而恒如儒若溺于異端內之於身心外无益于家國天下如田之无禽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學失其宗雖久何益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順從于人而不能自主者也夫以順爲正婦人之道也婦人如此則吉若夫子則以義自主而一于從人失其剛正不免于凶也五不言占而道言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夫子酬酢萬變惟義以裁制之從婦人之道則失其主宰而委靡不振矣故凶

上六振恒凶

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以振爲恒躁動以毀其成不免于凶矣此爻如王安石盡變祖宗之法卒貽宋室之禍王輔嗣曰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爲恒无施而得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恒本欲有功然紛更好動秪益其禍大无功也

久于其道乃一卦血脈初居常而不知道故凶二雖不正能久于中故亡其悔三不能久中故吝四久非其道故无禽五以順從爲正而久非其道故凶上躁動而不能久故凶道者三極之常也

乾下艮上 遯

遯亨小利貞

遯退避也二陰浸長陽當退避陰雖在下自內而長陽雖在上在外而消君子退避之時

故爲遯君子既遯則身雖屈而道則亨君小
人則利于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逼
于陽也遯亨爲君子謀小利貞教小人勿害
君子亦爲小人謀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
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五剛當位而二應之似猶可爲然君子小人
勢不竝立若待小人之肆害而後去則既晚
矣惟相應之時則嫌隙未生形迹未露正可
去之時君子以此時退居山林則超然自得
免于後患所以爲亨也小利貞者二陰在下
以漸而長勢必至于陵逼君子故戒以利貞
也夫遯之時以決去爲義然非真止則不能
見幾非至健則不能引決此時義所以爲大
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體无窮山高有限自不能及遯之象也君
子之遠小人至於露聲色分彼此則激其忿
怒之心而爲害不小矣惟不動聲色而自處
以理嚴於自守凡作止語默之間辭受取與
之際一于理而不苟如天之窮隆上覆自遠
而小人自不能近之矣君子以天自處非
特待小人爲然一生學脉只此一路妙矣微
矣小人有剛惡之小人有柔媚之小人只嚴
以自治自不能近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初二不指小人說聖人深意凡卦上爲首下
爲尾初在卦下其遯也不居前而居後遯尾
之象也如此則將及於小人之禍危之道也
君子於此但當見幾而止勿用有攸往可也
往必及於難矣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尾則不免於厲矣止而不往何災之有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其
去也決矣二不取應五蓋德足自重无羨於

外故能守其必遯之志而不可奪也
龔勝不受王莽之招申屠蟠深避黨錮之禍
人豈能解其高蹈之志乎程傳以二五相應
爲交之固非是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必遯之志堅固而不可回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三過剛之資下與二陰相比蓋自恃其剛
以小人爲不足慮中有所係而不能舍欲遯

而有所係有疾而危之道也夫遯貴早貴決
若係戀之意但可施之於畜臣妾則得其歡
心而吉用之於進退之間必不可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
也
欲遯而有所係必將失其初心而罹小人之
禍有疾而憊也進退大節以畜臣妾之心處
之則優柔不斷進退兩无所據故不可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之以
遯者惟[illegible]君子能之若小人則溺於
所好[illegible]故否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illegible]決於[illegible]之剛柔故好遯必君子
而小人不能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當
小人承順之時而超然遠引遯之嘉美者也

如此則得貞而吉矣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當遯之時以遯爲正志在守正豈以小人之
順應而移其志乎
上九肥遯无不利
以陽剛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
者也何往而不利哉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其肥遯之謂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能恢復二京而王室再振文天祥力捐於國
事既去之日而能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宋
室雖亡而顯帝以殉國公之子繼帝位者三
十餘年宋亡猶不亡也自世俗觀之則商山
桐江爲虛名而實德爲徒死矣益何有焉
其後激揚風節廉頑立懦者恒在於綱常萬
物之表而不在於事求可功求成之昔感動
天地興起衰懦者恒在於伏劍不顧就死如
歸之義而不在乎乘時挾立名聲之徒若算

計量功急權用術則管商高於夷齊桓文可
先孔孟矣故曰无用之用其用神无功之功
其功大前用漢書論用慈谿顏鯨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大陽也四陽盛長君子類進之時故爲大壯
陽壯雖可喜陽恃其壯則可慮必利於貞焉
以理自閑而不動于氣以愼脩省正不躁於
謀乃爲利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
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二體四陽盛長大者壯也其德乾剛震動爲
剛以動其動以天剛大而正所以壯也故爲
大壯大壯利貞大者不大不正也極正大之
理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天无私覆是以无不
覆地无私載是以无不載君子之利貞亦法
天地而已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震於天上大壯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天下
之至强者莫如禮非禮而履則欲然而侵矣
故以禮自勝凡非禮弗之履焉乃律於視聽
言動之間故嚴於闇室屋漏之際　於禮而
不苟其爲壯也大矣

漢高之威能行於誅秦蹶項而不能割戚姬
如意之愛太宗之武能行於高麗突厥而不
能克巢剌王妃子明之私項羽拔山蓋世之
勇至于泣別虞姬而雄心沮喪趙文子[illegible]笑矣

當衷甲之變氣呑群帥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由義理之心不足也故克己復禮見君子之大壯而氣餒强有力者不與焉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陽剛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而不度時者也以此而行取禍必矣故爲征凶有孚

古人舉事其難也必熟思審處巽以出之期于成事不可輕也莊子曰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明于此爻之義者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言必困窮

九二貞吉

以陽居陰本非正也以其得中故能不恃其壯而循夫義理之正旣得其貞不至于過剛僨事而吉矣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中則无不正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過剛不中當壯之時在小人則憑其氣勢暴狠卒然雖肆无忌憚而用壯也在君子則徑情直遂視有如无綱節疎目而用罔也如此雖其所行未爲失正然名雖正而謀則疎氣旣浮而禍必伏不免於厲矣其象如羝羊觸藩羸其角而不能自出也

此君子小人以位言羝羊牡羊喜觸故以取象

漢末黨錮諸賢如范滂李膺等直以匹夫抗天下之清議締力挽天下之頹波其所排擊舉刺无所回撓激揚風流互相標榜使公卿倒屣閹宦切齒卒成黨錮之禍皆非用罔之厲乎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以陽居陰本非正也然當壯之時過剛非正剛而濟之以柔乃正也九四不極其剛以道御勢以靜制動得貞如此則處壯得□吉而吉於已克濟於類无傷其悔亡矣藩之羸角者躁于觸者也藩決不羸人不能閑其進矣輿之脫輹者與其輪者也壯于大輿之輹已又得利其往矣所謂貞吉悔亡之象如此
九二貞吉只是自守四藩決壯輹乃可進之象四臨六五陰爻耦而虛藩決象乾為輿輿壯在輪輪壯在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尚往卽上進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互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自大其壯如喪羊于易忽然不覺其亡者也夫衆陽方壯已順而從之可以无悔矣
羊指五九三羝羊羊之身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為不當位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又不能遂其進也志欲有為而才不足以濟之无所利矣若此者亦以輕於進而不能自審耳若能艱以處之慮事必精審義必當則可以遂其進而吉矣艱則吉乃聖人戒辭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詳字有味當壯之時小人勢雖已衰而用心最密君子勢雖向盛而防患常疎恃壯而進舉動不无過躁則有隙可乘事體未盡合宜則有端可指是以雖當陽壯之時而不忘凶厲之戒慶曆以後君子滿朝然小有所失卽害亨進之勢時至變而難料義至精而難詳此韓范之所以不久于位也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進也日出地上上進于天普照萬方清明之世也下體坤順坤象國土三爻衆多坤性安靜坤德柔順諸侯順附安國之侯也日君德坤臣道以此臣而遇此君臣以功進君以恩接用錫馬蕃庶多受大賜晝日三接顯被親禮人臣所遇之隆如此

大行人職曰諸公三饗三問三勞諸侯三饗再問再勞子男三饗一問一勞即天子三接諸侯之禮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進盛之義也明出地上世之盛也坤以順德而麗乎大明之君遇之隆也以六居五柔進而上行君之寵也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无遠不照晉之象也君子以巳德本明惟求以自昭之纖翳淨盡全體昭融一眞湛然萬境俱徹通晝夜而常知洞古今而必察德本如是不失其本體而已矣道得於心爲德昭其明德至虛至靈默順帝則乃爲至明不然雖有高明之智是謂强明絕倫之資不過私見何也不脩德也曰自昭不假外求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可進之才而遇妨賢之相有欲進見摧之象所遇如此但當固守其正以道自重勿萌苟合之心則可以得吉矣蓋始進之時豈能遽信於上上有未信惟安意自守寬裕以須之无急於求上之信乃可以无躁進之咎也

漢文欲用賈誼廷臣多短之出爲長沙王傳及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未幾徵用自高再遷梁傳梁王墜馬死誼自傷爲傅无狀哭泣至於夭絕夫賈生通達國體曠代絕才惜其志

大而量小无乃昧寬裕之義乎薛文清公曰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與之合此名言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獨行正道豈因一摧而失其所守哉未受官守之命故得以寬裕自處若已受命而見摧義不可一日而苟留矣何寬裕之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蓋憂世之志有不能自已者然二惟守正不苟於進則於道无玷中正之德久而升聞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寵而用之如錫馬晝接之介福日昭受之矣不終於愁也王母指六五祖母曰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中正之德康侯之具終必上聞

王祥六十始仕羊祜四辟五命皆不受可謂始進之難矣及後封公錫爵崇名道全是受介福于王母也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宜有悔者與下二陰同於順上衆皆信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云謀從衆則合天心三順體故云然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三志在上行以麗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剛不中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雖其祿位出于君之所與未爲不正然妨賢病國禍終不免危之道也詩碩鼠田鼠食黍食麥食苗貪而畏人者也以狀妨賢病國之小人中其情矣荀子鼫鼠五技而窮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陽剛未嘗无才只是心術不端其危可知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以陰居陽德性未純如太甲成王初亦有悔以其離體大明在上心體本明能改其

其忠正論不足以回天而尤靖獻以持其正
乃所以處明夷之道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
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
志箕子以之
離在坤下日入地中明而見傷明夷之象内
有離之文明而外有坤之柔順以蒙大難于
羑里内不失其明聖外可免於禍患文王用
此道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
天方降喪以囚以奴一以維將墜之基一以
俟復明之日意最深遠箕子用此道也大難
天下之難内難一家之難大難可以求出内
難不求出矣此二聖類貞之事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明未嘗息特見傷耳君子以涖衆
用晦而明不窺人隱而深潜縝密惻然若不
外露焉不發人過而含弘渾厚恢然若不輕
洩焉乃所以附衆安民而超然於亂世者也
明夷世道昏暗上下同迷涖衆而非晦賢否
太分是非太明必不見容于衆故宜晦而明
也古聖人前旒蔽目黈纊塞耳不甚聰明之
用光武下邯鄲誅王郎撿郎文書得吏民所
與郎謗書千章悉焚之以安反側唐太宗當
獵驪山登高山見閣有斷處乃託以道險引
轡入谷以避之是亦用晦而明帝王之盛節
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
攸往主人有言
上六暗君在上初九明體居明夷之初見傷
之始道不可行有飛而垂翼之象君子見幾
而作義當行矣雖困窮至于三日不食亦有
所不恤焉其有所往也主人見其引去之速
不免有言亦有所不顧也離爲雉鳥象明夷
之始止于道之不行如鳥之垂翼則不能飛
也行也往也皆其見幾明決不俟終日時義
當然不可遲也不食有言不可避也孔子因

衛靈公問陣而去穆生以醴酒不設而去皆
是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唯義所在不食可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文明柔順漸近暗主已為所傷傷其所
行如夷于左股之象股在足脛之上所以行
者凡手足左弱右強傷左尚不甚切如文王
之羑里去不自由傷其股矣用拯馬壯急求
賢聖與之戮力同心拯已於厄則可以去危
即安明不受傷吉已如文王得閎夭之徒出
于羑里馬壯指初股傷得馬壯而速去義最
真妙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內雖文明外則柔順合乎人則故用拯馬壯
而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三剛明之極居于至闇之下正與上六暗
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蓋湯
武之事也然一日之間天命未絕未可輕動
不可疾乃為得貞聖人之為戒深矣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南狩之志在于除天下之害救斯民于水火
塗炭之中非有利天下之心此所以天與人
歸而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四坤體上近暗君隔而不明有入于左腹
之象心在左乃神舍故明左腹近心不明之
處四入坤體故有此象以其柔正猶未甚近
故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明夷之時人皆
有欲去之心四尚可去非若五之不可去也
故只然此象微子以之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入而復出全身遠害心意獲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六五柔中居至暗之地近至闇之君內難切

身休戚與同天下不可一日无君豈可一日
无臣箕子佯狂爲奴委曲全身以待君之自
悟箕子之心明夷也貞之至也觀臣之道當如
此矣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貞其迹似晦其心乎爲君爲國委曲
周旋可以通天地與日月爭光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陰居坤極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始則處高位
以傷人之明終必至于自傷而墜厥命哀哉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失爲君之則故入地也
明夷乃乾坤昏亂之時下五爻曲盡處明夷
之道獨上一爻爲暗君聖人所以垂戒萬世
至嚴矣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一家之人也九五陽剛居上六二陰柔
居下有內外各正之象上父初子五三夫四
二婦五兄三弟一家之人備矣故爲家人卦
體離下巽上長女居上中女居下六四六二
以陰居陰各得其正離明巽順各有其德家
人內外皆貴於得正而閨門萬化之原猶在
利女貞也舜之克諧刑于二女文王之化始
于關雎此女正所以利也女陰性最難正女
正則男无不正然非先正其身女亦未易正
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
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
下定矣
家人所以利女貞者下卦六二柔中正女正
位乎內上卦九五剛中正男正位乎外男女
正天地之大義也天施地生　于正而已矣
男女即天地各得其正乃天地之大義也然
女不自正而必因乎男男必先正而後能正

乎女此家人所以利女貞也二五得正非特男女得正之象也家人有嚴君焉一家之尊莫如父母故謂之君父母之道莫踰于正故謂之嚴父爲嚴君所以正陽教而正乎男母爲嚴君所以正陰教而正乎女皆在是矣以六爻言之上父初子五兄三弟九三夫四二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盡其道而家道正天下雖廣家之積也正其家而天下定矣天下觀化於家也其爲父子兄弟夫婦足法天下有不定者乎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火一氣風自火出猶風化由家人出君子知風之自故必謹于脩身一言一行出乎身即刑于家凡有言也皆由躬行之實德以宣之无一言之或誕也凡有行也皆由中心之恒德以出之无一行之或苟也夫言有物則言出而家人信之行有恒則行脩而家人敬之所以正家者在是矣彖言正家之道此言正家之本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有家之始以剛明處之灼見父子兄弟夫婦之情而爲尊卑長幼內外之別明其分以辨其等正其禮以嚴其防如此則倫理不相瀆內外不相亂其悔亡矣閑闌也界限分明不可踰越王輔嗣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始而能閑之然後悔亡楊敬仲曰治家之道當防閑其初使邪僻之意无由而興而後悔可亡不曰无悔而曰悔亡以治家之難難乎无悔帝堯大聖也不能免丹朱之朋淫周公大聖人也不能免管蔡之流言然則難乎无悔矣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變而豫防之所以能亡其悔

北齊顏之推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

內則云男女不親授受叔嫂不通乞假男女

不同椸架外內不共廁不共湢浴七歲男女不同席姑姊妹女子既嫁而反男女不共席而坐婦女晝不遊庭夜行以燭无燭則止又曰內言不出于閫外言不入于閫親老庶弟聽于長兄介婦聽于冢婦男有常閑家之法也苟无其法則男女[illegible]亂男女之別教失于預則情放[illegible]檢恩已乖而難合悔其可追耶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以順爲正不敢專成无攸遂也所治者惟蘋蘩之職酒食之事在中饋而[illegible]婦人之道无非无儀有能非婦人也六二无攸遂而在中饋得婦人之正道可以克相[illegible]之德[illegible]之后妃之德可以奉神[illegible]之統端[illegible]貞而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以順德而巽乎九五從夫之道當如此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以剛居剛而不中剛明太過治家而過于嚴者也故有家人嗃嗃之象夫過嚴則人情不堪於己不能无悔於人不能无厲然家道整齊倫理克正家道之吉也若懲其過剛知和而和婦子嘻笑樂无節則情勝而流禮廢而瀆終必歸於可羞[illegible]无此象特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于放肆寧過于嚴之爲愈也

富鄭公治家嚴整清心樂道致仕獨居還政堂嫂早作放中門鑰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子侄女僕戒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胡安定先生瑗治家甚嚴閨門整肅无譁內外之分子弱冠常侍立左右賓至則供茶湯

鄭莊之待叔段縱其[illegible]上輕許傳位唐中宗溺愛安樂公主[illegible]獄或爲制勑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嘻嘻

之吝能免獲亡之禍乎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治家過嚴近乎傷恩然未爲其失也若婦子
嘻嘻是之無度失家之節必至吝矣
六四富家大吉
六四巽順得正以陰居陰而在上位以巽能制
陰性節儉者也以主治家之權柄是能生之有
道節之以有度而富其家者也富非專指財也
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孝經

曰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富家
如此則恩義和氣全禮義生人家之道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巽順而得其位故能富其家而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陽剛中正其德盛矣下應六二之柔順
中正之配皆矣上下應其家人[illegible]
德徽所交道和氣薰蒸化其家人不勞而勿
用憂恤而吉可必矣吉假有道至也感通也

此爻如文王之得后妃關雎之化行于江漢
是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交相愛者以德言如文王之敬其后妃之窈
窕其德相應自然相愛積稍之孚契非動於
情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家道之已成也凡
正家難于有終孚誠不足則已心尚不自保

何以化人故必本之以孚愛敬出於由衷言
行根於實德凡施於有家之人一以至誠惻
怛即休戚患難與之終始而不二其心可謂
孚矣威嚴不足則恩勝或主權義何以正人
故必濟之以威倫理毫无僭差言動毫无苟
且凡刑于有家之人一以嚴威肅恪伸暗室
屋漏可對神明而不爽其度可謂威如矣如
是則誠足以聯其家人而不至於離威足以
肅其家人而不至於亂非特有家之始能豫

其盛所統緒相承子孫保之終无不吉矣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威非如偷心嗷嗷較量於杯豎之細纖責于
尊彼要使之服爲能謹也治家觀于身反身
自治正而不爲則不怒而威人自畏服之矣
大學以脩身爲本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一以貫之矣
詩稱文王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
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

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正身齊家之道
盡于此矣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睽乖異也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
不同行故爲睽天下之大事必同心然後可
以共濟情既睽矣雖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
行六五得中而應剛但可以處小事尤得于
衆力則猶可以得吉若動大衆與大役非大

同之世不能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
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
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火動而愈上澤動而愈下性相違異中少二
女雖同居各有所向志不同行睽之象也
卦德說而麗乎明內說而外明不忤於物情
柔進而上行柔順而居尊五中而應剛虛中

而用人雖未能合天下之睽亦可以小有所
濟而得吉也此三善若在他卦似可有爲而
在睽之時人情乖忤而不合事勢拂亂而難
齊非英雄出類之才未必有濟說而麗乎明
非內明也柔進而上行非剛進也居柔中而
應剛非剛中也二體皆陰柔可以小事吉
然博觀物理亦有不得不睽而不終於睽者
天高地下其形雖睽而天施地生化工乃成
其事同也男外女內其質雖睽而男倡女和

生育乃成其志通也別生分類萬物雖睽而並生並育聲應氣求其事類也天下之睽者形也而其至一者理也非兩則不能合非異則不能同睽之時用不大矣哉唐虞之時禹平水土稷教稼禼敷五教皐陶明五刑益作虞工其事不同同歸於治殷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奴比干諫死其行不同同歸於仁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炎而上澤流而下其性不同睽之象也君子覩睽之象於大同之中而有異者存焉未嘗立異以爲高而理之所在不可輕狥未嘗同流而合汚同此類而出類則異同此性而盡性則異程子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彖傳言異而同象傳言同而異曲而盡矣

章楓山先生因人問諸儒之言何如先生曰尊信之言有異同皆道也見不同耳虛己而擇之可也折衷之可也拉雜而排擠之不可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居睽之時上无正應本有悔也而九四陽剛亦无應與之同德易於相求故同心共濟其悔亡矣如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焉盖健所乘以行者莫若九四也然當睽之時小人乖異者衆若君子同行而與小人爲忤則同德者未必能濟而異趨者或從中撓之益足以僨吾事矣雖惡人亦不絕而見之乃可以无彼害己之咎矣如孔子之於陽貨是也見惡人爻本无此象聖人爲君子慮至精如此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當睽之時人情離合而易離君以惡人而絕之則將肆害於君子而禍咎至矣見惡人所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與五陰陽正應然六五離體火性炎上睽

而不常察而多疑上而不下二[illegible]
順適其意而因以效其忠正曲[illegible]而[illegible]以
道其志罔非枉道以狥君而納誨啓心之事
有非常道所能搆若矣如此庶上下可交而
臣道无愧矣若如孟子好貨好色好樂釁鍾
之說皆可以引君於仁即遇巷之意巷曲路
遇會遇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程傳曰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
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
求合非枉道逢迎非邪僻由徑未失道也
狄仁傑久周為潛亦頗類此又如西周末造
晉文侯以其迎宜臼翼戴平王雖捍王于艱
而周轍遂東不能復文武之烈止可无咎而
已陸贄當德宗猜疑之主王業艱難而周旋
委曲以濟其變李泌處肅代之[illegible]沉慮
臣救于父子骨肉之間非遇[illegible]于巷者何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六三本應上九而三居二陽之間所乘之輿
後為二所曳引車之牛前為四所掣而上九
猜很方深又有髡劓之傷始為二陽所隔不
得其合是无初也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是
有終也天去髮劓去鼻
子產相鄭之初駟良方爭南背相攻社稷若
贅疣然子產曰國小族大不可為也有欲攻
子產者有欲殺子產者輿曳牛掣天劓之傷
且不免焉子產乃能艱深正固卒焚載書以
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子皮子太叔又力
主之鄭遂以安正合此爻之義无初而有終
也凡守正不移自有終合之理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以六居三又居二陽之間為不當位遇剛與
上合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无應是為睽孤初陽居下得正乃元善
之夫亦无正應四與同德自然相應不期而

遇交相孚契共濟有人矣然當睽之時人情
携貳離易合難故必危厲存心聯屬有道則
其交始固而无咎矣
唐武氏之亂狄仁傑一身殉唐乃薦洛州司
馬張柬之群賢並進卒反周爲唐澶淵之役
寇準勸帝親征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
幸成都帝意稍惑準遇殿前都指揮高瓊與
之同謀勸帝北伐同請渡河始却契丹定和
議此皆大臣處睽孤之時遇元夫而交孚无

咎者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與初同德交孚非止无咎二陽濟睽之志
得以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居陽悔也下有九二陽剛之賢與之爲
應以輔翼之其悔可亡矣謂九二有濟睽之
志有遇巷之忠巳之宗也六五柔中以下之
其相合如噬膚之易以是而往則君臣同德

无事不成何咎之有
太甲得伊尹成王得周公初雖有過終成中
興之治以有伊周二公之助也宗如同人于
宗之宗巳之黨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有福慶則不止于无咎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
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九有六三正應本不孤也而上九以剛處

明極睽極之地剛極則暴而不詳明極則察
而多疑睽極則拂戾難合如人雖有親黨多
自猜疑妄生乖離常睽孤也其見三如豕之
負塗惡其汚也如載鬼一車以无爲有也先
張之弧欲射之也後說之弧疑稍釋也由是
知其本非爲寇實我之婚媾也往而求之陰
陽相合而和則交孚相得而吉矣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去其妄見則群疑盡亡

自昔骨肉之間乖離猜阻積成其罪者多矣如驪姬之讒申生江充之害戾太子皆豕塗載鬼之類也及事至論定沉冤始白亦已晩矣可不戒哉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爲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爲蹇濟蹇之道貴乎得其地得其人得其正然後險可濟也坎以一陽化坤之中爻其實則坤卦也坤居西南平易之地故往西南則出險而平地矣故利也艮居東北其象爲山往東北則峻阻難行故不利也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得此命世之才以爲輔佐乃克有濟故利見大人也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又有貞義故必秉至公以服天下扶弘義以致英俊乃可舉事而望成功故吉也西南東北不必拘方凡平易之地即是西南峻阻之地即是東北如先主都蜀其險不可出其出不可繼何取於西南如燕薊關中皆建都之地何嫌於東北盖坎爲水坤爲地出水而就地故云利西南坎艮皆東北之卦故云不利也見大人如劉先主之見孔明貞吉如孔明所謂漢賊不兩立高祖爲義帝縞素發喪是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難也坎險在前也處難之初見險而能止則不陷於險矣獨見前識不其知矣哉蹇利西南盖九陽往而居坤之中宅中可以圖大故利也不利東北盖東北窮阻之鄉往无所之其道窮也利見大人躬賢聖之資明天人之際弘濟時艱自有餘裕往有功也自二以上五爻皆當其位得貞而吉者盖名正然後可以服天下之人心義正然後可以鼓一世

之豪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
乃所以正邦也蹇之時未易濟也用往西南
而後得其地用見大人而後有其人用正道
而後可以正邦其時用不亦大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巳險矣山上有水上下險阻故爲蹇也君
子觀象以天下无難濟之蹇視在巳之德何
如耳故不計夫在外之感而惟反身以脩巳
之德處頑嚚之親則子職之供无違遇手足

之釁則友愛之情愈篤當横逆之交則仁禮
之脩匪懈至于天下之蹇則藏身于密以全
哲養德于愚以知幾讓善于无以遠害皆反
身脩德之謂也反身象艮之背脩德象坎之
心
孔子絶糧於陳蔡之間弟子皆有饑色孔子
歌于兩柱之間七日絃歌不衰子路不悦孔
子曰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
者時也死生者命也芝蘭生于深林不爲无

人而不芳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居
不隱者思不遠身不約者智不廣子路出子
貢入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穡君子能脩
其道而不能爲容詩云三折肱成良醫夫陳
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皆幸人也夫
以仲尼之聖遇蹇不忘自脩況學者乎范純
仁爲章悖所中貶嶺南諸子每怨章悖輒怒
斥之後渡江舟覆純仁衣盡濕純仁曰此亦
章悖爲之耶洪忠宣公方離陰山之北復貶

嶺海之南未嘗幾微見于言面三君子身遭
蹇難絶无怨尤可感天人彼淺中狹量者可
同日語哉
初六往蹇來譽
柔居下位在蹇之初往則遇險來而不往明
哲保身是以獲譽謂其見險而止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來非忘世宜待其機之可乘而後往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柔順中正上應于五王之臣也天步艱難王
事靡盬六二鞠躬盡瘁蹇而又蹇以求濟之
非以其身之故也王憂臣辱分義當然成敗
利鈍非所論也此如諸葛孔明之事幼主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分義已盡雖其不濟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九三艮體爲艮之主外卦即坎故往則遇險
來反以就二陰固爾封疆守爾侯度退處侯
時乃得所安潛學云二王臣死君三侯邦守
邦義各有當亦是從之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二陰附三以爲安九三反而就之人心歸向
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四入于坎陰雖居正未必能濟往則愈以蹇
矣九三剛而得正在下之上有才有力與之
相連以臣王國是有相之責也此如方伯連
帥以臣天子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得正位連于九三實心爲之也

九五大蹇朋來

九五居尊在險之中爲蹇之主天下非常之
蹇以一人當之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也以
其有剛健中正之德下應六二蹇蹇之王臣
必將合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朋翕然並至
與之同心協力共濟天下之蹇矣天下有君
必有臣湯武之伊呂漢高之三傑光武之二
十八將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
之李晟是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剛中節義足以招徠豪傑故朋來也不
曰中正而曰中節大險非節不能守豪傑非
節不能來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陰居險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陽

剛之君與之濟蹇則可以成碩大之功得吉
而出險矣九五大德之人見之无不利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本與九三爲應而志在從五心乎國也
九五有德有位故謂從貴九五不言吉而上
六言吉者以其處蹇極而常出也處蹇之道六
爻備矣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難之散也爲卦震上坎下居險能動動即
出乎險之外矣爲患難既解之象故爲解卦
體以九四入于坤體有西南象二居其所有
得中象入方離于險難不可復以煩苛嚴急
治之但當濟以寬大平易故利西南湯除桀
之虐而克寬克仁武誅紂之暴乃反商舊政
漢高除秦苛法約法三章是也夫難既解矣
可以无所往矣但當推其致亂之由而來復
其憲章之舊以爲持盈保泰之計則法度不
擾而人心安靜是以吉也若尚遺孽未平有
應解之事則當早往以絕其萌无使滋蔓難
圖早復以安其所无使久爲煩擾則前功可
保後患不生故吉也來復只是復其舊章師
其意而用之非必新創也夙兼早往早復本
義長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
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
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
拆解之時大矣哉

動乎險中故曰屯在險能動動而免乎險則
出乎險外故曰解坤有衆象往西南不易近
民民必歸之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二剛而得
中既不无爲而廢事亦不多事以擾民乃得
中也有攸往夙吉因其事之復生而早往以
平之　及民之可用二及勢之未熾往有功
也

卦有雷雨之象焉蓋天地氤氳之氣和暢而

解則雷雨作矣雷雨既作則百果草木生意之中蘊者皆甲而生拆而出矣夫天地之化生萬物不外于解解之時不亦大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既作陰陽和暢解之象也君子體天之道以爲民之有過无心而失者也其事雖非其情可原直赦之而不問民之有罪尤知而犯者也法雖難縱情則可矜寧宥之而從寬沛天之澤以示昭蘇解天之網以行寬恤君子一天而已矣

初六无咎

初陰在下當解之初上有正應一於安靜者也如此則无多事之擾可以无咎矣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雖柔而九四以剛應之剛柔交際叅和不偏義无咎也

漢承秦弊蕭何爲政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光武閉關以謝西域却減宮馬武之請銷其鳴劍馳伊吾之北之心得此爻之義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解有二義承蹇之後且取解難之義平易安靜赦過宥罪皆解難之義爻取解去小人之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當解難之時君臣相得可以有爲者也當思天下之難始於小人卦有四陰除六五一爻爲君位其餘三陰則三狐也小人之柔媚而奸險者也二宜輔佐六五除此三狐使小人盡去无使肆其邪媚以惑亂君心邪媚既去中直之君子始得以安位而行志此大臣之正道也衆正咸登難端永杜可以得吉矣

昔平勃誅諸呂之亂男女无少長皆斬之方見誅秦滅項之雄略唐張柬之桓彦範敬暉諸君誅張易之昌宗兄弟翊戴昌宗而武三思奸黨未除薛季昶謂曰二竪雖誅産祿猶在剷草不除根將復生劉幽求曰武三思尚

在君華終无葬地其後卒擁武章之亂備極
慘烈三狐之戒可不慎歟
楊誠齋曰九二以陽剛之才佐六五陰柔之
王急於有爲之時世則宜何先莫急於紀綱
而又有急於紀綱莫先于法度而又有先于
法度其小人是也崔光上官並受武之託丙
魏恭顯雜居宜之朝則是无難多難之始也
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
九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
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則召
天下之多難者誰乎君人者何利于天下之
多難何樂於近小人以疎君子哉狐者小人
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賊通嫣是也隼
者小人之鷙冀憲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
卓是也一卦之中聚人五致意焉其防患也
不爲不謹矣三狐三陰也田者得而取之也
矢者義直則壯也黄者中而不過也去小人
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直雖行必格
去小人而不中雖甚必亂三者盡矣又能貞
固以守則吉矣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封倫
得以入太宗矣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二剛柔時中動中機宜故得貞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居下之上无才无德竊
據高位如小人宜供負擔而反乘車非其據
也德不稱位何以服人胸臆恣行必且召禍
寇之來也乃其自致之也貞乎吝矣
趙高蔽秦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偕亡
趙忠張讓擅漢以致董卓卓至而二豎與漢
俱滅桑弘羊賈人之子而爲御史大夫崔烈
銅臭之徒而升爲司徒能免負乘之譏乎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德忝其位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四近于五大臣也下應初六陰柔小人猶拇

之微也夫君子小人勢不並立在上而親小人則讒間中乘賢士必不至矣必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翕然並至協恭和衷相信而不可解矣

昔楚懷王使屈原求令尹之材三年而不得乃以讒原原曰楚國天下之雄也令尹高位也豈指垂涎而欲染王之鼎者豈直一人哉然而未有至者其故可知也鳥之麗毛棘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刀鬣者魚畏之人之離言利口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武士之兵端文人之筆端讒夫之舌端令王之庭其爲棘喙刀鬣也多矣呼吸之間鐲鏤行焉孰肯以頸嘗之乎原之所指蓋上官子蘭之輩原卒以此被放君子猶惜其不早避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以陽居陰未爲當位而下復與初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是以當解而去之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居尊解之主也夫陽明之君自非陰邪所能惑五本陰性而三陰同類其柔媚諂諛之術未必不足以入之故君子維有解而已一有所暱便墮其術中維有解則讒佞不行中直秉進吉也君子有解於何而驗之以小人之退爲驗也小人去而天下之難解矣小人才智多有可喜其委曲承順最似可憐人君割情去之最難曰君子維有解語最峻厲以示必不可留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小人難退以君子未能決去之耳若君子有解小人无不退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隼鷙害之鳥象爲惡之小人居于高位有所依憑未易去也爲公者去之於高位之上獲之則邪慝既去君子志行无不利矣繫辭又示以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意獨至矣六三君下之上隼象上六柔正居上公象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肆惡于上悖亂甚矣故宜解也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
可用享
損減省也下卦本乾上卦本坤損下卦上畫
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
之高損下益上剥民奉君之象下旣損矣國
難獨盈上下俱損故爲損夫損本不吉本有
咎本不可貞本不利往惟時不得不損而卦
體二五得中卦德上艮止能節下兌悅以應
故必于取民之時而寓不忍取民之意九職
九貢惟正之供而忠愛惻怛惆㦤乃身君之
心无一念而不在民也有孚如此則十道爲
中正大善而吉也于民不良病可以无咎也
一時之權宜可以爲後法可貞也一人之經
制可通于四海利有攸往也皆有孚爲之本
也斯時也曷之用哉无論一身痛自節約卽
用享以交神明誠意有餘儀文不必過盛卽
二簋之薄亦可以薦于神明矣蓋因民之瘠
而儉于祭神其吐之乎享禮可儉其餘可知
矣
古之享禮陳饋八簋爲盛四簋爲中二簋爲
下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
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
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經賦非損然取諸民亦損也經賦
而外則苛而行豈謂之孚聖人之所惡也然
旣損于民民貧君不能獨富損道亦且上行
是上下俱損故爲損潛學云上下交則泰不
交則否損下益上則爲損損上益下則爲益
此天下興衰治亂之原故四卦于二經表之
損而有孚誠心愛民可以得元吉无咎可貞
利有攸往矣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當損之
時時詘不可以舉盈二簋應有時也損兌之

陽爻益艮之陰爻是謂損剛益柔夫剛柔者天下之大分人心之中德剛本不可損而至于損柔本不可益也而至于益亦有時爾剛有餘不得不損柔有餘不得不益也又以物理而況推之凡損有餘而至于虛益不足而至于盈亦與時偕行而已不然凶歲不祭肺施之豐年則隘豚肩不掩豆行之大夫之家則固矣平國用中典行之亂國則弛代虐當以寬行之頹俗則壞矣時乎時乎人豈能違之哉

楊子雲曰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于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于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儀于夏殷之時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于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阺隤豈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于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于不可為之時則凶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下有澤潤上行而水漸減損之象也君子為道日損而其所當損者莫若忿與慾也情拂而忿生忿生則怒失其平君子必懲之警于前而戒于後嗜勝而慾動慾動則性失其純君子必窒之塞其原而遏其流二者損而至於无則本然之天全矣忿發如山欲流如水懲窒兼已動未動俱有功夫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初德剛正六四以陰居陰有過柔之疾初與相應有事使之分故當已其在已之事而遄往以益之夙夜在公彌縫其闕不避難不擇事凡有益于公則為之則于分義无歉无咎之道也然居下益上又當斟酌其淺深之宜量其所可入而不強其所不堪庶乎其可矣輟己事以益上方見

損下益上意程傳云所益于上者事已而即去之王弼云竟已事而速往皆不如本義說長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上通四欲損其疾正賴初之往是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以剛居柔而得中中何可損損則失其剛而過于柔矣故利在固守其貞守其中即貞也若以說往而從君則未免于邪媚之嫌凶已人但知竭力順上爲益上而不知堅守以道事君之節乃所以啓人君尊德樂道之心正所以益上也在他卦二五相應在損則戒于損已損已則失已雖益上聖人不貴也初以陽居陽故可遄往二以陽居陰故不可損易无定體如此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中即貞也中以爲志剛已非過故利以守之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則損一人是兩相與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則得其友亦兩相與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自天地陰陽以至萬物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雌雄牝牡之屬无不以兩而專三則雜故不可不損也此爻之義所包最廣不止朋友一端志同道合即是一趨向各異即是三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人而損一人蓋三則疑所與矣故損其一人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惟速改以從善則有喜也又何咎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損其陰柔之疾忿可懲慾可窒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明四目達四聰集衆思廣忠益智者慮能明者慮義如或益之十朋之龜而弗克違焉則群材畢用天人並助明堂開而萬國會四門闢而庶政和大善而吉之道也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爾雅曰十朋之龜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虛中受善憲天聰明故自天祐之无不吉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然居上[illegible]有所謂惠而不費者因天分地制其田里不用財賄而恩施於天下[illegible]性歸民物各付物不必家至人說而教[illegible]于天下不待損己而後可以益人則[illegible]各得其分願居上之道可以无咎然必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非違道以干譽而得其貞則于道爲吉而推準動化利有攸往德施者博人心僉歸无有遠近內外之限得臣豈有家哉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博施濟衆聖人猶病弗損益之王道无外萬物各得其所大得志也

程傳云損有三義損下益上因乎時也損己從人從于義也自損益人及于物也

處損有三義二之弗損高其節也三之所損致其一也上之弗損因其道也損本損下益上爻辭別取一義此聖人最妙處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增益也上卦本乾下卦本坤損上卦初爻以益下卦初爻損上益下民心感悅上下俱益故爲益二體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上既益下利在萬民則中正之制推无不準攸往无不利也以之濟變則絕

險拯危人心效順涉川无不利也凡攸往涉
川皆以得人心爲本上能益下則民說无疆
无所爲而不利矣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爲益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
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
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
道與時偕行
上能自損以益下則民皆感上之德其說无
疆矣自上卦之四下於下卦之初是九重之
德意下於閭閻之萬姓帝德廣運與天无極
其道大光矣故爲益利有攸往九五以中正
見于設施自然推準動化而有慶也利涉大
川木道原爲濟險之具仁心旁達何險不濟
故利涉大川也聖學益動而巽勤以精進巽
以漸入則深造自得學日進而无疆矣天以
氣施地以形生則大生廣生益萬物而无方
矣由天地聖學推之凡上之益下其道當與
時偕行上之益下不必分已所有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用天之時因地之利而爲之裁成
輔相亦如天施地生之无方有一時不行則
民之待澤者窮矣動是必有事焉巽是勿忘
勿助時字最重天地聖學物理聖治皆以時
行故孔子爲聖之時千變萬化皆不外此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猛交相助益者也君
子體此以見善則遷无俟遲疑有過則改
无容偷吝則善日長而過日消取益之大者
也凡善是天理天理常與私情相反故難遷
凡過是人欲人欲是向來習成故難改下一
則字即无容等待善遷則過益寡過改則善
益純亦有交益之義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初
爲震主有動之才上應六四有用之人初欲
報上之知利用爲大有益下之事而作之即
衆人之所不敢作與不能作者取而身任之

亦无不可者然其所作者必盡合天則不拂
人心大善而吉乃可无咎不然則招尤累上
難免於咎矣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下本不當任厚事故必元吉然後可以塞咎
也
四皓安劉定儲之益踰於周呂群臣廷諍之
强李泌黄臺摘瓜之喻踰於靑蒲瀝泣之諫
庶幾此爻之義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
于帝吉
六二當益下之時柔中虛已以受天下之善
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故有或益之十朋之
龜弗克違之象以其位在下不能特行故又
戒以當永守其貞不可始於謙冲而終於滿
假則取善无窮而有相之益光盛者也然豈
惟人臣即王者以此虛中永貞之心享于上
帝上帝其鑒臨之矣无不吉也況求益于人

有不應乎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不期而至自外來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居下
之上則有要行取困益之以凶事者矣警戒
震動乃所以益之也此三之自取无所歸咎
矣然上之益以凶事非棄絕之也乃所以玉
成之耳三必存心有孚无一毫之敢僞行事

守中无一動之或偏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以
此通信於公以荅其玉成之意庶乎可以補
過而受益矣
禍福无常有應得禍因警戒而轉爲福有應
得福因放縱而反得禍者故曰禍福无不自
已求之者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爲戒四

下爲心而合乎中行之道則體國其心上必諒之即告公而見從矣遷國大事本以爲民益民之心爲下所信即有所依而遷國亦无有孚動其言而撓其命者遷國无不利也只以益下爲心便是中行互體爲坤國土之象損四益初遷國之象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以益下爲志上必信而從之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是能真誠惻怛以惠下爲心勿待問而元吉可知矣上以誠惠物物亦以誠歸之有孚惠我德也精誠之至木石應之况有情者乎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民心既歸君心慊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居益之極所盈求益不已則取厭愈甚故有莫益而或擊之者矣蓋心乎求益即勿恒也凡厭之求人孰堪之其凶必矣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本義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之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君子宜早見焉

續韋齋易義虛裁卷之四終

續韋齋易義虛裁卷之五

明豫章涂宗濬及甫甫著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決也陽決陰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夫小人在臣僚則奸臣在庶民則亂賊在天下則夷狄不容于聖人之朝者也然非明正其罪則無以服小人之心故當揚于王庭使天下皆知其罪之不可赦然後舉事有辭然五陽雖盛而初之壯趾三之壯頄五與上比未必各盡其道故必盡誠以呼號其衆然後群策畢舉小人勢雖甚微情最叵測未必无意外之變故當決之時常存戒懼无一念之或肆焉若自治不嚴則有端可指未必无反噬之虞故必先自治反躬无愧以理服之不可專尚威武取必于力勝焉如此則勁獲萬全可以決小人而往无不利矣

伍員翼戴吳王覇業已成欲去太宰嚭而中鴟夷之禍楊震位任台司望隆海內欲去江京王聖而竟罹殺身之災然猶遇非其主馬援遇光武之中興交趾甫平繼征五谿身沒于軍不免梁松之謗然猶孤臣在外蕭曹繼相而產祿之釁已萌丙魏同心而恭顯之奸潛慫小人之難去自古記之矣故夬雖五陽去一陰猶必名正其罪以宣大義盡誠呼號以合群力尚有危厲而不敢安肆先治其私而不敢專尚威武以正根本則利有攸往矣聖人于此盖有懼心焉然則將何如勿專倚乾之健必濟以兌之說然後小人可去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无傷也古者孰不以存小人而傷君子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去小人可易言哉予讀夬卦盖三嘆焉以上顏應雷說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

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
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卦德內健而外說德盛而心小才高而氣下
雖決小人而聲色不露渾然无乖戾之形決
之善也柔乘五剛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
上上欺其君下陵其僚友此其罪之當揚者
也危厲存心則謀周慮審陽道始得光大也
非自治而即戎尚力取勝僨事之道也利有
攸往一小人既去則變爲純乾滿朝皆君子
矣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于天潰決之勢也君子以施祿及下恩
禮遍■于臣工惠澤加于萌隸與天澤同其
潤焉若夫居積其德澤壅而不流則終於潰
決而不可久忌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陽剛乾體居夬之初性過剛而躁于動者也
夫陰雖當決而始謀欲深慮事欲熟号下而
輕進勢既不敵動不當機以此而往必受制
于陰不能勝而爲僨事之咎矣壯有奮不反
顧之意趾在下前趾卒急而動之意先時而
輕動必不能勝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凡勝不在事後而在未往之前用壯必无勝
理以是而往宜其咎也在初時未至居下勢
不敵過剛慮不詳皆无勝理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剛而得中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
衰內存兢惕而慮事之甚周外謹呼號而衆
思之多集有備如此雖莫夜有戎卒然而起
亦勿用憂恤之矣有備自可以无患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得中道剛而不過防患甚周无閒可乘故有
戎而勿恤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
慍无咎

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居剛疾惡太嚴剛壯見于面目有壯頄之象如此則小人見疑必有反噬之禍有凶道矣然三之壯頄者以巳與上應恐人疑之欲以剛壯自明也然而不必也君子若能夬決其夬決意去之而不係于私比則雖獨與上六爲應若爲小人所濡染不免於君子之慍然小人既去心迹自明可以无咎矣信其心不必明其迹也王允之於董卓温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始雖有慍終可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失其剛者衆陽方決陰而巳獨不往則心不能自安臀无膚也欲與衆陽決陰則才有所不足其行次且也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徐處其後唱而後和動而後應如牽羊者縱之使前而巳隨其後則可以決陰而亡其悔矣然當決之時衆陽皆進四必不能安處其後雖聞牽羊之言亦不能信而用之矣九四才弱志剛聖人逆知其如此所以戒之者至矣羊兌象乾處兌後牽羊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以陽居陰失剛而不當也審於從義惟明者能之四居柔不明故聞言不信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居尊切近上六之陰上陰柔悅體小人近君柔媚邪佞所以惑五者深矣九五惑於上六亦有恐弗能決之意如莧陸然若能悟小人之決不可留夬決其決絶其情累而又合於中行不爲過暴則君側之惡巳除群枉之門可塞无咎矣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傳曰五心有所比特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行之義然於中道未得爲光

明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于[illegible]
示人之意深矣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柔小人當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
衆所共棄終有凶矣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陰極則消豈可長也

巽下乾上 姤 [illegible]

姤遇也決盡則爲純乾四月之卦五月而一
陰已生本非所望而卒然遇之故爲姤一陰
而遇五陽在人則一女而當五男女德不貞
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勿用取
之也一小人始生于下其勢甚盛終必至于
害君子君子不可與之合也聖人爲戒之意
深矣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illegible]下大行也

[illegible]之時義大矣哉
姤不期而遇之義也一陰方生與五陽相[illegible]
也勿用取女者小人初交未見其惡然包
禍心久則勢不相容必害君子故君子不[illegible]
取也然任造化一陰在下上交於天天地
[illegible]遇地承天施品物化生而咸章也九五陽
遇中正之位德因位顯其道大行於天下
此姤之時著也若夫姤之時陰長于下有
[illegible]微之際否泰之會也所係不亦大矣哉
姤之時義正見一陰遇五陽是不好消息
謹於此雲峰胡氏曰非賛遇之大也一陰[illegible]
生雖微可慮者大也人之爲善亦既誠意
有一念自欺潛萌于中君子在上忽有一
人方長于內幾微之際大可慮也故聖人
之祖本義說是從之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有風物无不遇姤之象也元后法之

爲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于是以施命誥四方九重之德意藉以宣布於四方而上下之情相遇矣

姤爲太虛之風自上而下視爲地上之風旁行而遍歷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所以止車以金爲之其剛可知初陰在下若能自止而不進則得自守之正道而吉若有所往以剥陽則害正取禍立見其凶然其勢不能自已也一陰之微勢雖近弱而其中心必害君子終不相容如豕之羸必至於蹢躅君子不可不防其微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魚陰物初之象也初進而二即遇之二當囊括而籠絡之使之帖然就我之包裹不得肆其蹢躅之害則禍不及于諸陽我可以无失出之咎矣二若見之不早防之不豫使得與衆陽相遇則其爲害甚大故不利也二可不防微而杜其漸哉包字最妙去小人若不包始則泄其機終則逸於外皆非妙手惟包之則不復得出矣魚所以供庖厨之物聖人用字之巧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初遇於二而二得以制之止惡於微二之責任義不及賓也此爻如王沂公欲去丁謂適因宦者雷允恭擅移皇堂下獄死曾謂同列曰曾无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退朝當留白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絶地太后怒甚欲誅謂竟貶死不然謂之肆害廣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于初上无應于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其心惕然不能自寧可謂

危矣然不遇于陰亦无陰邪之傷无大咎也
卦惟一陰衆陽所求不主小人說姤之三即
夬之四夬之四惡相攻思決之而莫能自前
姤之三愛相攻欲遇之而莫能自制其情異
而无膚次且之象同其於本心如水火矣故
愛憎之致變可懼矣三巽體爲進退不果次
且象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三无應于上未有所牽引故其行次且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與初
應已遇于二而不及於已其下既離孤立于
上凶禍之所由起凶之道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不中正德不足以服衆恩不足以懷人民
之去已由已遠之所以凶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杞高木之在上者瓜蔓生而在下者九五以
陽剛中正主卦于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
以正直之君制柔媚之小人有以杞包瓜之
象然當陰生之時不可輕露聲色若能含晦
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挽回造化陰將往而
復衰陽將來而復長有隕自天泰運爲之重
開矣

程傳以求賢說然以杞包瓜象不甚切王輔
嗣以五居尊位而不遇其應說又以杞爲枸
杞之杞亦未然不若本義爲長杞木不可以
包瓜以杞包瓜亦是難包之象小人方長亦
有難止之意聖人教之含章方是挽回造化
之本聖人至德全是內含不露如篤恭已
全然不動聲色果能如此即元命可作多福
可求養深者當自得之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中正德之章美其理淵矣命雖在天五之志
時時與天相對越造次顛沛而不違是以天
必祐之有隕自天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角剛而居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高亢而不能下人不得其遇可吝之道也人之不我與實巳致之何所歸咎矣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極于剛人誰與之宜其吝也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渡剛愎自用不能聽納田豐沮授之忠謀兵敗國亡非不幸也故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也下順上悅君民之情聚也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君臣之情聚也又澤上于地水之聚也故爲萃亨字衍天下至渙也而今皆萃矣王者何以萃之蓋幽明上下一體也王者一身又幽明上下之所依也故既立廟以聚祖考之精神又聚一巳之精神假于有廟以萃祖考之精神凡爲子孫臣庶皆以王者之心爲心肅雝顯相對越在天幽明合于一矣天下既聚物情衆多不有以治之則爭故必見大人曰宣三德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釆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則天下定于一矣然王者之萃天下必以純王之正道而非邪道以干譽乃爲利也當萃之時物力豐矣故用大牲以祭禴祀烝嘗以薦廣牲其右享之矣故吉人心既萃則與事立功群策畢舉有所往也其必保定之矣攸往之利也聖人所以保萃者如此卦辭以王者說當如此若泛以聚之理言之在王者當假有廟在天下當見九五之大人以求萃則可以亨萃又利王不然則如程傳所云人聚則苟合財聚則悖入不利也

誠齋楊氏曰昔者天下之散也何從而萃之刑措不試之治生于反商政之日烟火萬里之治生于除秦網之時是可忘哉王假有廟

用大牲吉所以報萃之所從而致有也今
者天下之萃也誰得而散之永嘉之禍生于
平吳之功天寶之亂生于開元之治是可懼
哉利見大人者必求大人之助所以持萃之
所終而不敢恃也
坤險有廟象五四二陽有大人象二五中正
有貞象坤牛兌羊澤豕有大牲象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萃也王假有
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
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
卦德坤順而兌說卦體九五剛中而二應之
皆有致萃之由故萃也王假有廟致其誠孝
以享祖宗也利見大人亨蓋大人天民之純
命世之德本无不正見之萃以正也用大牲
吉利有攸往蓋當萃之時天命豐泰之時故
用大牲而吉又天命大順之時故攸往而利
也又博觀于聚之理天高地下而一施一承

聚于一始能成化育天地之情見于聚矣
物散殊而一感一應聚于一始能成品彙
物之情見于萃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于地水潦萃焉萃之象也君子觀象
物既聚矣則爭奪生焉故必簡除戎器以
備不虞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除治也干戈
冑之屬戒未至而戒備之非黷武也成王
慎之後康王之立召公之訓汲汲于張皇六
師无壞我高祖寡命之規先王豈以治道方
盛而忘儆戒哉兌金戎器象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
往无咎
初六上應九四而隔于二陰當萃之時不能
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萃也初若號
呼正應則衆以爲笑若能勿恤而往從正應
則萃得其道而无咎矣

魏舒初欲從欒盈之亂而乃歸范宣子召[illegible]盈已從王子朝之僭既而乃從劉文公朱[illegible]初守襄陽見執于符秦終復歸晉淝水之戰序從陣後大呼卒敗秦兵豈非始亂而終萃乎衆或笑其反復无常不失爲往從于正於義爲无咎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其志爲二陰所惑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一應五而襍於二陰之間若能牽引二陰同萃于五則得爲相之道萃於正而得吉可以无妄萃之咎矣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以下交乎誠之至即用薄物以祭神无不享矣況君臣以孚相交其志有不應乎程傳言人之交相求則合相持則離故二必牽引以萃而後吉无咎

昔叔向適鄭鬷蔑貌惡欲觀叔向從拾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遂如故知季札聘于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叔向一言而識鬷蔑季札聘鄭而交子産聲應氣求之合豈待文飾可謂利用禴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之中未嘗變其聚五之志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于[illegible]初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惟往從于上上亦喜其聚而无應然困然後往復得陰无位之爻亦可以小羞矣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亦无應而居說極故因三之往而巽順受之也

九四大吉无咎

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君民皆歸得其萃矣然四以陽居陰不正故必以道事君非枉道以狥君以道得民不違道以干譽所行大吉

後可以得无咎矣程傳曰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豈得爲大吉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以陽居陰爲不當位所爲未必盡善故戒之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陽剛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聖人在天子之位可以无咎矣以其說體故天下尚未孚者但當脩其元善長永正固之德以來之聖人不利天下之歸已而惟恐脩德之未能不虞百姓之有過而惟恐已過之未改故大舜之聖敷文德以格苗神禹之德見罪人而猶泣如此則其匪孚之悔可以亡矣比言元永貞于彖萃言元永貞于爻蓋比一陽萃二陽五別于四故于五爻發之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雖萃于有位而猶有未孚者蓋其說體其誠信尚有未足以格天下者志未光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必憂危慮禍齎咨而永嘆涕洟而長悲亦衆所不害而无咎矣上居說極說極則悲齎咨兌口之嘆涕洟兌澤之流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居上无位衆所不與未能自安也

下三爻萃于人者也惟順聚之爲善上三聚人者也惟能聚之爲貴卦惟二陽四疑于五臣之逼君者故四戒以大吉五戒以元永貞各欲自盡其道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進而上也萃陰在下反對則三陰在上又巽坤皆柔皆有升道柔升于上故爲升卦德內巽外順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有升之德有升之援其升也可以大亨矣二有大人

之德六五用見于二得剛柔之濟有良臣之
助勿用憂恤之矣五正南面之位二向南而
征則慶明良之會有用賢之利无不吉矣二
剛中大人象巽坤拱離有南征象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
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本在下而今升于上時爲之也卦德內巽
而外順[illegible]恭巳升之德也九二剛
[illegible]作之[illegible]之下賢之至以此而致
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得賢之助福及四
海有慶也南征吉進用于君大猷允升志行
也凡人道好柔上善能柔柔以時升進无不
亨如此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生地中長而上升升之象也君子觀象以
慎德積小以高大善端之萌德雖至小慎而
養之毋間以私意毋襍以他歧則自一念之
超於物積而至於高自一念之辨於物積而
至於大亦如木之生于地中積而至于[illegible]
[illegible]矣本義以順爲慎即依順字解亦
順者直養而无害因其固有之謂也
初六允升大吉
巽體三爻皆當上升初柔居下巽之主也[illegible]
于二陽二陽援之信能升矣夫以陰從陽[illegible]
升進得其正大吉之道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illegible]二陽[illegible]合志故[illegible]
大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六五柔順居中以任之
二必竭忠盡慎志在格君乃可以不假文飾
而感通於五斯可以无咎也五柔中二剛中
以剛事柔疑于勉爲恭順故戒以孚乃利用
禴而无咎也禴殷春祭周夏祭皆禮之薄者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二以孚誠事君則君之信任益篤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illegible]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剛正升特而進臨于坤如入无人之邑孰禦之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上皆陰柔往无所疑碍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坤體以陰居陰順之至也上順天子盡[illegible]躬无欲有已下順群獻惕恭和衷同升克盡而吉无僭逼之咎矣六四近君之臣不可復升升則逼于君矣惟以至誠之道進[illegible]于君乃吉而无咎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四以順德事君之義也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下應九二必能永守其正任賢勿二以致天下之治則必升于大猷也如升階之易矣然已无爲之由于九官之任垂拱守成之業由于周召之佐蘇子所謂拱手垂裳而天下向風意馳色授而海內震恐喜爵賞不爲勸而爲天下得人者仁覆于无窮鈇鉞不爲威而惟純心用賢者大畏于民志古之明王不越階序而天下治者用此道也階升之易者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任賢圖治天下可以大治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上六以陰居升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爲不明甚矣但可反其求升之心施之于不息之正進德脩業自强不[illegible]利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天道好還升无不降冥升在上惟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乎知者當知所以自反矣

䷮ 坎下兑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窮厄委頓不能自振之義卦象澤止水洧
水流則澤涸卦體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
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剛正之君子困
于柔媚之小人所以爲困卦德坎險兌說處
險而說身雖困而道則亨乃得處困之正道
然惟樂天知命之大人則心逸日休可以得
吉悔尤不萌于心可以无咎矣當困之時但
當晦黙自守若有言自辨人誰信之二五
中有大人象兌爲口舌有言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
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
窮也

君子之困蓋爲小人所揜是以困也處險而
說雖當困窮拂鬱之際樂天守義不失其所
亨其唯盛德之君子能之乎貞大人吉以二
五剛中天德爲主正氣常伸灝然自得不沾
戀不激昻死生利害不足動其中是以吉
有言不信當困而尚口崇[illegible]取困

說不可有言也所亨所守重乎日所亨
不失非到困時亨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
時但有徼幸苟免之心則生未必得而志
以餒但當以命委之于天授之於人而不
有焉乃可以取義成仁而遂其志也朱子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

恃如此而不幸[illegible]喪軀命有不暇恤只
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
理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不復知有其
他惟其是而已矣
致命坎險象遂志兌說象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行以趾爲下坐以臀爲下株木不可坐而
在其上其不安可知初六以陰柔處困之下
居坎之底困之最深而不可易出者也居

困于株木而不得自安行則入于幽谷而不能自拔且三歲幽暗而不覿困之最久者也蓋陰柔才无爲困初時難處故其困之甚如此程傳以株木指四臀字說不去株木根木入土曰根根出土曰株臀下體谷水通谿處皆初下象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暗昧不明迷而不復者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反爲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身任天下之重而反困于得所欲之多有困于酒食之象蓋上有九五之君與之同德艱大責成寵光未已有朱紱方來之象二當此時但以至誠許國盡瘁報主如用亨祀于神明乃爲利也然在困之中者征行以求濟則非其時故凶然臣子之分爲所當爲于義爲无咎也此如孔明受先主之託以興復爲己任食少事煩是困于酒食也先主舉國而授之是朱紱方來也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利用亨祀也然討賊无功是征凶也臣子之分无忝是无咎也紱蔽膝也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士赤朱朱紱天子之服指五也二困于二陰之中如先主困于魏吳之中坎水酒食象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二剛中受上之知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居險之極以悍戾无知之性肆其剛狠回適之行以此上逼九四而進于前則堅不可動如石壓其上困于石也以此下乘九二而據其上則鋒不可當如棘刺其下困于蒺藜也夫二陽不可犯而犯之身殆名辱死期將至入于其宮豈得見其妻耶凶之道也本義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二之剛故不安也凶禍立至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六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威命不行不足濟物初六方困于下爲九二所隔故其來徐徐而困于金車然邪不勝正四雖不能速援于初而吝然終必得合而有終也

程傳曰弱國之臣與士之妻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于世矣初之應四其正也坎有輪象九剛金象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初雖不能速來而四之志則在拯初四雖不當位而初四終必得合有與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劓傷鼻刖傷足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掩邪臣所惑下則乘剛强臣所制劓刖之象也然剛中而說體下有九二剛中之賢同德共濟故雖困于赤紱而遲久之間必能悟邪臣之姦制强臣之命濟天下之困而有說也然人君在困時其求天下之賢宜極其誠敬夫說遠色如祭祀然則可以致天下之豪傑而利矣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困于上下故志未得也五有中直之德故得賢而有說也利用祭祀以誠感人賢士歸之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以陰柔處困極意牽于物欲有困于葛藟之象身據于高危有困于臲卼之象然物窮則變困極則通若能自思曰動則有悔者由于未之悔也今深自悔悟斷其牽繫之念絕其希高之心而有悔焉則惟理是從以是而征无不吉矣此聖人勉人悔過遷善之意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者所處未當故致困也知動之得悔而
有悔則所行皆義而得吉矣此所謂困于心
衡于慮而後作者且困極必亨故吉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繘井羸其瓶凶

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
而上出其水有井之象故爲井卦體二五剛
中有泉之象上卦本坤有邑象一陰下而居
初有改邑象下卦本乾一陽雖上而二陽仍
居下卦有不改井象陽德居下淵乎靜深感
遇之境不同而靜深之德居其所而不遷有
改邑不改井之象井居其所汲者取之不窮
无喪也本性自足无所增益无得也往者來
者各足其求淵泉時出往來井井也大无喪
无得井體之定往來井井用之周亦由汲
井者自始至終敬慎以究其施則功及于物
矣若夫用之者急近利而忘遠圖責效于旦
夕而不能遲久以待其成如汲井者幾至
井口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前功盡棄雖有
冽之德潤澤不及於物矣不亦凶乎
此以德言改邑是感之无常也不改井无
无得體之有定也往來井井用之不窮也
本足以澤物若汲井者用而不究其施如
子用于魯三月魯國大治齊人用女樂以
之則前功[illegible]不食矣是以凶
出爲功井泉上出亦由汲井者慎而用之矣
天下不患无聖賢知而用之得究其施者或
難其人孔孟終身不遇非德之不足也是以
有井渫不食之惻與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
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
其瓶是以凶也

巽木之根入乎坎水之下而水之潤出乎枝
葉之上有井之象故爲井井體靜深而其養

物時出而不窮也二五剛中天一生水陽德在中靜深而有本也汲井幾至未有功而敗其缾則泉不及于澤物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君子體井養不窮之義以勞民勸相民不能自養也君子爲之畫野分井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使民各得其所養焉又恐民心之不齊也君子爲之鼓舞而激勸之使之同力合作計畝均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使民之自相養焉則民之未知所養者上既爲之勞之民之未能自勉者上又爲之勸之真若井養之不窮矣此是井田法勞民是制田里事勸相是助耕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皆得所養矣勞民坎爲勞卦取象勸相巽爲命令取象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陰柔則无泉居下則不上出如井之泥人所不食是爲廢棄之舊井雖禽鳥亦莫之顧也進齋徐氏曰人品汙下不能強於爲善无用於世爲人所棄觀於此爻可以自勉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者汙下而不可食也時舍言爲時所棄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以井言如井旁穴之水僅能射注于鮒而不及于物以汲井言如甕之敝漏不足以上水而反漏于下也鮒蟇之初生者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上无應與故无上出之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渫不停汙也九三以陽居陽有清潔之德矣越五應上才柔不能汲也爲井雖潔不爲人所食使我惻然於心矣然三非德之不足也可用汲矣君若有王者明足以知人汲而用之

則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並受其福矣三雖有應上六陰柔不能汲也汲之者非五如何此爻詞所以厚望之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惻也誠齋楊氏曰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惻之非爲井惻也爲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于上者惻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

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王明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故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傅說巖野之胥靡

六四井甃无咎

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自治而无及物之功亦可以无咎矣

季文子相三君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馬无藏金玉无重器備雖不能致主于王道而正己之道无失矣又宋趙槩與韓琦並相長厚守法无他長其井甃而无咎者乎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自脩其井不至停污僅可无咎而已

九五井洌寒泉食

洌潔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功及于物是井之清洌其寒泉爲天下所食

宋廣平公忠直諒臨大節而不可奪風采神俊淵乎似道浩乎處順百世之下聞者猶足

興起

楊綰養素自重家居凝塵滿席人不敢干以私拜麻之日朝野相賀大臣至爲減騶損樂俗易風移其井之甘潔而可食者乎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中正之德其存淵淵時而出之可以爲天下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汲取之也幕蔽覆之也井以上出爲功上

六坎體居井之上坎口不揜取而不蔽博施而有常井以養性无覆水泉而不惠民政以養德无蘊典禮而不典教大善之吉也他卦之終爲極而變惟井與鼎終乃爲成功是以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文王之治岐也東海北海无凍餒之老虞人芮人化爭田之訟仕者蒙世祿之養鰥寡荷惠鮮之恩山林之斧斤時入川澤之魚鼈咸若關而絕譏呵之令枯骨沾禮葬之仁此養道之大成乎

䷰ 離下 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變其故也澤上火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有相息之勢中少二女少七中下序紊情乖有相勝之意故爲革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變法更制獨智絕慮[illegible]民未必孚必巳革之日人皆知弊之當革而化之當更然後翕然信之則令行如流水可以得大亨矣又必其所革者果足以通天下之志貽萬世之安利于貞焉則可以无紛更之擾无法外之弊其悔乃亡矣諺云功不十不更制利不百不變法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此與睽不同睽上火下澤不過相違澤上火下則至相滅息矣中上少下不過不同行而相離少上中下則不相得矣澤止水與坎水不同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朱子曰革是盡翻轉更變一番非小小扶衰救弊而巳息有止息生息二義水火相息勢不兩存二女同居中少失序志不相得必至易位故曰革巳日乃孚巳革之日而後民信之也卦德離文明而兌說文明則察于事理而慮變也精悅則合于人情而比時也順是

以能通衆志而得其正所謂大亨以正革之所以得其當也如是而革則更化善治先後之悔皆可亡矣又以革道而極言之天地之道陰陽升降容運潛移溫若涼寒迭相變革然後四時成也湯革夏命周革殷命以治易亂改正易服乃所以上順天命下應人心也夫天道之變易世運之推遷一皆時之所爲時未至不得先時已至不得後所係于變革不亦大哉言天地革盡造化之消息矣言湯武革命盡人事之變態矣故易无不體也王者相承運代皆有變革而獨云湯武者堯舜禹禪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極其損益相革之甚革之時盡天地萬物之理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漢之代秦唐之代隋宋之代周我明之代元堯舜之功化周公之制作孔子之刪述以至仕止久速辭受取與作止語默之間无一非革之時孔子聖之時所以謂大成之聖學者悟一時宇天下之理蓋在其中故革之時爲最大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變革之義也君子以天地之變革者莫大於時然天運常有餘歲運常不足故治日月五緯之纏次以明春夏秋冬之代序治曆乃所以明時也堯之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推筭以察之測候以驗之兩得其道則氣朔之盈虛四時之寒暑皆不忒矣物窮必變亦多矣鑽燧生于茹毛棟宇生于營窟質敝必文寬窮必猛革之爲用非一治曆特其大者耳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

鞏固也黄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初九當革之初時非已日之孚居下无應又无可革之勢雖有其德未可輕動但當固守其中順而勿之變焉初九離體有黄牛象革非勢窮理極未可爲也聖人

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革貴因時初九居初无應不可以有爲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于上柔順則合人情中正則无偏倚文明則盡事理有應則得權勢可以革矣然必巳日然後革之寧詳緩而審處毋急遽而輕動也以是而革足以新天下之治而无紛更之咎矣九五革之主六二佐其主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巳日乃革之

昔晉悼公之復脩霸業也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巳責逮鰥寡振廢滯匡困乏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時用民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民无謗言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賈阜隸不知遷業會箴伐鄭歸而息民三年而後用之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有嘉即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剛愎而自用居離之極躁動而不詳以是而征有所革也則乖于事理拂乎物情不免于凶雖其弊之當革未爲不貞然于名雖正於慮則疎危厲所不免也然當革之時惟其革之太驟故致于凶危耳若使咨于衆審于巳熟講其利害議革之言一不巳而至再再不巳而至三則事體之委曲細微慮无不周天下之服習遵守情无不一矣不亦有孚矣乎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是非利害詳審无遺更何之矣

范文正之入相也嚴磨勘革倖濫吏治猶謂其更張无漸論者籍籍蘇軾上書神宗謂求治太速進人太驟聽言太廣令二三執政日

夜講求于內使者數十輩督責當所于外譬之駕輕車下峻坂冒險夜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軌之道蓋未晚也改革豈可躁動即如司馬光改王安石之新法猶當熟講而緩行此聖人所以有革言三就之訓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以陽居陰宜多應革有悔也然離下而上水火之際可革之時以剛居柔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以是而革革而當矣其悔乃亡然革非得已之事也必其孚誠在中真足以孚天下之志不愧于天不怍于人以是而改國之命令則可以更天下之化新天下之治而吉矣國之大事在命於盤告見之蔡節齋以湯武說亦通然所包者廣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大事而得吉蓋其安國家利生民之志人皆信之是以得吉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陽剛中正為革之主順天應人用集大命禮樂制度正朔服色煥然一新人人虎變之象也然其克寬克仁惟寧邦家奉天乂民于溥四海自其未有占卜之時而民之孚之固已徯志恐後是以改大命而天下翕然歸之也革豈可易言哉兌西金虎象澤火革虎變象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禮樂文章炳然于天下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革道已成上治政治人用丕變其君子則遷善致德如豹之變其小人則畏威遠罪革面以從君未可頻復革也若深求不已則為已甚人情不安必至于凶惟保守成業率由舊章則久道化成清淨寧一不亦吉乎

一薰一蕕十年尚有餘臭革固難言也帝德

光天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即有革面之小人不害爲唐虞之盛多士多方悉皆猶有異謀革亦不能速矣歷世三紀商周渾化比屋皆可封之俗矣即有面從之小人不害爲周道之隆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文蔚赫喧于一身小人雖不能革心亦革面以從君之令雖假善亦君子所容也君往而治之則凶矣

革初未可革也二巳日乃革三就乃革審慎至矣四有孚改命五有孚虎變矣迨上而革道成復歸於无爲革道盡矣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鼎烹飪之器也爲卦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爲鼎聖人革命而鼎新取九州之金鑄鼎象物又重器也下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離柔進于五位六五得中而應九二之剛以是奠鼎萬邦維懷天保孔固矣不亦大亨乎占字衍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卦名爲鼎者卦畫初二三四五上有鼎之象也以木巽火有亨飪之用故名爲鼎雖生人之用而用之大者聖人以供祭祀則用犢亨于鼎以享上帝以燕賓客則烹宰禮亨于鼎以養聖賢其大如此其餘可知矣卦辭何以得元亨也下巽爲巽心入于理濬哲內藏上離耳目聰明明目達聰遠覽博聞有其德矣六五之柔進居上位鼎命是膺有其權矣虛中應剛剛柔相濟有其輔矣革故鼎新而大命亨君得臣而萬化行所以能元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亨飪之用鼎之象也君子以鼎重

器也革命以後鼎命在我矣必正位以凝之自心思知慮以至視聽言動罔有不莊自食息起居以至政教號令罔有不欽中心无爲以守至正乃所以承天休而凝鼎命也

楊簡曰革物者莫若鼎湯武革命天實命之天命君子正位則君子惡得不正位惟天命不可恃順乎天則其命凝不順乎天則其命又將去之不可得而凝矣是故君子不敢有

一念之忘乎天

位當止之所疑如至道不凝之疑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爲利矣初陽位以六居之得妾象因顛趾而出否上從于四有子象蓋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也以陰從陽柔邪之失可大无咎矣初爻辭俱從應四取來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悖道也然四本正應應之未爲悖也利出否蓋九四陽德之貴者從貴則改過而遷善矣所以能出否也亦爲取新之意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下近於初我之仇也而有否惡之象二能以剛中自守初雖近而不能就之則專於應五而不爲陰邪所浼可以吉矣凡柔邪最能汚人二與之比

則相陷於惡故初爲二之仇也二只以中自守初自不能即之凡遇小人只有中正自守不入其黨小人自不能近故吉

昔曹公子負芻殺宣公適子而自立子臧將亡國人將從之負芻懼告罪請留子臧乃反曹國而致其邑誓不食其祿諸侯共執曹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遂逃奔宋曹人復請于晉厲公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自京師子臧盡致其邑卿而不

出
昔子家羈崎嶇危難從昭公于乾侯昭公甍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意如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甍羈不敢見叔孫成子曰公子宋主社稷將唯子是聽此季孫之願也羈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謂以義從公與季氏无實怨冠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爲冠仇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遂逃之不忘故君陳義凜然夫子臧子家之忠賢有佐國匡君之略非鼎之有實者乎惡負芻意如之不良乃其仇也卒逃焉不食其祿仇豈能即之乎吉之道也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剛中自重鼎有美實愼所往而不可尙也我仇有疾二能不瞻于初而不我能即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五爲鼎耳而三不相應是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爲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爲得其正三能自守五文明之主終必求之如陰陽和暢方雨而虧其悔終於相過而吉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以臣事君義也三越五應上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者也下應初六之陰用非其人以僨國家之[illegible]不免劇誅之刑而凶矣大臣所用誤大臣以誤國家安所逃其罪哉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剭刑人于市八議所刺奉以適甸師氏劇誅之剭以亡國之社在郊屋之而名謂誅于隱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大臣以許國爲信至于覆餗而[illegible]則日之[illegible]何如[illegible]失信也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五於象爲耳而有中德故云黄耳六五文明虛中以應九二之剛中鉉之[illegible]六五以聖王得賢臣足以任天下之重矣然[illegible]陰柔又在固守其貞任賢勿二則庶明勵翼乃舉鼎之利矣

象曰鼎黄耳中以爲實也

五有中德卽鼎之實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九陽居上鉉之象也而居陰履柔剛而能溫有玉鉉之象夫相天下之道猶乎宜如麴蘖鹽梅調劑罔偏乃爲[illegible]上九剛而能溫於道爲大吉而調鼎舉鼎无不利矣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以剛居柔剛柔均節大[illegible]六[illegible]乃勁氣和相臣之度也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動也一陽動于二陰之下其象爲雷其屬爲長子重之得震故震之名不易民人心常存震懼而警戒震動而奮發則天理爲主自有亨道蓋當震之來虩虩然周旋顧慮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時幾勑命日鑒在玆則主宰常定安舒自得笑言啞啞和適自如矣雖當震驚百里驚遠懼邇之時亦將神閑氣定不至喪其所執之匕鬯矣此震之所以爲亨也只一震字便兼震懼震動二義所以得亨震來虩虩甚狀震字之義笑言啞啞以下一氣說去皆釋亨字之義也程傳又說震懼能安而不自失唯誠敬而已却是添出一字不知震字內已是誠敬了傳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震驚百里極雷聲所及之遠也匕所以舉鼎實而登於俎也以棘木爲之長其赤

心也詩云有捄棘匕是也鬯以秬黍酒和鬱
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此皆祭祀之事震驚
而不喪匕鬯非常定不能舜納於大麓烈風
雷雨弗迷正是此意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
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
社稷以爲祭主也

能由懼得通自有亨道震來虩虩恐懼自脩
可以致福以危爲安也笑言啞啞既震之後
言笑自有法則不失其常度也震驚百里遠
者卒然遇之而驚邇者惕然畏之而懼也不
喪匕鬯長子臨祭聞雷聲而不失所守則天
下可懼之大事孰能動之出而承祧可以守
宗廟而爲宗廟之祭主守社稷以爲百神之
祭主也

古聖人臨大難而不失其常若文王在羑里
而柔順文明周公遭流言而赤舄几几孔子
絶糧於陳而絃歌自若都是一樣胷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洊雷既震天怒甚矣君子畏天之威知天之
所以警戒我者必有所爲故以恐懼存心惕
然而不敢荒寧凡所以脩其身而省其過者
无一念一事之或怠焉恐懼作于其心脩省
見于行事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憂終日行不遺己患
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
越難也終日爲之一言敗之可不謹乎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成震之主處震之初其心无二能全震
之德者也故震來虩虩而憂危後乃笑言啞
啞先危而後安可以獲吉矣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以柔居柔下乘初剛是以當震之來而
危厲也自度勢之不敵于是喪其貨貝躋于
九陵之上以避之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不

隣之時恐懼脩省可以得无咎矣然居上无
應郎婚媾不免於有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中謂中心也中无所主故未得也畏隣戒防患
于[illegible]而无咎也
震卦只一震字全要得力即虩虩也虩乃蠅
虎顧瞻周密震未至而先防震已至而有主
堯舜兢業文王小心只此消息上可致福下
可免禍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震之彖辭

初九爻辭皆言此理二柔乘剛才雖不及而
心術正中震而能懼故雖喪而得三不能震
故始而蘇蘇聖人教以改過震而能行亦因
能震而无眚四剛而居柔善念雖萌而溺于
物欲不能自震故泥五惟其中行于危難之
中而无喪其有事其能震可知上柔極震極
索索矍矍已有凶道聖人教以先時而震早
慎豫防尚可持危而得无咎雖婚媾有言无
大害矣夫禍變之在外者不足憂而惟貴乎

心之有主天命之倘來者不足慮而惟貴乎
德之有常祈天永命求福免禍其惟戒慎恐
懼乎吾觀於震而知學庸慎獨之教真三才
之紐千聖之心訣也慎之哉慎之哉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
而止也其象爲山亦止于上而不動之意也
人身皆有欲惟背无欲止之所也若能止于

其所凝然不爲物遷是爲止于至善則內不
見已一身之利害得失无動于中不獲其身
矣外不見人天下之感遇順逆不擾于念行
其庭不見其人矣如此動靜皆止內外兩忘
天理流行无復紛擾之雜矣震艮兩卦之辭
文王皆言聖學震虩虩言一發字即小心翼
翼之學也艮其背言一止字即安汝止之學
也敬是功夫止是歸宿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盡之矣不獲身不見人无咎正是艮背以

後事見身見人皆是欲止其所只是一箇天理又何有人我干其間哉吾學專提知止定靜安慮而得其必由此矣李先生云艮背兩字是口訣亶其然乎然未易言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此孔子恐人不識止字以爲一於不動失艮之義矣故曰艮止之義也貫乎動靜而我无偏著者也時止則止卽寂然不動而非无也時行則行卽酬酢萬變而非擾也動靜因時而不失其時時止道之所以立止固止也時行道之所以顯行亦止也此所以爲艮也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所正解背字之義背无思无欲故可止下以卦體明之上下二體陰陽敵應兩不相與如人之耳目口鼻心思與天下之聲色臭味物感兩敵而不相與內不出外不入亦如背之无欲卽止於其所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人身耳欲聲目欲色鼻欲臭口欲味四肢皆有欲惟背无欲使其面之所向耳目鼻口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也

或曰背象崑崙五臟皆係于背九竅百骸之滋潤背爲之輸故以心注于背爲七日來復之學者此近於玄宗恐非文王之旨李先生雖言之愚不敢從也他卦皆敵應惟自相與惟艮則陰陽各正而无外求之情陽上而陰下一陽而統二陰不可以復加損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對峙不相往來艮之象也君子所居有位卽止之所也位在此所思亦止于此无復願外之心雖思而无越思矣此卽中庸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或曰思不出其心之體

如水鑑之應物而常止此禪宗非聖學也程
傳曰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
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
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柔在下趾之象也居艮之初則是不善之
動止之于初未至于失正故无咎以其陰柔
患不能久故又戒于永守其正毋始於安詳
而終於妄動乃爲利也

閔子騫辭季氏費宰之召田疇不受曹操封
爵之榮衞公子郢早辭靈公太子之命知幾
早辨何咎之有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不正之事止之于初未至于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當腓之處居中得正雖動而能止者也
然三爲下卦之主二之所隨以動者而過剛
六中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救之志不得行
是以其心不快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三過剛在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以田豐之善謀而袁紹不免于敗以桓範之
智囊而曹爽不免于死以徐洪容之遠略而
李密无救于亡謀不用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膂也止于腓則
不進而已九三過剛不中當上下屈伸之間
而固執以止之偏于靜而不知有動知有已
而不知有人則與世暌絶物情乖忤精神不
相貫情意不相通如列其夤矣孤介絶俗危
厲薰心不安之甚也

天下之患莫大乎隔絶而不相通楚平王惑
于費無忌之讒至逐太子建不得其死則骨
肉隔于燕越楚懷王聽上官大夫靳尚之譖
放屈原之忠至抱石而沉汨羅則人間暌于
山鬼王涯蒼頭殺人門屏之間而不能察則

屏帷遠于秦楚薰心之戒豈不深切著明也
哉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上下之間貴乎相通而不可止三艮其限則
上下情不相通壅蔽之禍必起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當身之處以柔居柔止于其身雖不能
應物而檢身无過不爲物遷可以无咎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四醇謹之士飭躬勵行止于一身未足以周
天下之用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六五當輔之處以柔居中言不妄發發則如
絲如綸有倫有脊傷易傷煩之悔可亡矣悔
謂以陰居陽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正字衍文中心有主故言不妄發
上九敦艮吉

以陽剛居止之極成艮之主止于至善安安
而不遷无我无人定性之極敦厚于止者也
如此則常定常應能安能慮艮之最善而吉
者也六爻惟此爲最善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天下之事厚終最難節或隳於晚守或移於
終事或廢於久厚終則久而不遷所以爲吉
也
艮背之道无我无人時止時行不倚于一偏

不移于久遠乃爲善也初艮于趾慎始之學
也二艮其腓動而求靜者也三艮其限偏于
止而不行者也四艮其身敦行之學也五艮
其輔慎言之學也於止各得其一節非艮背
之全學也惟上九敦艮之吉乃止于至善知
止定靜安慮而能得矣欽止安止皆在其中
矣程明道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華嚴專言止艮則言活止動靜皆定所以爲
至歟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有次而不迫也為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為不遽進之義故為漸卦象艮男雖下於巽女巽女在外而未歸蓋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昏姻行女歸之以漸如此人臣進而事君以漸而進亦如女之歸焉則得自重之道而无躁進之嫌可以得吉矣然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自始進以至居位必正而後利焉不然假途捷徑之嫌干祿慕位之耻其能免乎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有利貞象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之進也如女之歸則進非越次可以吉也自二至五柔得柔位剛得剛位則德因位顯可以有功也始進以正柔正柔位剛正剛位則正已物正可以正邦也四爻皆正其位九五居尊剛而得中王德无瑕尤正邦之本也卦德內止而外巽中心凝定无慕乎外謙巽以進不敢先人以是而動則進身有道物情自平以之立功以之正邦皆可以不窮矣此利貞之義也推漸之理天地之化四時之行百物之生聖學之深造自得王道之久道化成皆以漸焉可引類而盡之也

凡仕進必以漸欲速而好先人取禍之道也昔召公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皐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

也得民二也軍帥强禦三也行列整飭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强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

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无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不可上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在禮

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警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

畜義豐功謂之仁奸仁爲佻奸禮爲羞奸勇爲賊夫戰盡敵爲上守餘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義行容羞也畔國即讐佻也有三奸以求替其上遠于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无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與之獄王叔陳生奔晉此皆至理之言可爲世之大戒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生山上以漸而高漸之象也君子欲化民成俗不遽責之民也必以賢德自居存主於中而以賢率之薰蒸透徹而民心自動矣蓋之於心而以德感之漸磨淪浹而民德自厚矣俗之善也本於賢德之居而非以條教禁令强民以從已也居賢德以善俗乃見漸意孔子曰居之無倦大學曰所藏乎身皆居賢德之意若二事並言則居字善字未見有漸之義當以串說爲長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水鳥至有時而飛有序漸之義也故六爻皆以爲象初六始進于下上復无應側陋始升未得所安如鴻漸于水涯去水未遠以小子而處此中心不免於危厲人見其進之難亦不免於謗訕之言矣然時位當然自處无失未有咎也互坎水涯象艮少男小子象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子以爲危厲於義爲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大石也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上有九五之應進居臣位有磐石之安養以道得衎衎之樂如此則可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何吉如之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食君之祿將以行其道不素飽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過剛則務進而无漸无應則獨往而无援爲鴻失水而漸于陸失其所安矣三有夫象過剛而進則征行而不反性不復顧也上近于四不正而合雖有孕而不育性不冲和也過剛取禍凶之道也惟以之禦寇則過剛尚勇直前无懼乃爲利耳在他事不可爲也
九三一爻只是過剛取敗之意婦指四九三三互離而與之相合故爲婦孕不育三四陰陽

相近自有相求之象求合不以正者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三性剛把族離群醜也婦孕不育過剛失婦
道也以過剛禦寇於道爲順可以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鴻連趾不能握故不木棲四巳入于巽巽爲
木桷平柯也六四下乘九三之剛而巽體能
順所遇雖難處之人而溫柔愿謹足以安其
身而免於禍可以无咎矣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鴻木棲本不安或得其桷而可以少安者蓋
四巽體能順雖遇三之剛而和順溫恭是以
消其忿戾之氣故得所安也或以四爲女歸
於三不必泥三四近而相比非相應之正故
不取此象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大阜曰陵九五以剛居尊六二正應在下而
爲三四所隔不得遂其君臣之交然二五正
應三四終不得而奪之其合有漸而諧其所
願可以吉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君求臣以佐理其所願也終莫之勝吉則得
所願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儀羽毛
旌纛之飾也上九居漸之上而益進之則離
乎人位而翔于虛空之表此逵人之高致其
流風餘韻可以廉頑而立懦爵祿不能縻世
網不能羅吉之道也
艮平安漢不如商山之四皓雲臺諸將不如
桐江之一絲黄叔度東漢之顏子管幼安三
國之夷齊高風清節曠一世而亢隮[illegible]青羽
儀扶九鼎而增重四海所共瞻百代猶不朽
也吉孰如之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進處高潔足爲世法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
哉潛學云漸六爻用以進道漸于其循方乎
曰小子始有造也始造未安飾何能无厲而
非咎不陵節而進益也漸磐安矣平康爲宅
漸于中德中也者和也至德也故飲食衎衎
而和漸陸彊弗友也不漸于道順以禦寇則
順順保德也漸木得桷棲息于平康庶其入
乎漸陵亢然于物也然終其同人終得所願
中行焉故也漸逵則六通四闢於道乎達天
德矣是宜爲師何也漸進者之則也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
之長男非匹配之宜其情以說而動女說而
男動非禮法之正故爲歸妹卦體自二至五
皆不得正夫行婦事婦行夫事以是而征凶
隨失序凶之道也三五以柔乘剛夫婦乘夫
陰盛陽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何所利也隨
亦動而說而曰元亨利貞何也易以內卦爲
貞隨貞震爲此動而彼說歸妹貞兌爲女悅
而男動故不同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
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
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名爲歸妹者蓋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
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歸妹
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女亦不可以不[illegible]
也而卦之所以爲歸妹者蓋爲女悅而男[illegible]
恣情肆欲合不以正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
說而忘其順所歸妹也征凶者自二至五位
皆不當女性反剛男性反柔夫不能制義婦
不能從夫是以凶也无攸利者三乘二五乘
四以陰勝陽以賤陵貴敗德傷化无所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震於上澤隨而動女從男[illegible]歸妹之象也
君子觀於男女之始合[illegible]豈知其終也

必至於縱慾滅身敗名喪節大者覆宗小者
離親敝所不免也故必以禮制欲慎防之於
始焉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孔子曰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
春秋之義有正春无亂秋有正君无危國故
君子貴達其本而重其始
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向
諫母曰深山大澤必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
龍蛇以害爾其後果生叔虎以滅宗傳曰妒

姻禍福之始故姜任興周敬嬴禍晉董祁怨
夫夏姬滅國君子於歸妹之始必慮永終之
敝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左右媵皆以姪
娣從聖人制禮必以姪娣充媵者所以廣國
嗣使所自出者一同而无他異也初九居下
而无正應娣之象也然陽剛在女子為賢正
之德但為娣之賤僅能自守其身以承助其

主君而已如跛者雖不能正行亦不廢能履
也以是而行則守分守順相其不及承其德
美吉也卦名歸妹六爻皆女歸象三陽爻象
女之有德美者三陰爻惟五柔中為貴二上
无利焉以賤陰爻无夫象以夫道失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陽剛有常久之德詩云其心塞淵終溫
且惠淑慎其身是也吉相承翼戴其君助其
美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應六五陰柔不
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如
眇能視不能及遠也所遇如此復何尤哉但
當自守其幽靜之至德而不眩于外深藏其
貞潔之特操而无動於中乃為利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貞者德之常也二之幽貞常心不變也
莊姜貞靜自守而衛莊公狂蕩暴疾此終風

綠衣所爲刺也魯伯姬之賢聞于諸侯至列
國來媵而宋共公卑弱不稱其配僅歸七年
共公卒嫠居三十四年遇宋災伯姬以保母
不至宵不下堂逮火而死君子謂伯姬之婦
道盡矣春秋所以詳其事而貴之也齊孝公
夫人華孟姬有賢行公遊于琅琊華孟姬從
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
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
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
從傅姆阿保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則結紐
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歛
制也今立車无輧非所敢受命也野處无衛
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无禮而生
不若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
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
軿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莊姜貞
靜伯姬賢行孟姬好禮而衛莊宋共齊孝公
不逮也利止幽貞耳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爲說之主上无正應
女之不正人莫之娶未得所適故須也三急
於從人不可以爲人配嫁出反歸爲娣之賤
以不正而失其所也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
之稱織女三星天女也天女貴須女賤
古人嫡妾之禮最嚴後世以妾媵爲夫人徒
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
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越禮瀆
倫失春秋之義多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爻不當位女德不貞故无所歸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以陽居陰剛而能柔有賢明之德者也
居上體而无正應不輕從人愆期以待所歸
女之能自重者也
昔華孟姬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
不備終不往遠別避嫌莫能備禮求焉齊國

稱其貞孝孝公聞之乃備禮親迎于華氏之
室而後行夫婦之道非遲歸有時乎河間趙
婕妤少好清淨六年卧病右手拳飲食少武
帝過河間望氣者云東北有奇女推得之召
到姿色甚佳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鉤號鉤弋
夫人生昭帝孟光之於梁鴻與磻溪[illegible]釣者
倫矣六三九四皆失位无應三以其无應也
急於從人故反歸以娣九四雖无應不輕從
人而愆期遲歸與六三正相反貴賤之不同

如此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賢女之志在于擇佳配而行故寧愆于歸之
期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
幾望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
爲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
以加此故又爲月幾望之[illegible]而行往必

合志故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
以貴行也
以其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德柔失實
人莫之聘女之歸也必承之筐无實則无所
將矣士之歸妻必刲之羊无血則不成其婚
矣是歸妹之窮无攸利矣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陰虛德之不實故承虛筐而无所適也

續草齋易義虛裁卷之五終

續韋齋易義虛裁卷之六

明豫章涂宗濬及甫甫著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大也以明而動自可以致盛大之勢故爲豐既至於豐萬國朝宗群黎效順則王道之行四達不悖何亨如之王者以一人居天位之尊享四海之富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既至於此則盛極將衰有憂道焉然徒憂無

益宜如日之中天離明普照无所不及則可以燭幽隱之情保豐亨之業而无憂矣震有憂象離有日象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盛大之義也卦德離明而震動明則其理而動以赴之則闢地開天之業自我致之無難矣故豐王者既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心必至於尚大狹小前人制度而好大喜功之念從此生矣勿憂宜日中惟中而後能照天下王者之有天下宜如日之中天凡小民之艱難國勢之強弱物情之隱伏運代之推遷无不在其所照之中則可以保其盛而不至於有憂矣蓋豐至盛也盛无不衰之理適以造化觀之日中至盛過中則昃月滿則盈過盈則食天之寒暑往來地之陵谷變遷盈則與時而息虛則與時而消天地日月尚不

能久而況人乃天地所生鬼神乃造化之功用豈能長保其盈盛乎王者知豐亨之難久是宜常存日中之戒而不可過於盛滿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者天之威電者天之光雷電皆至威明並行豐之象也君子法天之象用其明以折獄斷其虛實之情用其震以致刑合夫輕重之中民豐而欲動情勝獄審刑行而小人知所畏矣朱子云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

這法在此未有犯的人罰待異時之用故云
明罰勑法豐成在上明在下須是明見下情
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差也故云
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配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
資初九明體九四動體以初遇四一則明足
以燭理一則斷足以決機兩者皆不可相無
是遇其配主也初四雖皆陽剛似乎兩不相

下然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兩
相濟而不相陵何咎之有以是而往則保大
定功其必有尚矣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兩賢共事貴乎降心以相求協力以共濟謀
斷相資同于體國若自挾所長以求勝於配
則始于交爭終于兩敗災禍所由至也自古
君子與君子爭始於兩不相下壞人國者多
矣人我相最難除富弼韓琦皆賢相一時同

任政府琦請太后撤簾弼怖其不相關白遂
成嫌隙至死不解況其下者乎朱陸二大儒
以論學相左終不能舍短取長可為後學深
戒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為離之主文明中正上應六五狃於豐
大而不明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說文蔀
草覆曖也障蔽之物也當豐之時君心尚大
无復求臣之意乃其所以不明也二若以憂

盛危明之說往而正之反見猜疑疾忌以為
干名訕己也惟盡其至誠以感發之嘉謀入
告而不有其名鞠躬盡瘁而无以有己誠意
孚格自足開發其明而格心之道始盡疑疾
之心自釋吉矣孚如雞之孚卵煖氣薰蒸久
自透徹雞子出矣人臣格君全要真精神感
動發如生發之發人君警我之孚生意自然
發動吾言方可入處中有孚之象程傳云古
人之事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達

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事
後主是也
唐德宗猜蕭復之剛方爲輕巳而稱盧杞之
忠清怒姜公輔之直諫爲沽名而說趙憬之
傾險疎陸贄之忠誠爲猜望而進裴延齡之
聚斂非日中見斗往得疑疾者乎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臣之事君不因君之明暗而二其心一於孚
信自足以發五之志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古本作斾王弼以爲幡幔其蔽甚於蔀矣
沬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陰柔无位昏
暗之甚有豐其沛日中見沬之象賢知之士
遇明主然後可以有爲于天下上无可賴之
主亦何以行其道哉如折其右肱然亦无所
歸咎矣右肱人之所用最便者
曹魏猜忌骨肉强臣擅命曹冏力勸親親以
固維城之基而其主不用以至社稷丘墟晋
武諸子獨齊王攸最賢宜留鎮京師以輔嗣
子乃聽荀勗馮紞之譖出之青州以至忿恚
而卒非日中見沬折其右肱者乎一手不能
舉鴻鼎一脚不能推大車天下大事而以一
人爲之惟見其益稿而不蘇君益暗而不明
九三獨立无助拱手大息而巳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
也
三應上六无才无勢不可共濟大事也折其
右肱去其可用雖一臂尚存何所措手終不
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九四陽剛爲動之主居大臣之位而近六五
柔暗之君故有豐蔀見斗之象然初九至明
在下與巳同德乃我之夷等也四下就初九
與之共事六五則集思廣益昏蔽之主可開
豐盛之治可保吉也
季文子執魯國之政事襄公中才之主而有

孟獻子叔孫豹之賢與之同德相應故公如晉而獻子相之能答頓首之禮知武子來聘叔孫豹如晉報之能拜鹿鳴四牡皇華之賜魯之社稷實嘉賴之孔子攝相于定公之日有仲由南宮敬叔爲之徒故能相夾谷之會反齊之侵疆墮三都收其甲兵魯之興也勃焉唐虞之朝九官十二牧更相推讓文武之時四友十亂比肩用事欲相天下而不能求助於天下之賢人其不足以有爲明矣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以陽居陰雖能動而明不足也日中見斗所事暗主幽不明也遇其夷主下求于初資其明以共濟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當豐之時以陰居尊非能明者然下與二應柔順文明而初之剛明四之動主皆章美之賢也若能虛心以來之置于左右前後以益其明則衆賢用事福集于君有慶矣如人善任惟明明后有譽矣以此保大持豐常如日中而无尚大之憂矣何吉如之程傳云六五本必能然聖人設此義以爲教耳

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而忠言嘉謨之士未嘗无效用之思人君虛心恭己而來之何所爲而不成故晉襄非圖霸之主能用先軫爲帥而于殽之役敗秦穆之兵齊景豈願治之君能聽晏子進規而省刑發政顯名于諸侯慶譽之吉來章之錫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之吉蓋能來章則庶明勵翼福集于躬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盈滿躁妄高亢侈泰而无謙下之意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爲豐大其屋而陽明不到反蔀其家矣闚其戶不見

其人雖三歲不覿終无就明之期其凶甚矣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如飛翔于天際高大之甚也自藏者自高自滿自蔽其明永无開悟之期也
紂之瓊宮瑤臺拒諫飾非而不知變陳后主玉樹後庭沉湎淫樂韓擒虎濟師長江後主猶昏睡不醒其凶宜矣

豐大之時既已滿矣而不自儆戒抱損與時俱極故上與明夷上六同可不戒哉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羈旅也山止其所火炎不處有旅之象故為旅六五柔中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以此處旅可以安其身而利其行小亨矣旅雖寄寓自有正道審時度勢見幾處義皆有至當之則能得其貞則雖處親寡之地而厚周身之防可以吉矣旅自下而上皆有之有諸侯之旅齊小白晉重耳是也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他邦是也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有士庶人之旅遊學商賈之類是也易无不體故言處旅之道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卦體六五之柔得中乎外而順乎上下之二

陽旅居于外而徽柔處己謙順待人內止其所凝然至一而明燭事理不拂人情是以小亨旅貞吉也夫旅為親寡之地其時自有正義卷舒推移各有攸當或以旅興或以旅喪非精義不能處也其時義不亦大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去而不止旅之象也君子觀象取其火之照山之止以明慎用刑取其旅而不留獄應決者決應疏者疏雖暫羈而不久淹

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初六以陰居下陰柔則性褊居下則識卑以此處旅計利則入于錙銖待人則較于毫末瑣瑣如此斯其所取災无以容其身矣

魯昭公見逐于季氏齊侯使高張唁公稱主君以畀公季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歸之於乾侯又執其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衞侯來獻其乘馬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晉侯使智伯如乾侯請公歸子家子勸之又見魯于從者卒死于乾侯其瑣瑣以取災者乎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意窮迫无豁達之度所以取災也

慶封奔吳而致富君子知其必殃息夫躬寄丘亭而祝盜或者告其詛呪蓋小人无道義養心故瑣瑣而取災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人心悅服中正則處不失宜以此處旅身則有卽次之安用則有懷資之裕又得其童僕之貞信无欺而有賴處旅之最善者也

公子重耳出亡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及曹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返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若重耳者非卽次懷資得童僕貞者乎

李善南陽李元蒼頭也元疫死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僕欲殺續分其財善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潼推燥就濕備嘗艱勤續雖在襁褓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跪白然後行之續十歲善與歸本縣理舊業告奴僕于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薦善行狀光武詔拜續善並爲太子舍人李固既策免知不免禍乃遣二子燮歸鄉里有頃難作收固二子門生王成將燮東下

入徐州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賈于市各
爲異人階相往來樊往受學酒家異之意非
常人以女妻樊十餘年梁冀誅赦還鄉里夫
李善撫孤義絶千古門生王成周旋險難以
存李固之後與程嬰存趙之後異世一轍矣
二柔得位即次象中虛懷資象下乘亦柔得
童僕貞象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得童僕之貞信則腹心可託終无悔尤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在旅而過剛自高取禍
之道也故焚其次失所安也喪其童僕孤立
而无與也雖貞而不免于危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旅之時而以過剛與下尢恩以結其心義
當喪其童僕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以陽居陰居上之下用柔能下下應于初上
近于五爲上下所與故旅于處身有暫息之
安得其資斧貨財有所濟器用有所衛處旅
之善者也然居非正位上无陽剛之與下惟
陰柔之應无所援于前无所推于後難以申
其志而展其才其心有所不快也旄丘詆葛
道周杕杜之詩以之
梁伯之爲梁將逃魏梁武使丘遲遺之書曰
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思復先典攸高王
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剪親戚

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而將軍魚遊沸鼎
之中燕巢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
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撫絃登埤能不
愴悢於是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又如
關羽客于曹操燕賞供遇甚厚卒封識金帛
南奔劉備旅之得資斧雖均其心之不快一
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寄旅之人未得其正位也雖得其資斧然志

不大行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離爲雉文明之物六五柔順文明處得中道在旅之時一矢之亡不必再發而登膺簡在譽命隨之旅不久矣旅之上善也五君位而天子无客禮天王出居春秋傷之故旅五微其辭然窮大而失其居豐受之旅爲戒深矣歸妹五王歸妹旅五王旅易時爲大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譽聞譽命簡命文明之德升聞於上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九以剛極明極處旅之上剛極則傲狠明極則過察以此處旅禍必立至如鳥焚其巢失其所居旅人先驕自喜後乃困窮靡歸有先笑後號咷之象若此者蓋因過剛而失其順德是以至于凶也上爻有巢象離爲雉鳥象離爲火火炎上焚象離爲牝牛不順有喪牛象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民惡其上以旅而自高其義焚也自取之也喪牛于易失其順德莫知自悟終莫之聞也于此知內文明而外柔順之爲至德也文在中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伏也順也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爲風亦取入義故爲巽巽以陰爲主其德善入委曲卑巽順于物情雖未必能大有建立卽其才力之所至亦可以小亨矣又初四二陰皆從乎陽順陽以往人倡之而我和之往无不利矣二五剛中大人之象所從者必中正之大人則通其蔽而決其壅所趨无不正矣故利也

天地間自有此一種細謹之人亦或當行巽順之事聖人度其可成之功示以當行之道

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纖悉如此矣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釋卦義也君之入人莫要于命令上下皆巽是謂重巽以申命凡詔令之布委曲詳復其辭所以入乎人心者深矣巽風也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九五之剛巽乎中正則剛不過而志得行初四之柔皆順乎二五之剛則所從不失于邪媚是以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為主論六爻則以二五之剛為重但剛不巽乎中正則偏隘而為邪柔不順乎陽剛則柔媚而為諂故剛巽乎中正柔皆順乎剛正釋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之義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隨風之象將有事也不遽行也既命之又申重之凡上之所以惠下與理勢之必不可已者務使曉然于民志而後王事行焉周禮正月始和布法象魏州正黨正族師皆月朔屬民讀法月令遒人以木鐸狥于道路而申警之先王所以導民而申命令也盤庚遷殷告于群臣庶民百官族姓諭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三篇之中委曲詳盡若家人父子然古人之不敢輕忽其民如此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六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為或進或退遲疑不果之象然義所當行豈容退縮惟以武人之貞處之受命則忘其家受脤則忘其身知義之當有進无退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六居初位剛有武人象武人之貞非真是用武只是決斷之意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立事在志志疑故進退不果志治則利害不

足以動其中當機而立決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二以陽居陰當巽之時而居下位于九五有君臣之分五爲申命之主二有不安之意故爲巽在牀下過于卑巽而又丁寧煩悉其辭代九五申命于下如史巫紛若則九五之德意由九二以深入于民心故吉而爲臣之道可以无咎矣
古人席地而坐尊者坐于牀上牀下卑者所處也史謂祝史巫謂巫覡並接事鬼神之人二代五申命故用紛若若尋常如此傷煩則支矣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得中中心誠實雖紛若而皆發於至誠不厭其紛若矣
九三頻巽吝
九三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操上人之心非能巽者勉爲屢失吝之道也恭曰允恭讓曰克讓恭讓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克允而已矣過剛而爲巽宜其屢失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在中心真見天下之不可上真見此理之未易窮真見分量之未易滿自不容於不巽志巳自滿窮極而不可復加宜頻巽而取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處上之下巽以從陽以斯而行可以遠不仁而獲强暴非特亡其悔而且有功如田者之獲三品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可以爲功也三品一爲乾豆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二三五皆剛四以柔順服之有田獲三品象
宋之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故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武曰諸侯歸晉

之德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无爭先乃先楚人既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武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問于趙武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无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无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當之不可與爭夫以楚氛甚惡至衷甲有圖晉之心賴叔向務德之言以先楚人而善其會楚卒心服而不與之爭豈惟悔亡且有功焉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巽順于剛得其心服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當巽之時出令之主事有當更本有悔也以其陽剛中正下皆順從故其變法更制合于中正得貞而吉其悔可亡而令出惟行无不利矣夫始之未善无初也更之使善有終也然事之未善而出令以更之未可易也必先庚三日丁寧于其變之前後庚三日揆度于其變之後丁寧于前而謹其始則令行必信揆度于後而慮其終則後利可久是以中正而行巽順人人順命人人寡過可以得吉矣蠱以前事之既壞言故曰終則有始巽以後事之圖新言故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丁也丁寧須悉先諭以當更之故後庚三日癸也揆度詳審預防于既更之後不欲因變法而滋弊也聖人之慎于變更如此貞之吉吉在出命之人下之吉吉在順命之人彖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如此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位正中以德言正則不差中則不偏命之最善者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九本剛居巽之極巽非其所當巽巽之過而失其所以斷矣故有巽在牀下喪其資斧之象夫巽雖美德自有中正之則過于巽而失其剛則近于諂媚而陷于小人之歸矣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此爻如位極人臣愛其富貴而患失之心生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由人指謫而不自引決徒取辱耳豈能保其所有乎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居巽之上窮極而不知變故過于巽也喪其資斧失其剛德則淪于汚賤而可恥其凶必矣

中正之爲德至矣初過巽而不及乎中故進退二得中故吉无咎三過剛不中故吝四得正故有獲五中正故吉而又吉上過巽而失中故凶繫辭曰巽以行權權喻秤錘所以往來取中又曰巽稱而隱入之義微矣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爲澤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壅而爲澤之象故爲兌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則正直內蘊柔外則和順外見中和之德自足以動人愛慕之心而消其鄙吝之氣可以亨矣然說者自然之和氣非有意於說人也有意於說人則近于諂矣故利于守貞而嚴妄說之戒焉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說之義也卦體二五剛中三上柔外德根於心毅然不苟而柔行于外忻喜歡愛嘉與物同說以利貞此天道之太和而人心之順德也是以順乎天而與天合德應乎人而與人同心民心惡勞以說道先民民且以勞爲佚而忘其勞矣民心畏死說以犯難民且視

死如生而忘其死矣夫說者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同民心以先民同民心以犯難說之大也民其歡忻鼓舞與上同心忘勞忘死而何矣哉

詩采薇勞戍出車勞率杕杜勞衆皆先王說以先民處周公東征東山之詩慰勞歸士序其情而閔其勞體恤无所不至皆說以犯難處

又孫武子爲將吳王饋之簞醪孫武子投醪于河令將士迎流飲之三軍爲之致死宋人之見伐于魯雨雪師徒多寒公子一言撫循之三軍同於挾纊況以說道之大感人乎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相滋益兌之象也君子以天下之至可說者莫如朋友講習內而性命之理外而事物之變相與虛心論辨以講之又相與切磋體驗以習之則互相發明而義理益精交相鼓舞而精神益奮其爲說也大矣

東郭子思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病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知夫子而及其門者資其益不知而覩其門者以爲雜又何惟焉

初九和兌吉

和即發而中節之和初九陽剛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有主于中无羨于外其說也初心未渝汎愛一視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如太和煦育未有所睏中節之和也如是則大公无我何施不行吉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以陽居陰近于三陰宜有悔也以其剛中孚信內積足以自守說之得正而吉妄說之悔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孚信在中志足自守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六三來兌凶
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
二陽以求說說之不以其道辱己枉道而凶
矣
杜欽谷永專攻後宮主上以媚王鳳張禹以
師傅舊臣而黨附王氏來兌之凶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位柔不中正故云位不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而
四以陽居陰易動於欲三柔媚巧佞善於惑
人故因商度所說交戰未寧然質本陽剛若
能介然守正疾惡柔邪則得君行道福慶及
物而有喜矣宰相惑于私人不能精白一心
以事君得罪于公論一則在己有欲可乘二
則人之邪佞易惑非介然守正少有牽係則

淪胥以溺矣時宰多犯此病可爲大戒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守正而君說之則能行其剛陽之道而慶及
于物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
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
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
能妄說以剝陽者也五但說而信之則爲熒
爲惑爲妖爲孽色媚乎中蠱而荒佞諂乎自
聖而狂禍流于君子害及于國家有其危矣
小人最巧最佞人君一有所欲迎而中之深
信不悟其爲小人所剝必矣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五以陽剛自恃玩小人爲不足防此所以不
覺其入而信之深矣
上六引兌
上六陰柔成說之主居說之極人雖未必說
己而多方以引之或動其未萌之欲或迎其

可乘之機其爲計甚巧而人君所當戒也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心術暗昧而不光明引人于邪以行其私隱
微之難測如此爻曰引兑窮其情象曰未光
抉其心聖人之賤惡小人嚴矣哉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散也爲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
之象故爲渙人心離渙自有可聚之理內卦
九來居二而得中中道不窮處險能通外卦
六往居四而上同於五君臣同心剛柔相濟
以此聚渙可以得亨通矣當渙之時祖考之
精神既散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蓋人皆本
於祖考王者假廟以竭報本之誠則天下之
人心皆知報本而渙可聚矣當渙之時事勢
之險難无異於大川而巽木乘水有舟楫之
象故利涉大川以濟之履險蹈危以拯天下
之艱難則易危爲安而渙可聚矣夫假廟者
誠也涉川者才也才誠兩合難可濟矣然所
以鼓舞天下之豪傑收拾天下之人心其惟
至正乎明天命之有在示正統之有歸名正
言順而天下之人心翕然歸向之矣故利也
巽坎互體爲艮艮爲門闕有廟象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
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剛來不窮本義以卦變言柔得位本義以六
三言以六居三是不得位上同指六四言皆
非內卦坎剛得中爲不窮外卦六居四爲得
位上同指五理最明白王乃在中只是至於
廟中盡誠以享祖考程傳以在中稱心之謂
太深乘木有功只是有才之象潛學以方之
舟之梔櫓榜楫而窮輿四達太況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渙散之象然風水相感一氣相通
先王以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皆有以合之
也故享帝於郊誠通於天與天神接而吾之

精神合於天矣立廟於宮誠媿於神與祖禰
交而吾之精神合於親矣皆所以聚其渙也
漢高方立國又兵敗彭城人無固志乃首立
宗廟社稷於關中光武即位之初立宗廟郊
社於洛陽昭烈即位漢中立宗廟祫祭高皇
帝以下我
太祖吳元年亦首立四親廟王者萃渙之道莫
大於此

初六用拯馬壯吉

六居卦初渙之始也離散之勢辨之宜早始
渙而比九二剛中之德託以拯渙如得壯馬
以致遠則行之甚速无不濟矣故吉
拯渙止亂貴在先幾昭王之世王室方盛而
涇舟膠於楚澤已有王室陵夷之象此時能
舉九伐之典則夷王下堂三晉命侯之亂何
自而興文帝之世吳王不朝六國未叛而賈
誼已有指大如股蹠大如腰之憂此時能分
王子弟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則鼂錯之策七
國之反何自而萌漢魏以來羌戎入居塞內
時戎未生心而江統已著徙戎之論若晉武
能因平吳之威盡驅諸胡出居塞外則五胡
雲擾之難猶可救也安史既平之後代宗不
置河北三帥則藩鎮之禍猶可止也用拯馬
壯聖人爲戒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之才未必能拯渙特以順乎九二之剛
藉其力以拯難故吉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机音几

二居險中本有悔也然剛來而得中在險能
通變化无窮得其所安其悔乃亡本義九奔
而二机程傳以二奔就初以爲安未見的確
或又以九奔得二爲得可安之地如先 王之
得蜀亦通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得其求安之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巳之象也以其居陽志在濟時能忘其有我之私者也可以无悔矣人臣而无以有巳純心爲國何悔之有

彖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志在天下國家故不私其身也

王莽之末南陽宗人劉縯散財養士李晟毀家紓難霍去病亦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皆渙躬无悔者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開誠心布公道杜私門張公室散其朋黨而一於上同者也此則蕩平正直大善而吉之道也大臣處崇高之勢丘之象也又從而渙之忘其權勢之在我而无一毫專擅之心是其識慮之高明有非常人思慮之所能及矣渙群是散黨渙有丘是忘勢本義散小群以成大群雖好但散小群卽成大群更无做手矣況使所渙者聚而君丘文義不順不若直言散其所有之丘更直截

老蘇云群者聖人之所欲散以混一天下者也正得渙群之旨人臣義无私交祭伯來朝而不言朝仍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惟此義不明於是三家樹私以專魯六卿植黨以分晉貢符獻瑞一朝騈集而王莽篡漢漢廷之臣盡爲曹操之黨而天子拱手魏之子孫盡屠于司馬之手而莫敢誰何推此求之不可勝數渙群之戒豈不明乎若以散小群以成大群言亦是一說蓋巳離之人心巳傾之國祚巳頹之事業皆渙也能使散者聚而成丘其功甚大故非舊臣靡之孤忠不能撫灌鄩之遺民以建祀夏配天之業非諸葛王佐之才不能扶漢討賊以嘘炎劉之餘燼而成鼎足之形非郭汾陽天植之忠不能克復二京以成再造社稷之勳彼平常依違之臣豈能成格天之業乎

樊崇之起兵也王莽遣將軍廉丹擊之而敗莽以詔書讓廉丹丹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計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无疆功烈著於不滅何與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聽兵敗爲樊崇將董憲所殺

董卓之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董卓素忌嵩徵爲城門校尉欲因殺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命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徵卒見殺

李傕郭汜之亂陶謙與朱守相共推朱儁爲大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奉迎天子會李傕用賈詡策徵儁入朝儁辭謙議而就徵卒爲郭汜所制憤懣發病卒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當倉卒之時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渙丘之才不足也

李傕郭汜之縱兵犯闕也王允以宋翼爲馮翊王宏爲扶風及傕汜兵入長安欲殺王允乃先徵翼宏遣使謂翼曰傕汜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若舉兵共討傕等與關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與王允俱見殺夫傕等旣攻陷城闕而行徵令帝何知焉此亦謂之王命耶不達逆順之理致失禍福之機悲夫豈儒不足議大計宋翼之謂也

曹爽從魏王芳之謁高平陵也司馬懿與其二子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罷爽官就第敢有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懿復以太后令召桓範範出就車駕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爽弟羲曰此事昭然今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今詣許昌不過中宿所憂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爽不能用範哭曰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爽乃奉車駕還宮於是收爽羲等幷桓範俱夷三族渙有丘匪夷所思大哉聖言其旨深哉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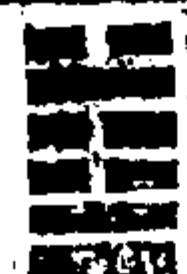
四之德光明廣大是以能微无我之盡而散朋黨之私也卦乘木有功四巽主濟渙所任也卦三陰初二皆失正群象四體柔正在渙渙群象渙躬不私已也渙群不私與已也公已公人之盡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萃渙之主其道有二一則以天下之渙由上下之情隔也於是發德音下明詔以收拾天下之人心若湯誓誥頒而鳴條之事畢秦誓作而孟津之會成渙汗其大號一出而不反則實意足以曉天下而感其心矣一則以天下之渙由惠下之澤壅也於是散其王者之居積以大賚於天下若發鹿臺之財散鉅橋之粟以恤群黎春和議賑貸以救危亡之民勸農桑罷力役以先百姓之急則實惠足以溥天下而結其心矣夫人主統天下而致民心之渙其咎本難辭今以大號感之以王居惠之庶幾可以收天下而免於咎矣渙大汗渙王居此其萃渙之急務其實人君之道不止於此故止曰无咎五巽體大號象中實王居象在渙能渙象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陽剛中正有其德故能渙其王居不然亡身殖貨不能免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以陽居渙之極能出乎渙者也既出乎渙則離於傷害矣離於傷害而不遠去猶禍也上居渙外全身匿跡去而逖出无須於害遠之无咎也夫太公之避東海伯夷之避北海管幼安之避遼海逖矣渙血與渙躬渙群渙汗同文逖出去而遠出也本義以逖爲惕未然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民之流散遇害多矣渙其血則其害遠矣季札之聘於齊也謂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於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劉表二子琦琮表以琦類已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愛琮而惡琦表惑之琦不自安謀於諸葛亮求自安之策亮初不應後乃共登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矣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爲江夏太守卒免於難血去逖出之謂也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有限而止也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節有三義節財而不肯妄費謂之節儉節止而不至踰閑謂之中節節限而不至踰度謂之節制節固自有亨道卦體陰陽各半二五剛而得中以是而行則當乎事理而合於人情可以亨矣上爻陰居節極有苦節象若節之太過而至於苦拂情矯俗疲形勞身强所弗堪不可守以爲貞也

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无槨反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
哉陳仲子之廉至於蚓而後可皆節之苦者
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
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
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之所以得亨者卦體剛柔分而剛得中節
而得中乃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所以亨
也苦節不可貞刻節太過拂人之性无生之
樂其道窮極而不可行也又以卦德言之兌
說而坎險說則情勝而流過險難則知止有
節之義卦體九五當位而得中正惟王制節
節性維風大中至正民信以從節之所以亨
也又以節道而極言之天地聖人不能外也
天地之氣分至啓閉晦朔弦望運而有節則
温暑涼寒不爽其度而四時以成聖人體節
之義立爲制度取之於下用之於上有貢賦
以節其入有式法以節其出則國用有餘而
不傷財民力易供而不害民矣此節道之所
以爲大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爲大渚百川歸之其容有限節之象也君
子以民事民行不節則過而流故人爲之節
制數以爲度凡器用宮室車服釆章皆有多
寡之數上下之等使賤不得踰貴下不得侵
上則王制定而各安其分矣議德以爲行六
德六行以立其程三千三百以定其儀使賢
智者不得過愚不肖者跂而及也則王道明
而各止其所矣制數度即制度議德行即議
禮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无禁
則淫无度則失縱欲則敗故飲食有量衣服
有式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防亂之
源也

晏子與子華子論儉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
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儉在我不在物

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盪神化回濡
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寧以定
而精不捨其格物也明而遇事也剛此之謂
儉而嗇人之所實也子華之論儉可謂知本
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戶庭戶外之庭也古居室堂內爲室室西南
隅爲奥室東南啓一扉以出曰戶戶外曰堂
堂下指前庭直曰庭外闔扉爲門內外之辨
嚴矣初九陽剛得正居節之初四雖正應而
居險體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愼密而不
出戶庭如此則止不失時可以无咎矣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
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
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曰淄澠之水
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以
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夫知言之謂者不
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
至言去言至爲去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
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
楊誠齋曰君子將有以節天下必始於節一
家節一家必始於節一身顏子之節非求之
外也節性而已不遷怒喜怒節矣不貳過過
一愆節矣一簞瓢奉養節矣不出戶庭之間而
節之道具矣何咎之有塞則行之戶庭而準
通則行之四海而準此消息隨時之道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之不出戶庭蓋知時通而通時塞而塞見
之已審初當塞時是以不出非有意於不出
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
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當禹稷之時
而高不仕之節負時負君自私自利凶之道
也
楊誠齋曰不出戶庭不出門庭一也初則无

咎二則凶何也初處士二大臣也身爲大臣
上逢九五陽剛中正之君謂宜佐其君以制
数度議德行以成甘節之治此其時不可失
也乃下同初九處士之節私淑其門庭之內
而已何其不廣也故凶如公孫弘之布被節
則節矣於窮咎之至虛耗之民何裨焉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五甘節可輔之君時可有爲九二剛中之
德隱而不出有負明時失時之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陰柔不中正處說之極縱於情而不知
節者也傷財喪德危困因之則嗟若矣此自
取之戾何所歸咎乎

梁孝王遇景帝恭儉之君而宛園三百里廣
招賓客卒以僭擬取罪田蚡當武帝虛耗之
朝而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堂列婦女數百
卒以驕縱受誅非不節之嗟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言无所歸咎也

六四安節亨

柔順得正上承九五中正之道自然有節者
也非有所强也順君之節以節天下无往而
不亨矣

晏平仲敝車羸馬一狐裘三十年而惠施齊
國令尹子文之相楚也家貧國富而君敬民
戴自然之節也其亨何如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

飽晏子亦不飽使者言之公公曰噫晏子之
貧若是使使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
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
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
聞之曰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
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於君而不施於民是
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於君退得
罪於上身死而財遷於他人是爲守藏也智
者不爲也夫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

故再拜而不敢受命晏子之辭賜可謂安節矣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四近於五承上之道以禮自爲心故安節而得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制於上則得中道行於下則合人心節之甘美者也此於道爲最善而行於天下人人悅從有可尚之功矣
漢文露臺惜百金之費后宮衣不曳地光武集上書囊爲殿帷每詔書下郡國一札十行海內臻於富庶宋仁宗蛤蜊燒羊之吝黃拖被漆唾壺恭儉四十年如一日四方寧謐豈非甘節之吉往有尚乎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居尊位而有中德是以制數度議德行皆順人心而甘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上以陰柔居節極陰柔則吝嗇節極則過節節之苦者也雖正而亦凶矣然禮奢寧儉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詩葛屨糾糾女手纖纖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汾一方言采其桑皆刺儉之太過又如陳仲子之螬李蒙袂之餓夫泄柳申詳之閉門段干木之踰垣皆已甚不可爲訓豈非苦節然猶潔可取悔亦亡焉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窮極而不知變通故苦而凶也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中孚中心孚信也孚字從爪從子有鳥抱子之象鳥之抱子其心焉有不誠爲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卦德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爲

孚義故爲中孚上巽有魚象下兌中坎有豚
象豚魚无知之物誠信可感豚魚則凡有知
者无不孚矣此聖人化及草木恩及禽獸之
謂也其吉可知下澤有大川象上巽木有舟
象以孚涉險何險不濟故利涉大川然所謂
孚者必其合於天理之正至公而无私因時
而當理是之謂貞不然猶情而締黨膠固而
執一雖孚而非貞也何利之有豚魚吉只言
孚信之極雖无知之物亦不欺之張中溪云
豚魚伺之以信則應期而集是也聖人至誠
足以感天地貫金石動鬼神天地萬物誠无
不格舉豚魚以示例非專言豚魚也故吉天
下大險猶如大川若非中孚便有行險徼幸
之意惟孚則持心也定見機也明應機也當
蔑不濟矣又言利貞如男女相私士夫死黨
尼生若已之行皆不可爲貞故孚貴以貞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
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柔內剛中乃中虛中實之象无欲謂虛有理
謂實只一時事孚之體也下兌以應上上巽
以順下上下交孚邦國化之孚之化也故謂
中孚豚魚吉孚信感及豚魚天下尤難感之
物矣利涉大川巽有木象刳而爲舟舟虛之
象浮於澤上无險不濟仁德爲木无我謂虛
至仁爲本以无我行之天下之大險可濟矣
中孚以利貞天之道正而已矣孚而以正則
應乎天矣五爲天位四應之故曰應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上有風風感水受中孚之象君子之孚无
不感也而獄爲重獄者民命之所關也民犯
罪而至於死雖法之所不宥而君子求生之
心无所不至故多方以議之情已近真而猶
恐其可疑法已不赦而猶恐其可矜從議於
將決未決之時正欲當死之民猶可少緩一
日之死君子好生之真心自有所不容已如

此也議獄是求其入中之出緩死是求其死
中之生全是一團惻隱之心故謂中孚之意
議兑象緩巽象
予爲御史按部閱大獄於无疑中看出可疑
來是以應死者皆得緩死或多有得生者因
知聖人議獄緩死之意真是天地好生之心
何敞六世祖比干爲汝陰獄吏平反數千人
後爲丹陽尉獄无寃囚一日天大陰雨門有
老嫗可八十餘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霑
潰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
賜公策以廣君之子孫因出懐中符策長九
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
當如此
袁安爲楚郡太守是時楚王英辭連甚衆安
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无明驗者條上
之分别具奏出者四百餘家今有爲縣令以
喜怒殺人爲御史讞獄不詳以成案殺人皆
得罪於天不可不戒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虞有山虞澤虞皆職在主守而不移者也初
與四爲正應六四柔正本可信也能度其可
信而信之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以
沒而世則一誠无妄得其所從可以吉矣若
復有宅則於己爲懐二於人爲不誠疑人者
人亦疑之必不得其所安矣有子曰因不失
其親亦可宗也凡定交貴愼之於始度其可
信即當信之不可懐二以失人心語云一心
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漢高祖曰
信者固多心乎故聖人於中孚之始垂戒如
此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中孚之初本心常存未至變動故吉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
之
九二中孚之實與五同德而居相應之位九
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誠感誠應无間爾我

故有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
靡之象九居二象鶴在陰鶴畏暑常在陰鶴
與我皆指二和與爾皆指五靡與縻同至誠
所格无遠邇幽深之閒故繫辭云千里之外
應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惟知道者能
識之好爵本義謂懿德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五之應二出於中心之願同德故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敵謂上九六三陰不中正以居說之極上九
剛不得正而爲信之窮其德无以遠過於三
乃已之敵也六三與之爲應在已既无自主
之誠在上又无交輔之益是以或鼓或罷而
作止无常或泣或歌而哀樂无常中心无所
守而惟敵之是信是以无常如此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陰柔不中正是位不當性情不得其正是以
或鼓或罷如此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陰柔得正上近於五爲所信任權倖人
主爲月幾望之象初與已爲應如馬之有匹
古者一車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
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謂對也初
上應四四能絶之以上信於五大臣絶私黨
而一於從君者也如此則純忠不二何咎之
有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類匹也絶其類而上從於五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居尊爲孚之主陽剛中正下應九二與
之同德上下相信之至如攣如而不可解則
任賢圖治之道可以无愧何咎之有九五有
孚攣如止曰无咎何也蓋君道至大全盡爲
難无咎亦已足矣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位正當即陽剛中正誠之至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巽象爲雞雞曰翰音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者也上九居孚之極信而不知變通故有翰音登天之象夫事必有理信其事而不察其理則譸張爲幻荒唐爲邪愚蔽爲賊貞固守此其凶必矣朱子曰中孚是箇卵象如鳥之孚子故卦中鳴鶴翰音之類皆取此義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信極而不知變何可長也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其不濟則以死繼之里克殺奚齊息立公子卓克復殺卓荀息死之似爲信矣然荀息身爲晉臣獻公嬖寵廢嫡而不能正申生之死重耳之亡而不能諫明知奚齊之不君而不能讓既乖以道事君之義徒曰不濟則繼之以死君子謂荀息已失言於獻公未卒之前而三怨將作秦晉輔之一死奚足以塞責此所謂非所信而信者他如孔子之不踐要盟曹王皐之被誣不告於老母皆知變者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陰也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小人得志之時君子處此凡事小有所過如言則過愼

行則過恭事則過防施則過厚庶可以得亨通然既謂之過似乎失貞然貞也者因時制宜之謂也雖小有所過而不失正理乃爲利也卦體二五皆以柔而得中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凡天下之大事必陽剛得位乃可以濟今二五柔中但可小事力量所勝止於如此若大事則三四失位不可大事也卦畫三四居中似鳥之身初二五上居外似鳥之翼有飛鳥之象焉四陰爲鳥翼二陽爲鳥身

翼欲往鳥身不能止翼欲止鳥身不能進飛鳥之制在翼也飛鳥遺之音其聲下而不上君子當斯時也若欲上而求進不可也惟辭尊而居卑勇退而不進則大者可以全身遠害而得吉矣此卦君子寡而小人衆君子居內小人居外必爲所困聖人委曲爲君子謀如此六爻三四兩爻露正意餘爻皆取小過之義其旨深矣

楊誠齋曰小過之時何時也用靜吉用作凶之時也易爲靜吉而作凶也君臣俱弱也故戒之曰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无若飛鳥薄山棲羨雲飛始乎躁卒乎悔也魯昭公之伐季氏東晉之北伐石晉之挑契丹是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卦名爲小過四陰過盛小者過也小者旣過故凡事小有所過而後亨也過以利貞時當過而因時制宜不失其正與時行也柔得中二五居中陰柔才弱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三四之剛皆失位而不中君子失位无權故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蓋群陰得志之時上則必爲所擠逆矣下則退處靜俟而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其聲自高而下小過之象君子觀象以事之宜過者寧小過焉行毋亢而過乎恭喪毋易而過乎哀用毋侈而過乎儉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君子之因時如此

初六飛鳥以凶

卦以小過爲名六爻皆抑其過初六陰柔小人上應九四四復動體初從四而動上而不

下者也失不宜上宜下之旨矣好上陵物以此而得凶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如何者審處之辭也飛鳥迅疾躁妄而動不及救止矣是以凶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九三父象九四祖象六五妣象六五柔順中正與二居相應之地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其祖遇其妣也如此而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遇其臣之分矣蓋當過之時陰皆求進二止而不進得宜下之道矣故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有定分不可過故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之時小人得勢九三剛正衆陰所忌者也而以剛居剛居下之上自恃太過不肯過爲之防則或從而戕害之矣禍及其身而邪國殄瘁凶何如也凡待小人正已爲先而言動慎密則无隙可乘過剛之性未能慎密則乘隙而害之者至矣

楊震處於江景李閏王聖之間抗疏直節卒罹飲酖之禍孔融處於曹操擅權之時而正言格論不免赤族之誅皆弗過防之禍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如何言无計以免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當陰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於剛則適合其宜矣用下順也往而上進則逆而危必當戒止而不可往也然陽性堅剛又戒以不可永守其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三四二陽立於群陰之中聖人深爲之慮三預示以弗過防之凶能過防則免于凶矣四以剛處柔最宜而危辭示戒盖處小人不可太剛而又當隨機應變不可固執上逆下順六爻皆然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弗過遇之以其居柔故能弗過于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厲必戒蓋示貞則執而不通終不可長也長卽解永字不可正解勿用字往厲必戒下脫勿用永貞四字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陰過之時雖居尊位而不能大有所為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六二在下公雖弋而取之然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五爲衆陰之長聖人繫辭如此其抑之也至矣

唐文宗倚李訓鄭注以誅宦官反成甘露之變崔胤召朱全忠使平內難卒成篡弒之禍兩陰之不能有成久矣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上太高也陰陽均調和暢而後雨小畜一陰畜五陽陰少於陽則不能以固乎陽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陽尚往則不與陰和而不能雨矣小過以四陰包二陽陽少於陰則不能以制乎陰故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言陰已上則不與陽和而不能雨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違理亂常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離過之遠也所以凶也過以逆天天降之災過以逆人人眚必至自古小人寵利威權之極恣橫悖逆无所不至莽卓懿温輩不爽滅飛鳥凶災豈能免乎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小過不宜上也陰過之極已亢也亢則凶矣小過陰外函陽二陽居中而不得用事四陰居外以困君子君子得去爲幸不得去只有宜下一脉過恭過哀過儉過防弗過遇之勿用永貞皆宜下之道也君子如龍矣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誠明合剛柔當人官物曲各得其極故爲既濟夫既濟之時大者无不亨矣既濟之後其亨必小而非大大禍不可屢徼大事不可數舉其亨小也然必戒慎恐懼永守其貞居安思危謹始慮終一于正而不苟焉乃爲利也然世運无泰而不否之理人心无敬而不懈之時是以既濟之初雖可得吉其終也必至于傾頹廢弛而亂矣時當然也三代之君能世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帝取高祖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初吉終亂必至之勢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亨小乃小者得亨也利貞初三五陽位也而以九居之二四上柔位也而以六居之性皆得正有貞之義故利於守之也初吉者六二之柔文明而得中天下之治明照於初安得不吉終則過坎而有止心懈意一生百度俱廢止則亂其道窮也向使兢業之心久而不止亂安從生聖人提出一止字正見祈天永命其道在我而已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水火相交既已濟矣君子觀象以火炎上惟水足以息之此預防之道也天下之患常伏於太平无事之時必思其患之所從生而預有以防之圖大於細爲難於易以紀綱奠國勢以恩澤結人心克謹於宮闈之間致嚴於嚬笑之際正本謹始杜漸防微務使患无自生而後已焉

患未生而圖之雖中人猶能致力患已至而救之雖聖智亦難運籌大學言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始於格致誠正以脩身思患預防之道盡於是矣秦患六國之復强而罷侯置守不知其患乃發於趙高西漢懲秦孤立大封同姓不知其患乃發於貴戚東漢懲西漢不

任宰相以吏事責三公不知其患乃發於宦
官唐懲隋宋懲唐而藩鎮夷狄之患又皆發
於其思之所不及然則防患者亦正其本而
已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
尾則狐不濟初九陽剛得正既濟之初謹戒
如是欲行而不輕於行欲涉而不輕於涉則
敬慎可以不敗无咎之道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戒謹之至義无咎也
漢初天下方離戰爭之苦高帝身圍白登及
解圍反位而无忿怒之心順流與民更始專
務休養光武天下初定閉關以謝西域曰不
言兵皆曳輪濡尾之義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健中正之
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志意已
滿不能虛已以相求故二之道不可行有婦
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
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不必
枉已以逐物至於時變之極則用之者至矣
七日自二爻數六爻一遍復至二爻數窮理
極之象也天下有事之時二在所必用也
以唐太宗之納諫而十漸不終代宗克復二
京之後李泌即歸衡山德宗崎嶇險難危然
後安貶陸贄忠州別駕憲宗淮蔡既平土木
神仙相繼而作不爲婦喪其茀乎然中正之
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
故曰勿逐七日得傳洪範之道者商紂之囚
奴建鷹揚之烈者渭濱之釣叟而中興漢鼎
非南陽高臥之夫乎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而處明極內治
既脩而外伐暴亂高宗伐鬼方之象也鬼方

小國以高宗伐之三年而後克之老師費財甚矣此王者之事也若小人則幸功啓釁殘民以逞不可用也三爻皆戒辭言其久而後克不可輕動之意鬼遠也三近坎體有鬼方象離爲戈兵有伐之象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用兵至於三年國必耗病憊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既濟之時以柔居柔凡防患之具能預備於平時而戒慎之心又不忘於終日四近君之臣其憂國如此繻程傳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

周公之爲相也无逸念稼穡之艱難立政畏上帝之丕命周官於制治保邦之罔尤汲汲焉召公之誥王也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以誠小民爲祈天永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楚莊之圖霸也其君无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无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无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訓之以君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周之王業楚之霸圖其於衣袽之慮何常一日而忘儆戒哉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常疑患之將至故終日戒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鄰陽也指五西鄰陰也指二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猶之東鄰殺牛以祭不如西鄰禴祭之薄而實受其福也物極必反盛極必衰不可得而逃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辭占如此

彖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

泰山鄒嶧之登封不足以感天地而豐沛枌榆之祀高帝以之龍興九廟八風之淫後適足以彰莽弒而舂陵白水之祠光武以之建業

宋室未遷有人以盤水占天而梁汴之分野星辰不臨掘土驗氣而三尺之下土皆枯燥元薛禪可汗築都于燕鑿地得巨穴爲有虫而丹首者爲計以問劉秉忠曰此何祥也秉忠曰異日亡天下者此物也秉忠事多前知元季紅巾之亂卒以亡元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時之已過六二時之將來實受其福吉之大來二當之矣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既无利貞之守又无衣袽之戒安危利災沉溺而不知省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不亦危乎

昔人謂劉禪之庸愚而邉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翹足而待徽欽之世宋運已衰而蔡京童貫之流交賊于内宋雖之南國祚不兢而秦檜賈似道史彌遠之奸頗覆典常濡首之災其可救乎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濡其首厲喪无日矣何可久也

既濟極盛之時六爻皆危辭无吉亨之文易懼以終始也

未濟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事未成之時也如日之未中月之未望有所待之辭非不濟也爲卦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未濟有可濟之理六五以柔居中知人善任有致亨之具故可以得亨然必遠見深慮謹始慎終乃克有濟若輕舉於前疎怠於後如小狐涉水幾濟而濡其尾則幾成而敗猶未濟也何所利哉聖人視天下无不可爲之時雖當未濟而許其有可亨之理推其致亨之由只是六五柔中文明自能委任賢哲得濟險之人求其濟險之道則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

利正見老狐性多疑不輕涉險小狐則輕涉矣老狐力大將濟不致濡尾小狐力小幾濟而无餘力則濡其尾无所利矣玩此辭則深慮於始敬慎於終所謂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蔑不濟矣愚常言易乃聖人賛化育之書如旣濟本向於衰微聖人教以利貞能示守其貞則旣濟可常吉矣未濟本難濟聖人教以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反其所為則利矣孔子當春秋猶欲思以易天下只是實見得參賛位育无時不可為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所以得亨由六五離體得中明於知人審於濟變故亨也小狐汔濟未出乎險中也濡其尾无攸利蓋其敬慎之心勵勸之力不能續終是以濡其尾而无攸利也六爻陰陽雖不當位然剛柔皆應上下協力終有可濟之理也書自周有終詩緝熙敬止皆續終之義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未濟之象也君子觀象而知天下之物各有所居之方必慎以辨之使六府三事六官九德各止其所而不亂則天下治矣

天不能使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汝貉是以聖人不違俗人不能手步足持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物不能使魚飛鳶躍是以聖人不違物所長亦辨物居方之義也

初六濡其尾吝

初六陰柔无才居下无位當未濟之初正在險中不度德量力而冒險以進徒陷於險而已有濡其尾之象吝之道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者事理之極至知始知終則進不輕進初輕進於始而不自知其力之不續終是以濡

其尾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六五柔居君位九二以剛應之疑有陵逼之象以其居柔得中爲能極其恭順如曳輪而不進則得爲下之正事濟而君安之可以得吉矣否則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曹操之自陳功閥非不赫然茂也適足以彰其垂涎漢鼎之感匹夫奮劍芟刈群雄劉裕之崛起草間非不傑然烈也祇以成其震主篡君之勢何足言乎惟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爲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
趙襄子見圍於晋陽圍有功臣高赫无功而受上賞張孟談曰晋陽之中高赫无功與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阨中惟赫不失臣主之禮子以功驕寡人也與赫上賞不亦可乎孔子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信哉君當危時臣子當愈恭也坎有輪象中有曳輪象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以心言正以事言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陰柔不中正在坎之上未能出險以征則凶然下乘九二上應上九將出乎坎若能資陽之力以涉險則險可濟矣征凶以六三言利涉大川以九二上九言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陰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也下三爻取未濟象在坎體也上三爻取可濟象出乎坎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以九居四氣乖其和性牿於命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知其正而固守之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得吉而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朝夕之所能也惟明自知惟剛自克極其陽剛用力之久則氣質可化而天者可全有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之

象

李德裕雖雄謀神略才優經濟而德量不足心懷報復是其所短然卒能光輔武宗克上黨取太原削平藩鎮唐之威靈幾於復振豈非震用三年有賞於大國者乎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性剛而能反於正則濟險之志行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以君道言之則得貞而吉且无悔虛中以照臨百官則爲君子之光堅誠以信任群材則爲有孚如此則掃大難爲无難之世變未濟爲旣濟之時不亦吉乎只一箇文明虛中應剛便是君道之貞君道之吉以衆賢之明爲明故爲君子之光虛中便是誠故爲有孚則未濟可濟故吉柔中中則无不正故貞離爲文明故光總只一意无淺深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虛中應剛爲君子之光則其暉被於四表極其盛大而吉也暉者光之散也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剛極明極負能濟之才居未濟之極有可濟之理自信自養以俟之无咎之道也然雖信其可濟而不可忘戒愼之心若飲酒至於濡首躭樂而不知戒則過於自信而失其宜矣噫未濟之上九英雄豪傑之士也時方不利則當深自韜晦樂天順命以俟時者也抱膝長吟自比管樂非南陽臥龍乎大材守朴邉郡田牧非伏波將軍乎是故談笑而偃經綸酬飲而存燮理及其旣遇則三分漢鼎二八雲臺惟其時而已矣故曰有孚於飲酒若傲睨風塵慷慨廓落遊於酒人則擊筑和歌爲燕市狗屠君沈湎荒樂託逃醉鄉清談廢事則散髮箕踞爲竹林七賢其違於先王之訓多矣可見君子可止則止與陰陽同其消息而无絕人逃世之嫌當樂則樂與天地

同其舒泰而无犯禮失誼之累此所以无往
而不自得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君子雖順時自樂亦有不可過之節飲酒濡
首則樂而忘反亦不知節也
天地之道不外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
火上篇首乾坤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
終焉下篇首咸恒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
交終焉有既濟則有未濟有未濟則有既濟
否泰治亂之相因寒暑晝夜之相易吉凶禍
福之相倚剛柔動靜升降浮沉之相感人事
屈伸男女少壯死生神鬼之相乘迭无已時
皆既濟未濟之一理此元氣所以周流循環
易道之所以生生而不窮也周子曰易何止
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或問易終未濟既得聞命矣書終秦誓何也
曰仲尼通古今於一息蓋預知繼周而王者
勢必歸秦又知秦之興必逞其武暴至於滅

先王之禮樂燔先王之詩書惡極而不止故
特取其祖宗悔過之辭以深警其回心止惡
存天理於既滅非得已也詩終於殷武何以
廟制終焉何也仲尼嘗曰某殷人也昔契爲
司徒敷五教以淑唐虞之人心高宗恭黙思
道陳說命三篇寘乎帝天之心夫子繼殷而
興以淑萬世之人心而王祀夫子報德報功
之无盡所謂寢成孔安者春秋釋奠犧牲玉
帛執爵捧盈殆遍萬國之衣冠而對越駿奔
焉仲尼臨没已昭赫於兩楹之夢而殷武廟
貌錄於詩之終篇以示不言之感於萬世之
天下易之終未濟是天命之流行而不容息
也書之終秦誓是天數之推移而不可挽也
詩之終殷武是天理之感通而不可間也春
秋之終獲麟何也昔者關雎化行而麟趾呈
瑞於周郊仲尼將生而玉麟吐書於闕里春
秋文成而祥麟復見於魯郊故仲尼覩麟死
而反袂拭面稱吾道窮是故祥麟出而王道

興則太和在成周之宇宙玉麟出而仲尼生則太和在萬世之宇宙皆以麟始終莫非天也禮記之終於喪服四制何也丈夫之事蓋棺論定喪禮固人道之終也世教下衰欲敗度縱敗禮居喪而能守先王之制者亦罕矣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帝王之獨隆也記禮者善之故載之居喪以執禮爲難故曰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强者可以觀其志焉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祭焉此喪服四制所以爲禮經之終也讀者其致思焉以上顏應雷集

續韋齋易義虛裁卷之六終

續韋齋易義虛裁卷之七

明豫章涂宗濬及甫甫著

繫辭上傳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卽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無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節言畫前之易見易書未作天尊地卑易之乾坤已定於此矣天地萬物有上有下卑高以陳易之六爻上者爲貴下者爲賤已位於此矣天地之氣動者常動靜者常靜易中卦爻凡陽爲剛凡陰爲柔已斷於此矣方向也又法術性情趨舍也以事言事情所向善惡以類而聚物人物之物邪正以群而分聚於善分於善則吉聚於惡群於惡則凶易之

吉凶已生於此矣在天成象如日月星辰之
屬在地成形如山川動植之屬有變有化易
中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已見於此矣蓋
天地萬物之理實實見在目前隨處皆是聖
人作易以描寫之故易之理即天地萬物本
然之理非有二也如中庸鳶飛魚躍言其上
下察乃孔子發人悟機處全言先天之易未
說到古決上知天地是乾坤則日月是坎離
雷風是震巽山澤是艮兌皆可類推下皆倣

此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言伏羲聖人作易之事六十四卦之初剛
柔兩畫而已一每加二兩相摩而爲四四相
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十四以兩畫節加
有摩之象以六畫旋轉有盪之象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變化之成象者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變化之成形者凡男皆本乎乾凡女皆本
乎坤人與動植之物皆有雌雄牝牡皆謂之
乾坤首節言易未作天地萬物之理皆易之
理此兩節言易既作易之理即天地萬物之
理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承上文言成男成女雖分屬於乾坤然凡物
之男女莫不有始凡太始皆乾主之一氣流
行而物資以始矣凡物之男女莫不有成凡
成皆坤作之順承天施妙合而凝其形乃著
矣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
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健而動元氣盎然直達物即稟之爲命以
易知始而无難也坤順而靜陰精合於陽氣
承天之施而不自作以簡作成而无煩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

六則賢人之業
乾始坤成人得乾坤之氣以成質易知簡能人得乾坤之理以成性人之理即乾坤之理也人之存心如乾之易吾所知之理即天下同知之理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人之行事如坤之簡吾所能之理即天下共由之理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吾以此存心者人亦以此存心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吾以此力行者人亦以此同行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自信益堅一於內而可久矣有功則兼成无外通於衆而可大矣可久則得於心者深賢人之德也可大則成於事者遠賢人之業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若夫易極其易知即是乾不必有心求易而无不易簡極其簡能即是坤不必有心求簡而无不簡天下之理易簡而已矣聖人易簡之心行通於天地達於萬物宇宙古今渾同一理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聖人成位於天地之中矣此學先天之易可與天地參者也

右第一章

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文周聖人陳設伏羲所畫之卦而觀其象統觀一卦之象繫彖辭於一卦之下而明一卦之吉凶析觀六爻之象繫爻辭於六爻之下而明六爻之吉凶象是畫畫有純陰純陽有雜陰雜陽有陰陽中正有陰陽不中正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聖人因其有此象而繫之以此辭以明吉凶之理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聖人所觀之象剛柔之象也卦爻剛柔立本自然迭相推盪而柔或變剛剛或化柔循環

不已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也有天地便
行物生而變化因時卦畫剛柔正是模寫天
地之理其中許多變化天地萬物皆在其中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卦爻之未動謂之象占而所値卦爻之畫謂
之變卦爻之下所係吉凶悔吝皆是辭占而
所値卦爻之辭謂之占朱子以物之似謂象
以吉凶悔吝謂占尚是未精之見觀此章可
見聖人既觀象而繫辭所以卦爻吉凶之辭
乃人事失得之象也卦爻悔吝之辭乃人事
憂虞之象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
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
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
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
而盡乎人事之變也人情遇吉則安意肆志
做出可羞吝的事來所以必至於凶凶了纔
悔心復萌改其前之所為所以便趨於吉凶
者循環不已常人之情自是如此若聖人則
兢業一生常吉而无凶矣虞與娛同非虞度之
謂也孟子曰驩虞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
之動三極之道也

卦爻有剛柔既相推而生變化矣是變化者
陰陽進退之象也柔變而趨於剛陰之退極
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陽之進極而退也既
變而剛則陽明用事晝之象也既化而柔則
幽暗用事夜之象也六爻之動初二動於下
三四動於中五上動於上乃三極之道也蓋
三才皆有至極之理初二之動地道之剛柔
也三四之動人道之仁義也五上之動天道
之陰陽也此節言卦爻剛柔之象有變有化
莫非天地人之至理聖人所以觀之以繫辭
便該乎天地人之至理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
爻之辭也

序次序也卦爻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中間消

息盈虛自有次第如卦之否泰剥復爻之潛見飛躍卽變化剛柔六爻之義也君子所以居身而適其安者易之序也如進退行藏之節一因乎盈虛消息之理无適而非易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吉凶悔吝之由情見乎辭愈玩之而意味愈无窮无念而非易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君子无事之時觀卦畫之象而玩其所繫之辭有事而筮也則觀其卦畫之變而玩其所值之占則趨吉而避凶无非順天之理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右第二章

此章言文周聖人作易之事君子學易之事前章學先天聖人无言之易只易箇便與天地參此章學後天聖人有言之易便與天通而獲天之祐孔子韋編三絕便成箇時中之聖易豈可不學又可以易言哉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文王所作之彖辭乃言乎全體之象者也象雖無文而天地人物鬼神之秘盡在其中故彖辭總一卦而言之始終本末无不該也周公所作之爻辭乃言乎一節之變者也六爻雖在一卦而性情不同則才力異時位不同則趨舍異故爻辭析六爻而言之情僞變態无不悉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卦爻之中德與時位相應者謂得故以吉言之也德與時位相背者謂失故以凶言之也卦爻之中有情向於吉而猶未甚吉尚有小疵者存故以悔言之也有情向於凶而猶未遽凶已有小疵者存故以吝言之也有本有咎而善補過則復於无咎故以无咎言之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

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六爻之位有上有下故列貴賤者存乎位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三五則五貴而三賤初上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自貴重如大子父天子師或人之濟高而在物外而不與事者是也卦有純陽爲大純陰爲小有陽多於陰爲大陰多於陽爲小者故定其小大者存乎卦也辭之吉凶言乎其失得故辨吉凶者存乎辭也悔吝言乎其小疵而悔之初萌或向于吉或向于凶其分介之處最微也若欲憂之使不至于悔吝則存乎初萌介限之處辨之于早則悔吝可无矣无咎以言乎善補過故欲震動其補過之心則存乎悔蓋悔者天理萌動之機乘此機而徙以決之翻然改過而遷善則咎可无矣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齊小大者存乎卦是卦有小大辨吉凶者存乎辭是辭有險易然卦惟大則辭因以易辭之易所以指其卦之情向於吉者也卦惟小則辭因以險辭之險所以指其卦之情向於凶者也如讀謙復之辭如行坦途如逢陽春何其氣象之和樂也讀遯剥之辭如涉風濤如履霜雪何其氣象之凛栗也

右第三章

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示衆人之用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聖人作易圖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故自其統體而論則擧天地之道包涵囊括盡其大而无遺自其細微而論則擧天地之道條分縷析極其精而不亂彌是外面彌縫得周徧綸是裏面分析得精細彌即大德敦化綸即小德川流天地之道即理性命皆在其中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

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聖人以易窮理之事也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易之圖書卦爻具有此理如河圖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皆是陰陽五行之理八卦乾坤坎離震巽艮兌即天地日月雷風山澤之理其居有方其運有時其體有象其象[illegible]神其主宰有太極天以此成文地以此成理人以此生死鬼神以此造化本无二物故仰以易而觀天文俯以易而察地理知雲漢氣通於河海星辰光應於宸極山川呈精於列宿人事昭彰於象緯三垣括六合之圖分野包九州之域可見天地幽明默相感通本同一氣是故知幽明之故人之始何以生人之終何以死以易而推其始之所自來由於真精妙合具太極五常之理此其生之因也以易而反其終之所以往由於形神漸盡還天地賦與之原此其死之因也故知死生之說陰精陽氣聚而爲一魂與魄守而成物魂之游也无所不之靈識周流而爲變則知其聚也自无而有神之伸也其變也自有而无鬼之歸也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魂氣之靈魄精之靈魂强能思魄强能記

死生自人物說鬼神自造化說宋儒言人死[illegible]散不復有[illegible]氏則言有輪廻二說迄无定論若論人死即散滅无知則人家祖宗死後子孫再不須祭祀了若論人死後輪廻受苦則形已變滅何物受苦皆非通論蓋天地人物本同一氣天地造化之鬼神旣不能无人之鬼神豈至无了邵康節言耳目口鼻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謂之視腎之靈發乎耳謂之聽脾之靈發乎鼻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謂之言八者

具備然後謂之人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
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魂魄交形返則精魄
存神魂行於天精魄返於地行於天則謂之
日陽行返於地則謂之日陰返陽行則晝行
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
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
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
之影也人謂鬼无形而无知者吾不信也又
曰鬼神者无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
於用則可見矣若人之耳目口鼻手足草木
之枝葉花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
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
也以上論皆精

天一生水坎中一畫地六成之上下二畫在
人爲腎水屬坎地二生火離中一畫天七成
之上下二畫在人爲心火屬離然坎中一畫
之陽卽離火上下二畫之陽離中一畫之陰
卽坎中上下二畫之陰故坎水之煖氣卽是
離離火中之潤氣卽是坎水火自然相交神
藏精精藏神天人一也人惟精耗則神昏神
勞則精竭水火不交形神離矣精固則神自
明神安則精益固寐則神入於腎而交乎精
魂亦隨神而攝於魄故神得精而愈充覺則
精見於離故神得精而愈旺養德養身其妙
皆在此

[illegible]道林言天地清氣爲人其清粹之極則爲
聖賢偏濁之氣則爲草木禽獸及其没也清
復歸清濁復歸濁死生流轉一氣大息復生
人生物生賢生聖皆從此氣流出陸象山曰
建安亦无朱元晦青田亦无陸子靜見得虛
空世界凡執有无皆是妄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
乎仁故能愛
此聖人以易盡性之事也乾知大始坤作成

物天地之道知仁而已聖人之德與天地相
似故不違易之理周徧萬物无所不有而皆
示以處置之方聖人窮易之理其知周乎萬
物如天之高明无不覆也其道又隨其所知
而兼濟之厚生正德如地之博厚載物也則
其智崇如天而皆驗之於功用之實不至於
窮高極遠而何過之有易之理遇險行權皆
有至當之則聖人遇變有不可以常理拘者
委曲以通之如四時之變通也然秉常履中
節以制變不失其經如地奠天紀何流之有
易之理盡天之道具命之數聖人心純乎天
泰然自得盈虛消息洞極其原聖心即天命
也即當所遇之順逆而本體凝然處一化齊
如太虛之无物也夫何憂易之理隨處皆是
體物不遺聖人隨寓而安不擇於地无土不
安克敦乎仁則舉天下之民物同仁一視之
如地道之廣生也故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聖人以易至命之事也易書具有天地萬
物晝夜之道即命之理也聖人有得於易即
與造化爲一非徒相似而已範如鑄金之有
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聖人爲之範
圍如治曆明時封山濬川畫野分州　切裁
成輔相之事非止一端則天地之化適得其
中而不至於過矣萬物生長於天地之間種
類无窮聖人隨物而委曲以成之使之遂生
復性如老安少懷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山
川草木鳥獸魚鱉咸若其所无一物之或遺
矣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如
日月之升降寒暑之往來古今天地之闔闢
運代之興廢人物之代謝鬼神之屈伸盡能
兼而知之佛氏之六通三明何以加此故聖
心之神无所不在而未嘗有方所之拘即天
地而在天地即萬物而在萬物即晝夜而在
晝夜无所不在而未嘗有在也何方之有聖

心之易變化无窮而未嘗有形體之可執有時而範圍有時而曲成有時而通知千變萬化无所不爲而未嘗有爲也何體之有方是處所體是形質神則陰陽不測或在陰或在陽微妙幽深不可測度故无方易是變化隨物改變或變陰或變陽惟變所適非一體之可定故云无體孔頴達云无方无體各有二義一者神則不見其處所云爲是无方也二則周流運動不常在一處亦是无方也无體者一是自然而變不知變之所由是无形體也二則隨變而往无定在一體亦是无體也

右第四章

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凡下文理性命之統同分折處俱在其中故仰觀一節言聖人以易窮理之事看三知字俱以知言則天地萬物之理无不洞照无餘理矣與天地相似一節言聖人以

易盡性之事見聖人仁智與天地相所知之理皆實有諸已非特知之而範圍天地之化一節言聖人以易至命之事聖人即天地天地即聖人與之同體同用上天下地往古來今盡在聖人胸中此是孔子知天命以後中庸知天地之化育境界聖而不可知之神非淺近所可窺測此四節須實實在身上體[illegible]上窮天極地的道理窮天極地的人品更无以加未可易言終身做不盡若只解文義則无益於得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迭運者氣也所以主宰之者道也太極生兩儀太極即在兩儀中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聖人言道極其渾融以下皆詳言之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相禪流行不已方其在天者動而將賦於物所謂繼之者此則已離乎天而未泊於

人乃天命之本體粹然至善者也道之原也
及其在天者各得而凝成於已所謂成之者
此則化醇以後生理具足乃天命之賦予厥
有恒性者也道之立也朱子云繼言其發也
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
物之所受言物生各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
之事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

故君子之道鮮矣

曰善曰性天以全予人以全受故一動一靜
一闢一闔一剛一柔一彰一微一進一止互
根迭運无非道之所在也乃仁者見其道之
為惻隱為發生以為道在仁矣而不知仁之
外又有所謂知也知者見其道之為明哲為
貞靜以為道在知矣而不知知之外又有所
謂仁也此皆見為之拘而道之全體自在也
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愚夫愚婦可以與知
而不知其所知即道也夫婦之不肖可以與
能而不知其所能即道也此又不知之過也
夫道可知不可見不可見而見可知而不知
故君子全體之道鮮能於天下矣朱子云仁
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
為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
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
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

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
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欲知道之為道盍觀之造化乎方其萬化流
行自內而外充塞宇宙道之顯諸仁也及其
一元默運自外而內機緘莫測道之藏諸用
也其顯仁也所以鼓萬物之出機而非有心
也其藏用也所以鼓萬物之入機而非有為
也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未免於有憂天地无
心而成化何憂之有夫鼓物之出舉萬物皆
在生長之中其德可謂盛矣然盛極其盛而

爲盛之至也鼓物之入舉萬有皆在包涵之
内其業可謂大矣然大極其大而爲大之至
也夫發於外者謂之業藏用何以爲大業也
盖用藏於中舉萬物化生之理无所不有則
其發之爲大業可知也存於中者謂之德顯
仁何以爲盛德也盖仁顯於外舉萬物化生
之盛與日俱新則其存之爲盛德可知也

生生之謂易

由[illegible]觀之可見天地之間陰生陽陽生陰其
變无窮易理自然如此然生者可見生生者
不可見此易之所以无體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易惟生生故所生之物輕清顯露成其爲象
此乃乾知大始故謂之乾乾即道也所生之
物詳密整齊效其爲法 此乃坤作成物故謂
之坤坤即道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又觀之人事事之未來 極著之數以知未來
之兆此謂之占占以卜其所行之事是道也
占之既決即占之變以通之趨避之間此之
謂事事以成其所占之理是道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然是一陰一陽之道變化无方不可測度即
陰在陰而未嘗不在陽即陽在陽而未嘗不
在陰分陰分陽无不在根陰根陽无定在豈
不謂之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此
所以謂神无方也

右第五章

此章聖人即陰陽而指其主宰之者以
明道只説陰陽還不見道説一陰一陽
方謂之道其體是全體其用是妙用一
句説盡了二節指造化之生人以明道
繼之者善天之命也成之者性人之性
也是道也三節言仁知百姓之不能盡
道而道未嘗不在也四節指造化通復
之機以明道見道體惟造化能全之也

五節承上文言生生之易本无窮盡應上易无體句易字從日從月卽陰陽之道也
成象節又指所生之物以明道極數節又指人事之始終以明道是充塞天地萬物之中无非此道而是道又神妙不測應神无方句非是一陰一陽之道又有所以然也聖人見道如此分明須自悟入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夫易之爲道廣矣而无所不有大矣而无所不包以言乎遠則混茫之先曠莽之境无疆界之限无窮極之期皆易理之充塞不可禦矣以言乎邇則几席之下瞬息之間不待安排卽物理存靜而正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顯而事物幽而鬼神大通塊圠細入微芒无體非其體无方非其方動无不應靜无不藏可謂備矣此節極其廣大而言之中庸所謂大莫載小莫破諸子百家衆技之言天壤者盡在其中矣卽前所謂彌綸天地之道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易之所以廣大者何也夫乾陽也其體一其性健其靜而未與坤交也則專一而不二動而與坤交也則直遂而不撓形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常行乎地之中一動一靜交而虛空上下皆乾之氣矣是以大生焉夫坤陰也其體二其性順靜而未與乾交也翕聚而不洩動而旣與乾交也開闢而順承地惟囿於天之中而實翕受天之氣一動一靜交而容納敷施德合无疆矣是以廣生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乾坤之廣大而易本於乾坤是以易之廣大

與天地之廣大相配對焉至於四時流行也
天地之間易之陰變爲陽陽變爲陰與之
配矣日月代明於天地之間易之陰陽之義
陽根陰陰根陽與之相配矣聖人之至德[illegible]
位乎天地之間易之易簡之善與之相配矣
易之廣大不亦配天地哉

右第六章

此承上章一陰一陽之謂道而言易道
之大與天地相配而此易有動靜乾坤
有動靜二而一一而神者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
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之廣大既配天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
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聖人之德至崇業至廣
而德業之所以崇廣者本於易也何也易之
理通於神明无所不照聖人悟易之理洞見
本心高明虛滌之中盡萬物而兼濟之知之
崇[illegible]以效乎天矣易之理顯于倫物无所[illegible]
體聖人循易之理適完本體躬行實踐之間
盡萬有而持載之禮之卑有以法乎地矣
只是一理知此謂之知履此謂之禮知是虛
虛的故曰效天其實即所踐之禮也禮是有
體的故曰法地其實即所知之理也喻如適
皇都知是認路禮是行路不認路而行者謂
之冥行不力行而徒知亦成虛見皆不可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

天地設位於上下而陰陽變化於其中矣聖
人本成之性而有知崇禮卑之功則其性存
而又存純亦不已由之斯爲道義之斯爲義
不須窮索不待安排无所往而非真性之流
行矣知是性之靈禮是性之體知崇則察之
无不盡禮卑則由之无不盡成性還復本體
所以存而又存則道義從此而出亦猶天地
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此聖人之德業因易而
崇[illegible]易之所以爲至也道是統言之義是[illegible]

微處道義從性中流出知崇禮卑只是盡性
功夫非自外入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萬事萬物紛紜錯雜而不
可勝陳也於是擬之爲六十四卦之形容以
象其陰陽之物宜蓋萬有雖多不過一陰一
陽而已陰陽立而天下之物其象皆在其中
矣是故謂之象此象字專指畫言象其物宜
則指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之類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聖人見天下之衆得失憂虞不可勝述也於
是即一事之中而觀衆理之會又即衆理之
會而觀一理之通衆理非不可行而行之萬
世无弊則惟理之大中无礙可以爲典常也
於是繫辭於卦爻之下以斷其吉凶是故謂
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
不可亂也

聖人見天下之至賾而立象是象言天下之
至賾矣若可惡也然象立而陰陽純襍之物
因象而顯凡大塊中物之千態萬狀皆覆載
中所宜有何可惡焉聖人見天下之至動而
繫辭是爻言天下之至動矣若可亂也然爻
關而吉凶趨避之理因爻而顯即天地間衆
變之絲棼紕結自有至當之理何可亂焉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象象物宜爻行典禮精義入神教之至也是
以君子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擬之於象辭而
後言凡言之淺深詳略必各當其理議之於
象辭而後動凡動之久速仕止必各當於時
擬議於易以爲言動之則即易之變化成於
吾身矣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

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天下之從違遠在千里之外而機動於一室之隱微言行之淑慝啓於一念之間而千里於天地之感應故君子身居屋漏而儼乎十目之視十手之指口欲有言而凛乎天神之在人萬天之飾耳昔者李勣以保富貴之念至於一言而喪邦秦檜欲保相位交通金虜專主和之一字而誤宋其遺禍殺唐子孫殆盡而族亦夷滅賊害忠良憤激千古而身亦斬後災害禍敗豈在外哉皆由暗室屋漏之不慎一言一行之不良千里之外違之天地之大應之是故君子慎所以感之者此釋中孚九二爻義居室根陰字來言根鳴鶴來應根子和來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也斷金者言心同而物莫能間猶言可以破金石也如蘭者言之有味如蘭之馨香也同心之言根源有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釋大過初六爻義楊誠齋曰坐身於地非席則寒跣足於地非履則傷无以藉之故也錯物於地而无以藉之可乎故非幣不親非贄不見非百拜不行酒禮皆有以藉之也慎之至也秦欲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一切之政其如咎何此說好可以入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

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釋謙九三爻義勞是爲其事伐是誇其能功是有成績德是居其功勞與功自才能出不伐不德從道德出道德是本才能是末聖人看道德不重功能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太空純乎道德是厚之至下人非難以功下人爲難言念也德欲其厚禮欲其恭惟德盛故禮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凡人做些事常着在心頭放不下只是器小德薄他只見得這些便做天大事看了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釋節初九爻義兑爲口舌有言象人之召禍惟言爲甚最宜慎密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仲殺雍糾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釋解六三爻義凡據非其所宜有則啓人攘奪之心天下之大盜未有不乘隙而動者也楊誠齋曰司馬氏之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之盜齊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已之有也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者以此

右第八章

此章言卦爻之用蔡節齋曰自中孚初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爲三百八

十四爻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辭不明
而天下之事變化无窮又豈辭之所能
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
一事而已擬議以成其變化所以示人
者詳矣夫子之辭特發其端學易者當
玩而有得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

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
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
右五十居中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
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
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卦須八而
數須十者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
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
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一便包二如
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
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愚謂中五十
是五行外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亦五行
即陰陽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
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
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
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
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
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
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
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
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
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
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
者
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
水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
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程子曰變化是

功鬼神是用思謂鬼神即在變化中是所以
變化者乃二氣之靈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

也三三才也揲間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各一扐故五者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

天地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一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月更餘六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爲三十日爲再閏再閏之後又從積分而起筮法再扐之後又從掛而起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爲奇凡八爲偶奇圓

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爲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爲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爲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爲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爲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而非

人之所能爲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言之耳

乾坤二篇之策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爲言耳蓋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爲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爲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爲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爲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也

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六甲十二辰亦湊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爲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爲節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八卦而小成

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焦延壽有變卦之法具焦氏易林

朱子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爲圜爲君爲父之類是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天道雖幽因辭而顯德行雖顯因數而神人
之問易者因易以應對神之无言者因易以
代言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變化之道卽上文河圖大衍之數揲蓍求卦
之法有變有化皆神之所爲知其道則知神
之所爲然未易言也愚見世傳大衍數爲字
一十四萬有餘以本人年庚及所卜之日辰
及金木水火土器物告於神合三者而筭之
如水卽一數木卽三數火卽二數金卽四數
土卽五數乘之以八卦之數合而成文吉凶
无不直指可爲妙矣

右第九章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
然亦略矣意其全具於大卜筮人之官
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啓蒙備言之
愚謂言揲蓍求卦而從河圖天地之數
說起蓋天文地理幽明死生鬼神之理
皆具於河圖數中聖人本此以窮理盡
性至命至於神无方易无體至矣又教
人本此以揲蓍求卦以定吉凶則百姓
與能而神之功用无所不周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
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也卦爻所繫者
是辭卜筮值其辭卽是占辭占是一類卦爻
之畫是象卜筮值其動卽是變象變是一類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
用易以言者尚之則淺深詳略无不當矣化
而裁之者易之變也用易以動者尚之則作
止進退无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用
易以制器者尚之則剛柔顯微无不宜矣極
數知來者占也用易以卜筮者尚之則知來
藏往无不決矣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
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

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易既有四道是以君子將有所施爲將有所行往抱蓍問易以爲發言處事之則蓍受人命如響之應聲无有遠近幽深遠在八荒之外近在几席之間幽而涉於鬼神深而根於性命遂有以知未來之吉凶此盖占之所告曲盡事情无一毫之疑似辭之所繫窮極寂會无一毫之粗跡當於物理周於事情如此是以能受命如嚮遂知來物如此也苟非天下之至精則應之未必速知之未必周何以能與於此哉此尚辭尚占之事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參合於後又伍以比伍於前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揲蓍求卦之事一變既成通三變而參伍之則天地陰陽老少之文成焉一爻既成究極七八九六之數合十八變而錯綜之則天下陰陽動靜之象定焉此盖象變之理圓神不滯變動不拘極天下之至變故能成文定象如此非天下之至變則物而不化何以能如此哉此尚象尚變之事只陰陽老少盡天下之物理

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易指蓍卦蓍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本无心思本无作爲方其无感寂然不動而已及問焉而以言揲蓍而求卦則遠近幽深之來物如焉天地之文天下之象顯焉遂通天下之故矣此惟辭占之主精象變之至變皆有至神者妙乎其間是以能如此也苟非天下之至神何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若是哉此寂感本言蓍卦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

此是借人心來形容不可以人心爲蓍卦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夫易辭占之至精可謂深矣蓋聖人繫辭命占究到物理原頭之處乃聖人所以極深也易象變之至變可謂幾矣蓋聖人觀變立象審出事情分界處如吉凶悔吝幾微毫釐都研審出來聖人所以研幾也王輔嗣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易唯深也故能受命如響告人以未來之吉凶以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文定象辨別於幾微以決趨避之勇以成天下之務易唯神也故能感而遂通不待疾而後速行而後至也
楊誠齋曰易何爲而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知以吾先覺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未亂知亂易亂爲治未亡知亡轉亡爲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務合深與幾而至於聖不可知之神此所以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豈假疾而後速經緯萬變而半武不出戶豈待行而後至何爲其然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於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也此自聖心說然幾深神還自易說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言易之辭占象變本于聖人之極深研幾故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此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王輔嗣言神在象數之外非忘象无以制象非遺數无以極數註云太虛自然

而有參大虛自然而有數蓋一者功用之母乃象數所由立亦可思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言易能開天下之物成天下之務冒天下之道下文蓍之德圓而神及後卜筮事皆其實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下文聖人以此洗心至後作爲卜筮皆其實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蓍數七七七四十九陰陽剛柔仁義隨筮而見七八九六變化无窮其德圓而神也卦數八八八六十四陰陽剛柔仁義各有定理吉凶悔吝不易其方其德方以知也六爻之義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仁或義隨時所值變易以告人易以貢也聖人以此三者洗濯其心無意必是以圓神之德洗其心而定主是以方知之德洗其心能變易是以易貢之義洗其心方其无感此心退藏於密心有知覺神明不測棲靈歸虛退藏於密神知之體杳无可窺及其有感吉凶與民同患則心之圓神有以知未來之吉凶心之方知有以藏一定之事理來者將來朕兆未萌往者既往乃事理當下見前蔡虛齋所引孫子言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强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其側者陣也无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

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虚也夜呼者
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
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无糧也懸缻不返其
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
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
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之類又
如劉先主因問張飛營中都督有表曰飛死
矣此皆見前之事蓋張飛若在則都督不宜
有表聖人藏往大槩類此此蓋无卜筮而自
知吉凶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
武而不殺者夫武必用殺神武則不待於殺
伏羲聖人心與天通得其理而不假於卜筮
故能與於此夫吉凶雖民之所患聖人亦與
民同患此見聖人與民為體處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
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知來藏往不假於卜筮是以明於天之
道凡盈虛消息之運明其所必至察於民之

故凡吉凶悔吝之應知其所以然於是知蓍
龜之為物昭天之明其物最神也作為卜筮
以教人以知未來之吉凶使人趨吉避凶於
未事之前亦如聖人之知來也聖人常以揲
蓍命龜之心以自齊戒湛然純一而不雜肅
然警惕而常惺其心自然妙湛圓明无一念
不與天通无一息不與神合以神明其德夫
洗心密藏未考占如此齊戒以神明其德既
考占如此此聖學心要正與知止義同學易
源頭在此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
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言神物所由生而聖人與之以前民用也
乾坤猶一戶然自姤之一陰始生至勞乎坎
戶盡闔矣謂之坤自復之一陽始生至相見
乎離戶盡闢矣謂之乾陰以藏之陽以長之
一闔一闢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謂之變矣陽

往則陰來陰往則陽來往來不窮二氣交感流行不息謂之通矣物生之初端倪可見此則輕清而謂之象物生之後賦形有定此則重濁而謂之器物生而蓍龜亦生於其間矣聖人制蓍而用之以筮制龜而用之以卜此則裁成輔相脩道所設之教也卜筮所得以作外而用之以出以作內而用之以入以言以動以制器非特賢智者用之卽凡民无不用之此則孰主張是孰運用是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謂之神矣本義闔闢動靜之機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脩道之所爲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有蓍則有卦卦何自生也天地之間陰陽而巳陽或變陰陰或變陽所謂易也孰主宰是哉有太極爲之樞紐焉此理至大而无外至一而不二寓於陰陽之中而實爲陰陽之根至極而无以加者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兩儀立焉一陰一陽之上各加一陰一陽而四象生焉四象之上各加一陰一陽而八卦生焉本義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李先生曰孔子贊易之功只在易有太極一句良然良然學易者不從太極落根泥從卦爻上觀玩則變化无窮何從入乎諸家之說未得聖人要旨只是此句未明何以悟宗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八卦旣生則時有消長位有當否吉凶生於其間矣吉凶旣明則趨吉避凶大業從此生矣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易卦既立由蓍龜以達其用則其功大矣是故效法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矣萬化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矣天文煥爛懸象著明矣而莫大乎日月也凡有位者皆謂崇高而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力足以齊一天下道足以兼濟萬物崇高莫大矣智者創物巧者述焉皆足以爲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物理之雜亂而賾者探而取之幽潛而隱者索而求之事情之倚伏而深者鈎而出之綿渺而遠者推而致之以定天下之吉凶使人趨吉避凶勉勉不怠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聖人借五者功用之大以明蓍龜功用之大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然聖人制爲卜筮一因乎天而已天生蓍龜之神物聖人則之以爲卜筮之用天地四時之有變化聖人效之以爲卦爻之動靜天垂日月星辰之象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聖人象之而斷卦爻之吉凶中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載書而出聖人則圖以畫卦則書以敘疇象數陳而民用前矣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鄭康成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圖九篇洛書六篇无可考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蓍既揲矣易有七八九六之四象所以示人以所値之卦爻也所値卦爻之下有繫辭焉所以告其得失也所値卦爻之辭定之以吉凶所以斷其趨避也蓋易之吉凶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者有義命當吉當凶者非聖人不能斷也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如此

右第十一章

此章專言卜筮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非特釋大有上九爻辭盖承上章而言聖人明天道而察民故作爲卜筮以教人欲使天下皆知天道人故履而思之自可以獲天之祐與第二章自天祐之語相應上章言明天道此章言天之所助者順也是天之道也上章言察民故此章言人之所助者信也是民之故也明於天人之所助履信而思順又以尚人之賢而不敢自用是行與人合心與天通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不必揲蓍求卦而天人協應无往而非易矣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立象盡意一句乃一篇主意而其要歸於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見聖人作易立象以盡意而非有德有行則亦不足以因象而得意也此章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喚起見學易者泥於書則不足以盡言泥於言則不足以盡意而即自應之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見聖人教人无窮之意盡在陰陽兩畫之中故惟觀象足以得意而泥於書言之中不足以得意也惟立象足以盡意自兩畫而因重之以設卦卦即六畫之象也卦設而陰陽淑慝之攸分則萬事之情僞盡在其中而聖人以情僞示人之意可盡也設卦觀象以繫辭辭可發明此象者也辭繫而小險大易之情顯聖人以言教天下之意可盡也有象有卦有辭於是教人揲蓍求卦因陰陽老少之變而通之於事爲之間吉者趨之凶者避之聖人教人趨利避害之

意可盡矣占决之後明於吉凶之故趨者勇
於趨避者勇於避易能鼓之舞之民日遷善
而莫知所以爲之者聖人以神道設教之意
可盡矣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
息矣

聖人所立之象何象也乾坤之象也乾坤其
易之緼耶六十四卦雖不同凡陽皆乾凡陰
皆坤乾坤成列而陰陽變化之體已立乎其
中矣若使乾坤毁兩畫不立則易之體不可
見易之體既不可見則變化之用何自而行
乾坤或幾乎息矣此聖人立乾坤之象以立
變化之體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
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
之民謂之事業

夫乾坤之象何以能盡意也聖人欲以道覺
民使之著察於日用動静之間千變萬化鼓
舞而忘倦者聖人之意也既立乾坤之象有
陰有陽其形可見即此有形之中而有所以
主宰之者无形可見所謂形而上者盖太極
之真寓於陰陽之中而實超乎陰陽之上在
陰在陽而不可以方所拘時陰時陽而不可
以典要執即兩畫之中而包涵變化无有窮
盡不謂之道乎即陰陽兩畫之形有象可見
是形而下者謂之器矣器即所以載道也因
陰陽自然之化而裁之爲七八九六之數則
謂之變矣因陰陽之變推而行之於事爲之
間則通達无礙謂之通矣舉可行之通而措
之天下之民使彝倫攸叙趨避不迷則謂之
事業矣由形下之器明形上之道使達者由
象而得意凡民得意以與事聖人之意不盡
於此乎此應立象以盡意句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
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此承上文言聖人設卦以盡情僞矣夫卦何以設也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即卦也聖人繫辭焉以盡其言矣夫辭何以繫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爻即辭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聖人見天下之賾而設卦是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矣聖人見天下之動而繫辭是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矣天地萬物之理不外陰陽兩端而已卦體之中具有天地萬物之理故曰極爻辭之中發明天地萬物之理故曰鼓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承上文化而裁之謂之變用易者欲化而裁之存乎卦爻之變矣推而行之謂之通用易者欲推而行之存乎卦爻之通矣然變通在易而易未可易用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矣夫人何以神明之也蓋妙應而不可測謂神洞徹而无不照謂明若拘於卦爻之說而不能悟其圓旨則不可謂神矣疑於卦爻之說而不能悉其蘊奧不可謂明矣若夫乾坤盡變化之用形下載形上之道圓神足以知來方知足以藏往易貢足以盡變於此體與理會心成於身不待言說而自相孚契可謂神而明之矣此豈可易言哉存乎德行而已蓋理得於心謂德理體於身謂行有德有行則真性密藏即心是體神知妙應即行是用蓋以我用易猶二之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易即是我我即是易本來圓成本來孚契擬議之迹且无觀玩之功不用非徒得象得意而且得意忘象非德行何以與於此哉上文五謂皆聖人作易之用下六存則聖人

之用夫易也上篇自首章至十一章皆言聖人作易君子用易百姓用易之事至詳備矣此章總括大意言聖人作易全在立象以盡意一言卦辭變占皆因象而有也盡情僞盡言盡利盡神皆盡意也乾坤其易之緼正立象之事形上一節正盡意之事極天下之賾以下二節人設卦繫辭之事化裁推行正變通之事又與盡利盡神相應而歸於神明德行正見得意方可以得象易非聖人不能用也愚所謂學易者非洗心密藏不足窺其體非知來藏往不足神其用豈區區於觀玩占卜之間所可及哉妙矣妙矣

右第十二章

續韋齋易義虛裁卷之七終

續韋齋易義虛裁卷之八

明豫章涂宗濬及甫甫著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此承上篇卒章著卦之象辭變占而言象所以極天下之賾八卦成列乾兌離震巽坎艮坤成列之時天地萬物之象已在其中矣爻所以效天下之動因而重之各因一卦而以八卦加之則乘承比應之爻已在其中矣此自畫卦言未言至卜筮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化裁有變卦畫剛柔相推則六爻之陰變爲陽陽變爲陰已在其中矣尚變爲動聖人繫辭於卦爻之下而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値當動之爻象已在其中矣變統指卦爻而言動專指所値之變爻而言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周子言吉凶悔吝生乎動以動字屬人言此動字指所占之動爻言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此承上文言剛柔之晝其體一定不可移易如剛定體爲乾柔定體爲坤陽卦兩陰而一陽陰卦兩陽而一陰立本者也剛柔之變其用相通隨時所遇趨而就之剛或化柔柔或變剛占之所值即謂之時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趨時者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言吉凶而不言悔吝者以吉凶悔吝之積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觀示也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貞觀者也日月之道常明而不息貞明者也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然卦爻之剛柔非無所本也夫乾體剛健運旋不已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體柔順順承天施隤然示人簡矣所謂貞觀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乾坤以易簡示人故爻之奇偶效此易簡之理者也象之剛柔像此易簡之理者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及其揲蓍求卦則陰陽老少之爻象動乎蓍卦之內占者所值之吉凶見乎著卦之外爻象有變則趨吉避凶見之行事之實功業見乎變矣吉凶有辭則各指所之聖人憂世覺民之情見乎辭矣此節亦含易簡之理在內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夫乾確然示人以易夫坤隤然示人以簡乃其大德曰生資始資生品物萬形惟天地之所生也聖人之大寶曰位有位則盡民盡物參天兩地无不可爲所以爲大寶也何以守位曰仁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德則本固邦寧位可常保也何以聚人曰財利用厚生則人可常聚也若夫理財使生之有道節之有度正辭使貴賤有等名實有分禁民爲非或預防於先或懲戒於後使不至於見利而興爭犯分而越禮則存乎義盖義所以秩尊卑明分守使各止其所而不相侵越者也理財以生之正辭以教之禁民爲非以齊之聖人所以裁成輔相而贊天地之化育者已盡於此矣

右第一章

此章承上篇象變辭占歷歷發明之而推本於乾坤之易簡又言乾坤易簡不外於好生而聖人養民教民禁民爲非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上繫首章自天尊地卑說起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只言聖人與天地相參之德下繫首章自爻象推至乾坤之易簡自乾坤之生物推至於聖人之功業見聖人贊化育之功用易與天地準故聖人之德業與天地並立爲三皆於易得之也其示人之意深矣本義只自卦爻吉凶造化功業言未得孔子與旨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伏羲作易雖是則河圖然不止於是也仰則觀象於天如日月風雷之類俯則觀法於地如山川土石之類觀鳥獸之文如飛走羽毛之類與地之宜如草木鱗介之類近取諸身

有四肢五臟六腑以成形有四德一元以成
性遠取諸物有精神魂魄以成形有知覺運
動生長榮瘁以成性舉天地萬物之理无不
洞徹於胸中不外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於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
以類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天地之間
萬物雖多不過此八者爲之根本即六十四
卦不過八卦之因重此節雖言八卦即言六
十四卦觀下文取諸益取諸噬嗑可見蓋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一卦一爻不是通
神明之德不止如健順動止之性无一卦一
爻不是類萬物之情不止如雷風山澤之象
潛學云乾坤以一氣兩體四序五運命之性
而有萬之物生焉物生得氣以形可象可名
未有不一物兩體四德五官具體而凝成故
物之含靈者恃息含生者恃液恃息者本乎
天者也以呼吸爲出入而有聚必散神去而
機息恃液者本乎地者也以升降爲頭顱而

有榮必枯本瘁而枝凋本天乎神臟形腑經
脈係絡谿谷屬骨有會有處有秩有伍而含
靈者壹不能自知本地矣猗難无知矣而根
莖花實枝當葉對生自下載上行派派一本
其生之類也斯誰爲之也故象可象形可形
象象者无甚形形者不測而有生有類有物
有則固至一而精至精而一者也八大象之
德至矣妙萬物宰萬物而神矣細之大塗小
石溝澮剛鹵馬牛羊豕雞雉狗鼠蒼萑葦

蠃蚌黔喙何可勝數而莫非象也何非八卦
之象也性情之各嗇決躁近利隱伏也形體
之寡髮廣顙心病耳痛也下至馬之薄蹄美
脊下首亟心木之科上稿堅多節多心也何
非象也何非八卦之象也博而觀之觸而融
之身非吾身天委之形人憑以生性命而情
順受其正二氣五行諧合以生生莫貴焉物
非自物天產之物各形之形各色之色而物
各有則有序有秩也何非象也何非八卦之

象也一循夫自然之易而已矣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以乾坤
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序日星爲紀月
以爲量而五行金木水火土皆可得而材也
而人情爲之田人之生也始於飲食茹血衣
毛與禽獸爭口吻之利也斯已殆矣包羲聖
人作結繩教網罟以田以漁而鮮食有所也
蓋取諸離取離之象而虛中爲目取離之義
而魚獸麗焉
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
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教
民粒食自神農始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日中爲市上明下動又借噬爲市嗑爲合也
交易有貨矣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
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蓋取諸乾坤
程子曰聖人王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
治則當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
堯舜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
必須數代然後成亦因時而已又曰知變識
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
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王文成公
曰堯舜豈不能制禮樂何待周公周公豈不
能删述何待孔子亦因其時而已堯舜之時
民心不安於樸陋有變之機也聖人通其變
使民不倦太古之制復行於當時民心不宜
也聖人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蓋凡易理窮極
則必變變則通通則久自然之理也是以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繪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焉被之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焉

垂之裳文治與而天下治盖取諸乾坤乾坤
變化而无爲聖人法之而已矣又上衣下裳
定分不易使人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之分
則民志定而天下治矣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
以利天下盖取諸渙
木在水上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盖取諸隨
下動上說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盖取諸豫
豫備之意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盖取
諸小過
下止上動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
諸睽
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
下宇以待風雨盖取諸大壯
壯固之意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
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諸大過
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
治萬民以察盖取諸夬
明決之意書文字也契合約也
右第二章
此聖人制器尚象之事網罟耒耜所以
足民食交易舟車所以通民財杵臼弧
矢所以利民用衣裳以華其躬宮室以
安其居門柝以衞其生棺槨以送其死
凡所以爲民生利養生送死之道已無
遺憾矣而又制爲書契以治百官察萬
民何也盖器用利便則巧僞生憂患作
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以定大業斷
大疑以遺萬世之利也卜筮之說詳於

上繫制器之說詳於下繫上古雖未有易書原有易理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此承上章制器尚象而言聖人作易立象以盡意故易者陰陽之象也六十四卦純陰純陽二老之象也雜陰雜陽二少之象也象也者像也易象既立幽而神明之德顯而萬物之情皆因象以示矣

彖者材也

材才德也有剛有柔文王繫彖之辭統言一卦之才德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天下之動其情各異有同處二時而位有當否事有得失周公繫爻辭所以倣效以示人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爻既效天下之動動有得失故吉凶生動有憂虞故悔吝著也

右第三章

此章言易象盡天下之理彖爻皆因象而著見用易者不徒十三卦之象可尚以制器而六十四卦之象无非所以前民用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凡陽卦皆五畫以陽為主凡陰卦皆四畫以陰為主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為君陰為民一君二民勢統於一大道為公君子之道也二君一民權分勢敵各私其主小人之道也

右第四章

此章言六子之卦爻象有陰陽所主不

同而德行亦異所以尊陽而抑陰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天下何思何慮言性體寂然一涉思慮便離性體何以思慮爲哉蓋其體本同歸而物各不同故所由之塗殊耳心本一致而事各異感故所應之慮百耳用不離體由體應用萬即一一即萬一切因其自然不可以人爲思慮爲也何思何慮地步純然性命之體未可易言此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下文所謂神化即是此物實際此理即是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學問只在本體上着功精此用此更無別法自然到窮神知化地位若論思者心之官慮者思之詳思曰睿睿作聖孔子却教人不思不慮豈欲人坐禪入定如稿木死灰已乎蓋九四之思全在感應往來上用是思其所不必思慮其所不必慮者也是逐物逐事之思慮也何思何慮則掃除妄念復還真體即未發之中退藏之密豈因有思而增无思而減下苦工夫二三十年胸中灑灑不掛一塵方可望此姑未易言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無不通無不應者貞而已因其自然而已觀於日月之往來相推而明生寒暑之往來相推而歲成往來屈信相感四時行而萬物之利生皆感應自然之理往則必來來則必往不必以一毫人意參乎其間憧憧往來則入於私矣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有屈則有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惟蟄則能奮也至於學者精研其義至於入神蓋惟神能知來精研其義至於未

來之應皆前知之可謂入神矣雖非求以致用然存而後發所以出而致用者在是矣利其施用无適不安蓋惟身爲大本用无不宜凡吾身之所出皆豫正之可謂安身矣雖非求以崇德也然形而斯存所以入而崇德者在是矣凡析理不精則用處必錯故精義所以致用凡行處不是則內生愧心故利用所以崇德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精義利用內外夾持猶可知也過此以往則思勉不容未之或知也義不期精而神不止於入也往來屈信之理極其精微之奧无思而无不通其神无方而窮焉用不期利而身不必求安也往來屈信之變洞其化育之原无爲而无不爲其化无體而知焉此則神天德化天道還何思何慮之本體而融精義利用之工夫聖神之閫域而德之盛也非有心者所可測矣聖人論感應之理而發窮神知化之道岸郤從何思何慮說起大學言明明德親民郤標止至善之真宗知止即是何思何慮入門處至於定靜安慮得則窮神知化之道岸也格致誠正則精義利用之別名也物格知致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則窮神知化之事實也六合之內萬動之變屈信往來盡在其中矣李先生標知止爲宗知本爲實地直至聖神地位或者乃以修身爲本爲粗迹所謂不入其門不窺其藏者也何足與議哉天下之道感應而已矣九四憧憧往來只是不知感應自然之理故夫子首言天下自然之理不須思慮得同處一處是當殊塗百慮皆不能外重言何思何慮甚言憧憧之不可也下文即舉日月寒暑往來屈信相感相應之理自然如此決未有來而不往往而不來者則造化之盈虛消息若國家之廢興人物之盛衰終始禍福吉凶之循環貞勝皆可類推又舉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

之蟄以存身則凡物理之雌雄牝牡生長感應山川之流峙變遷草木之榮枯衰旺皆可類推又言聖學之精義致用利用崇德至於窮神知化自然之理則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兩者之交相感應一者之動靜屈信徵而至於呼吸作止皆有自然之理感則必應應復爲感往則必來來則必往未有一物能外一息不然悟此則神化二字自有着落朱子引張子言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一故神兩故化此自造化陰陽言而聖學之神化如中庸所謂誠則明是神變則化是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則合神化而一之矣今日學問只要屈到極處真到何思何慮地位一念不起萬境俱寂則寂照虛懸真與天地同體鬼神合德神化自在其中精義之精非如朱子所謂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於此察之毫釐委曲之間无所不悉有不容言之妙如此精義精到老到不得窮神地步義即性體性體純乎天所謂義也因知起妄乃道心中之人心精之於此察之極精見得理欲分明便須去其妄以復吾真精如舂米者盡去糠皮獨存熟米精義到純乎性體一毫人心不着方謂入神如此精如此用窮神知化方有幾及之日矣此關聖學明晦之機故再言之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釋困六三爻義凡行事內度諸已外度諸人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則名完身安可以无患矣若人之最剛者不可動也乃非所困而困以動之則犯非其敵惡聲且至名必辱矣人之最狠者不可據也乃非所據而據以依之則據非其人禍害且至身必危也既辱且危死且不免妻其可得見耶此承上文言天下

原缺第二十葉

不義可畏而小人不畏不見利不勸於仁不
威不懲其不義小不仁不義之事得有所懲
則大不仁不義之事有所誡而不敢復爲矣
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盖止惡
於初此小懲而大誡之謂也小懲則屈大誡
則信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
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
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
校滅耳凶
此釋噬嗑上九爻義積字最重積小成大自
一念以至於念念自一事以至於事事曰積
積善成名積惡滅身小人不積小善則至於
无善不懲小惡則積成大惡惡積而不可掩
則罪大而不可解矣易曰何校滅耳凶盖積
惡之報也善有成名之報惡有滅身之報亦
感應自然之理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
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
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此釋否九五爻義畏位之危者乃所以安其
位者也畏國家之亡者乃所以保其存者也
畏紀綱之亂者乃所以有其治者也是故君
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
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
包桑此明感應之理於治亂之間者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
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
其任也
此釋鼎九四爻義德以居位德薄而位尊知
以成謀知小而謀大力以引重力小而任重
鮮不及於禍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
凶言不勝其任也此亦感應自然之理也玩
此凡居位者不可不自審而九四大臣係國
安危猶不易稱巻正沃心以貞元良之體冊

冓霖雨以沛弘濟之功麴糵鹽梅以協中和之紀吐哺握髮以隆延攬之仁將茶悉士以銷未形之患豶豕牿牛以弘駕馭之策知時達變以先緩急之要正紳正笏以收鎮静之效納汚藏疾以廣兼容之量此无他惟克己无我純一心以佐人主德由此立業由此出古大臣格天事業其心无私述天理以時措之而已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知幾其神乎凡人上交則其勢可依易至於諂君子上交雖恭而不至於諂凡人下交則其體近褻易至於瀆君子下交雖和而不至於瀆夫諂則有失巳之漸不諂其知上交之幾乎瀆則有失人之咎不瀆其知下交之幾乎凡事无形則未動既成則巳著幾者事方感而吾之心巳動本无而倏有雖萌而未著動之微也預照其將來之應致謹於發念之間吉之事雖在後而吉之理則見於先者也君子見幾而作動履吉先不俟終日之久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持志如石之堅物欲不能動客感不能搖定則生明安而能慮寧用終日幾動而理融斷可以識凡事之幾微矣幾有宜微而韜晦者有宜彰而發露者君子知微知彰幾有宜柔而委曲者有宜剛而振作者君子知柔知剛非至明不能照非至健不能決豈尋常所能及眞萬夫之望矣微彰柔剛是四事老子之道則偏於微偏於柔若聖人則微彰柔剛各有用時如孔子微服過宋是知微講明帝王之道是知彰見陽貨而不絶是知柔誅少正卯是知剛易學義林云幾者天地示人之微兆知幾者君子獨炳之天明故富貴權寵之隆辟茲附

和媚寵乞憐上交爲諂而禍胎方結聲釁動
庸之盛援引親黨喜入佞巳下交爲瀆而姦
府巳開惟識微之士則却遠權勢義无私交
上不諂下不瀆也其在國家也或陽淑甫長
而陰慝巳萌穪賀滿朝而憂危正伏惟有道
君子則超然遠覽獨抱沉憂而求所以善其
後者唯恐不亟是皆幾之所在也使伊尹不
告歸則犯寵利居功之忌召公不歸洛則遺
洒致耦國之嫌恭權盛而狥袥隱吳亓之禍

不然鮑宣正士吳章名儒何爲而駢首受戮
乎晉政危而索靖起銅駝之嘆不然張華博
物陸機俊才何爲而身家不保乎无論庸衆
馬伏波壯心偉略虎步漢廷顧矍鑠自負晚
征五谿身被梁松之謗君子猶謂其喜功之
太過顔魯公精忠大誼孤高千古顧曰龕握
節死於希烈計陷由盧杞之姦君子且謂其
勇退之宜先漢高封三庶孽弟半天下自謂
懲秦孤立而適啓七國之禍宋藝祖譚笑盃

酒解釋兵權而終遺夷狄之憂无論有國即
家之傳世人之立身太盛者伏衰替之端太
全者藏缺敗之漸太美者隱陋惡之基天下
之事莫不有幾辨之早則防微而保吉狃於
習則安危而利災噫逸豫易以溺人賢者鮮
能自克幾亦難言矣昔萇弘以智困季路以
勇亡霍光之忠而赤其族楊震之清而危其
身自古才臣智士英雄豪傑至此每輸一着
知幾其神者亦罕矣故曰知微知彰知柔知

剛萬夫之望看來人只見得一邊那宇宙玄
微妙處无人悟到丈夫學問得力與天命時
正在此也試問秦皇坑焚之慘隔商山何啻
萬里漢末黨錮之禍隔南州何止千疆人豈
不深思乎語云需者事之賊也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可也

楊誠齋曰天下有大患有大欲富貴天下之
大欲也動心天下之大患也吾心一動諂瀆
生焉諂瀆者其富貴之捷徑而禍敗之胚胎

也是故李斯之誅不在具五刑之日而萌於謟二世之書張湯之敗不在於對二使之時而兆於摩謁居之足斯之謟自以爲取容之深計湯之瀆自以爲托私交之至誅然取容乃所以不容固托乃所以自敗然則上交不謟下交不瀆謂非知幾之神可乎張氏座右銘曰數有乘除須向夷中防險世多缺陷莫於得處求全此亦名言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承上文言知幾之神惟顏子足以及之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於道乎盖性體至善者也常止者也心知一萌幾之不善者也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之卽此消融復歸於止未嘗復行也惟顏子克已研幾爲能及此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復小而辨於物亦知幾其神矣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引天地男女以明感應致一之道也天地雖二而陰陽之氣絪縕交密則萬物化醇矣言氣化之一也男女雖二而陰陽之精交搆妙合則萬物化生矣言形化之一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是一也途殊慮百有萬其幾而同歸一致未有能違者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引益上九爻義而釋之以明感應之道常先正其本也身者動之本也君子以道律身大德不踰細行必矜措其身於安固之地以此而動動无不宜矣心者語之本也君子以道養心和順積中舒泰自得置其心於和易

之境以此而言言必當理矣交者求之本也君子以道定交直諒相資同心共契締其交於金石之堅以此而求則德業相勸急難相恤求无不得矣君子修此三者安身易心定交无一事之不周則以動以言以求无一事之不應故全也若身之不安而危以動則動必獲咎民莫之與也心之未易而懼以語則出悖來違民莫之應也交之未定而无故相求則情睽意隔民莫之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正言无恒心則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而不與不應不與莫益而或擊之也

右第五章

上繫引易七爻皆言擬議以成變化事

下繫引易十一爻皆言感應往來之事

精此義可以入神利此用可以安身而

窮神知化此其機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乾坤其易之門耶乾一而實陽物也坤二而虛陰物也陰陽合德二畫相交則八八六十四卦之剛柔皆從此而生以體天地之撰撰事也如雷動風散雨潤日晅陰陽否泰之事皆有以形容之矣以通神明之德如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剛柔中正之德皆有以通貫之衆乾坤非易之門耶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卦爻立而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則文周繫辭正所以發明天地之撰神明之德者也故其稱萬物之名也雜如卦則有屯蒙需訟困明夷噬嗑之類爻則有龍馬羊豕載鬼射雉之類可謂雜矣然皆不越乎陰陽之理此非上古簡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於稽其所稱悔吝憂虞之類其衰世之意耶夫世至於衰則上之政教多雜亂而不齊下之人情多詭

僞而難測非預爲之備而密爲之防則民之罹於憂患者多矣是以稱名不勝其雜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夫事之已著者往也易則彰之如屯則勿用往需則利涉川初九磐桓利居貞初九需於沙之類皆事之見前有一定之理而人不能決者也直指其理而發明之則往者彰矣事之未形者來也易則察之如屯之大亨訟之中吉初九建侯之利九二需沙之吉之類皆事之未來无朕兆之萌而人皆不能測者也逆探其兆而指示之則來者察矣爻象之可見如風雷之類顯也皆推本於陰陽之性情顯者微之矣神明之德如健順之類幽也皆發揮於剛柔之畫則幽者闡之矣當名如乾爲天爲父爲君坤爲地爲母爲臣之類正其名而不差辨物如乾爲龍坤爲馬離爲雉艮爲狗之類辨其類而不雜正言如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地天曰泰天地曰否之類皆正言而不諱斷辭如吉曰吉凶曰凶悔吝无咎曰悔吝无咎皆決斷而无疑其於天地間之物理極其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如蒙者童蒙也而養正之聖功發蒙之治理包蒙之教化有攜順者養也而人之自養與養人顛頤由頤之理具焉稱名雖小而取類則大矣其旨遠如陰陽消長國家否泰之類寓意甚遠也而其辭曰龍戰于野城復于隍之類其辭文矣其言變化无常不可爲體例雖委曲而中於事理也其事大而天地之闔闢古今之興衰君子小人之進退小而豶豕之牙童牛之牿飛鳥之遺音莫不備陳可謂肆矣而皆有至理存焉未甞不隱也若此者蓋因人各有心多思多慮既欲趨利又欲避

害疑貳而不決聖人作易以濟其行以明失得之報使知吉由於得凶由於失不迷於所往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夏易首連山商易首歸藏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衍後天繫彖辭易道復興豈非中古乎聖人吉凶與民同患身處羑里之中小心翼翼自處憂患之鄉因知天下萬世之罹於憂患者不少故示人以得失憂虞之報使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操心危而慮患深所以免民於憂患者不亦深乎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履虎尾最危之事而以兌履之小心爲甚此最進德之基又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內志既定无復外慕亦進德之基又履者踐履也學以踐履爲實亦進德之基也謙以自卑而尊人凡學最忌自滿謙者有而不居又爲禮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故爲德之柄也執禮持謙則本心自復故復者德之本也復見天地之心一念之善乃萬善之本也本心既復宜恒以養之故恒者德之固也天地之道久而不已常心既存得不復失故爲德之固也恒心雖存而忿慾之萌未能盡无故損者懲忿窒慾以修身德之修也忿慾既除則善心增長故益者遷善改過以長善德之裕也益雖長善然非遭事變遇屈辱則心之動與不動尚无所徵惟當困窮之時爲能不失其亨則操持之力可驗故困爲德之辨也困爲德辨然非愈涵養愈深沉則心之矜持於事變者未能渾化惟加靜涵之養直入淵泉之境則能不變其所故井爲德之地也夫事變之來不可粗心應也巽德爲入細心以入其竅會委

曲以詳其變態則事變可裁故巽爲德之制
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
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
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履禮也飭乎天理之順人心之安可謂和矣
然天理人情至此而極无以復加和而至也
謙下也謙以自卑以卑蘊高不求尊矣然恭
而德盛謙而愈益尊而光也復雖一念之善
可謂小矣然一陽爲主群陰退聽辨於物也
恒雖應乎群動之交可謂雜矣然久於其道
至味自永雜而不厭也損以克己其先甚難
理勝之後人心日化自見其易也益以長善
充其固有遷善之後新善日長未嘗外設也
困雖處窮而心逸日休未嘗不亨通也井居
其所靜深有本而往來井井其出不窮安而
能遷也巽稱物之宜時幾變化各適其平而
極深研幾潛隱不露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
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履惟其和而至也故用之以和行謙惟其尊
而光也故用謙以制禮復小而辨於物也故
用復以自知恒惟其雜而不厭也故用恒以
一德損惟其先難而後易故用損以懲窒遠
身心之害矣益惟其長裕而不設也故用益
以遷改興爲善之利矣困惟其窮而通也故
用以寡拂逆之怨矣井惟其居所而遷也故
用井以辨義義之爲用纖悉而不齊變化而
莫定本心旣安則辨析至精矣巽惟稱而隱
也故用巽以行權權之爲用因時而制宜往
來而莫測巽心入理則權而得中矣

右第七章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首節
言九卦之德次節贊其德之妙三節則
用以處憂患之事也六十四卦无不可
以處憂患者如否蹇遯坎明夷之類豈

不可用聖人偶舉九卦以示例耳不必太拘也聖人道理滿胸中觸處皆是若文王渾身是易豈必以九卦處憂患蓋因身處憂患慮及天下後世之憂患故作易以前民用且辭亦假象而不質言非但可以盡意而免禍亦在其中故秦火獨不能焚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易指卦爻辭言其爲書不可遠以其爲道也屢遷故不可遠也凡卦爻辭之理變動不居如艮本言止中言艮趾艮腓艮身艮輔敦艮各言止之得失又言艮限列夤則又不當止矣如大過本言陽之過盛至初六則言過慎之无咎九二則言得初陰爲利九三則言剛過之凶九四又言應初之吝九五又言得上六之害上六又言過涉之无咎六爻各有取義六十四卦皆然是變動不居也陰陽二物周流於卦之六位或陽位而陽居之或陰居之或陰位而陰居之或陽居之是周流六虛也六位有上者有下者有上之上上之下者有下之上下之下者有上下之中者然陽居上而陰居下又或陽居下而陰居上或陰陽自上而下或陰陽自下而上或損上以益下或損下以益上若此乎上下无常也剛柔固有定體然剛或變柔柔或變剛或剛下柔或柔附剛或剛決柔或柔變剛或剛臨柔或柔履剛有剛柔得位得中而應者有不得位不得中而不應者有得位有應而吉者得位有應而凶者若此剛柔之相易也是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而已夫六虛之位盡天下遠近攻取貴賤之等矣剛柔或中正或不中正或當位有應或不當位无應盡天下性術時位之變矣屢遷如此此雖一物无之而不可一時離之而不得者易其可遠之書乎六十四

卦是時六爻是處時之事剛柔與得中正不得中正是德上下是位相對是應此皆吉凶悔吝所由生占者自審所有何德所當何時所居何位所應何人一一與卦爻相應則如其占矣亦有占得吉而反不吉者以德與卦爻相反也朱子曰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的本子楊雄太玄却是可爲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的吉夜的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的又有凶的有陰居陰爻而吉的又有凶的有有應而吉的有有應而凶的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上下无常唯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雖道二五是中却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有當位而不吉者張子曰心不存易是遠也不覩其書亦遠也

位未有爻曰虛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卦爻辭所示之理其出以度使作外者知所懼如征伐涉川之類戒懼而不敢輕也其入以度使作內者知所懼如正家伐邑之類戒懼而不敢苟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憂患凶悔吝之類故所以致憂患之由明於憂患而推其所以致此之故使不陷於凶咎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也師者教之道保者輔其身說得利害分明人自生戒心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方道也占得所値之卦爻始由辭以度其理則其吉凶悔吝之所指既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可以虛行也

右第八章

此章專論易理之妙而學之存乎人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

其時物也

質謂卦體卦必自一畫以至六畫始終皆備而後成一卦之體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物陽物也六爻陰陽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於干於磐於陸於木之不同者亦時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此承上文原始要終而言初之辭難知上之辭易知蓋初爻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卦之末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也聖人繫初之辭審其陰陽時位之所當而擬之蓋六爻之發端必觀會通之典可行於初又舉一物之相肖者以形容之以斷其占而後諸爻可因以例舉故難知也若夫上爻不過卒成之終无俟於再擬故易知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初辭雖擬之尚未竟也若夫盡天下之物而雜陳之如潛龍見龍之類舉卦爻之德或中正或不中正而撰述之辨其孰是而吉而利孰非而凶而悔吝則非中四爻不能詳備也此謂卦中四爻先儒以為中四爻以互體言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朱子亦以為此說不可廢然卦中如此推求多涉穿鑿聖人之意未必盡然撰釋數釋述造則又整辨此釋述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夫擬始卒成有初上二爻雜物撰德辨是與非有中四爻噫陰陽之消息而為存亡事情之得失而為吉凶居然可知矣然知者觀於卦下之彖辭則所思已過半矣蓋彖辭或論二體或論主爻或論卦變相易之爻統論一卦之大體是以不待觀六爻而已可見也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言六爻此一節又總

六爻而歸重於彖蓋爲結語與章首起語相
應又更端而言中四爻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
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
也
此以下論中四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
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
者以其柔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
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三五皆陽故同功五居上三居下故異位三
多凶五多功蓋五君位而貴三臣位而賤故
多凶多功之不同也然五既君位以柔居之
則委靡不振故危以剛居之則奮發有爲乃
能勝其任耶
右第九章
此章見聖人學易既統觀一書又析觀
六爻又推聖人繫辭之始終又分六爻
觀之又提出彖辭觀之又將中四爻比
而觀之節節深求不敢一毫放過所謂
我於易也終身焉而已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
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
之道也
廣大統言之悉備析言之天地人三者一物
而兩體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三畫
具有三才之道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上二爻
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三才之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
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三才之道有變有動如陰陽之迭運剛柔之
相推仁義之時措在六爻如潛見飛躍之類
故曰爻爻所以效天下之動也六爻之位有
遠近上下貴賤之等故曰物物即陰陽二物
二物即三才之物也陰陽之物交相錯雜故
曰文一物不成文兩物相間故謂之文文即

三才之文也六爻之文有陽居陽位陰居陰位而當者有陽居陰位陰居陽位而不當者故吉凶出是而生焉可以觀變玩占而決趨避之路矣

右第十章

此承上章言易具三才之道所以變動不居爲道屢遷道有變動曰爻曰物曰文而吉凶生皆三才之道之屢遷耳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非末世則情僞不如是之滋熾非盛德則易道无自而傳文王遭紂羑里之囚因一巳之憂患而慮天下後世之憂患是故其辭危凡存心危懼者必得平安存心慢易者必得傾覆危平易傾之道甚大百物不廢未有危而不平易而不傾者也故危其辭使人懼以終始其要歸於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前言易興於中古此又指文王與紂之事言聖人繫彖辭只欲人懼以終始要歸无咎而已臨二陽浸長而辭曰至於八月有凶豐明動相資而辭曰宜日中否曰不利君子貞剝曰不利有攸往无妄曰其匪正有眚夬曰孚號有厲大壯曰利貞明夷曰利艱貞歸妹曰征凶无攸利小過曰利貞不可大事皆危其辭以示戒者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夫乾道之聖人自强不息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恒易宜其不知險也然遇下危之險則能知之而不冒進以陷於險坤道之聖人直方以大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恒簡宜其不知阻也然遇上難之阻則能知之而不輕進

以困於阻夫以至健至順之聖人而能知險知阻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聖人處憂患更加小心如文王之內明外順孔子之微服過宋何等細密以此心處天下之事何敢嘗試而漫爲之哉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夫乾坤所以能知險阻者何也乾之於此理能說諸心蓋其本體洞徹无所不照天下難測之情不待思慮此心已先燭之矣坤之於此理能研諸慮蓋其心思細密无所不愼天下隱伏之情長慮却顧此慮已先及之矣惟能說諸心故有以定天下之吉凶得則吉失則凶其事未來而此心能知其必然无疑似之惑也惟能研諸慮故有以成天下之亹亹吉則趨凶則避其事无窮而此慮能底其成續无叢挫之虞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夫乾坤之所以能定吉凶成亹亹者何也蓋在陰陽之變化如日月星辰雨暘燠寒風之類有正有變有恒有時人事之云爲如發言處事事上使下之間有義有欲有敬有怠此事理之可見者也凡身與家國有將來之吉事則必有禎祥以開其先此朕兆之可卜者也惟變化云爲則聖人象事可以知器如變化之正與時云爲之義與敬可以知其事之吉變化之變與恒云爲之欲與怠可以知其事之凶惟吉事有祥則聖人占事可以知來占其爲興運之祥可以知國家未形之來占其爲聖瑞之祥可以知一身未形之來此聖人无卜筮而知吉凶成亹亹知險知阻在其中矣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爲器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設位陰陽變化於其中吉凶之理已可見矣聖人作爲易書以明其理作爲卜筮以前其用於是凡有事之可疑者或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明有以謀諸人或抱蓍以筮而覩其七八九六之變或灼龜以卜而詳其雨霽蒙驛克之兆幽有以謀諸鬼於是吉凶之應了然於蓍龜之間卽百姓之愚皆可因卜筮而知器因卜筮而知來足以與聖人之能知險知阻不獨聖人爲然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此以下正言聖人成能之事伏羲畫卦三畫之上加以六畫總之八卦也八卦雖止卦畫之象於中二氣之消息三才之至理以象告矣文王於卦下繫以彖辭周公於爻下繫以爻辭蓋彖言一卦之材爻效天下之動以情言矣夫八卦以象告者何也八卦旣成列或爲剛柔之純或爲剛柔之雜雜居於其間則德有純雜位有當否時有消息而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夫爻彖以情言者何也蓋一卦六爻之辭變動不一如乾之六爻有潛見惕躍飛亢之異六十四卦爻皆然是以利言也利宜也時位不同故趨避亦異也吉凶占決之辭蓋以情遷也何以明之六爻乘承比應之間有愛惡相攻者中正與中正相應比爲愛相攻不中正與不中正相應比爲惡相攻則吉凶從此而生矣爻位遠近之間或正應在遠而爲人所隔或非應在近而爲情所暱則悔吝從此而生矣爻有以同德相應而以情相感者有情本不孚而以迹相狥以僞相感者則利害從此而生矣蓋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凡易之情兩爻相近而不相得則乖違之患切近之災必不能免凶或害之悔且吝矣此吉凶之以情遷者也平菴項氏曰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

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僞其情皆有愛惡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僞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反以三隅則遠而爲主爲應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則吉凶猶多故聖人槩以近者明之

徐進齋曰易道變動開物成務以利言也而卦爻之辭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遷耳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初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於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二四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情僞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情感乎九五也屯六四求婚媾往以情感乎初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僞感乎九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僞感乎六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承上言非特爻彖之辭可以見其情即人之辭亦可見其情使人由易以知言也凡人中心將叛乎正理則內省有愧其辭必慙中心疑於正理則可否不決其辭兩岐而枝吉人內靜外默其辭必寡躁人心粗氣浮其辭必多誣善之人謗善爲惡无情之辭浮游不定其辭游中心所守一旦奪於情欲怵於勢利而失之則入以正理折之必困屈而不伸也卦爻之辭亦猶是也

楊誠齋曰歉於中必愧於外秦舞陽色變而荆軻爲之辭謝是也故曰將叛者其辭慚將有言於人而逆疑其不售也必左右其說以嘗之商鞅之說孝公是也故曰中心疑者其

辭枝真情无所煩言至正无所揣摩中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辭寡人而躁競則危言以炫世而无所忌強括以撼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厭者察其空空而喜者意其有挾也淳于髡之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人之辭多小人之疾君子而毀之也必深匿其毀之之迹疾之愈甚則毀之愈緩或顯譽其人而陰寓其忮或泛為之說以旁見其意故毀行而不悟公孫弘之譖仲舒汲黯是也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人之心未有无所主者所主者義攻之者愈衆而所主者愈堅所主者不義外必周為之防而內必深窒其隙一旦遇知者先得其隙而入之逆奪其防而據之則一語而折夷之之見孟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其辭屈此章本承上章處憂患而言先言聖人易簡而知險阻說心研慮又是知險阻之因變化云為一節又是定吉凶成亹亹之實皆言聖人知險知阻而不困於憂患也自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見聖人能使百姓皆知險阻而處憂患也八卦以象告二節正見聖人成能之實將叛者其辭慙又言知言之法使人因人情而知易之辭也夫子之教人可謂竭盡底蘊矣學易者其可以易言哉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上下繫辭言揲蓍求卦之事詳矣未言蓍之所由生數之所由起雖言立卦生爻未言至道德性命之與處故此章又發明之昔者伏羲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文周繫辭言一卦之材效天下之動三聖人之作易發

天地之秘助神化之功是以神明悅豫生蓍之神物其莖長丈其叢滿百覆以雲氣守以靈龜所以開聖人之先使用以筮也予巡方河南親見蓍生陳州伏羲陵前上蔡亦有之但未必長丈耳幽贊神明自作易說若言王道和平不是作易幽贊神明

揲蓍有數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爲陰陽老少之策盖倚天地而起也天圓地方圓者徑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徑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爲二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此卽天地之數也

揲蓍十有八變則立卦矣盖歸奇所得觀其或九或六則立純陰純陽之卦觀其或七或八則立雜陰雜陽之卦此卦之所由立也卦成則所占之爻生矣盖方變謂之陰陽已定謂之剛柔聖人所繫之爻乃發揮剛柔之理觀會通之典以效天下之動此爻之所由生也卦立爻生統而言之和順於道德无所乖逆凡卦凡爻皆道德也析而言之所占之事各有不同則隨事明理各卦各爻理於義也事物之理至不齊也卦立爻生則萬事萬物之理无不窮矣人物之性本各正也卦立爻生則物各賦物无不盡矣維天之命理性之原也卦立爻生則太極二五凝成之本无不至矣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卦變指畫成卦則有辭爻雖指所值然發揮兩字則指辭言合卦爻辭方是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在事物用處謂理人物所稟謂性性之本原謂命三字不可混看若人爲學說一窮理便盡性至命未敢謂然程子言窮理便盡性至命一時俱了張子說程子說得快了朱子亦以爲然然以窮理爲知盡性爲行却又不是如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是窮理卽兼知行以其屬用如子之孝臣之

忠是也立天下之大本是盡性却指體言是未發事亦兼知行知天地之化育是至命卽與天地同體乃知行之至處此未可易言也若到得便是天下之至誠矣學者要自知分量不得冒認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昔者伏羲聖人之作易也將以發揮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皆性命之理也八卦小成具有三才之道矣兼三才而兩之上二畫爲天之陰陽下二畫爲地之剛柔中二畫爲人之仁義故易六畫而成卦成卦一性命之理也六畫既成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陰陽既有分矣然初三五陽位也剛居之柔亦居之二四上陰位也柔居之剛亦居之是迭用柔剛矣故易六位而成章成章一性命之理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仁屬陽義屬陰總是性命之理六畫成卦統言之也六位成章析言之也天道陰陽許多事地道剛柔許多事人道仁義許多事伏羲聖人只在六畫發揮出來孔子只自六畫透悟已盡學者未可草草看過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天居上地居下山澤相對澤氣升於山上爲雲爲雨山氣通於澤爲泉爲水雷風相薄雷因風而愈迅風因雷而益烈水火不相射水以濟火之熱火以濟水之寒相爲用而

不相爲害天地之間只此八物六十四卦則八卦之交錯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往即知以藏往之往來即神以知來之來八卦相錯則易之卦爻具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象性命之理吉凶之數具存其中旣有此理自其一定不易者謂之往往則已見於卦爻據而數之故順理雖旣往事則應於將來事未來而欲前知之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聖人作易原以前民之用所以逆覩來事也此節不如朱子之說淺淡无味愚於甯燕錄詳言之其理如此上節言聖人作易之事此節則言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也

楊誠齋曰見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以已往之微而知來之著也見離明而知日昃之必凶以已往之盛而知將來之衰也且以往知來未有不可逆知者晉勝鄢陵而士燮懼吳會黄池而子胥憂而況易之道乎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言六子生成之功皆乾坤之主宰也雷動風散生物之功也雨潤日晅長物之功也艮止兌說收物之功也然六子致用皆乾以主之坤以藏之六子之功一父母之功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此節專言帝下節方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如何謂之帝專就造化說造化雖有陰陽五行於中若无箇所以主宰之者陰陽五行之運如何得不差毫釐此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而言謂之天以其性情而言謂之乾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其

實一而已矣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之出入不可見於萬物之出入見之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於時爲春木氣用事此物之所由出也萬物齊乎巽巽東南也於時爲春夏之交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於時爲正夏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離明之象也坤也者地也於時爲夏秋之交萬物得土氣而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其行爲金其象爲澤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於時爲秋冬之交陰盛陽微言陰陽相薄也故曰戰乎乾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於時爲正冬物生者於是而休息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水氣在內萬物之生意歸伏於此焉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於時爲冬春之交萬物息於冬而發生於春所以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物之出入如此帝之出入可知矣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此章言文王後天卦位流行之用不外於先天對待之體也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物之始生動萬物者莫疾

乎雷物之旣生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物之相見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物之方成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物之旣成潤萬物者莫潤乎水至於終萬物而藏其生理始萬物而發其生機則莫盛乎艮然一氣之流行非有先天對待之卦何以立其體乎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神卽是乾坤之妙處雖不言乾坤而乾坤在其中乾主變坤主化共成萬物不可分故合而言之曰神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性其本體情其發用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遠取諸物如此健而行遠者馬也順而重載者牛也陽在下能動而飛者龍也陰在下能出其聲於上者雞也外汚濁而內剛躁者豕也外文明而內柔怯者雉也外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外說草而內剛狠者羊也聖人取象或以德性或以形象爻畫所取不同不可拘泥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近取諸身如此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會諸陰大而容物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目睛附外陽在外而明手剛在前口開於上漢上朱氏曰人之經絡十有二其六動於足其六動於手動於足者震之陽自下而升動於手者艮之陽自上而止耳輪偶者陰也竅奇者坎中之陽也精脫腎水竭則聾離爲目陽中有陰故肉白陰中有陽故睛黑精竭者目盲離火无所麗也離爲

日寐者神棲於心其日昜乎寤者神見於目其日出乎寐者形閉坤之闔也寤者形開乾之闢也一闔一闢目瞑耳聽善用者能達耳目於外善養者能反耳目於內八卦近之一身之中无非易也非特八者爲然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資始有父道坤資生有母道一索再索三索得男坤求乾也得女乾求坤也此自卦畫巳成之後見有父母男女之象蓋天地之間物物各有父母各有男女其生皆有先後之序父母即天地雌雄即男女鳥獸草木皆然特人爲貴耳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程子曰八卦所以類萬物之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某物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爲某物某物於身於物則爲某物各以例舉不能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見天地之間无非易矣

乾爲天其象爲圜其分爲君爲父其德精粹堅剛爲玉爲金其時在西北爲寒爲冰其位在南爲大赤其德健而純爲良馬老陽爲老馬鋸牙食虎陽之猛爲駁馬圓而在上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坤爲地萬物資生爲母動闢而廣爲布虛而容物爲釜陰性靜翕爲吝嗇物各付物爲均性順爲子母牛容而能載爲大輿生物成象爲文萬物皆生爲衆持載萬物爲柄其於地

也極陰之色爲黒

震爲雷爲龍爲玄黄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陽在內奮擊爲雷陽動於下爲龍陰陽始交故色爲玄黄陽動於下勢必上達故爲旉一陽動而二偶開通爲大塗一索得男故爲長子其性剛決而喜動故爲決躁蒼東方之色筤色之美者萑荻葦蘆皆下本實而上幹虛故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陽在內而口開出聲故爲善鳴馬後白爲馵取其動而見也動而行健爲作足白額爲的顙陰在上也其於稼也萌芽始生向下而上故爲反生一陽始生其究極必終於乾故爲健震東方之卦草木蕃育而鮮明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髪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爲春夏之交木盛之時故爲木陽在外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一索得女故爲長女繩糾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制木者巽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巽少陰故於色爲白風行之遠爲長木下入而上升爲高巽陰性多疑故爲進退爲不果陰伏於下氣欝不散爲臭其於人也陽盛於上爲寡髪二陽在上爲廣顙離爲目反離中爻於下故爲多白眼陰性在內能入於利爲近利市三倍震爲決躁巽三畫皆變則爲震故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坎內陽外陰天生地成故爲水溝瀆所以行水流而不盈故爲溝瀆陽匿陰中爲隱伏曲

者使直爲矯直者使曲爲揉弓盖二十八所
以蔽車之上輪輻三十六所以載其下陽在
陰中抑而能制故爲矯揉爲弓輪其於人也
陽陷陰中故爲加憂心與耳皆以虛爲體中
實則爲病爲痛血爲陰流行常幽有水象故
爲血卦乾爲大赤坎得乾中爻故爲赤其於
馬也爲美脊爲亟心脊者外體之中心者內
藏之中坎陽在中故脊美而心亟急也前畫
陰故首下而不昂下畫柔故蹄薄而不厚陷

則失健故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有險陷而
多阻滯也陽在內故爲通月者水精故爲月
盜者內陰故爲盜陽在內故其於木也爲堅
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
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
其於木也爲科上稿
離內陰外陽爲火爲日陰麗於陽則明故爲
電再索得女爲中女剛在外故爲甲冑爲戈

兵中虛故於人爲大腹火熯燥故爲乾卦外
剛內柔故爲鼈爲蟹爲蠃爲蚌木旣中虛故
爲科上稿科空也木中空則上必枯稿矣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
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
節
陽止於上爲山震爲大塗艮與震反爲山間
之徑路剛而在上爲小石闕者門之出入處
也艮一陽在上下二畫雙峙而虛故爲門闕

果者木實蓏者草實艮一剛在上爲果二陰
在下爲蓏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
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
物之不得出者艮德爲止故爲閽寺艮爲手
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故爲指狗與鼠
其剛在前黔喙之屬以喙啄物其剛在前故
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剛在外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

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兌一陰在坎水之上故為澤三索得女故為少女巫以口語悅神者口舌所以言者兌陰上拆故為巫為口舌兌金始殺條枯實落故為毀折陰附於陽陽乃決陰故為附決陽在下為剛陰在上為鹵鹵者水之死氣坎水絕於下而澤見於上故於地為剛鹵兌為少女故為妾一陰在上二陽在下又性悅乎外而剛任中故為羊

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蓋天下之物不外乎陰陽易以道陰陽則无物而非易矣夫子舉此以示例欲人觸類而長之耳

右第十一章

此章廣八卦之象

序卦傳

文王既分六十四卦為上下二篇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故謂之序卦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緼朱子曰謂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在裏面如何謂易之精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此言乾坤所以為上經之首也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雷雨滿盈物之始生其時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物之始生蒙昧未明物穉不可不養故受之以需需飲食之道所以養之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有欲必爭故以訟繼之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衆起而不比則爭无由息故受之以比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比者親比之義也比必有所畜而止之故受
之以小畜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履者禮也物情既止而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人皆守禮而後彼此相安故受之以泰泰者
通也人心既安則无不通矣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世運循環泰平難久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閉塞之極運將復通故受之以同人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欲惡既與人同物必歸之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所有既大若以驕盈處之則失其所有故受
之以謙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有大而能謙則天之所益人之所好必豫故
受之以豫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人心既悅豫則自然隨之故受之以隨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
皆樂於所事蠱者事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可大之業因事而生臨者二陽盛長將向於

大矣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大觀在上則天下觀之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在上者可觀然後物合而觀之故受之以噬
嗑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蘇子瞻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所
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苟禮以飾情之謂賁

苟則易合易合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賁則
難合難合則相敬相敬則久矣吳臨川曰不
執贄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不可以成
男女之合賁所以次嗑也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文過則滅質故剝次賁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
之以復
陽窮於上終反於下故復次剝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本心既復則妄復无妄矣故无妄次復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无妄則誠由思誠以至於至誠必畜而後可
故大畜次无妄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物畜然後可推以養人故受之以頤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養以成已動以應物不養則動而易窮故受
之以大過養盛則有大過人之才矣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
過而不已必至於陷没故坎次大過
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物既陷而不得出必有所附麗而後得出拯
天下之溺者必有名世之才故離次坎
右上篇
序卦之意有天道之運如乾之次坤泰
之次否是也有人事之變如訟必有師
師必有比是也有相因如小畜生履因
履啓泰是也有相反如賁極反剝過極
反陷是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
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
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
此言下經首咸正以萬化皆始於夫婦也錯
設施也既有上下則拜趨坐立之節宮室車

旗之制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
理故謂之義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恒言常久之道雖不止於夫婦而恒之次咸
其意以此

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恒久之道自有變通天下之物未有久而不
變者是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不以夫婦言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陰長則君子宜退然君子无終退之理必有
壯盛之時故受之以大壯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晋
君子既壯勢必上進故受之以晋

晋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進而不已則物必忌之必有所傷故受之以
明夷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既傷於外必退處於家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无道以維之必至於乖
離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
人情乖離則必有難見險則當止故受之以
蹇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難極必散故解次蹇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心思緩散必有所失故損次解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凡人能自損不已懲忿窒慾則天理日充故
受之以益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陽益不已勢必決陰故夬次益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以陽決陰陰雖盡退當必復生必有所遇故
姤次夬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君子遇合則同心相聚故受之以萃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君子旣聚則連類而升故受之以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冥升不已必至於困故困次升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旣困乎上則必反求自下之道故受之以井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井之道不可不去其故物以圖新故革次井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鼎主烹飪革物者莫若鼎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鼎重器也宗廟社稷之器主之者莫若長子
故震次鼎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
動極必靜故艮次震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止於下必進於上故漸次艮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以漸而進必有所歸以爲主故歸妹次漸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得人之歸其業必大故豐次歸妹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有國者好大喜功有家者窮奢極欲未有不
失其居者故旅次豐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旅而无所容必巽而後可入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心入於理則趣味可說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理說於心則可以見之行事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事有其節則物所同守而不散越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制節謹度則人皆信之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自有其信者必行之而不知通變未免於小過也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凡有過人之才則可以拯天下之溺故受之以既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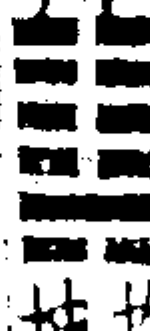
水火相交謂之既濟既濟則窮矣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見天地之化生生不已不至於極而窮也

右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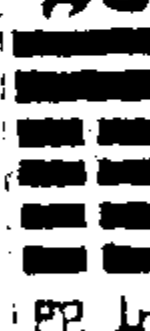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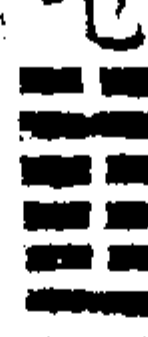
雜卦傳

乾 ䷀ 乾上乾下　坤 ䷁ 坤上坤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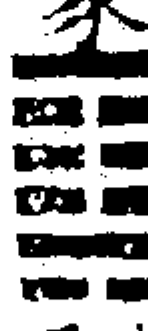
乾剛坤柔

易首乾坤乾六畫皆奇一實象天統元氣靜專動直不二不息天下之至剛也在聖人則剛健中正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亦天下之至健也坤六畫皆偶二虛象地地統元形靜翕動闢承天時行天下之至柔也在聖人則柔順中正徽柔懿恭緝熙敬止亦天下之至順也卦反對而義亦反對如此

比 ䷇ 坤下坎上　師 ䷆ 坎下坤上

比樂師憂

比一陽在上之中上下五陰順而從之大一統以出治顯比而忘順逆大順之象也故樂師一陽在下之中上下五陰皆爲所以承天寵以出師先丈人而戒輿尸毒衆之象也故憂

臨 ䷒ 兌下坤上　觀 ䷓ 坤下巽上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以我臨物教思容保主上施而爲與觀物來觀我中正爲觀主觀上而爲求

屯 ䷂ 震下坎上　蒙 ䷃ 坎下艮上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震遇坎陽動於下故見然坎險在前未得遽進利於居貞爲不失其居蒙坎遇艮內險

幽昧故雜然九二以亨行時中能發人之蒙
故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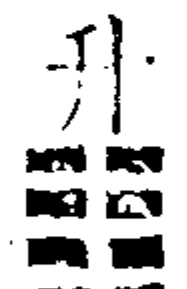
震 震上震下　艮 艮上艮下

震起也艮止也

震陽自下起奮而爲雷於學有戒懼之象艮
陽極上而止峙而爲山於學有得止之象其
義反對也

損 兌下艮上　益 震下巽上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下卦本乾損下益上君民交損否從胎焉
衰之始也益上卦本乾損上益下君民交益
泰從生焉盛之始也

大畜 乾下艮上　无妄 震下乾上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以艮畜乾艮在上乾在下爲其所畜適
然之時也无妄天下雷行本自无妄而三之
有災非其自取乃外至之災也

萃 坤下兌上　升 巽下坤上

萃聚而升不來也

萃二陽在上五剛中聚有位以得衆升二陽
在下二剛中中孚用禴而未來也

謙 艮下坤上　豫 坤下震上

謙輕而豫怠也

謙以卑蘊高雖有功德自視甚輕不自有也
豫順以動人心和樂盱豫冥豫必至於怠也

噬嗑 震下離上　賁 離下艮上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頤中有物曰噬嗑食之象也賁柔來文
剛剛上文柔本有色然賁極反本復於无色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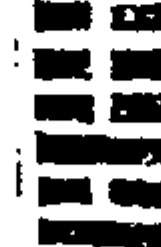
兌 兌下兌上　巽 巽下巽上

兌見而巽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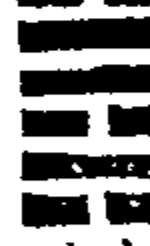
兌陰外見根心而生色也巽陰內伏極深而
研幾也

隨 震下兌上　蠱 巽下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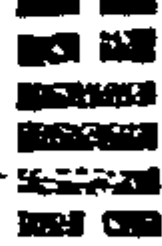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動而說人之隨已前无故也蠱下巽上止壞極有事後當飭也

剥䷖坤下艮上　復䷗震下坤上

剥爛也復反也

剥一陽上極而時消復一陽下生而復長

晉䷢坤下離上　明夷䷣離下坤上

晉晝也明夷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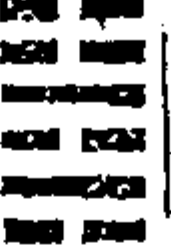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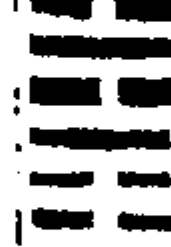
晉明出地上陽明而晝也明夷明入地中陰晦而傷也

井䷯巽下坎上　困䷮坎下兌上

井通而困相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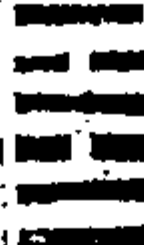
井陽剛上出而通困陽剛遇陰而掩

咸䷞艮下兌上　恒䷟巽下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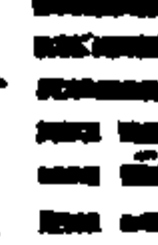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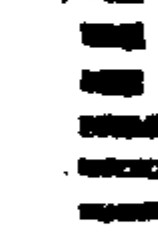
咸速也恒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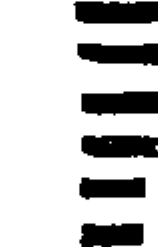
咸虛以感人心其感甚速恒以一德其道至久

渙䷺坎下巽上　節䷻兌下坎上

渙離也節止也

渙風行水上散而不止有人心離散之象節澤上有水水匯於澤有遇險能止之象

解䷧坎下震上　蹇䷦艮下坎上

解緩也蹇難也

解雷雨作難之既解緩也蹇坎險在前難方殷也

睽䷥兌下離上　家人䷤離下巽上

睽外也家人內也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外也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風自火出王假有家內也

否䷋坤下乾上　泰䷊乾下坤上

否泰反其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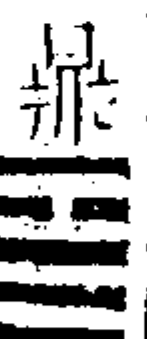
陰內陽外小人內而君子外曰否陽內陰外君子內而小人外曰泰其類相反也

大壯䷡乾下震上　遯䷠艮下乾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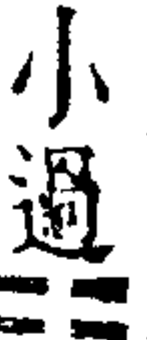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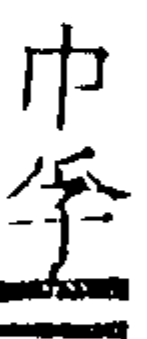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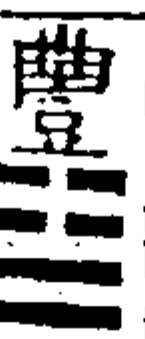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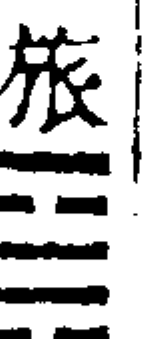
大壯四陽盛長恐其大過欲其止而不進遯

二陰方長恐其害陽欲其退而不進也

大有 乾下離上　同人 離下乾上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所有者衆也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其相同者親也

革 離下兌上　鼎 巽下離上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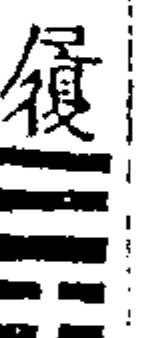
革澤火相息改命之時所以去其故也鼎木火相資凝命之時所以取其新也

小過 艮下震上　中孚 兌下巽上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小過四陰居外二陽居內陽制於陰陰之過也中孚上下四陽二陰居中中虛中實信之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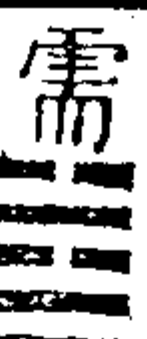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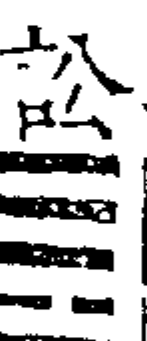
豐 離下震上　旅 艮下離上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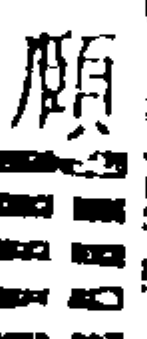
豐明動致豐人心尚大制作紛紛必多故也旅山下有火失所不處旅居於外相親者寡也

離 離下離上　坎 坎下坎上

離上而坎下也

地二生火火性炎上天一生水水性潤下在天在人其性一也

小畜 乾下巽上　履 兌下乾上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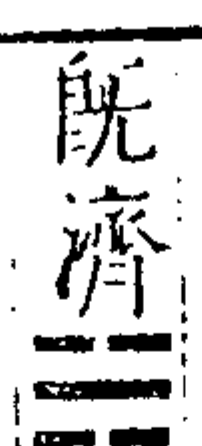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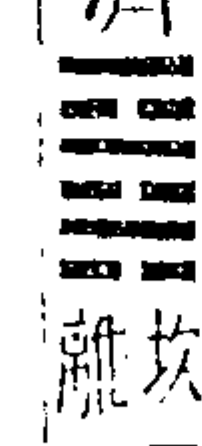
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欲止而不能止其勢寡也履和悅以躡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不處也

需 乾下坎上　訟 坎下乾上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以乾遇坎有孚光亨而貞吉不輕進也訟以坎遇乾有孚見窒而興爭不相親也

大過 巽下兌上　頤 震下艮上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

大過四陽居中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棟撓而

頤也頤上下二陽四陰中虛自養養人皆得其正也

漸䷴艮下巽上　歸妹䷵兌下震上

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

漸巽長女待艮少男之下而後行歸妹兌少女因震長男之求而後歸女之終也

既濟䷾離下坎上　未濟䷿坎下離上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既濟水火相交成功者退定也未濟三陽失位男之窮也

姤䷫巽下乾上　夬䷪乾下兌上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姤以一陰遇五陽遇非其所當遇故謂之姤夬以五陽決一陰陰窮於上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上下二經卦皆反對義亦相反見天地之間陰陽消息往復相尋各有定數天地萬物莫不皆然持盈保太存乎其人所以贊化育也聖人之意深矣

明萬曆己酉秋八月門人張若艮
蔡瀚
男文粲仝校

續葦齋易義虛裁卷之八終

續韋齋易義虛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涂宗濬撰宗濬字鏡原南昌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謚恭襄是編用注疏本彙前儒之說以作解大旨依傍程朱傳義而亦時有所糾正如坤六五一爻駁程子女媧武后之說是也所說頗潔淨不支而隨文生義罕所發明其首列易圖以河圖作旋毛洛書作拆甲葢本吳澄之說非所臆造然澄說實臆造也

書經旁注六卷

〔明〕朱升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嘉靖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旁注六卷》提要

尚書孔氏傳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

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

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

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経、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経、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増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巻。

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

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侍講學士新安陳[illegible]旁註
[illegible]後學[illegible]校正
石[illegible]梓

虞書

堯典第一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静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

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第二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

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

曰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
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
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
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
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
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
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
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
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
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
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
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
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
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
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

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

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

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

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

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

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

五十載。陟方乃死。

大禹謨第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

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

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
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
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
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
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
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
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

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
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
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
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
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
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

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
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
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
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
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
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
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
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
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
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洚水儆
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
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

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

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
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
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
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
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
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
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
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

皐陶謨第四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
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
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
茲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都在知人
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

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益稷第五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

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

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

兪往欽哉

書卷之二

夏書

禹貢第一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

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

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

于洛達于河華陽黒水惟梁州岷嶓
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
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
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
于渭亂于河黒水西河惟雍州弱水
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

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
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崐崘析支渠
搜西戎即敘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
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
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
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

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
内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
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
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
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
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

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
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
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
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
至于東陵東迆北會爲匯東爲中江
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
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
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

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總言九州四海水皆治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

告厥成功。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五子之歌第三

伏生書無此篇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先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

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胤征第四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

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
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
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
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
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
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
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
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
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
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
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
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

懋哉。

書卷之二

書卷之三

商書

湯誓第一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

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害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仲虺之誥第二 伏生書無此篇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

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誥第三 伏生書有無此篇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
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
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
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
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
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
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
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
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
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
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
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
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
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
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

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伊訓第四

伏生書無此篇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

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

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太甲上第五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

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
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
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
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
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
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
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
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

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
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
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
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
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第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

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下第七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

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

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

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

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

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

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

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

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

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

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

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第八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

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

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

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

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

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
罔與成厥功

盤庚上第九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
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
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
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
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

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
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
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
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
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
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
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

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
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
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
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
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
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
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
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

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
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
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
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
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
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
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
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

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
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
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
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
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
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
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
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
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
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
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
可悔

盤庚中第十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
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

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
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
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
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
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
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
懷玆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
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

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
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
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
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
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
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
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

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
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
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
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
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
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
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
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

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
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
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
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
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
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

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以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

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

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說命上第十二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

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玆允玆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

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

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肜日第十五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

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
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
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西伯戡黎第十六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
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
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
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

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
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
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
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
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微子第十七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
四方。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

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
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
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
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
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
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
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
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

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
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
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
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
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
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書卷之三

書卷之四

周書

泰誓上第一

伏生書無此三篇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第二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

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第二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
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
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
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
悦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

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
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
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
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
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
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
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

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牧誓第四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

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
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
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
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第五 伏生書無此篇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
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
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
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
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
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
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
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
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
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
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
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
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

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
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
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
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
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
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
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
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

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洪範第六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

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

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

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

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

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

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

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
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
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
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
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
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
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
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
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
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
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
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
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
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

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旅獒第七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

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金縢第八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

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

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
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
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
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
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誥第九

此篇當為周書之第十一篇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

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
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

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
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
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
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

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
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
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
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
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
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
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
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

害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
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
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
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
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
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
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

毖。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
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
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
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
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
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
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
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
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
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
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
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
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
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

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

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

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

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

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

卜陳惟若茲。

微子之命第十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

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

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

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

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

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

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

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

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

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
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
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

康誥第十一（此篇當為周書之第七篇）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
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
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
勤乃洪大誥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
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
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
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
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
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
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

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
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
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
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
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
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
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
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

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
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
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
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
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
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

保亦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
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
人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
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
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
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
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

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
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
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
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
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
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
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
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
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
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
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
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
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
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
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

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
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
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
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
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
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
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
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

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
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
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
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
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
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
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酒誥第十二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
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
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
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
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
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
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
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
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
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
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
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

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
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
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
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
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
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

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
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
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
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
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

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
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
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
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
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
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獻臣百

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
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
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
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
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
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
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
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梓材第十三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
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
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
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
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
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

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
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
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
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
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
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
保民

書卷之四終

書巻之五

召誥第十四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

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

子兹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
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
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兹服厥命。厥
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
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
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

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
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
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
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
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
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
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
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

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
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
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
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
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
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
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
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
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
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
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
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
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
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
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
永命

洛誥第十五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
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
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
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
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
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

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
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
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
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
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厥

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
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
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
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
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

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

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

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
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
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
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
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
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
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
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
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
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
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
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
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
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多士第十六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

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
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
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
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
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
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
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

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
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
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
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
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
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
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
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

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

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逸第十七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

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

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

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

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玆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

下民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君奭第十八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

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

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

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

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

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

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

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

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

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

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

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

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

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
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
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
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
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
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
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
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
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
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
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
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
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
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

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

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

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

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

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

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

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

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

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

若茲。往敬用治。

伏生書無此篇

蔡仲之命第十九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

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

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多方第二十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
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
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
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
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
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
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
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
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
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
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

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

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

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
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
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
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
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
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
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

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
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
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
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
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
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
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

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

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

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

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

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

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

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

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

敬于和。則無我怨。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

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

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

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

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

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

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書卷之六

周官第二十二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

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

原缺後半葉

原缺前半葉

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

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君陳第二十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

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

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顧命第二十四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
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
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
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
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
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
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
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
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
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
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
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
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
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

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

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
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
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
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
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
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
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

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
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
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
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
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
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

鞠子羞群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
釋冕反喪服

畢命第二十六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
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
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
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
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

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
厥訓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
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
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
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
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
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

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

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

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

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

政。

君牙第二十七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

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

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

若蹈虎尾。涉于春氷。今命爾予翼。作

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

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

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

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

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

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

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冏命第二十八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

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
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
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
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
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
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呂刑第二十九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
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
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
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
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
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
詛盟虐威庶[illegible]告無辜于上上帝

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

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

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

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

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
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
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
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
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
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
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
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

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
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
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
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
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
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
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
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

古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幷兩刑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文侯之命第三十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王克左右昭事厥

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
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
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
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
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
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
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
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
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
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
顯德

費誓第三十一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
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
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
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
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
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
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
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
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
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
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秦誓第三十二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
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
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

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
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玆
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
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
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
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
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
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
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書刻書經旁註後

右書經六卷乃鄉先達翰林侍講學士朱風林先生所旁註者其意義悉本諸先儒經解間以己意參用之逐字順附於經文之旁而大旨不能盡附者復於外行節疏之離之則字各有訓貫之則篇章不失於渾全此風林獨得之妙也歷年久遠幾至亡失予宗率溪程確齋嘗搜訪得之近過其獨善園亭偶獲借閱因請刻之俾與易詩二經共公于天下云刻工告完因僭述其由於末簡如此

嘉靖丙戌長至日休寧臨溪後學石匡程聞禮識

尚書旁註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升撰升有周易旁註圖說已著錄是編以尚書本文大書以訓釋字義者細書於旁間有疏明大旨者又別作一行書之蓋鄉塾課蒙之本不足以言詁經也梅文鼎序謂升有四書五經旁註明嘉靖間程間禮爲重鋟止存易詩書三種餘皆散佚

國朝康熙五十年石城蔡壂再爲鋟板以行近坊肆五經旁訓之本實倡始於升經學至此而極陋又出朱升句解下矣